



下部



曹州府曹县志卷之十五

纶音志

御制、敕谕、特赠、谕祭、敕褒

王者先天，昭以彝训，神人同被，大小随分。考乎钟鼎，缵緌自近。德音既貂，龙光兢奋，国有琬琰，家贲令闻。

唐虞稽歌，商周誓诰，载在六经，且前列典籍。近代追封孔门诸贤，宸翰炳赫。然藏于国史及阙里，全书旧志，并书。兹不复及，惟举人地攸关以为方志云尔。

宋真宗伊尹庙碑赞有序

始就于桀，以劝人臣之志；后归于汤，以济天下之难，咸有一德，敷祐万方，大节昭明，嗣王服其训；余庆不坠，令子成其家，旧礼攸存，明祀新享，朕因驻蹕，永用怀贤，聊复刻铭，庶几旌善。

成汤之仁，溥率来宾；阿衡之忠，天辅成功。民难既平，嘉谟实真，王室不衰，大训可知，蘋凡之祭，传于永世。金石之刻，表予褒德。

高宗冉雍赞：

懿德贤行，有一则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駉角有用，犁牛莫论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明成祖咏晋卞壺父子诗有序

德莫大于忠孝，而事莫难于杀身。盖身者，父母之遗体，不可以不爱焉；惟子君父之难，则死之，此所以为忠与孝也。卞壺之没王事也，其子瞻盱皆死焉，壺死于其职宜矣，瞻盱独不爱其生哉，诚以父既殒没而已不可以自全也，故必捐生以赴之，于曩~~曩~~前子死于

后，父为君以杀身，既无愧于为臣；子为父而殒命，复不愧于为子，忠孝之道，兼全具美，宜其显膺宠赠，以垂誉于无穷也。

此生本自赖君亲，临难如何可爱身。纵使糜躯锋刃下，高风犹得重彝伦。

父将一死报君恩，二子临戎忍自存。慷慨相随同日尽，千秋忠孝表清门。

咏随孝子翟普林诗有序

子之于父母也，生能致养，有疾而能事之，至于久而不懈固难矣。及其终也，服劳以尽大事，而哀感异类则又难。观于翟普林其事，盖可尚已。方其躬耕以为养也，既尽婉愉之色，以得父母之欢心，及父有疾，躬为易燥湿，至于久而不解衣。亲没，哀毁庐墓，负土成坟，隆冬盛寒惟一单衰，不忍衣绾絮，盖哀其亲之在土也。哀痛之极，犬为之悲号，鹄为之驯狎，此岂言语智力所能致哉。夫人能孝于其始，而不能谨于其终者有焉，普林孝行，克始终如此宜乎当时显贵其身，以为世劝也。

事亲色养且躬耕，侍疾犹能尽至诚，劬瘁七旬衣不解，乡人咸仰翟先生。

亲亡庐墓自成坟，忍冻哀号不可闻，一犬悲啼双鹤扰，高风千古播清芬。

咏宋孝子侯义诗有序

人子于亲，生能事以礼，没能葬以礼。在富室不可以为难，惟贫困不给之家，而亦欲尽夫养生送死之礼，岂不难哉。观侯义佣人，营养痛里人之薄，葬思以慰其亲。一旦母卒，昼则负土为坟，夜则哀号墓侧，致妻子困匱不暇，顾故其纯孝一念。感于幽冥，瑞应草木，驯及蛇鹄，化被盗贼，岂偶然哉。呜呼！为人子若义者可谓孝矣。

佣身事母为家贫，母没哀号夜及晨。妻子嗷嗷从不给，辛勤负土只成坟。

瓜生同实木连枝，盗贼相恤不忍欺。蛇鸽俱驯来绕护，由来纯孝感天知。

敕諭

明景帝敕諭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秉文四通

敕曰：今以侍郎刘珽年老，难于任剧。特升尔前职在彼代珽，参赞宣府总兵等官，都督纪广等军务，操练军马，固守城池。地方遇有警，即调官军相机巢杀，仍命尔总督在边粮储提督各仓官攒人等，依时收放，严慎关防。其有先前私役军士，包纳月钱，及侵欺钱粮，耗损边储等项奸弊，尔须设法禁革，毋致因循苟且，蹈前人之愆，遗将来之悔。凡彼军马钱粮，利有当兴，弊有当革者，悉听尔从宜区处。应奏来者奏来定夺，俱系一应镇守事务，须会同右少监柏玉都督纪广等从长计议停当而行、及有军民词讼，尔即受理，重则送巡按御史，并该管官司依律究问。轻则尔就谅情发落，务归至当，勿循偏私，尔其钦承朕命。勉之慎之，故諭。

景泰二年十二月初四日。

敕曰：今命尔不妨原管事务，兼提督各该管屯官员，将宣府地方，各卫所空闲该屯军余官舍人等，趁今闲暇，俱取勘见数，候来年春暖之时，令其及时用心耕种，秋成之后，昭例征收子粒上仓，以备支給。敢有官毫势要人等，私役军余，占种屯地者，尔既指实具奏，拿问治以重罪，及将取勘过屯军名数明白奏报，毋得稽违。又彼处隆庆保安二州所属人民，因寇盗惊散，今闻复业者多，尔须兼理巡抚，督令各该管官司善加存恤，分拨田地省令耕种，毋或纤毫扰害，致令失所，尔其钦承朕命，毋怠毋勿，故諭。

景泰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敕曰：近闻边境军士，除屯田者已有一定地方耕种，其操守者无近便田地耕种。军士如此，何以足食。比先盖因势要之家，将各近城膏腴田地占为己业，每岁役军耕种，收利肥己，以致军士艰难，此虽往事，不可不知。敕至，尔即督同管粮管屯参政付使等官，将宣府各卫所总兵等官近城所有庄田，从公取勘见数，候来春暖之时，公同总兵等官计议，将各城堡军士量宜分派，督令乘时耕种，以贍身家。不许势要仍前占据，及不许管军头目占种田地数多开，私役军夫，撮借官牛，妨误屯田，阻害边事，如违，悉听尔具奏处治。尔仍将各处取勘过地亩并军余数目造册奏报，如敕奉行，故敕。

景泰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敕曰：朕以尔公正有为，特命尔提督宣府总兵等官，督都过兴等军务，操练军马，抚安兵民，凡彼守关守城，足兵足食，安边御敌长策，尔昼夜用心，设法区画，仍与镇守总兵等官，公同计议停当而行。事有当奏请者奏来处置。毋或顷刻纤毫怠忽，有误事机。其总督边储并提督屯种等项，尔俱依前敕谕而行，尔其钦承朕命，勉之慎之，故谕。

景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英宗敕谕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李秉文三通

敕曰：今命尔往南直隶应天及苏、松常镇等十一府州，并各该卫所，总理粮储，兼督屯种。其粮储该起运者，令各该委官依期运送京仓，及各该水次仓，分交纳。务在从长设法区画得宜，使民不劳困，输不后期。该兑军者，令各该府县官会同运粮军职照例交兑，务在从公措置停当，使军无恣横、民无扰害。其屯田事宜，尔提督各该卫所官军依时耕种，比较徵收，务要正余粮皆及数，就准作官军月粮，如

有不敷，会计定拨。其圩田水利，亦须相度整理，务合时宜，俾无旱涝之患。凡旧所行方略，可便官军经久无弊者，尔勿蹈袭，宜从改。为其被灾之民呻吟未已，尔须加意赈恤，毋令失所。若奸贪官吏及豪强军民作劳为非，有干粮政者，尔即拿送所在官司，及付巡按御史处问罪，轻则就彼发落，重则解京详审。应奏请者，依例奏请。凡事便于军民者，听从宜处置。尔为朝廷掌宪之臣，受朕简命，委以江南财赋重寄，其必公廉勤慎，宽惠详明、干事乃克有济，毋或自懈，处置乖方，致亏国计，以遗民患。尔宜慎之，兹特勉谕往惟钦哉，故谕。

天顺元年 月 日。

敕曰：今特命尔巡抚大同一带地方，训练兵马，抚恤军士，防御贼寇。务要衣甲齐备，器械锋利，城堡墩台修饬完固，地方钱粮督理充足。禁约官军头目，不许。贪图财物，科克下人，及役占军余，私营家产。违者，轻则量情发落，重则奏闻区处。凡一应边务事情，军民词讼，及利有当兴，弊有当革者，须听尔从宜处置。该与镇守总兵等官会同者，须从长计议而行。朝廷以尔之才，堪以委托，兹特简用。尔宜劳心殚虑，输诚效忠，严明赏罚，振举兵威，遇有警急，尔与各官同心协力，相机行事，务俾地方宁静，庶称任使。毋得乖方误事，自取罪愆，尔其敬之慎之，故谕。

天顺二 年 月 日。

敕曰：朕以尔秉练达老成，堪任重寄，故特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敕至尔即驰驿赴京。

天顺八年 月 日。

宪宗敕谕提督军务左都御史李秉文

敕曰：得尔等奏谓右掖左哨官军，杀败贼众，斩馘俘获如右掖左哨之数，具见尔等运谋奋勇，官军效力所致。朕甚嘉悦。但敌人虽败

而漏殄之余党类尚多，恐班师之后不无窥伺虚实。尔等务在公同计议后长处置，何处堪增设城堡，何处宜添拨官军，何人勇敢可以守备，何人怯懦应合更换，务使防御停当，然后回京。凡事须与彼处镇守、总兵、巡抚等官计议而行。特谕尔等知之，故敕。

成化三年十一月初三日。

孝宗敕谕巡抚宁夏右副都御史王珣文

敕曰：今特升尔前职，巡抚宁夏地方，训练军马，整饬边务，抚恤军士。务要衣甲齐备，器械锋利。城堡墩台修治坚完，屯田粮草督理充足。禁约管军头目不许贪图财物科克下人，及占军余私营家产，违者，轻则量情发落，重则奏闻区处。凡一应边务事情，军民词讼，及利有当兴，弊有当革者，悉听尔从宜处置，该与镇守总兵等官会同者，须从长计议而行，尔宜输诚效忠，严明赏罚，振举兵威，遇有警急须与各官同心协力相机行事，务俾地方宁靖，庶称任使，毋得乖方误事，自取罪愆尔其敬之慎之故谕。

宏治 年 月 日。

武宗敕谕江西督学副使王崇文文

敕曰：朕惟自古帝王治天下者，率以兴学育才为首务。而学校之兴废，人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系焉，此盖已然之明验也。今特命尔巡视提督江西各府州县儒学，尔其钦哉。夫总理一方之学政，是即一方之表率也。然率人以正必先正己，尔其务端执，范条约，公劝惩，俾为师为弟子者，一崇正学，迪正道，革浮靡之习，振笃实之风。庶几储养有素，而待用不乏，期足以称简任之意。如或因循岁月，绩效弗彰，朕将尔责骂，尔其最矣。所有合行事宜，申明条示于后，其慎行之毋忽。故谕。

正德 年 月 日。

武宗敕諭巡抚保定右付都御史王崇文文

敕曰：今命尔巡抚保定等六府，兼提督紫荆等关，前项地方州县数多，赋役繁重，又邻近山西，尝有强贼不时截路劫人，至为紧要。尔于无事之时，宜练习军马，修理城池，抚安军民，禁革奸弊，扶植良善，摧抑强暴，均平徭役，俾民依时耕敛。东西二路选委能干官员，调遣官军民壮，遇有强贼，黏踪袭迹，设法擒捕，务令尽绝。一应税粮屯种子备等仓粮尤须加意积蓄，紫荆倒马一带关口，严督守备等官，毋得私役军士。缺人防守。隘口墩台当铲削者铲削，当砌筑者砌筑，与夫官军余马匹器械一切防御等事，悉在综理齐备。禁人砍伐山木，毋致道路疏通。有警之时即分遣该管官员抚安居民，勿致惊疑。尤要责令本管官安辑抚谕，毋令纠合成群打劫村落。一切保障事宜听尔便宜处置，分守守备等官悉听节制，有司官员廉能干济者量加奖劝，贪酷不才者从公黜罚。军民人等词讼即与受理。军职及文职五品以上有犯奏闻区处，其余就行拿问，或发巡按御史究治。权豪势要之人侵占民田，盗卖并兜拦粮草，沮挠军务者、体访得出，具奏处治，边情传报当会议者，须与巡关巡按等官公同计议而行事，有与巡按顺天等府都御史计议者，亦同计议处置，毋得偏执己见，有乖事体。尔为宪臣，受兹委托，尤须持廉秉公，振肃风纪，严切行事。必使官吏畏威，军民怀惠，关口严固，庶副委任。如违，贵有所归，其勉之慎之，故谕。

正德 年 月 日。

武宗敕諭陕西按察司副使王崇仁文

敕曰：今特命尔专一在于临河岷州等处，并文县阶州西故城三所地方往来巡历，提督军卫有司整饬兵备。听陕西镇守巡抚官节制。务要操练军马，修理城池、墩台、关隘。凡土民尤须加意抚治，不许官

军侵渔扰害，果有贼寇出没为非，尔即公同守备官员一面相机战守，一面驰报镇守巡抚等官处置。所在粮储亦要用心监督，催征以时，出纳明白，以除宿弊。若有军职卖放军士，不行守把隘口，及纵容军民人等通同贼寇，交易买卖，许尔径自参奏拿问。尔为宪臣，受兹委任，尤须尽心竭力，以安地方。不许独坐一城，有失控制，及徇私妄为，乖方误事。如违，责有所归，尔其勉之，慎之，故敕。

正德 年 月 日。

世宗敕谕巡抚宁夏左佥都御史王崇献文

敕曰：今特命尔巡抚宁夏地方，训练兵马，整饬边务，抚恤军士，防御贼寇。务令衣甲齐备，器械锋利城堡墩台修治坚完，屯田粮草督理充足，禁约官军头目不许贪图财物，科克下人，及占役军余，私营家产。违者，轻则量情发落，重则奏闻区处。凡一应事务军民词讼，及利有当兴，弊有当革者，悉听尔从宜处置。该与镇守总兵等官会同者，须从长计议而行。副参守备等官，悉听节制尔宜摠诚效忠，严明赏罚，振举兵威。遇有警急须与各官同心协力，相机行事。务俾地方宁靖，庶称任使。毋得乖方误事，自取罪愆，尔其敬之慎之，故谕。

嘉靖 年 月 日。

世宗敕谕右佥都御史路可由文

敕曰：即日秋深，草木枯槁，正当烧荒，以便瞭望。敕至，尔毋得怠缓，即通行所属，选差乖觉夜不收人远出哨探。果无紧要贼情，合行令副参守备等官，统领精壮惯战官军，各昭地方分投布列营阵，且哨且行，出于境外，或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务将野草林木焚烧尽绝，使敌马不得住牧，边方易于瞭守，斯为克称委任。若出境之时，或计虑不周，或纪律不严，或围猎贪利，或逗留失期，以致猝遇敌

人，不能应援，或因寻杀零贼，别惹衅隙，致误事机，甚者，畏避艰险，止令巡哨官军夜不收人等，于附近去处，急递纵火，不问然否，就便回还，虚应故事，有一于此，在法俱不轻贷，事毕，仍将拨过官军姓名，并烧过地方里数，造册奏缴，以凭查照施行，惟尔其慎之慎之，故敕。

嘉靖 年 月 日。

世宗敕谕巡按淮扬监察御史朱纲文

敕曰：该户部题称各边钱粮数多，奸弊易生，欲照例五年差官查盘。今特命尔不妨厘务查照该部题准事理，自嘉靖三十七年起，至四十二年止，吊取各该收放卷簿到官，逐一查盘，中间若有侵欺科克，将军储那移别项支用，因而埋没及亏折浥烂，插和，虚冒等项情弊。应问人员就行提问监追完日发落。内有给繇升调离任，及脱逃事故等项人员，亦要挨究下落，应参奏者奏请施行，事完之日，将查盘过银两、粮料、草束，及见在官军马匹实数并问过人员追过赃罚各另具奏发落，造册奏缴，清册一送该部查考，一留本处备照，尔其钦承之，故敕。

嘉靖 年 月 日。

穆宗敕谕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朱纲文

敕曰：今特命尔巡抚河南地方，修理城池，安辑人民，及督理一应税粮马草。使军民及时耕种，依时输纳。凡遇居民饥荒，须设法赈济，其有流民复业尤须用心安插，俾不失所，盗贼生发，即便调遣官军民壮剿捕，毋令滋蔓，尔宜宣布朝廷德意，戒谕军卫有司，务以安养军民为心，非奉朝廷明文，一毫不许擅科，一夫不许擅役。官吏有能奉公守法，修举政务者，量为奖劝，以礼相待；其贪酷不才，害人误事者，从公黜罚，若军职及文职五品以上有犯具奏区处，其余就便

拿送所司究问，事有便于军民者，听尔从宜处置。一切公务，俱与三司等官协和会议，从长施行，毋得偏执自用。如遇陕西急缺粮草，必须斟酌远近赞运接济，不可自分彼此。尔为风宪重臣，尤须公廉勤慎，正已率下，务使军民安妥，地方宁谧，庶副委任。如或行事乖方，速怨貽患，责有所归。尔其勉之慎之，故谕。

隆庆 年 月 日。

神宗敕谕湖广按察司副使武图功文

敕曰：今特命尔整饬辰常二府，沅州等处兵备，兼理黎平军务，听偏沅巡抚官节制。迩来苗寇扰害附近州县，尔宜沿江一带严加巡历，务要修整城池操练军马，如寇出没为非。即率守备武职官员一同击捕，再行驰报镇守巡抚等官，一应军民词讼，俱从公处置，所属文武职役，敢有违玩不法，轻则量情惩治，重则具实参奏。尔为宪臣，受兹委任，尤宜秉公持正，率励下属，务使地方宁静，军民无扰。不许徇情妄为，乖方失宜，责有专属。尔其慎之，故敕。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神宗敕谕指挥同知袁一康文

敕曰：今命尔以都指挥体统行事，守备河间等处地方。尔宜查照该部题准事理，专管河间等三卫，并沧州守御一所，操练官军舍余人等，申严军令，振扬威武，时尝在於河间沧州往来驻扎，如遇贼盗窃发，听天津兵备官督发随方剿捕，其各卫所官员敢有强占军余人等，不行退出操练，许尔参奏处治。一应军务，听镇巡分守等官节制，尔尤须奉公守法，抚恤军士，使武备振修，地方有赖，斯称委任。如或贪黷剥削，致生嗟怨国典具存，决不轻贷，尔其慎之故敕。

万历三十五年 月 日。

熹宗敕谕都指挥僉事袁一康文

敕曰：今命尔以都司佾书职衔，管山东巡抚标下中军事务，专一统领新募标兵官舍家丁三千二百员名并为营。平时统领训练，整饬营阵抚养士马，精利器械，有警随处应援，往来截杀。听巡抚官节制，尔须持廉奉法，正己率下，图副委任。如或贪残僨事，宪典具存，决不轻贷，尔其慎之，故敕。

天启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熹宗敕谕户部主事蓝近任文

敕曰：今特命尔总理山西等处粮草，兼理屯种，严督各该管粮官员，凡收支之际，务要出纳明白，关防严密。禁约官吏军民人等，不许包拦侵盗，其屯田，昭例清查拨军屯种，不许私役占用军丁，违者，悉听尔究治，千碾六品以下官员，就便拿送所在官司问理。应奏请者，参奏处治，每岁或开中引盐并发银采买粮料，须斟酌价值贵贱，岁月多寡，及地方缓急，从公坐拨分派，其粮料务要干圆洁净，不许掺和糠秕沙土。仍取勘各卫仓廩数目，各项粮料，须要坐定廩口随收随盘，以革奸弊。若有势豪奸诈之徒，通同兜拦侵欺等项情弊照依部题事理究治参奏，凡一应合行事宜，及迂有警储用不敷，应合区画措置粮草等项，尔即与巡抚官公同计议停当而行，不许偏执自专，乖方误事。其腹里地方如迂灾伤，粮草少收，送到银两采粮，尤要公同巡按御史采买，革去奸弊，尔仍遵昭近日部覆清查边弗，责成餉司事理，务要清理军马实数，核粮料虚冒，使屯政修举，盐法疏通，民军无拖逋之虞，奸商厘截拦之弊趁时采买本色，按月支給官军勘验出纳无容隐占，中间有军伍逃故，未曾开除，及按伏出边，诡名冒给，将领藉以侵匿，权豪因而擅利者，即据实参奏，以肃法纪。必须渐次减省浮额，以裕国计，每年终，将所辖寨，路、口、堡管餉府，州、县佐贰官，及参、游、守备提调等官，从公考核。有协心边计，

刻意省弗者，疏名荐扬。纵恣不简，冒克军储者，听尔指实参究。三年满日，差官更替。尔受兹重寄，须廉洁奉公，砥砺修职，果能殚力筹边节省浮费，储待有余，即行超擢，以示酬奖。如或怠玩失职，及畏势听嘱，容情作弊亏损钱粮，致招物议，必罪不宥，尔其勉之慎之，故敕。

天启元年十一月 日。

熹宗敕谕陕西按察司蓝近任文

敕曰：今特命尔专管肃州三卫所，及金塔平川清水嘉峪等关堡，并仓场钱粮，巡历地方，整饬兵备，禁革奸弊。沿边倾损墙垣，务要修补坚厚。裁革，行太仆寺马政事，务各照所辖地方，悉听管理其边内荒芜田土，与官豪势要侵占，逐一查明，分给屯丁，量给牛种。仍严禁滥征，以妨农业。俟三年后，如果成熟，准令各军自食其力，免给月粮。此外，若有多余田土，亦要设法招种照前免科。俟三年之后，或令当军，或令出租，临时听从民愿，年终通将开垦过田亩数目，造册奏缴，清册送部查考。所属军职，敢有贪酷害军者，并听指实参究。如将官临阵不前，损伤士马，抢掠地方，务要遵照近题事理，尽行举报。该道不与，将领失事，同科或调度失宜，容庇遗奸，不修实政，仍听督抚按参处。尔尤须持廉秉公，正己率下，斯称任使。如违，责有所归。尔其勉之慎之，故敕。

天启七年正月 日。

特 赠

明孝宗史部尚书李秉文

制曰：我国家式稽古典，优礼大臣。生必隆其秩，没必加之赠者，所以奖励贤劳也。故吏部尚书李秉，谨朴之资，练达之才，早

擢贤科，累升部属。任都宪而彰御寇之威，晋冢宰而殫铨衡之职。遂因衰老，以乞归闲，安享遐龄，偃然而逝，追念往行，宣昭异恩。特赠尔为太子少保，用笃始终之谊。呜呼，建功立业，既荐陟于显庸；锡命推恩，期垂光于永世。膺兹茂典，慰尔冥漠。

宏治二年九月十八日。

怀宗移赠鸿胪寺左少卿刘泽深继母萧氏文

制曰：人于报本之怀，无不先笃于所生。乃有情同罔极，庆可均沾，而彝典适会其逢者，广孝劝志，其忍斯诸，尔萧氏乃鸿胪寺左少卿刘泽深之继母，静足宜家，贞能砥志，矢匪石于蚤岁，代含哺于雏年，唯兹鹓序之光，尚秉熊丸之教。幸藉勋阶之宠，兼申孺慕之私。是用覃恩。移赠尔为宜人。六珈如被于萱庭，玉鼎尝歆于蒿里。

崇祯十二年 月 日

祭河文

明孝宋敕都御史刘大夏祭河文

比因河口冲决，地方受害，爰命大臣，督工修理。今河流顺轨，民物莫安，不赖神功，何以致此。特此望祭，膺答洪休。惟神鉴之。

武宗敕都御史刘恺祭河文

昔因河口冲决，地方受害，特命大臣，督工修理。今河流顺轨，民居莫安，岂人功之能然，实神力之是赖。祀事式陈，惟神鉴之。

谕祭文

明宪宗遣山东布政司参议王道祭南京光禄寺卿李木母太宜人葛氏文

易赞中饋，礼记内则，尔太宜人，率履无忒。守节逾五，享年几百。尔太宜人，世孰与匹，载受诰封，粤由子职；载颁恤典，粤因子乞，灵其歆承，永光窀穸。

成化十六年六月初五日。

宪宗遣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尚纲祭南京光禄寺卿李木文

惟尔性资谨厚，发身贤科，给事升廷，积有年岁，历掌符台而著称内禁；迁卿光禄，而效绩南都，正委用之方隆，胡婴疾而长逝。讣音来闻，遣营葬域，仍赐以祭，尔其钦承。

成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孝宗遣山东布政司左参政何鉴祭致仕吏部尚书李秉妻夫人张氏文

惟尔早嫔名门，克悼妇道。相夫莅官，荐跻显位。累颁褒命，用增尔荣。宜永寿年，胡遽云没。爰循恤典，特赐葬祭。尔其不昧，尚其歆承。

宏治元年闰正月二十七日。

孝宗遣山东布政司左参议萧谦祭致仕吏部尚书李秉文

尔发身贤科，累任部属，升都宪而巡抚有方；掌内台而纪纲益正。寻晋位于冢宰，遂恳乞于归休。遐龄仅逾于八旬，桑梓优游乎二纪云。胡婴疾遽焉沦亡，爰念往劳，特加恤典。赠太子少保，命有司营葬，用笃始终。尔灵不昧，尚克钦承。

弘治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武宗遣山东布政司左参政熊桂祭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珣文

尔以笃厚之资，通练之材，发迹贤科，出宰大邑；晋司风纪，擢守名邦，宣化藩方，巡抚边徼。公勤修职，德惠在人。晚乞归田，优游自适。宜膺寿祉，胡遽云亡。讣音来闻，良用伤悼。特赐祭葬，以荣始终。灵如有知，尚其歆服。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八日。

世宗遣山东布政司右参政王潮祭致仕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崇文文

尔以端谨之资，通毅之识，登名甲第，进业词林。列职地官，分领国计。出专学政，教育功多。旋掌藩帮，旬宣化洽。秩迁都宪，惠及几民。既谨抚绥，式严风纪，方当委任，恳乞归休。宜享遐龄，以膺晚福。奚为一疾，遽至长终。爰念往劳，特赐葬祭。尔灵不昧，尚克歆承。

嘉靖五年二月初九日。

神宗谕祭右副都御史朱纲文

惟尔持身端慎，任重忠勤，发迹制科。历官风宪，荐居藩臬，並著贤声。泣尹南几，抚巡中土。阅历既久，建树良多；内外咸称宦绩，终始无间人言。迨恩疏以致归，乃优游于故里，高风共仰，哀讣遽闻。矜念老成，特颁祭葬。尔灵不昧，尚克歆承。

万历年月日。

经筵日讲官起居注太保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事三等伯臣张廷玉奉敕敬拟。明光禄大夫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李秉谥襄敏傅。

秉字执中，曹县人。力学少孤，举乡试第一。正统元年进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沙县豪诬良民为盗，而淫其室。秉捕豪，豪诬秉坐下狱，副使候执直之，论豪如法，由是知名。征入都察院理刑，将授御史。都御史王文荐为本院经历，寻改户部主事。宣府屯田为豪佔，秉往视归于民，而请罢科索，边人赖之。两淮盐课弊觉，逮数百人。秉往覆，搜得伪印，逮者以白。景泰立进郎中。景泰二年命左侍郎刘连督餉宣府，发珽侵牟状，即升右金都御史，代珽兼参赞军务。宣府

军民数遭寇，中县患被掠。朝廷遣官市牛万五千给屯卒，人予值市谷种。璉尽以昇京军之出守者，一不及屯卒，更俸其月餉。而征粮甚急。乘尽反璉政，厚恤之。军卒自城守外悉得屯作。凡使者往来，及宦官镇守，供亿科敛者皆奏罢，以官钱给费。寻上边备六事，言军以有妻者为有家，月餉一石，无者减其四，即有父母兄弟，无妻既以无家论，非义。当以一体增给，从之。时宣府亿万库颇充裕，乘益招商中盐纳粮科，饬戎装，市耕牛给军，军愈感悦。三年冬，命兼巡抚事，顷之又命提督军务。乘尽心边计，不恤嫌怨，劾都指挥杨文、杨鉴都督江福贪纵，罪之。论守独石内官弓胙田借扰民，请征还。又劾总兵官纪广等罪。广诉公自解，帝召公还，以言官交请，乃命御史陈纲，给事中严诚往勘，卒留公。边民多流徙，公广行招来，复业者妻给月廩。糜土木鸚儿岭暴骸，乞推行诸塞。军家为寇所杀无依者，官为养贍，或资遣还乡。厘诸弊政，所条奏百十章，多允行。谍报寇牧近边，廷议遣杨俊会宣府兵大集。公曰：“塞外诸部牧地，非犯边也。掩杀幸功，非臣所敢闻。”乃止。诸部质所掠男妇求易米，朝议成丁者予一石，幼者半之。诸部稟乞一石，镇将不可，公曰：“是轻人重粟也。”如其言予之。自请专擅罪，帝以为识大体。天顺初，诏罢巡抚官，改督江南粮储，初江南苏松赋额不均，陈泰为巡抚，令民田五升者征，官田重者无增耗，赋均而额不亏，公至一守其法。寻坐举知府违例，被吏逮，帝以公过微宥之。复任清游墾关税，悉征米保荒。又发内官金保监淮安仓科索罪。御史李固等左迁，疏救。帝怒，将罪之，会廷议复设巡抚大同。都指挥孙英先以罪贬职还卫，总兵李文妾引诏书令复职，公斥之，裨将徐旺领骑卒操练，公以旺不胜任解其官。未几大同守备中官陈列久病，公请易以罗敷，帝责乘专擅，征下诏狱。指挥门达并以前举知府，救御史，及斥孙英等罪，法司希旨，斥为民。居三年，用

国臣荐，起故官，莅南京都察院。宪宗立，进右副都御史，复抚宣府。数月，召拜左都御史。成化改元，掌大计，黜罢贪残倍于旧。明年秋，命整饬辽东，抵大同边备，至，即劾镇守中官李良、总兵郑宏失律罪，出都指挥裴显于狱，举指挥崔胜傅海等击敌凤凰山。捷闻，玺书加劳。乘乃巡抚宣府大同，更将帅，申军令而还。未几，命为总督，与武靖伯赵辅分五道出塞，大捷。帝劳以羊酒，赐麒麟服，加太子少保。三年冬吏部尚书王翱致仕，廷推代者数人，帝特擢乘任之。乘锐意澄仕路，监生需次八千余人，请分别考核，黜庸劣者数百人，于是，怨谤纷起。左侍郎崔恭，以久当尚书，而乘得之，颇不平。左侍郎尹昷尝学于乘，乘初用其言，既而疏之。侍读彭华附中贵，数以私干乘，乘不听，怨乘。御史戴用请两京堂上官，及方面正佐如正统间例，会廷臣保举。又吏部司属，与各部均升调不久擅要地，且骤迁，语侵吏部，吏部持之。帝令两京官四品以上吏部具缺取上裁，而御史刘璧、吴远、冯徽争请仍归吏部，帝怒，诘责言者。会朝覲考察，乘斥退者众，又多大臣乡故，众怨交集。而大理卿王𦉰亦欲去乘代其位，乃与华谋，嗾同乡给事中萧彦庄劾乘十二罪。且言其阴结年深御史附己以揽权。帝怒，下廷议。恭昷辄言吾两谏之不听，刑部尚书陆瑜等附会二人为奏。帝以乘行私变法负任，落职。乘以太子少保致仕。所逮鲍克宽、李冲调外任。邱陵、张穆、陈民弼、孙遇、李龄、柳春皆罢。命彦庄指乘所结御史，不能对。久之以璧等三人名遂俱下诏狱，顷之出。陵等实良吏，尤不服，以谗黜，众议不平，连章讦彦庄。廷讯陵词直。帝恶彦庄诬罔。谪大宁驿丞。方乘之被劾也，势汹汹且逮乘，乘谓人曰：“为我谢彭先生。乘罪惟上所命，第勿令入狱，入则乘必不出，恐伤朝廷体。”因具疏引咎，略不自辩。时天下举子方会试集都下，奋骂曰：“李公天下正人，为奸邪所诬，若罪李公，愿罢我辈试以赎。”及帝

薄责乘乃已。乘行，官属饯送皆歎獻有泣下者，乘慷慨揖诸人，登车而去。乘去，恭遂为尚书，乘诚心直道，险夷一节与王竑並负重望，家居二十年，中外荐疏十余，上竟不起。宏治二年卒，赠太子太保谥襄敏。子聪、明、智，孙帮直皆举乡试。彦庄之嫡丞也。署大宁县，以科敛为盗杀，並其家被戕。逮给事萧彦庄，御史刘璧、冯晖、吴远、康永韶、刑部主事吴智下锦衣卫狱。

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山东抚臣丁宝祜跪 奏为

神灵显应助顺保卫城池，吁恳

敕加封号，恭摺具奏，仰祈

圣鉴事。窃照同治五年四月初十日，逆匪大股由豫省回窜至曹，连陷困寨，攻扑县城，势甚猖獗。该县文武员弁，督率兵勇民团，登陴竭力守御。当夜风雨，灯火全灭，贼匪围攻益力。人心正在惊惶，突见东北城角，现有城隍灵佑侯纱灯数十，倏忽不见。旋又於街市见之。守城兵民，咸知为城隍神灵显应助顺，可保无虞。一时人心顿定，勇气百倍，守备益形严密。迨十六日提督刘铭传由豫带兵驰回，行抵考境，忽有老人叩马道左，言贼匪围困曹县，请速往救援。言毕不见。刘铭传心知其异，催兵疾趋，及至接仗，贼匪大败窜去，城围始解，得保无恙。兹据该县绅士李仙峰等查明该县城隍庙碑记，神为明臣康茂才。抄录碑文，公呈，恳求奏请，

敕加封号，由县府详经署藩司卢定勋呈请具奏前来，臣伏查例载直省御灾捍患诸神，有功德于民者，由督抚疏请

封号等语。明臣康茂才，蕲州人。生时功业载在史籍，卒后追封蕲国公，相传为曹县城隍神。曹邑由州改县，城隍封为灵佑侯，今复显应助顺，保卫城池，实属御灾捍患，功德及民。合无仰恳天恩俯赐，

敕加封号，以酬神佑，而顺舆情。为此摺具

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谨奏。奉

上谕，著加显应灵佑侯欽此！

曹州府曹县志卷之十六

艺文志上

经子， 诏颂 诗赋

经法既垂，文章自並。黼黻躬德，考宣时政。一代著作，王国观盛。山川英华，人伦雅正。载道行远，天留贤圣

经子

修政语

成汤履

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独居，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下然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贵尚学道，而贱独思也。故诸君得贤而举之，得贤而与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举之，得不肖而与之，譬其若下渊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临，而何

不见；凌迟而入渊，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举，而君子慎於得举，然后细福可必，细蓄可去矣。药食尝於卑，然后至於贵，药言献於贵，然后闻於卑。故药食尝於卑，然后至於贵教也；药言献於贵，然后闻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后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后闻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于言也，必自也听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数取之为明，以教行之为章，以数施之万姓为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积道者以信，树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无治安之故者，虽欲治显荣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虚成也，显庸不可以虚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爱民，以参其极。非此者，则四美不附矣。

汤见设纲者四面张，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至者，皆罹我纲”。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祝之曰：“蛛螫作纲，今之人修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受其犯命者。”

南华逸篇

庄周

罔奕之隶与殷翼之孙，遏氏之子，三氏相与谋，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见列星。（元天山名）游鬼问雄黄曰：“今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何也。”雄黄曰：“黔首多疾，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行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脏，夫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

插桃枝於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

童子夜嗽，鬼数若齿。

小巫见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终身弗如。

尹儒学御三年，而无所得，夜梦受秋驾，明日往朝师。师曰：“今将教子以秋驾。（司马彪曰：秋驾法驾也。）”

空闾（一作门）来风，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马彪曰：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桐子似乳，著其叶而生。其叶似箕，鸟喜巢其中也。）

缚讴所生，必於斥苦。（斥，疏缓也，苦，用力也。引缚讴歌，为人用力不齐，促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毁王也。

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食饮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见孔子徒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武。”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名为凤，凤之所居也积石千里，河水出下。凤鸟居止，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宝。天又为生离珠，一人三头，递起以伺琅玕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智左贤。”

善卷尧闻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师事之，蒲衣八岁而舜师之。

廉者，不食不义之食，不啖不义之水。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觚灶额也。）

羊沟之鸡三岁为株，相者视之，则非良鸡也。然数以胜人者，以狸膏涂其头，（羊沟斗鸡处。株，魁也。鸡畏狸。）

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乎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豫棹初生，可搯而绝。

鶺鴒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坏巢折，凌风而起。故君子

之居世者，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鹤起。

金钿蒙以大缛，载六骥之上，则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邱，见主人曰：“辩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识之。”曰：“其口旁踦，其鼻空大，其服博，其睫流，其举足也高，其践地也深，鹿兴而牛舍。”

青鸚爱子忘亲。（鸚鸟专爱其子。）

声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问焉：“我有四足动而不善，子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与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颠。（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断指而得头。

子张见鲁哀公不礼士也，托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而见君之礼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室雕文尽写以龙，於是天陛下之，窥头於牖，施尾於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不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

流脉并作，则为惊怖；阳气独上，则为癡病。

以十钧射者，见天而不见云，以七钧射者，见云而不见鹤；以五钧射者，见鹤而不见雀。

函牛之鼎沸，蚁不得措一足。（喻圣主之法明遂至不敢蹈也。）

赵简子出田，郑龙为右。有一野人，简子曰：“龙下射彼，使无惊吾马。”三命郑龙，郑龙不对。简子怒，郑龙曰：“昔吾先君伐卫免曹，退为践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为我杀人。’是虎狼杀人，故将救之。”简子愀然曰：“不爱其身以活人者，可无从乎。”还车辍田曰：“人之田也得兽，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猎，见白雁群集。梁君下车輶弩（一作弓）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龙下车抚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龙不与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龙对曰：“昔者齐景公之时，（齐一作宋）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者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射杀人，无异於虎狼”。梁君援其手与上车归，入郭门呼万岁，曰“乐哉今日猎也。人猎皆得禽兽，吾猎独善言而归。”

人而不学，命之曰视皮。（一作肉）。学而不行，命之曰辄囊。（辄击者也，一作撮。）

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为伤寿，故不食之。

祝牧谓其妻曰：“天下有道，我被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禫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八百余处。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如规，二旬而叶成。（鷓为鷓，鷓为布谷，布谷为鷓，此物变也。）

卢敖见若士深目鸛肩。

礼若亢锯之柄。（亢举也，礼有所断割，犹举锯之柄以断物也。）

叔文相莒三年归，其母自绩。谓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马千驷，今母犹绩，文之所得，事皆将弃之。”已，母曰：“吾闻君子不学诗书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窃盗之心。妇人不好纺绩织衽，必有淫泆之行。好学为福也，犹飞鸟之有羽翼也。”

诏颂

求贤诏（高帝即位于汜水，汜水在曹南山）前，故录其诏。

汉高帝

盖闻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繇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鄒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知而弗言，觉免。年老癯病勿遣。

与严子陵

汉光武

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痍，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之所敢望。

又与江南守臣诏曰：昔许由高箕颍之节，惟彼陶唐无相知之素耳。子陵朕故人也，宜不容一见。其令所在官司物色之，以悉朕意。（尝考一统志云：境内有济阳城，即光武诞生处也。始生之时，光照一室，是岁堤内有嘉禾，一茎九穗，年大熟，因名秀。）

骆虞颂

胡俨

永乐十一年夏五月，骆虞见於山东之曹县。六月丁未朔臣下以进，白质黑章，性仁而驯。徵之载籍，实为瑞兽。是舜皇王盛德之所致，乃太平之嘉应也。故不可以无纪，谨拜手稽首而献颂曰：

圣皇端拱居明堂，梯航玉帛来万方。仁恩义泽被寰宇，运化熙熙跻虞唐。于此山东产灵兽，玉烛储精天降祥。雪花英英莹毛质，铉云冉冉凝天章；不履生刍性仁厚，虎豹遁迹蛟龙藏。千岩万壑生光彩，山灵岳祇参翱翔。奇花异卉纷照耀，灵风满川甘露瀼。要之网罗不可致，虞人走告夸非常。近之不惊亦不惧，仪仪穆穆行踟踟。荐以雕笼

藉芳褥，荣光叶气随飞扬。猊首班班献金阙，龙旗宝扇森开张。百僚拜舞庆嘉瑞，锵金鸣玉趋鹓行。昔者钧州已来贡，重见实繇圣德昌。小臣忻跃载歌颂，愿播箫韶仪凤凰。

诗赋

烈妇操挽黄家妇

李木

猗嗟斯人兮，方少艾兮。爰知天之经兮，地之义兮。与人之纪兮，胡为乎死独抱夫贞一兮。永归于夜台简册薰兮。

烈妇歌

蓝近任

朱家少妇深闺里，冰心玉质贱罗绮。一朝祸变起仓皇，仰天自誓惟一死。挥指侍儿同骂贼，血染模糊不披靡。尔时正气贯长虹，么麽小寇魂已褫。卢扁岂是无良方，七日那肯通勺水。慷慨恨不即杀身，从容就义谁能止。芳草百岁总浮沤，节烈千年耀管珥。古言女中有丈夫，噫！丈夫安能烈妇比。丈夫七尺戴大贤，烈妇兰质弱且孱；丈夫读书解往事，烈妇目中不识字；丈夫尚慕朝典荣，烈妇那知身后名。呜呼！请君且莫歌烈妇，羞杀天下丈夫应无数。

送王叔武使河南便道省觐（五言古） 边贡

黄河三尺雪，冰厚不可解。使君白马来，青云见风采。萧萧梁园竹，秀色遥相待。邹生与牧叟，借问今安在。日暮登吹台，含情向千载。

送王大参德润再还汴藩

张宏至

薰风拂干旌，征车晓当发。岂不念行署，抵掌无甯撤。迢迢目河阳，依依心魏阙。三载两在途，勋庸谅昭彻。夫岂竞时耀，忠义良已结。况兹庭除秀，踵迹森朝列。青峦峙层霄，黄流委百折。百折东到海，层霄相巖崿。同心翌皇猷，胡为赋离别。

登安庆谯楼

王茂

舒城古名郡，富庶甲淮壤。奈何兵燹餘，灰燼成草莽。賢侯適下車，疲瘁勞搔養。徃徃並安集，遠迹成閭黨。麗譙政今繁，尤為眾瞻仰。飛構倚碧空，縹緲据宏廠；層檐鵬翼張，義斌互來往。嚴肅朝暮改，時辰晝夜掌。人蘇莫枕安，戶無盜竊攘。四野興歌謠，千里同音響。屬山西北來，環城翠清爽。大江東南馳，溟渤接滉漾。焉得遂登臨，遙觀俯万象。幸感依劉恩，甯忘仲宣想。我欲陳此詩，列城為勛獎。

河入曹南

王崇仁

黃河從天來，發源自昆侖；萬里至中華，九折成雷奔。流入魯魏間，土坟地不根。東山有長堤，惠愛今如存。沿河賴滑王，繼世猶村村。迹來風浪惡，澎湃沖天門。居民盡東徙，漂泊誰招魂？世無涂山客，舜警何為分。

石潭吟懷張大石司訓

李應徵

我耕南山麓，君理石潭漁。山水各適志，同心樂有餘。石潭漁者去，潭空水漫漶。信步來潭上，忽見石潭廬。閑向廬邊立，復見石潭魚。潭魚時游泳，潭水日清虛。水中云影澹，水面鳥翼舒。彼美今何在，吏隱武城居。空抱太平策，未上治安書。逸足終千里，不久困鹽車。一自東郊別，孤陋日愁予。鄙吝復誰醫，茅塞復誰除。一日似三秋，三秋當何如。宦成反石潭，遨遊跨蹇馱。重整舊時盟，從容賦遂初。

次李義野石潭吟來韻

張兆楨

志和性孤僻，扁舟潭上漁。獨有謫仙人，好我結髮餘。追逐蓼花灘，或臨明月瀟。尋古經邱壑，潭鉉聚精廬。信我肝膈要，取適非取魚。唱酬歌浩浩，声响徹太虛。逍遙人間世，日日好懷舒。齊德君忽游，十載嘆離居。無繇縮地脉，祇傳尺素書。君歸曾未凡，我驅武城

车。契阔复三载，犹不遐弃予。予今在樊中，习气未全除。捧君相思字，欣跃见面如。挑痒昔年技，遑恤笑黔驴。开春鼓泄还，细听旧黄初。

退居大石潭感赋

武图功

维彼大石东，林木密且邃。其中有异人，结茅远城市。手持一卷书，潜窥千古秘。遇有会意时，俯仰笑天地。白眼看世流，骨相全不媚。长安多故交，八行何曾寄。兴来呼儿曹，置酒且沈醉。吾道本龙蛇，无名乃世瑞。岂无济川才，身世两相弃。去去山之深，遇合待同类。命运果终穷，文武道未坠。耕作南亩田，优游以卒岁。身外皆浮萍，功名翻为累。

赠乌隐居

武图功

有客隐东山，山鸟日夕下。满目皆烟萝，经年绝车马。境寂神自流，对景挥毫写。万事同虚舟，百感任飘瓦。瓮头新酒香，宾至辄飞甍。间学练九还，金玉芋土苴。日拾瑶草根，冉冉忽盈把。云霞调自高，流俗和成寡。而我独相亲，乘兴每之野。相看一笑中，嗟彼营营者。

观河篇

陈澄心

黄河水汤汤，两源接星纪。一从葱岭发，一自于阗始。张掖西合渭，王屋东迎济。行径大伾山，纡回一万里。中有物狰狞，天吴身八尾。挟怒涛而奔，荡然不可砥。朝溃酸枣堤。暮决濮阳水。竞伐竹为楫，负薪亦徒尔。谁愿身塞河？波势会沙止。我授符蒙泽，滋疆属所理。鞭马大堤头，瞻彼浊流驶。物力已肆既，埽畔复崩圯。慨予发省优，此责可谁委。作诗寄弔河，更醉伯以醴。虽无玉马沈，投一特一甍。知伯稔有灵，应退而南徙。愿少杀其怒，毋伤种及胥。

避雨蓝长白庄归从马上得句械寄

陈澄心

避雨过柴门，云是硕人居；姑叱从者止，我独造其庐。庭树有宿鸟，闲阶草不除。昔贤称庙础，青箱緘旧书。之子继世业，耻为章句儒。藏修在静室，萧然味道腴。矫欲挽尘游，其怀湛以虚。我数聆警咳，未遑握手俱。兹胡不得见，壁挂一琴馀。仿佛如宋纒，云间飘素裾。侧身空造请，怅怅独愁予。

蚕女叹

蓝近任

清明涂蚕室，谷雨扫蚕蚁，蚕女百忌严，一日三拜跪。冒雨揽柔条，连宵择椹蕊。囚首不为容，血痕渍纤指。刀头祀筒妃，惟祈长如水，三眠投起齐，举家相贺喜。东邻有馀桑，勿庸惜管珥。小女欲作襦，大女欲作被。顾语女莫争，次第当先姊。摘茧何曾终，抱筐以及市。昔年未上机，今年未入篮，含泪重留蛾，以俟明年耳。殷勤罗绮娘，幸莫贱罗绮。

出郭

蓝近任

鞞城七日馀，唇焦血淋齿。戴笠出郭门，焚中乍脱鹿。春山有茆鹿，四壁满经史。盆池莲萼香，灼烁掷金鲤。弄石浸寒泉，浇花驱毡蚁。绿槐隐珍禽，嚶嚶豁双耳。注水古铜壶，海榴及蓝萼。呼童拂尘榻，缕缕炉烟起。骑蝶游华胥，风日和清美。醒来忆烦嚣，恍如隔年矣。

东池雅会(壬子端阳作)

兰庚生

贤侯清且廉，鸣琴邑已治。节届大寤日，东池选胜地。戒食罗桃李，借乐集髦稚。鸥立胥翘瞻，延颈望人瑞。紫气满丹阳，巍然真长至。挥尘一何绮，玉屑霏霏坠。相见即相亲，坐列竟无次。薰风拂面

来，萧散放志意。近水张行厨，供俱无凡器。何以充翠釜，龙根味独异。何以实金樽，中山真足嗜。长飏破急湍，龙舟夸轻利。洋洋鱼游乐，依依鸟飞迟。杂英满芳洲，兰沼浴翡翠。艳质效鸾舞，清歌引凤吹。观者如堵墙，欢呼恣游嬉。侯曰与民同，士女莫相避。休哉此美举，人人皆沾被。远追兰亭游，不殊洛水戏。兴尽各言旋，德饱心亦醉。明年端午节，重来寻盛事。

送王司训迁任水甯

段 黼

尊酒对离筵，山花乱啼鸟。骊歌不胜情，把袂临芳沼。绛帐剩餘春，飒飒悲风绕。驰道见家山，马首燕云晓。官冷莫自绝，金扉岂云窅。去矣不可留，门人荐清醪。曲中行路难，眼底青山小。天北望天难，两地各凝眺。

赠济阴簿吕居仁弟（七言古）

刘师川

大阮平生子所爱，小阮相逢亦倾盖。济阴未识情更亲，信手新诗落珠贝。杨氏作公谁料理，臧孙有后诚可喜。长亭水落风雨多，无酒饮君别如何。

器器亭歌为尹朴斋（亭碑仍存北郭）

樊继祖

器器亭，四围佳树笼葱菁。亭前流水清如玉，只见青山作画屏。青山远，大河近，龙门排浪若云阵。橹声帆影彻曹城，四面八闾迎日晕。亭中朴老古心颜，世间万事总不关，柴扉静掩少俗客，惟有白云时往还。苔篇鸟书自纡卷，珠玉轩圭甯挂眼。睡起南窗懒着冠，一醉陶然夕阳转。平生适意在琴尊，得失荣枯底足论。不解积金遗子孙，止将阴德裕后昆。后昆森森若兰玉，朴公器器无不足。松竹扶疏亭自幽，酒光相照眉发绿，器器亭，人景何其清。人与亭相宜，亭因人得名。君不见，兰亭已矣风流往，西蜀子云未须仿。又不见，醉翁喜雨至今传，野翁邀月同幽赏。何如君家此亭诚可居，养恬抱朴乐自如。

四时风月无尽藏，取之不竭用之馀。霏霏亭，真绝俗，尘世何人识高躅。我今采药岱山麓，山中麋鹿亦不触，药成不老游亭毒，他时共尔乘黄鹄。

归去行赠李义野先生还曹

郑 材

广文先生度宏扩，懒慢衣冠爱岩壑。十洲九岛始栖迹，甯共世人受束缚。满腹经纶无所用，落落浮名安足托。襟怀一旦忆蓴鲈，清风明月满江湖。逍遥三径成独往，掉头不肯住须臾。三公五鼎皆腐鼠，鸥鹭空自赫鹈雏。先生真是巢许侍，先生真是羲皇游。青毡臬比犹不乐，愧杀俗吏风尘流。因君感我超然意，安得归去来兮，青门白社日寻幽。

赠从冈尹先生

扈永通

青枞掩映青山森，别墅风流真是好。一榻松风万卷书，圣贤真趣日论讨。推窗一笑白云间，落尽枞花渠自扫。葛巾野服任遨游，蓬瀛人隐蓬莱岛。朝川行处孔明庐，今古相传天地老。指日杏花醉曲江，马蹄踏遍长安道。

张氏兄弟孝义歌(墨迹并序可考)

王崇猷

生逢元季干戈扰，慈颜白发甘心老。君家兄弟结同心，贞之避乱随征道。初从曹南走淮甸，淮甸仓惶沂水面。春风遥见太平旗，十年始得回家县。翻思严君与慈母，桑榆景逝终难补。继母应同生母恩，有儿争似无儿苦。风雨萧萧秋草黄，丹心耿耿凌空苍。闲关道路不知劳，周旋如在萱之堂。行囊惟有一肩舁，兄为前驱弟后随。妻子嗷嗷竟何知，抚之亦解相扶持。昔年蔡顺遭乱离，采桑陌上逢赤眉。亦有王祥孝心切，卧冰解使亲颜悦。不似君家艰险多，长蛇封豕何森罗。遇之不忍劫，对之反流血。吁嗟孝义今难见，肝肠千古天应鉴。

枫罔草书行（枫音聃，松叶柏身。） 王崇俭

城北高冈窈岩谷，罔上种枫枫叢叢，根枝盘屈势如龙，中有枫翁读书屋。屋傍时复枫风通，六月凉飈来月宫。桂枝飘荡影摇乱，依稀欲与枫争东。何人夜泄天河水，倾入砚池碧烟起。彩毫染出五花云，漫道人间有罗绮。一笔横项庄，出座金铮铮，一笔斜秋风，草上有惊蛇。一笔立夜半，武库纒鬼泣。一笔直飞泉，界破匡庐色。稳如盘山峭如峦，伏如卧虎转如丸。槎牙老树何足论，悠然铁笛江空寒。我有好纸厚如绢，莹然白似澄江练。致向翁前更不辞，信手写出风云变。张旭怀素世无双，从来豪杰皆称降。我朝惟有张东海，东邻还输邵半江。二公草书真绝倒，先驱后驱争迟早。惟愿翁年长不老，床头有纸便应扫。再书万卷岂足多，並传人世为珍宝。

桃花舍歌为王五云 钱达道

刘郎感旧铉都观，一度看花一度叹。王郎卜筑黄河岸，一度看花一度艳。王郎原自忆刘郎，偷桃本是东方倩。桃花精舍喜初成，千树万树晴霞灿。门掩东风白日长，九邱八索搜寻偏。如椽彩笔梦生花，妙龄作赋才偏擅。挥毫逸气撼芳林，无声红雨飞零乱。招客频开竹叶樽，徵歌娇掩桃花扇。桃叶桃根满后庭，画眉笑对如花面。王郎安得恋邱园，行将起草明光殿。应制先成露井诗，祈灵屢试瑶池宴。功成经济早归来，延年却把桃冶炼。不是桃源欲避秦，清时自有谪仙人。狂歌鼓榼桃花水，许我渔郎一问津。

寿梁皋虎邑侯 石志甯

天云浹地朱明喜，长日照苏万姓起。倒卷元化运魁杓，岂但循良夸汉史。一代经纶今在君，论交倾尽十年心。时危材大功相须，圣主贤臣合铸勋。我有斗酒前欲寿，日霁庭空敞清昼。天书催上五云端，将相追欢可能旧。

壬午南游入白下上大司徒张藐山先生。 武张联

足迹放浪四海通，南游白下乘长风。秦淮负笈访贤哲，留都司计品望隆。於时因获亲剑履，先王交谊久如始。文章理学世所宗，只将喉舌代天子。有时寄兴自咏吟，锺谭允足称知音。篇章澹然墨气古，无甯华瞻甯沈沈。临池纵笔龙蛇绕，驰走二王供至宝。高雅独擅迈等伦，意气凌云出天表。晋代风流差可伦，典型朝野程先民。惭余仰止有厚幸，圣学渊源同讨论。

麦雨歌

石续

楚邱城上麦花香，楚邱城下麦垂芒。一农偃偻不知姓，形体虽短语言长。笑指垆头告吾行，此麦汗邪熟穰穰。不惧乳雀与飞蝗，但恐淫雨便为殃。何期一语犹未已，东西南北阴云起。云起萋萋迷树林，四野如在淡墨里。一阵飘风卷坡尘，万斛珠玑洒间里。初犹坠花点衣裳，倏然迷雁下墟梁。苇竹丛中动笙篁，松柏树里迷刀枪。霹雳一声骤穹桑，大珠小珠沸鼎汤。小珠芒芒赛奔羊，大珠忽忽不可当。怒如汉兵战昆阳，险似峡水倾瞿塘。麦穗逆涛滴铿锵，麦叶逐波舞彷徨。天地一元浑苍茫，桑田万顷凌海沧。老农眼看救不得，双泪和雨注胸膛。气脉如缕身不僵，喁喁犹自叫麦王。我劝老农不须泣，此雨其涸可待立。祇恐添得黄河溢，又起夫役城东西。一挑一筑总掘泥，将麦连根打作堤。

丙午审编谣为孟侯

王治甯

道傍父老攢三五，历数从前审编苦。里书作弊善挪移，富者开除贫者补。甯有一丁室如空，亦有数丁全无土。典衣当社赴城来，专听长吏勤恤抚。岂意门者贪如狼，更畏主者恶似虎。伏俯阶下无一言，归向妻孥泪如雨。今日天幸启循良，自昔利弊如亲睹。日夜焦劳代民忧，极力经营烦肺腑。诡寄不行散者收，贫富不行文谁舞。省费省劳

省夤缘，大家无事安如堵。市野喧传喜欲狂，始信莹莹初有主。只恐借寇苦不多，相看指日登台辅。

题万使君忠节卷

刘佐临

卓哉保康万使君，耿耿独有孤忠闻，名与日月争炳烁，身随宗社终沈沦。城全与全否则死，自古忠臣尽如此。岂无湮没竟无传，幸而传者几人耳。杨文地下应相识，热血千秋尚凝碧。拜首为酬一瓣香，势异时殊空拒塞。当时土气委流氛，天地阴霾日尽昏。勇士前驱智士奔，保康斗大安足存。吁嗟乎！万使君。

保康行为万子馨先生赋

陈澄心

楚邑保康称岩疆，牂牁上庸接源湘。时当末造盗陆梁，汉沔之间多战场。谁令保康曹南万，万公自昔振风岸。性笃忠义才复奇，投大遗艰咄嗟办。壬午四月万马来，誓欲枕戈戡大乱。岂期矢尽仓庾空，易子而食折骨爨。背城借一众奔窜，抚膺扼吭徒惋叹。仿佛睢阳哭像时。无泪有血甘殉难。甘殉难，将奈何，血已化碧精不磨。孤忠自应汗史牒，怒气犹欲绕山河。至今庙食古糜国，勒石纪节江之沱。我慕公义为作歌。更欲酌以蔗浆、菊水、金叵罗。

孟津渡志喜

兰近任

余督饷甘国，陵疑渡孟津，安流而齐，赋此志喜。

我家曹南山，黄河在篱落。每观汹涌势，神魂为错愕。神蛟排浪怪螭舞，冯彝鼓腹傲海若。鸦唬风吼贾客愁，出波入涛舟如擢。庚申之岁使秦中，渡漳逾怀风沙恶。鞶载帑金三十万，王命郑重忧心灼，河阳催发晓月澹，金龙祠下展诚恪。日出如盘水如练，霓节龙游相辉焯。长年唱棹向中流，鸂鶒鸂鶒群嬉乐。屈伸臂项集南岸，数声款乃侑杯酌。蓬窗回首千顷明，金缕万道连碧落。

牛市屯河决后，黄水淹没大为曹困，悯民疾苦，

感而有赋。时辛亥二月，余初尹曹。 门可荣

曹南地逼黄河滨，沙虚土薄多飞尘。一堤重寄百里命，洪水骤发何无垠。浩瀚直射太行岸，满县老幼忧沈沦。风起水涌建瓴注，贵贱齐护河之濒。目骇怀襄惊若獮，跬步不近皆逡巡。转思堤倾同一死，谁能畏险私吾身。卷辐如云与水敌，民劳空自填柴薪。须臾横冲浸巨浪，顿使赤县随波臣。河伯大渊多水族，何必川溃鱼虾民。屋舍尽付洪涛里，盖藏湮没何能困。死者已苦生更苦，分离骨肉徒呼旻。衣食无资犹自可，修堤从此诛求频。埽料无钱既难办，当夫无力生何迎。老者沟壑少者散，流离琐尾谁能陈。

圣朝恤民如珠玉，洛水鞠凶殊乖仁。幸赖锡圭平成绩，肆调租税覃恩纶。从此苍生获衽席，底绩桑土歌谣新。

节妇歌为生员李谏臣妻赵氏作

门可荣

泗水清冷太山峻，浩然正气始终震。爱钟闺秀应婺星，节孝独归女青鬓。青鬓之年咏关雎，孟光举案梁鸿俊。春光深锁绿窗幽，唱随宜家锦瑟晋。锦瑟才弹几千日，上帝徵郎何其迅。堂前垂老鹤发亲，仅有四女继弟胤。承欢抚幼代夫躬，白石粼粼磨不磷。但看春草绿年年，不见终身所恃天。水流东海尚西去，可奈郎君不复还。君不见，金能熔兮石能碎，山有崩兮川有溃。即使日月常贞恒，日月有蚀还有昧。何如淑媛砺坚贞，万古千秋享令名。愿效共姜天不改，堪范浊世腾芳声。我来采风羨闺秀，因将短颂作长旌。

张女赵妻骂贼死节

李悦心

折骨断头全大节，三光照彻一腔血。玉碎神哭日惨烈，剪发雉经何足说。歌罢悲风吹霜雪，几变桑田名不灭。天柱地维永无缺。

朱烈妇歌

王治甯

何物笄祔者，维天而柱地。十五归朱郎，殷勤职中饋。贼奴持刀突入室，冒刃骂贼急走出。贼奴乱砍不知数，喷血大骂全不顾。尔时何心于與人之叹赏；尔时何心于太常之褒奖；尔时何心垂芳名于青编，勒贞珉于黄壤。但知一死完吾节，天地鬼神泣壮烈。露筋断臂可比美，剪发雉经何足比。一片贞魂一腔血，日星河岳永不灭。

仍园歌为万子伯牙赋

陈澄心

仍园地可数亩许，按图知是司寇墅。竹径斜连芍乐畦，萝门半掩梅花屿。座有奇书来鹤参，庭无俗客只莺语。司寇早岁喜林泽，两度长安三射策。及佐天子执国宪，无复据梧吟岸帻。有子伯牙骨落砢，修髯大颡冠峨峨。捉笔欲砍生蛟鼉，霜蹄屡蹶志不磨。葺修亭馆仍旧趾，读乃公书宏网罗。予数造请今握别，紮马索作仍园歌。歌成飞寄云水窝，破汝磊块胸中多。丈夫那能事一室，起看匣底双太阿。

出曹五言律

林 逋

诗怀动叹嗟，驴立帽阴斜。雨乐生新碱，茅丛夹旧槎。午烟昏独店，冈路透谁家。几日江南兴，扁舟泊岸沙。

尧庙

范仲淹

千古如天日，巍巍与善功。禹终平洛水，舜以致薰风。江海生灵外，乾坤揖让中。乡人不知此，箫鼓谢年丰。

清风阁

陈师道

河上陈槛外，象纬挂檐牙，微吹来千里，清音散万家。坐深忘畏白，饮久失余霞。贤守后民乐，土工卢水洼。

过曹

汪广洋

河北生灵苦，如曹最可哀。兵兴多在难，水溢屡为灾。蒿草侵城

合，狐狸上冢来，伤心寥落地，一顾一徘徊。

过曹

刘大夏

花柳争春色，风尘碍景明。王臣心独苦，禅客思偏清。盗贼闻充斥，河防恐变更。慈航功未满，暂冷北山盟。

治河

刘 恺

河患穷千古，年来事北游。柳村浮水面，茅屋聚堤头。贼去仍多难，民劳更可忧。谁能携太阿，卓此断狂流。

送推府李君德明之南阳

吴一鹏

一官初佐郡，家世旧名卿。晚遂安民计，秋增恋阙情。简身防玉玷，持法号衡平。定见东厅外，仁风起颂声。

送王太常葑塘自南都远阙下

顾 璘

虎榜论交后，参差有岁年。相逢俱暮矣，怀抱两依然。余约东南水，君远尺五天。离心将去掉，冉冉隔江烟。

前题

湛若水

君从北雁来，又从南雁去。始悟乘除理，因知去来处。迟回三纪下，礼乐一朝举。随子听钧天，谁能插六羽。

秋日读王叔武赴江南时诸曹赠行篇什感赋

李梦阳

接揽江西轡，同怀振铎年。匡庐並突兀，鄱水日悠然。子进薇花省，予寻莲叶船。梁园相邂逅，把酒对秋天。

赠孝子高尚学

李先芳

卢居世罕有，况复六载余。我读孝廉传，君惟冰玉如。高名看凤翥，通籍寄鸿胪。陟岵频回首，应怜风木疏。

送王司城子高转运两淮

申时行

送尔意翩翩，新秋起别筵。去尝扬子水，来上广陵船。官守心筹

国，名声起吁贤。魏公初减法，好辑献宸前。

送白吾王君转运两淮

孙继皋

早晚下扬州，公除不可留。到官心自水，为客鬓先秋。煮海功何巨，看山兴易酬。军储待盐策，辛苦去分忧。

秋日寄怀王五云茂才

邢 侗

一雁回空度，三秋今雨期。萝中人似玉，书到色为丝。古学贪秦玺，名家出晋羲。愁心殊不极，河水正涟漪。

谒伊尹祠

陈 策

路转曹城北，翘瞻元圣祠。丹青垂壮丽，麟凤睹贞姿。落日空抔土，高云砌石碑。明良感殊遇，立马起长思。

伊尹祠次陈韵

王崇俭

秋林落寒叶，下马阿衡祠。遥想格天业，纵观元圣姿。风云连异木，鬼物护穷碑。岁月嗟迟暮，空山万古思。

奉赠培垣钱老师一首

陈经济

曹国提封旧，而今景倍奇。云深尼父碣，月上仲弓祠。盟帖寻遗迹，左山镌好诗。王孙有遗爱，堤柳拂春漪。

过曹南访钱五卿明府

徐汉稚

自别河阳尹，风流最可思。不因悬榻久，那惜抱琴迟。藻丽开文牖，云峰映墨池。当从素丝暇，鸣引慰心期。

题水云轩为张叔敬

周士元

卜筑傍溪边，幽斋薜荔前。清沾徐孺榻，绿润邗侯笈。夜彻全宜月，晴窗半是烟。相看春雨后，霏霏杏花天。

赠诸生申澜

张慎言

七十老而传，于今又几年。怜儿将杖国，笑曛借人眠。蝌蚪诚工

矣，鸿节竟枉然。嘉隆前甲子，曾喜乐初筵。

过莘冢寺

徐 筠

寺厂高原上，门当野水滩。丛花明碧殿，垂柳映朱栏。云锁谈经室，台铺礼佛坛。何时同衲子，煮茗坐蒲团。

安陵晚行

徐 筠

冲风驱瘦马，枯树道边鸣。残酒寒犹浅，孤吟兴转清。坚冰平野岸，落日照荒城。逆旅应无寐，论文赖有生。

曹南大水万历癸巳

段 黼

河伯恣狂怒，白波压海涛。金堤原不固，古镇亦徒高。日惨云无际，天倾地不毛。怀山空震傲，胼手倩谁劳。

寓开元寺和成生洲老师韵

李悦心

禅林饶澹趣，春色正堪怜。点易消长日，登楼眺远天。山云列画帐，松籁入琴弦。结社欣然往，何劳问酒泉。

读书开元寺兰仁举过而问之因赋赠

李悦心

野寺高轩过，云霞色转新。僧茶以次荐，山果也堪陈。微雨通三昧，和风扇四邻。往因曾意否，壁载旧题匀。

红玉

臧眉锡

辛酉春暮，因看河浮过哀生园，手植牡丹数十种，内一本尤奇艳，向余求命名。并付短于草方。

西子临风日，杨妃午睡时。白疑初着粉，红似乍含脂。一萼呈殊色，双茎擅异姿。夜来须珍重，莫教毒龙知。

视河兼柬督工诸使

朱 琦

昆仑寨自还，荧色望中高。瓠子明秋水，~~梅花镜暮涛~~，岂烦沈璧意，终矢负薪劳。幸勿伤农业，烹羔拒浊醪。

其二

九折总滔滔，龙门触怒涛。沙堤百里固，畚鍤万夫劳。关内功难下，司空智独高。他年清可俟，半力藉同袍。

其三

经国忠谋竭，成功刊奠余。乍知安若堵，何事叹其鱼。葱郁新杨柳，熙熙旧室庐。恩勤聊慰劳，防患慎于初。

其四

盛世无昏垫，残黎有千年。安澜舜德著，敷土禹功宣。公子今恭命，阳侯蚤顺鞭。相期还努力，盘石庆长天。

喜雨

津起田中槁，泽从天上来。应龙知报主，鸿鸟欲呼媒。篱落翻红槿，庭阶润碧苔。篝车今可慰，作记乏苏才。

乙丑孟冬，奉，鹤翁朱父师命，督工疏郭外旧河。因集同人小酌，遂成口号一首，兼求和

蔡维屏

非是昆仑水，却从天上来。一渠迷夏道，千叠见虞才。兴发清茶淡，心劳醇醴开。伫看城郭处，何在不滌洄。

前题

扈光祚

温令神君下，欢歌赤子来。心劳八士拙，颡指五臣才。淤积百年道，流澌一旦开。康衢乐击壤，无虑水滌洄。

前题

王长松

良牧愧昏垫，千夫歌子来。宦劳须众力，经理借群才。堤断流渠迅，关通泽国开。水平须命酒，饮吸百川洄。

赋城中积水仍前韵

扈光祚

霜雨决句注，白波满地来，居巢留古意，悬釜悲今才。城阙木罽渡，桥门桂櫂开，济阴花县里，一带水流洄。

河工落成

蔡维屏

接年议水道，时久运方亨，淤去耸高阁，渠通绕近城，龙门文水转，星宿武林迎，谁是朝朝乐，称觥歌夏声。

前题

王长松

水厄须终泰，波平幸始亨，浚流穿护壑，排浪决层城，访友船无度，邀宾马可迎，港填比户乐，处处起歌声。

九日赵陂堂访王爱莲诗

赵振极

日晶僧居寂，穿林觅异人，野情忘苛礼，古庙酝天真，抚菊惊时节，论文发主臣，宛然陶令隐，黄酒一相亲。

柳河渡

黄立诚

鸥序随人泛，渔舟傍柳居，荒村不见火，新岸那堪锄，洪水云光淡，青天鸟迹疏，闲身同木叶，久坐任如如。

游观音寺

王廷柏

寻芳入古寺，缓步陟层岑，树静闲云住，溪空积雾深，开花成片锦，瀑水写鸣琴，为脱尘嚣累，石门听梵音。

万子馨先生殉节

王一较

粤稽古忠烈，无如夫子奇，一经扶大义，九死捍古陴，长啸晋阳顶，羞歌凝碧池，英灵长不散，风雨护威仪。

和陈龙峒邑侯喜雨韵

万士炼

积诚灵雨至，草木动新声，莎陌云来透，崆峒麦自生，楼窗随甯坐，书榻与烟平，劳矣贤良虑，安居念此行。

顺治乙酉河决流通，邑西南尽成泽国。南北阔三十里，舟楫不通，予以事勉渡焉，赋此志幸。

万士燧

乡梦渺天涯，孤舟日半斜。红霞浸浪尾，白鸟带波花。静卧凭三老，漂沈痛万家。水天光断续，无翼渡寒沙。

其二

锦涨三十里，生小未曾经。野果无人绿，岚光何处青。中流不敢望，登岸始知灵。草草离波际，云埋近浦亭。

赠明庭万公殉节二首

兰庚生

文章燕许並，事业龚黄伦。不幸逢多难，竟捐报国身。江枫悲夜雨，暮霭锁寒岷。追思方城远，滂沱泪湿巾。

其二

不读忠臣传，安知国士行。策名三节重，报主一身轻。烈烈楚峰峻，英英汉水清。何须论宿草，万古总含情。

西村偶成

郭连城

夏木千章茂，林深昼不嚣。晨看松底石，午梦鹿藏蕉。学字书多叶，敲诗酒一瓢。前溪月色好，携杖过虹桥。

送曹南王德润还汴藩

五言排律

王 鏊

山东富才贤，诸王名久擅。诗书相君家，冰玉天官倩。宅相今有徵，佩刀谁所荐。八凤羽毛奇，双珠文彩炫。美济虞庭元，数比周家李。联中甲科名，两入词垣选。秘学付青箱，疾书空白练。阴功积已多，远近称殆遍。刚明用柔克，吏事以文缘。花县春阳仁，白简秋霜面。治禁力有余，催科考甘殿。至今吴兴郡，苕霅为君变。转漕再来

燕，分省还当汴。未见情已深，况也屡相见。依依北扉语，草草东城饯。去去那能忘，斯文有深眷。

徐将军招饮步江泰邻韵

石志甯

春野多佳气，相邀喜旧盟。几年今罢战，野卉照颜頰。风送垂杨急，僧出茶供清。信步松篁里，空院长榴怪。吹壁觅残韵，扫地起飞鏞。歌童奉新笋，醉客整宿醒。击鼓分杯数，鸣镝杂采声。餐传血污马，酒转渡军罍。方知圣恩阔，乐事决群生。

寿潜庵邵夫子七十

蔡 辉

德业台衡望，精神光岳灵。汉储怀羽翼，周士服仪型。绂舄登三事，臬比拥六经。飞章白兽闼，解组凤凰亭。慷慨阳城饯，惨惶楚泽醒。丹心对日月，白首卧沧溟。积庆璇原浚，垂芳奕叶馨。彩衣莱子宴，玉树谢家庭。海峤神仙窟，烟霄鳧鹤翎。栖身葺薜荔，返老鬪松苓。花映衣裳古，芝凝眉发青。三山开寿域，万里动文星。雨露知桃李，春秋报荚萸。圣朝著俊礼，指日贲云肩。

宴曹王宅七言律

钱 起

贤王驷马退朝初，小苑三春带雨馀。林沼葱茏多贵气，楼台隐映接天居。仙鸡引敌穿药径，官燕衔泥落绮疏。自叹平生相识愿，何如今日厠应徐。

披云楼

卢 襄

危楼落日淡黄昏，每忆梅花江上村。病久相逢春据拾，愁多赖得酒温存。才收雨脚鸠呼妇，渐拂檐牙竹长荪。回首故园归未得，独搔短发傍篱根。

披云楼有序

路 铎

承安五年四月，铎被徽督郡租至曹南，直方太守同年方护作河堤，闻之，遽命驾来访，道旧欢甚，相与登清风阁披云楼。因酣饮，索楼阁二诗，别后以鄙句奉寄。

步上云端晚碧空，恍然身似出樊笼。斜阳飞鸟陶邱外，澹月耕牛禹迹中。聊混古今千榼酒，不分宾主一襟风。挽须笑雨真难得，明日泥沙印爪鸿。

过左山忆余弟晦叔待制

范致中

定陶东望左山头，仲弟何之忆旧游。棣萼俱荣人已去，棠阴不改水空流。九华秀气千年在，五桂高科万事休。圣主矜嗟隆赠典，一门恩德重山邱。

余弟晦叔待制，昔守定陶，凡两造谒，因至左山，今复过之，感而有作。重和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承事郎直秘阁提举京东西路学事范致中书。晦叔生于池，死于池。

登安庆樵楼

王茂

樵袖孤耸依云端，太守经营不日完。玉露滴残江月晓，梅花吹彻楚天寒。稔闻仁政多传颂，远听分明近可观。尘务俱修非一事，舒民歌咏保绥安。

过曹

沈钟

春秋曹伯旧封疆，国弱侵缘晋霸强。车马适从今日到，草莱寝没故城荒。天寒岁宴萧条甚，物换星移感慨长。千载圣明方一统，衣冠文物炽而昌。

卡壺

杨颜华

逆竖称兵国势危，何辞一死报当时。老妻仗义何能及，令子捐生

最得之。万折狂澜回砥柱，千年风教系民彝。茂宏不欲申褒赠，
底事难忘忿愧私。

初登第

李 秉

早年灯火用功多，此日金门换紫罗。曙色一鞭来凤诏，天香两袖
下鸾坡。纤纤皓月摇宫扇，剪剪轻风响佩珂。寄语吾家诸子弟，好将
铁砚用心磨。

题曹县分司新竹

薛 瑄

知是乾坤二气催，满林新笋进苍苔。抽梢渐欲凌云汉，解箨时当
傍宪台。已觉清风连座起，更摇疏雨到窗来。相看尽日添清兴，白笔
新诗为尔裁。

庄子台

杨颜华

豪气纵横放不拘，要将天地视穹庐。游鱼梦蝶谁为我，蝼蚁饥鸩
总付渠。数尺台基几风雨，万年陵谷半邱墟。直教误世清谈弊，四海
狂澜尚有余。

题伍太守忠义堂

李 木

记得奸谀献地时，公怀忠义只天知。平生正路终无险，耿耿丹城
竟不欺。万顷农田归旧主，千年清誉付阿谁。东藩牧守知多少，屈指
如公是白眉。

题张氏双节堂

李 秉

节义妇人之大闻，亦妇人之难事。古人割鼻剔目之外，才见数人。而我曹如张氏者一
门乃有双节，以妇人难事，而张氏姑妇能尽之。天下之难而我曹得之不少也。孀节霜厉，贞
得冰清，张氏之姑妇真不可尚矣。又何必割鼻剔目而后为节哉，诗以赠之，将以为观风者献
焉！

姑早居孀媳亦然，齐声长诵柏舟篇。共成双节垂千古，各守三从不二天。彼此心同冰雪厉，死生操比竹松坚。一门两妇真无异，宜把春秋笔并镌。

送李文明考满上京

王乔知县

西风落叶乱纷纭，策马东门送使君。三载报功多政绩，一肩行李半诗文。椿萱堂上愁分首，鸿雁天边喜合群。忠孝古来难两尽，不须惆怅望飞云。

三白呈瑞应制

李邦彦

万里乾坤一色同，休徵时见散长空。六花聊借吹嘘力，三白原因造化工。菑亩蝗遗千尺底，瑶台人在几层中。来奔拟送明年兆，四海讴歌圣主功。

隆兴寺听钟

徐孟薄

祇树苍苍夜有阴，鲸鸣敲月出珠林。疾徐百八光景换，自在三千世界深。法语不妨狮子吼，宗风漫送海潮音。泥涂未竟奔忙苦，闲里谁能戏五禽。

送李迂斋回南曹

陈 鉴

春云黯黯日含晖，遥望台星出紫薇。古道自无三出愠，直臣又见一番归。离筵对酒心先醉，祖道分襟马似飞。天眷吾皇应有在，交游勿惜暂相违。

送曹南王德润还汴藩

程敏政

礼闈亲荐出群才，翰苑重看蚌有胎。榜下衣冠今再叶，里中文献旧三槐。出城催上离亭宴，侯馆知从覲阙来。多病得谁增壮色，送君斜日下燕台。

送大参德润再还汴藩

陶 谐

上国重来是壮游，又看雏凤在瀛洲。宦情落落诗成卷，归兴匆匆月满舟。汴水春深棠树绿，燕山秋老桂枝稠。山东相业从来事，趁取勋名未白头。

中州鹿鸣宴上得崇儒崇献两儿並捷嘉音，作诗志喜，兼寄三儿崇文，时官翰苑。

王 洵

汴京秋日鹿鸣开，飞骑遥从东省来。踵秀自堪夸五桂，传芳真不让三槐。元舆已遂登科志，小宋何惭发解才。为报凤池先客道，雁行同拟到蓬来。

请告归曹南山庄述怀二首

王 洵

恩典辉煌许告休，老臣六十又三秋。生寻云路拖朱绂，归到林泉已白头。南野碧山看不厌，东篱黄菊醉相酬。余年幸际升平世，梦觉羲皇学子牟。

三十年前游宦海，萧疏今日二毛垂。九重纶綍惭无补，数亩荒芜好自披。丹凤晓城千里梦，白云秋墅一枰棋。几回独对山庄月，树影参差任转移。

送王叔武督学川中

贾 咏

大方山斗共推韩，骑马能轻蜀道难。滟滪湍奔巡使节，娥眉壁立待吟鞍。三川文物谁轻品，万里风云此壮观。自是登瀛重选先，才华门第总为冠。

书王叔武西江赠行卷后

顾 清

古木回廊玉署东，几宵相对烛花红。风云浩荡君能健，鬓发苍浪我已翁。到手酒杯还似梦，隔年诗债已书空。贞元旧曲犹堪按，一笑

无忘此会同。

送曹南李生炜节推南阳

杨一清

把卷闲题增别诗，忽因名姓感当时。宦途似隔三生梦，童子真惭一字师。思为列卿承荫补，官於执法见才奇。南阳菊水多延寿，一掬分来寄所思。

送推府李君德明之南阳

钱承德

二十年前识玺卿，今看令子上台城。黄堂政务须僚采，太学才华本俊英。谩说民安繇物阜，应知讼简在官清。短长亭畔驱驹歇，洗耳南阳漱狱声。

赠西村赵翁有序

王崇仁

赵翁名真，年百有八岁，字元生。永乐庚子三十始娶，其子亦七十有七岁，今已铉孙矣。其为邦家之瑞，当不在凤麟下，因志以诗。后又十有二年方卒。

春风相引遇高年，海上神仙岂浪传。四世祇知勤禹贡，九朝深荷覆尧天。轻扶鸠杖云随步，高着蝉冠雪满颠。试向堂前询后嗣，孙枝今已遍曾铉。

汤庙

李明

五就徘徊自牧官，白旄黄钺起真龙。二三苞孽芟彝尽，西北云霓丕猷同。祠外雨飞还雨歇，台前花落又花红。至今似念征仇恤，香火繇同田舍翁。

左山怀古

邹鲁

古寺山村远近同，停骖一望思无穷。市朝已堕洪涛里，雉堞犹存晓雾中。乱世民情嗟百孔，经画国是忆三空。古今陵谷多如此，莫怪商人叹故宫。

冉固怀古

邹 鲁

驻马来寻村里寺，剜苔细读寺中碑。儿童散尽家何在，陵谷移来墓不知。盛德自随村姓冉，美名何指豹留皮。新祠拟作皈依愿，却恐官墙未易窥。

闻贼过曹以署县杨有终严备而去

王崇文

愁思寻常不放怀，孤城须仗出群才。忽闻过客平安信，果是先生保障来。稚子老妻应再见，绛桃绿竹免重栽。呼童为买前途酒，一日何妨醉一回。

春日过定清寺睡起用杜韵

王崇文

野寺沈沈昼悄然，万缘空处得酣眠。十年来去身如寄，千里追寻梦若牵。琐利浮名孤榻外，飞花啼鸟小窗边。归鞍尽为汤沐住，淪茗焚香不费钱。

治河和崔司空韵

王崇文

泰岳峰高好勒铭，拟将大智步前踪。汉王白马何须用，夏氏铉圭合与同。国祚万年应有赖，水流百折总归东。数年南顾今才慰，莫为贤劳叹转蓬。

盘庚村居有感

王崇猷

盘庚何处是家园，壁上瑶琴尽日悬。时较岁书占岳雨，闲持筇竹引畦泉。浮生踪迹终尘土，过眼风花只醉眠。青镜笑看双鹤鬓，海天云日不知年。

伊尹荒祠

王崇猷

陈迹荒凉叹黍离，风尘空掩圣臣祠。泥金剥落留遗像，鸟篆模糊认断碑。吊伐义声真不泯，唐虞世道亦堪悲。汤陵咫尺深山里，千古

明良有所思。

莱朱古墓

王崇猷

吊民一语释君颜，万古兴王尚可攀。道自西南原有统，冢经异世俨如山。几番劫火残碑在，四顾平凉野水间。俯仰明良千载会，夕阳惟有鸟飞还。

方沼风荷

王崇猷

方沼盈盈半亩余，风前花叶荡虚徐。不缘周子能知道，可羡陶朱浪畜鱼，月映清涟秋影乱。露倾款盖远番舒。一泓分断江南景，十里湖光总不如。

次韵陈学师

杨迥

天涯吾道称佳游，桂月芹风满院秋。对客挥毫饶古意，坐生谈艺发前幽。多君振铎成三乐，老我深居动四愁。安得移床各尽兴，良宵莫计积觥筹。

久雨喜晴简徐北溪父母

王修

五更梦觉报晴钟，起向阶除望太空。万里云霄扶晓日，千家砧杵动秋风。惊看水面浮桑柘，只恐街头有困穷。疏浚从今罢征役，使君原是济川功。

寄题户少卿会溪草堂

罗洪先

唐时毛仲故称贤，旧隐清溪习静缘。独报鱼竿疑海上，两涯秋色到阶前。言无洗耳牛从饮，事已望机瓮且捐。莫讶致身荣贵早，政平还与水俱然。

会溪诗赋赠户光禄

文征明

会溪溪水玉汤汤，柳色阴阴覆草堂。一曲风烟足渔鸟，百年高洁寄沧浪。晴矶自得供垂钓，春水还堪看去航。见说主人方许国，只应

幽兴未能忘。

送寮友蔡怀山还曹

屈 諫

千里相逢一笑开，满城春雨下琴台。门无尺刺间花鸟，人有讴歌遍草莱。绿野遥怜春色好，青云须遣嗣音来。斜阳弱柳蹄鞭疾，日夕殷勤劝一杯。

赠肃庵朱侍御南巡便道过家

顾可学

台端声誉著瑶京，敕旨重承代狩行。自昔边陲威虎豹，于今海国靖蛟鲸。褒封恭捧金纶宠，省侍惟迎玉节荣。暂住南曹勤北望，法星光动上台明。

济阴城吊古

郭 鏊

雄城背水自随时，板荡年来数改移。请济北还犹故道，浊河南溃是新基。一方陵谷浑如埽，百雉藩垣未有遗。莘仲商村尘漠漠，令人抚景顿兴思。

临庙集公署燕喜即事

詹 瀚

鼓钟春日浚河滨，二省交临燕喜频。味集齐梁饶异品，舞兼曹浙动芳尘。蔡邕书冷留名旧，板市人传此会新。愧我观风无寸补，怜君相待意俱真。

次燕峰公韵

何 鳌

飞旌晓过大河滨，敢谓兹行报主频。雨洗莎洲添淑景，风飘柳岸不生尘。昔年朋辈知谁在，此地官僚尽是新。衰老更为沧水使，年来懒散却成真。

送姜师尊迁官绍兴

张 援

此日征车不可留，遥遥捧檄会稽游。刘郎洞口丹霞满，谢傅祠前碧雨流。尊酒且为岐路别，音书应动各天愁。官衙喜与慈帏近，竹笋

江鱼次第酬。

赠石大人民望使蜀

赵 润

曾占东藩第一名，庐传此日沐恩荣。三春待漏朝金阙，五月持旌入锦城。驿路谩劳乡里梦，都门且尽故人情。明年有意秋风里，补衮应须列上卿。

送大行石民望年台自蜀还京

曹 凤

天产奇才自不同，胸襟星斗气霓虹。曾将糟粕魁科甲，更有英华建事功。春至锦城芳草绿，马过栈道落花红。到京妙选居青琐，勤写封章达圣聪。

驿馆逢生日

石 巍

淡月窥窗竹影移，令人怀抱闷如痴。西川作客八千里，东鲁思亲十二时。萱草无花空砌畔，灵椿如在隔天涯。白头更有孤霜老，此日多因念远儿。（时母不在，外祖母斯太夫人迎养在家。）

谢蜀王寿筵

石 巍

贺寿淹迟罪有加，重翻留恋意无涯。酒斟金盏频倾玉，脍切银盘细咀华。但见君恩深似海，却望臣量小如蛙。扶归睡落霜茅月，吃尽卢同七碗茶。

谒汤陵次路莲浦韵

张 席

闻道汤陵景物幽，芳春策马一同游。功侔揖逊能承夏，德顺天人自启周。近代茫茫难尽信，遗踪历历尚堪求。阴森庙貌南山上，俯瞰黄河万古流。

曹南冬早望雪

曹 恬

去年积雪满穷途，今岁曹南雪尽无。空外仄看红日照，天边频望白云铺。螟蝗安得千寻压，垄麦何当万顷腴。潦倒忧时惟抱病，苍穹

何以慰民痛。

游左山次石上韵

朱 纲

谩忆当年石点头，左山清胜不堪游。长杨低度黄才嫩，新殿遥看翠欲流。参悟未繇勤叩访，登临不尽肯言休。石间往事年多少，云护高师一首邱。

贺桂岩蔡父母修城

王 佩

河阳此日荷遭逢，轸念劳劳在赤墉。云外忽闻鸣鼓角，人间何处种芙蓉。相看不必称廉度，自是遥传见鲁恭。百里从今增胜概，女墙缥缈瑞烟浓。

曹南立春

王 圻

条风将暖应芳辰，转眼江乡节序新。夹道楼台浮淑景，满城箫鼓拥嘉宾。羞持采胜赢双鬓，喜荐青丝当五辛。何事郎官多浪迹，年年迎送异乡春。

解组辞诸上台

孔希祯

别却慈闱拜禁闱，急趣君命敢迟迟。正当报主勤劳日，争奈逢亲喜惧时。无学羞称先圣裔，不才叨作后人师。平生所愿惟忠孝，忠孝何由两得之。

游左山次宋范学士韵

蓝 瑞

每羨物华恨白头，禅林喜得共佳游。困陵非旧山还在，（左山有汉恭王园庙故址）城郭如真水不流。（此地常见晨光似城郭）福海慈航浮世事，丹书铁券古人休。名贤诗后赓新句，常使乾坤识故邱。

汤陵怀古

蓝 瑞

古庙荒凉野渡边，声名犹自重商先。日当盛夏烈炎火，雨为苏民降普天。圣武由来昭简策，游人第去趣风烟。自今感慨千年事，祀典

凭。谁拟象贤

赠治河王二府

蓝瑞

伊洛源流得正传，道行久矣惠如泉。甘棠今昔同声价，泽水平成此地天。鼎轴方当接昼日，旗常准拟冠英贤。许身历历冰霜节，人品直高太古前。

除雪偶占时尹曹县

王圻

飘泊江湖老逐臣，新年残腊总风尘。飞金走玉人间世，把剑挑灯客里身。朔雪五更班鬓子，南云千里白头亲。九重天上春归早，应有阳和到海滨。

和范提举留题左山韵

蔡继先

珠树龙宫阙陇头，昔贤曾此赋闲游。云迷故国山川在，碣断荒阡岁月留。灵兽获来文藻改，苞粮歌后霸图休。汉恭左史知谁是，眼底累累总一邱。

前题

杨迥

一饱耕云绿岭头，春明花柳正堪游。林中白发三明净，树里黄河九曲流。青镜总怜双鬓老，香灯一悟万缘休。南宗北旨应同否，好把朱衣问比邱。

刘节妇

费标

坤顺相承自一天，岂期中调竟分弦。同心不改生前约，偕老庸孤死后缘。慷慨成仁秋月白，从容就义晓霜铉。恒贞幸慰观风愿，赋入新诗颂尔贤。

夏日再谒汤陵时王居竹先到

路可由

长夏山陵草树稠，槐阴泼地绿如油。谁能候客先齐宿，我欲题诗纪胜游。歌舞太平忘帝力，支持老健亦风流。怪来月下回车晚，鸡黍村家作意留。

送徐贞甫之京

邱万琼

彦伯才华惊海内，几从词翰识名流。百年意气予青眼，满腹诗书汝白头。得路骅骝思万里，乘风鹰隼向高秋。上林春色应无限，彩笔遥吟倚凤楼。

送琴士沈克昌归曹南

谢榛

老人意气未全平，长铗悲歌竟此行。四海知音须我辈，几人倾盖见真情。官桥舒柳高秋色，客舍寒蛩半夜声。大石潭中堪寄傲，儿孙相与事春耕。

题王良卿水东精舍

万爱民

谁筑高斋绿水东，莹莹紫气薄晴空。兰膏夜发金莲炬，铉草光摇宝树丛。鸟鹤御虚清露润，烛龙返照夕阳红。王乔自是飞仙侣，一笑蓬壶万里风。

题王妇李氏柏舟自誓卷

杨东民

山河正气自相蟠，宝婺光垂照画阑。冰蘂有灵行晶日，铅华无意卸妆鸾。匪席心在人今古，断机功成事易难。太史若还修彤史，共姜千载已同班。

初入都早朝忆往

张慎言

岁月君恩深未酬，胭脂酒泛乳花浮（酒泉有胭脂堡）地冷积石春无主，气咽皋闾水不流。喜遇时清愁鬓发，愧逢主圣说恩仇。归来裘职何曾补，仅逐鸳行拜冕旒。

己巳元日回忆酒泉

张慎言

投界椒盘两荐辛，葡萄酒浸绿为醇。天过穷石无芳草，云到西方是美人。梦里梨花红入晕，秦时战骨夜飞磷。彼中魑魅都无恙，应念行吟旧主臣。（往之戎所，梦红梨花。比归渡河，李民部见招，演红

梨花记，却忆前梦，遂用瞿然。）

月下发曹上王五云书索予题字，兼许惠牡丹时以赴举至历下

邢 侗字子愿

言念心期涿水湄，到来一扎月中披。代推马粪谁何氏，身是琅琊第几枝。白练肯邀题字遍，名花曾许带云移。槐黄桂子三秋满，迟尔风前烂熳吹。

楚邱谒先柱国墓

钱达道

吾家到处有遗踪，柱国荒坟此地逢。吴越再传同谱牒，楚阳千载识勋庸。莓苔半蚀龙盘碣，荆棘丛围马鬣封。瞻拜徘徊多感慨，淡云寒日挂疏松。

春日偕蔡贲卿游左山寺次韵

钱达道

禅林隐隐挂城头，春昼携觞一浪游。寂寞左阡红日近，凄凉汉冢白云流。寒钟古刹鸣还咽，乳燕空梁语未休。蔡氏中郎多藻思，彩毫飞酒寄名邱。

中秋夜登镇川楼怀故园诸子

钱达道

高寒不减庾公楼，况复娟娟月在头。危雉凭陵成独赏，哀鸿嘹唳总关愁。一轮皓魄悬瑶汉，万顷清光映浊流。还忆生公池上石，几人箫鼓向中秋。

过曹呈钱五卿

何纯之

道路区区不问年，楚邱载酒足留连。长河新涨飞朝鹜，爽岸垂杨起暮蝉。雅道怀君怜旧雨，高情爱我薄云天。清光藉甚今千里，匹马奔门月正圆。

和钱令公游左山韵

蔡弼

新绿繁红点树头，春风杖履续先游。济阴宦迹棠偏茂，左谪雄文

藻尚流。自古少陵追杜牧，于今曹国借韩休。祖孙奕世相辉映，恩德君家重此邱。

题郭道行玉露山房

周士元

羡尔萧斋对碧岭，四檐高敞露华侵。谈飞玉屑风生坐，光浥冰壶月在琴。席有奇珍凝紫气，庭余丛桂结秋阴。玉人况是瀛洲侣，舐笔时看草鹤林。

入曹境

吕应岳

长途客久散裘单，一着春风便不寒。花县尽沾新雨露，杏坛重接旧衣冠。城阴渺渺穿云入，山色葱葱信马看。当是伯禽还复起，彩霞明月舞祥鸾。

汤陵伊莱墓累累相望志感

成伯龙

白杨萧索满庭秋，盛世君臣一古邱。日月晴翻三聘币，冈陵高积九围球。金舆玉辇空劳想，野鸟闲花乱带愁。徙倚荒台伤往事，黄河不断水东流。

过莘冢谒商相祠

徐 笱

古柏阴森昼景幽，阿衡祠庙枕荒邱。高踪漫忆耕耘地，遗像犹存社稷忧。五就择君皆至爱，四征偃后岂私谋。谁期口实传来世，放伐纷纷卒未休。

闻义士王补之输米一千石助漕河大工走笔书此徐 笱

旋凿漕河役万夫，司农告匱少良图。谁期义士千金散，直使贫民一旦苏。忧国岂同食肉者，汗颜应奈守钱徒。山人闻此嫣然笑，起舞茅堂自倒壶。

王令公立春书怀次韵

徐 笱

曾簪白笔近星辰，暂谪荒城治化新。慈爱直将民作子，谦虚每以

士为宾。甘棠此日聊依召，碧柳他年永属辛。自愧草茅无可献，惟应歌颂太平春。

题王行可赏音斋

徐 笃

公子纷纷爱绮罗，赏音如尔更谁过。诗才岂让唐天宝，书法何惭晋永和。通籍行将依辇毂，耽幽犹自卧烟萝。狂夫对酒饶清兴，醉墨淋漓和郢歌。

水云轩为张叔敬题

徐 笃

绕屋垂藤袅袅齐，水光云影共凄迷。挑灯对卷宵将半，挥尘谈经日欲西。会见卧龙从窟起，敢将凡鸟向门题。何时载酒同幽赏，醉里褰裳弄涧霓。

次钱令公游左山寺韵

徐 笃

省耕春过左山头，乘兴因为兰若游。祇树遥连棠荫蔕，尼珠光映福星流。高才共羨超前起，老衲谁能继贾休。试洗苍苔看断碣，祖孙文价重嵩邱。

题赏音斋为王行可

段 黼

盘石亭开阆阖清，绕檐空翠战秋声。屏间玉树当风净，槛外金茎照眼明。彩笔挥残临晋帖，朱弦响罢待钟生。等闲倚槛浮云外，落尽梅花无限情。

同张叔敬王五云登镇川楼

段 黼

石镇藤萝绕上头，跻攀望里思悠悠。浮云不尽长天色，斜日遥含大壑秋。槎对张骞堪泛斗，赋同王粲好登楼。平生不减疏狂意，与尔翩翩作壮游。

次王五云桃花舍

段 黼

山城二月绕藤萝，山馆敲诗兴若何。出槛桃花迎日近，隔窗燕语唤春多。阁藏铉草图书富，地接仙源雨露和。我欲携樽频对尔，醉将

青眼玩笔鹤。

仙桐记异

段 黼

黄鹤仙人不可招，乘风偶下碧云霄。金丹馥染枯根醒，玉露俄垂翠盖饶。好句乍留萧寺壁，朗吟已过洞庭潮。凤凰快有栖枝德，不假秦娥弄玉箫。

读墨庄诗草

段 黼

雅调多君继谪仙，遗文身后更堪怜。探囊直比阳春丽，开卷还同白雪妍。酒罍已空篱菊月，诗魂应托上林鶑。长吟转觉添惆怅，寂寞梁间榻影悬。

题王妇李氏柏舟自誓卷

石 续

朱颜何事损婵娟，为怪人间说二天。有分鸾帏才百日，无缘鸾镜已三年。江头箬出斑先在，石上簪敲玉更坚。相遇观风如有待，柏舟千载续遗编。

过金龙寺有感

石 续

河伯神祠镇水涯，停舂春后转凄其。吟风铁马巡檐舞，歇雨金螭逐拱移。花散深林桃浪稳，草生高岸柳丝迷。阳侯一自归禹甸，沈璧于今未可知。

袁云鹤守备暨乃侄中翰郊外招饮

武图功

袁家叔侄爱烟萝，野外张筵速我过。曲径通池开窈窕，高楼倚汉抱嵯峨。山城入眼千家小，堤柳拂头万树多。更喜尊前无俗客，时教黄鸟向人歌。

盘石荒园

武图功

盘石荒园归草堂，绿阴回合夏生凉。浪翻幽径千章木，风透疏廉四面香。茶煮碧团分小月，衣裁白葛散轻霜。长吟竟日无人和，调鹤亭前送夕阳。

登镇川楼有感用钱侯韵

王士龙

人争载酒镇川楼，借问谁先到上头。鹤社重来风雨会，牛山不尽古今愁。孤城红叶依霜下，万里黄河带月流。崔颢有诗谁敢和，空歌金石一惊秋。

崇词王令公洪洲（有引）

王启东

定海王公，以殿中执法为曹南循良，距今三十六载，尸祝者逾境内。益思不置，复请配学宫，画以为报。夫古人亦好是懿德焉尔，喜而纪之。

金莫初传涧沚寒，谁言循吏于今难。成生籍筒名犹在，春透河阳花愈繁。此日馨香连泮水，当年直节动长安。不须溪河人问罪，自有清朝大史刊。

拜冉子祠

李悦心

拂尘展拜冉公像，倚槛临风独怅然。颜闵差堪相伯仲，山川应不舍仁贤。其如古径迷荒草，遮莫寒鸦带暝烟。敬简心传留万代，殷殷请事许谁先。

开元寺

蓝近任

七十二林第一丛，遥瞻佳气晚如虹。山翔鸾鹤开灵脉，水泛龙虹锁圣宫。高阁云函青贝语，弥台香绕绿荷风。十年牛马今回首，白社年年结远公。

登春冈

蓝近任

朔风吹我上崔嵬，羽客相邀茗一杯。正讶袖中遗米石，忽从岩畔起冬雷。千年侠气荒无主，百里洞天扃不开。楚客原来多愁恨，游人四顾动悲哀。

游仿山谒曹伯祠，祠外有陶朱湖迹，又山阿有麦冬秀，相传为焦花女麦云

蓝近任

涧迳冈隆气郁芊，荒祠深锁暮山烟。松陈时露行人屐，篆古犹封

异代薛。麦秀冬岩传孝女，柳依湖岸想高贤。济阴故是分茅地，展拜重歌四国篇。

颂河功

张懋载

瓠子滩声撼夜楼，麦砭波涨拥林邱。浮来海国珊瑚枕，载得朱方翡翠裘。帆影远衔淮济树，橹声惊满鹭鸳洲。可怜最是三农苦，幸赖神功砥油流。

霍侯城工甫竣以边望调宁晋

江起元

栽花何必问成蹊，无那离情付柳枝。如水非先楼上月，小薛肯赋茧中丝。金帷带有香生袖，功竣城头帝可知。高者苍苍深澹澹，敢忘阴雨万年思。

和梁皋庠明府雪中放赈

江起元

侯来何暮小鲜乡，珠穗随车粒粒光。袖有云根天雨粟，月从星好众筛粮。梅花影对高人卧，太史书占循吏香。琼圃投来无可报，素心嚼此当称觞。

答李桐月进士以义餉策见示

冒起宗

楚郢诸士绅，既分门固登坤之守，复储粟备枵腹之需。情乌维桑，计斯同困。不佞感之壮之，然未可概望於曹南也。

牖户何人赋彻桑，时储今日咏斯箱。封疆计重身家后，肝胆务输壁垒强。敢道壮犹追召虎，不教循吏学宏羊。沿门俗衲贪持钵，是否檀那昼热肠。

伊尹古祠

吴伯胤

元圣祠堂莘冢边，崔嵬结构自何年。残碑遗像多今古，落日空山拜几筵。三聘长怀出处略，两朝终赖保衡贤。南巢口实桐宫事，万寿千秋志故然。

送乐园四兄之任保康

万维枢

恒阳期月羨鸣琴，忽向云间创艾深。剩有经猷须大用，每将诗句付闲吟。一朝再叱王尊馭，千里应留召伯阴。从此勋西悬福曜，还期桂萼嗣徽音。

寄李桐月

时自西秦直指移陇安兵巡

万维枢

握手河桥再易霜，榛苓每自忆西方。秦关已奏风雷绩，晋抵新依日月光。春树摇瞻云暖遽，秋空数睹雁回翔。纶扉正尔需人急，早见徵书出建章。

读金刚经有怀藐山先生

万惟檀

静翻贝叶见如来，脱骨疑登百尺台。局寂鸟喧不用戒，神闲鹤睡已忘猜。澹焚沈屑轻云合，倦听竹窗法雨回。了义千秋谁解得，赤松道士果奇哉。

瞻新城之胜偶赋

黄立诚

凭高一望览新城，绿水还潴秀气清。地荫山凝寝小寇，天时穀转福群生。间阎绣错闲无事，市肆充盈静有声。更赖文星持国运，东南磊磊振科名。（文昌阁踞东南城隅时己卯中式四人均东南籍。）

送武三略参军蒲坂

黄立诚

丝隰君子奋西征，戎萃鸾鏢丽日明。撼岳霓旌基虎变，倚天宝剑仞龙鸣。玉笙频奏千军乐，桂楫轻摇万里城。前辈风流应未泯，宜将武事继文声。

送王仲乾之常德司李

万士燧

由吴溯楚三千里，烟锁孤帆吏兴长。鸡犬尚存如晋世，征鸿可到未衡阳。携将山水入官署，阅遍西南忆故乡。怅望旧恩天际杳，临风挥手意苍茫。

贺李柱星成进士

陈澄心

一束青绫开紫莲，问谁持赠藐姑仙。濯将秋水波无影，吹动春风雪满笺。谒帝袖携鸿宝笈，看花人在蔚兰天。匣中五凤楼新造，更待云来瓮八砖。

三石斋坐月

陈澄心

莫放红尘过矮墙，东头厮角半缥緲。公余不辍雕虫技，俸薄偏增饲鹤粮。喜蒸檀烟薰酒骨，频煎秋水浣诗肠。沈沈夜色寒鸦定，漏板无声月满厢。

午日上门父师

处处榴花午日天，国人争叹使君贤。行将破浪风标峻，已见随车雨露全。退食绿醪招客饮，闲调白鹤伴琴眠。群黎就理无余事，共对新蒲醉晚烟。

黄河口决移居古营重阳有感

武珠联

潏荡西风逐晚霞，可怜沦落已无家。故园南望啼红泪，浊浪东流带白沙。十载干戈惊凤梦，一番陵谷起新嗟。此身漂泊浑难定，犹醉重阳旧日花。

拜张藐山先生祠

冯似玠

元老高风介士姿，半生忧国鬓如丝。文章一代推盟主，忠孝千年载口碑。勘破世情堪色变，矢来大节自心知。岩岩气骨追龙比，海内於今有大师。

张烈妇 邑文学孙似馨妻

蔡缙梁

还忆天雉挂省罹，须眉争似烈媛奇。词严立转山移案，气锐直消盆覆悲。笑对五伦碑莫仆，哀轻一死质堪垂。当年共患同人辈，相与倾心执挽緲。

贺如之宗兄荣膺岁荐

谢国瑞

吾家太傅衍清真，千载风流更有人。绿柳鸣禽春入梦，红蕖秋水夜为神。文成华岳争搔首，笔落集贤果作珍，异日期君何处好，曲江池上风毛新。

丁未迎春

蓝庚生

纷纷箫鼓绕春坛，绮袂连云带笑看。百辟发冠飞彩胜，千群午袖簇金鞍。襦歌独伴梅花落，岐颂同回玉律寒，共喜太平堪纵饮，好将椒酒佐辛盘。

送陈龙眉明府归浙

李伯臣

荡漾秋光雁影斜，西风吹送使君车。霜潭明月扁舟棹，绿野新亭一片霞。蒙泽望迷彭泽柳，济阳空缀河阳花。不堪搔首临歧语，几度棠阴啼暮鸦。

万公阮送余对策 大廷即韵和答

李伯臣

禁城重爱静炉烟，北望帝廷云外悬。白凤珍同和氏璧，黄金莫异洛阳钱。谁将王粲分双烛，知有何郎映八砖。须识主恩无限处，芦河桥外鸟娟娟。

刘烈女

王一较

死插凤簪望白狼，烈魂岂数露筋娘。祇知许字即为妇，不信于归方是郎。蓬到九泉期並蒂，剑埋孤冢结寒芒。鬼神犹护灵幡字，谁解荒坟奠一觞。

题三冉故里

武张联

蒙泽相传旧冉村，悉从洙泗得渊源。学修共励高千古，德艺分科萃一门。居敬不烦熙庶绩，履贞能静绝支言。三贤故里犹堪问，为信

斯文奕世存。

喟享臧先生北上

卢裕楫

驿路西风动彩游，悞惟一口食沧州。麦岐应是书霖兆，锦制知姻补袞猷。竹罄淇园期如告，民劳瓠子借前筹。栖迟眷念朱霞远，徒对棠阴耐素秋。

汤陵在曹南十八里，阿衡仲虺遗墓屹然相望。春秋崇祀，久而弗替。因河水湮没，庙貌倾圮。乙丑仲春，琦捐俸重建，圣像聿新，瞻拜之余，漫赋二律。虽治统道统，不因里语而益彰，然一诚所孚，聊致恪虔之意云尔

朱琦

王功于铄颂徽猷，祚衍殷商六百秋。独秉戈矛拯北庶，岂因儿女袭神州。宽仁不与邛陵泯，智勇仍随史册留。庙貌聿新瞻黼黻，还从壤楠歧前修。

其二

闻说殷人启圣传，尼山道法藉开先。宪章不改征诛迹，祖述还同揖逊年。何事多惭来口实，应知一德绍中天。巍峨陵寝垂今古，亿载君臣祭祀虔。

癸亥夏六月步祷口占

朱琦

处处炎风起芰荷，赤曦酷烈槁苗多。斋心一室悲云汉，蒿目千家悯黍禾。藟屋倘能安饱食，阳城甘暑拙催科。自惭无术酬霖雨，漫向长衢匍匐过。

雁字吟

刘逢甲

关山月动吐姿轻，羽客乘秋写太清。列序一隅辞古塞，长书九域到边城。右军池上银钩体，怀素堂间铁画情。小大凭踪通变化，无晴

无雨看分明。

立春

卢道和

寂寞园林酒一卮，看春不当是春时。韶光乍转寒仍剧，彩仗初迎暖尚迟。杜甫吟诗聊遣兴，陶潜爱饮漫同期。东风羞与人情较，会待青青遍柳枝。

岐麦为臧父师颂

武烏联

苜蓿名家第一流，清时茂宰龚黄俦。携来佳气瑞曹国，载得仁风被楚郢。双穗峥嵘传化里，一城琴瑟歌贤侯。渔阳异代遥相映，会见丹书起凤楼。

咏菊

卢显祖

不届三秋不吐葩，自甘蓬荜混桑麻。叶拳疑敛经纶手，色傲羞开妩媚花。纵使寒霜欺槛幕，长存劲骨耐风沙。殷勤寄语同心侣，未许狂蜂闹晓衙。

咏梅

南北枝分一半台，商量寒暖任君裁。才舒墙角数枝出，似拥岭头千树来。晚有孤芳能映竹，春无一片不遮苔。山窗我对幽相似，几度萧萧几度开。

甲子初夏过曹赋赠鹤闻朱令尹

韩 葵

和风甘雨古莘城，才子翩翩循吏名。听事堂空雀鼠迹，拥书户有管弦声。桃花无恙频行水，葛叶初抽只劝耕。更遇风流贤太守，同时第一课廉平。

李白酒楼看月

朱 琦

一片清光万象明，高楼傍斗暮云轻。水经河济波涛壮，山望龟凫草树清。文采旧传李学士，风流还忆贺任城。当年好友飞觞处，歌罢

阳春无限情。

酬蒙阴令药庵刘寅翁步原韵

朱琦

循良心折遂乡侯，云树劳思两地愁。君是班扬推独步，我非李郭附同舟。藏山副本千金字，空海雄襟百尺楼。郑重情多那可报，月明频望屋梁头。

其二

心事凭将好时候，百年肝胆不言愁。英华是处惊飞剑，迂拙应教消刻舟。却怪清风频入牖，难从明月共登楼。交深莫论琼瑶赠，愿尔为公正黑头。

貽定陶令班亭安寅翁

朱琦

西平当代数人豪，长倚云天试宝刀。鹖筮只看推独立，鸡坛何幸列同袍。可容管轸呼龙尾，雅羨超宗誉凤毛。报政家传雄史册，即论彩笔已凌骚。

寿商邱令嵩五赵明府

朱琦

坛坫多君旧有名，不烦缟带缔平生。光分北极星初烂，清湖南湖水倍明。桑梓由来尊道望，椒兰今复见交情。九霞永日开琼案，琴鹤仍随鳧舄行。

怀历城令筠生郝寅翁

朱琦

瞻望龙门赋素居，高山景仰意何如。蒹葭每助怀人意，玉案多惭投问疏。竟羨公然境上凤，况饶士治腹中书。由来宰相须循吏，伫看黄麻赐紫鱼。

挽绛堂沈夫子兼慰秩庭恪庭两世兄

朱琦

当代斯文属我师，山颓木坏系人思。青宫翊赞嗟何久，黄阁调元惜已迟。仙李来禽传妙迹，微云疏雨擅宏词。行看哲词膺宸眷，宁独

山阴有献之。

其二

云间学士竞辉光，绳武维公世泽长。廿载勋名垂竹帛，二难令望挺圭璋。丝纶济美传家乘，宠锡频频出尚方，夙侍绛帙情漫切，遥瞻丹旆更傍徨。

六月六日祝鹤翁朱老父师

王万寿

六月六朝云覆庐，半天歌送子乔居。兆开先世鹿游署，瑞应皇家熊引车。化洽四郊凭渡虎，清操午夜看悬鱼。满城桃李祝瓶卜，争向凤池拜紫书。

赠别武暗斋公祖归里

沈会霖

漫游聊寄此江城，剑佩萧萧去住轻。自以一官存啸傲，翻因五斗晦才名。言惊河汉中书秃，座引湖山客绪清。吏隐只今无好趣，还君邹鲁旧先生。

永城司马李公旧治曹，曹人感之立祠，今且五十年祠如故。癸卯春公侄眉雪年伯过曹瞻拜，颺言属余续貂。

万士炼

片碣犹存气不磨，先贤祠宇久嵯峨。德隆嵩岱双高并，泽注洪流九曲多。自是灵光全旧代，岂容瓦砾掩苍莎。太邱世叶今方盛，风雨龙蟠老故柯。

郭烈妇 壮士张梅修妻

万士炼

一宵壮士陨雕弧，矢死蛾眉志未儒。非为微躯同贱草，祇凭热血报忠夫。凄风陇侧埋忧尽，夜月庐头奋臂呼。姑氏冰清先骂贼。（其姑母李茂才妇，先氏骂贼死。）也应携手入冥涂。

送陈龙峒邑侯旧东瓠

孙为宪

江东木落故乡秋，长啸孤清发玉瓠。自有文章雄海岳，岂容身世老山邱。仙舟欲去怀元礼，卷轴犹存忆邨侯。别念高踪明月下，芙蓉穗动新愁。

过太行

王万寿

人说太行高逼天，行来浑在碧云边。泉流瀑布花飞雪，影峰参差雾锁烟。穴庙窟楼悬百丈，山腰石眼漫耕田。凌风拔剑舞新月，觅宿遥投屋数椽。

送邑侯陈龙峒还浙

袁嘉楫

扳辕执手送君行，袖满清风书满囊。野外农情碑是口，庭前吏治铁为肠。山川到处归风雅，诗酒何年共咏觞。千里云帆频系梦，曹南遗爱有甘棠。

重过汤陵怀古

蓝近仪

汤陵几日再登临，祇为平生向慕深。想像云霓苏大旱，分明尧舜与同心。当时胜地情缘旧，雅会高怀乐共今。珍重多贤相接引，欢然欲鼓伯牙琴。

袁笥生邀赏盆兰

蓝庚生

仙姿托契在猗房，不与茗华斗艳妆。每赠幽人矜作伴，频随王者淡为香。闲依翠簟含风细，深锁绿丛舞带长。试向中林拟佳士，清芬逸韵总相当。

草堂春坐

张冲

日暄风静爱簾卷，彻尽炉烟气味珍。伏案冗思去旧怀。迎门好景入新矚，一时天地觉增宽，百代乾坤似近浅。恍见唐虞上古时，草堂得坐沐恩膜。

漆园五言绝句

王维

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枝树。

前题

张迪

好闲早成性，果此谐夙诺。今日漆园游，还同庄叟乐。

奉旨修志余家四世忝列志传感赋

万士炼

粤稽我先德，西江蕴厥秀。一从籍石潭，科第叠相授。

其二

莫怨子孙贫，世为清白吏。愿言守箕裘，无忽名书志。

范蠡庙七言绝句

陈师道

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却遣姑苏走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

庄子庙

胡曾

晚春行役去悠悠，一曲汀浦濮水流。正见途中车曳尾，令人特地感庄周。

行黄河岸上

薛璿

苍崖千仞俯黄流，滚滚波声大地浮。惆怅灵槎无复见，壮还祇许付神游。

题画竹寄李迁斋时新掌南台

夏昶

廿年一见幸交欢，别后那知会面难。今日忽闻柏府信，清风千里报平安。

伊尹祠二首

刘恺

三聘临门一欠伸，格天功业在君民。谁云太甲当年暗，总己犹能听老臣。

汤相祠堂莘冢边，刘郎堤外水连天。敢将一楫达河伯，莫遣蛟龙犯圣贤。

河上即事

王崇文

冒雨冲风野渡边，村翁对我说时年。自从家傍长河住，十岁女儿会刺船。

冉固道中

陈策

路绕天荒作漫游，白沙寒雨动高秋。望中不见曹南景，独有青山近马头。

登曹南山留题

王崇献

山势陂陀霁色开，好风吹客上层台。红尘隔断三千里，惆怅平生两度来。

史大参毁曹安仁集野庙改为社学

王崇献

人心不古漫多神，破却荒唐治化新。一自梁公立法后，缙绅千载见斯人。

莲浦图为路宪长题

文征明

莲花开遍浦东西，净植亭亭不染泥。香味益清韵益远，直将心赏並濂溪。

阳春白雪歌曹南道中二首

李先芳

六花堆满使臣衣，霜鬓相看争素辉。万里天风开道路，马蹄遥逐玉尘飞。

空中疑有散花人，细洒琼珠作好春。前路不知行近远，遥从云汉问迷津。

送陈恕斋乡兄还曹

梁式

扁舟如叶渡江湾，一片长溪万叠山。携手越中身是客，送君独向

故乡还。

伊莱遗庙次韵 八景旧咏

万爱民

协力掀天商业开，何知遗像对蒿莱。岷山有泪犹堪堕，未可无诗
向此裁。

冬日寄怀钱五卿明府

邢侗

黄河冰合暮云平，明府高斋坐月清。待得春流听骨淥，桃花飞遍
楚阳城。

楚邱城

郭丕显

荒城垂柳碧氍毹，有客惊秋思不堪。六代废兴容易事，依然桑土
附曹南。

黄河叹 三首

徐笃

青青禾黍秀将齐，带土连根打作堤。地主眼看无一语，几行清泪
背人啼。

抛却犁锄去做工，十家常有五家空。若教大禹曾如此，后稷何由
复欢农。

抱插长河日夜挑，白金十万等秋毫。滔滔东去无回浪，尽是斯民
血与膏。

武口渔歌旧 八景旧咏

张懋斌

队队渔航棹此渠，共歌一曲兴如如。河边旧有清狂士，欲效任生
钓巨鱼。

题王五云桃花舍

段黼

为爱王郎丰格殊，桃花深处结茅庐。春风几度来相访，吹落床头
数卷书。

过莘野二首

万维檀

三聘当年起有莘，沟中涸瘠尽回春。于今齐鲁成饥馑，谁任阿衡拜紫宸。

回天事业竟谁如，道左残碑识旧居。数亩耕云何处问，空叹往迹驻征车。

王烈女

郭丕显

由来夫妇系纲常，未嫁捐身事可伤。一片贞心能化石，千年明月照琳琅。

伊莱遗庙

兰近伦

草昧殷邦是孰开，当年王佐说伊莱。双祠並祀南山曲，荆棘凭谁一剪裁。

王节妇

王士龙

描画双蛾理艳妆，忍将绿鬓继君亡。孤魂化作辽东鹤，血泪凝为石上霜。

游丝咏

万维枢

谁遣晴空雪练飞，随风袅袅系人衣。若逢月老全收却，染作赤绳未可知。

前题

万士元

缕缕无端挂碧峰，系愁不住织严冬。天孙何事怀幽怨，剪碎七襄戏玉龙。

万子馨先生尽节有怀

卢裕楫

一死酬心志不摇，孤臣冢畔雨萧萧。千秋不受巫阳吊，雪窦云门赴大招。

咏樱桃

石州宗

雨过园林散晚烟，猩红万颗压枝鲜。莫教野鸟偷衔去，好将金盘

上御前。

秋日谒伊尹祠

孙似馨

白萍石案野尊香，毫社勋名未可忘。几度秋风凭吊处，漫从棹楫溯空桑。

咏黄河

王家楨

星辰外涌起昆仑，万里苍茫赴海门。多少鱼龙随变化，莫教泛滥失乡村。

邢烈妇

茂才刘炎妻

万士炼

锦瑟才调恨未深，乾坤恶梦苦相寻。应怜白刃从交处，玉碎方能鉴此心。

送塔院上人

田 郊

几年面壁一庭松，忽讶惊雷老化龙。掷杖山前何处去，耸身直上妙高峰。

送王御震明府归西蜀二首

东阁较士庆宗工，琴鹤惟余雨袖风。独恨草堂留不住，踟蹰啼鸟夕阳中。

召父名留去后碑，河干握手望峨眉。故园珍重西风里，红叶缤纷寄所思。

雨后过秋岩转园

邢 侗

氍毹绿树影婆娑，石径苍烟问薜萝。恰是春城新雨后，草堂促膝晚云多。

河汀别业即事

六言绝句

兰庚生

一派黄河作带，千章绮树为屏。闲看渔舟个个，时闻伐木丁丁。

其二

移竹时锄晓月，折花每带朝烟。麈尾才停柳幕，履声又到瓜田。

其三

唤起莺声袅袅，卷帘燕子飞飞。卯酒三杯有晕，绿蓑还上渔矶

其四

乐社频斟雨后，删诗更在花前。抽身走马场内，遁迹狎鸥水边。

赋

手植桧赋

朱琦

大司马靳夫子，今古奇才，风雅宗盟也。绍斯文之统，兼将相之资；九州名宿，服膺久矣。顷治河报域，奏厥成功。复造育士林，振兴教化，蒙发请题举观风之试。琦于课士之项，见猎心喜，捧腹效顰，自惭下吏无文，久疏笔墨，聊以写意，质之同志云尔。

闾里之庭，有桧覆楹；自周闾明，几千余龄；或枯或荣，治乱兆形。人杰地灵，厥由至诚，手泽是营，灿若麟经。援笔赋之，赋曰：惟天地之亶生兮，笃善类而流芳；本乾坤之正气兮，历永世而弥光；繫人伦之拔萃兮，即动植而名彰；固千秋之桢干兮，匪一代为棟梁。若夫，尧阶萸英，戊殿祥桑。括闻贡禹，桐启封唐，泗滨之梓，建昌之樟。枫遗黄帝，椿誉蒙庄。惟草及水，表圣匡王。凌岩立谷，挺翠蟠苍。洎乎秦始之松，汉武之柏，蔽雨连云，旌功援职。麻姑之杉，周社之栗，星辰照耀，观瞻悚惕，南山梓桥，荒邱樗栎，朴以拙成，义能训迪。昆仑若木，景规日测。閻浮婆娑，成道结实。未尝不入记事之简编，而为世人所矜式。乃有植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仰召伯之棠，伐岑君之棘，荫蜀人之桤，吞王质之核，曼犢西帮之风声，孟洗临海之白石。系老子之牛，买萍乡之客。七松蒨郑蕙之岩，五柳号陶潜之宅。华林动以万年，芳珍蠲其百族，思明闻其金汗，广州称

其铁力。面生南海之桃榔；香聚西方之婆律。无不地以树传，树由人植。惟兹柏身而枞叶兮，嵬然而奕。枝蟠而干直兮，葱乎其郁。当阶而并峙兮，左右岳立。参云而高耸兮，上下披拂。摩日光与月华兮，诩晶莹兮的。即风摧而雾罢兮，仍萧森兮青碧。自姬周以迄今兮，几经兴亡之革易。更冬春而如故兮，不因炎凉而变塞。岫夫差之池馆兮，徒侈淫兮诞逸。嗟叔宝之双株兮，同临绮兮摈斥。即太清之左纽兮，亦比侔兮削色。况俊卿之西园兮，即蟠根兮奚益。不修朝日兮卧云，何爱南枝兮北出。意栽者而培之兮，直分定礼乐之余刻。岂十年而树木兮，欲辍删诗书之巨笔。忘执舆之劳瘁兮，借锄于终食。倘倚杖之逍遥兮，亦徒倚而憩息。何诛与之腕弗劬，而扶疏之干是恤。生岂同兮尼祷，事若近兮麟绂。曾不恃彼鹤巢，复何夸其凤集。尤异枯永嘉而苑义甯。若示唐宗之文德。再见乾封死，而康定生，可占宋祚之再赫。烽摧贞祐以濯濯，茂自至元而兢兢。将与天地为循环，爰昭中外之混一。犹之素位而行信乎无入，不得视其享逸乎长年，益显大成之遗泽。乱曰：两桧踰跼，植自文宣。风霜鼓劲，雨露滋妍。荣枯递嬗，治乱判然。藉至德以冯依，詎受命之自天。

太和

朱琦

箫韶九成，风管鸾笙。道协明穆，运逢太平。乐宣和气，礼肃寅清。俎豆斯烈，鼓钟始鸣。一人有庆，赖及兆民。冕黻济济，用享粢盛。

庆春泽

朱琦

春雨如膏，野田滋润，浑忘逝日蓬蒿；牛犊安眠，还看涌月波涛。嬉嬉妇子，相携欢笑，踏青尽是芳郊。喜今朝绿满平畴，顿释啼号。一天好事君知否？对鸡豚历乱，手把新醪。比屋千门，喃喃紫燕迎巢；麦双穗，翩翩黄蝶游遨。草藉惟天且逍遥，行满篝车，乐也陶陶。

曹 县 志

第十册 卷十七

旧艺文志下 碑记 序传 赞铭 奏疏 杂著 藏刻

艺文续志卷十七

关圣帝君庙碑 乾隆三十六年重修，庙在磐石里，

邑副贡 徐淑礼 元嘉

浩然之气者，天地自然之机，所谓健行不息者也。乾坤以此寿，人物以此生，而能全其本，然符其自然，则为圣贤，为豪杰。拔出类萃於万亿庸众之上，而即为庸众人之所闻风兴起，而羹墙见之，又所谓性之同然者也。帝君之在季汉也，忠昭日月，义揭乾坤，定君臣於草泽之中，辨汉贼於邪诬之世。委质既定死生，以之诚信所昭，古今共见，不必循途践迹，而暗合名义於春秋。奋起廉立於顽懦，以正气还天地，以彝伦昭人心，宜乎庙祀千秋，戴遍九土也。与抑又思之，帝之神日在天下，即日存於天下之人心，在上在左无地不然。如必拘拘於一庙中，所在不有限与。然人心之正气，无时不在，亦有触斯通，且思帝之神，即欲瞻帝之象，为之袞冕以彰其度，眉髯以守其真，触於目者动於心。帝之正气与人心同然之气，不且洋洋乎激扬於金碧辉煌中哉。邑东十五里许姚庄北，旧有庙，日久就圯，好义者起而新之，囑记於余，余询其举事之指，则曰“将以厉风化，正人心，使众知浩然之气之塞乎天地，无在无不在，而非徒效释氏家香火功德之说也”。是为记。姚金范访

关圣帝君碑文 邑举人 蔡柏劭撰

华容释曹一案，先儒颇有异议，以为事未可信。信或有之，是酬私恩而背公义也。余独以为不然，方操之纵公归刘也，固将全其君臣之义，是复载生成之恩也。故操虽负尽人可诛之罪，而公独非可以诛操之人。夫以悍猾如操，阴贼如操，与刘势不两立如操何？至于公独廓复载之叠，而沛生成之恩也哉！曰：“是非操之能然。而操之不能不然也，徇其悍猾之性，既慑于刚大之气，而有所不敢；阴贼之性又动于至诚，惻怛之情，而有所不忍，不敢不忍之心，合所以几希之良一息未泯，遂不能不尽心而为公用。虽明知异日为吾害，而亦有所不暇计。昔春秋列辟贤，否异论，一沐浴于温良恭俭之德容，而俄顷俱化，此大圣人之过化存神不可及。已而公毫气足以摄巨奸，至诚足以孚异类，三代以后，更无两人。呜呼！此可以观公之大也已，故不独一切忠勇节义之说不足为公颂，即以明于春秋大义，为公多焉者，则犹张桓侯赴顺平之所得而争焉者也，则皆存而勿论可也。

王公奖访

重修汤陵祠碑文

古迹有传有不传，而传复有疑与信。帝王陵寝之散见于都邑，考古者之所务详也。然其间有信而不传疑而传，则不可不沿袭其旧之所传而俱传，微特为历世远近不齐也，亦德泽之浅深后薄所由鉴焉。太史公曰：“自契至汤凡八迁，汤始居亳。亳有三，商书所云三亳阪尹是也。”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盖汤所盟地”，景亳即北亳，因其地有景山故名，要未及其葬处。考之地志南亳系宋州谷熟县，即今归德之考城，其邻邑为宁陵，即古葛伯国，则即位南亳之说合之，孟子所云，与葛

为邻者近是；西亳系河南之偃师县，县东北山上为汤陵，历代以来所遣官特祭者者也。归子震川跋中宗庙碑云：“商自成汤至大戊皆居西亳”，或崩而葬此亦未可知。曹县之有汤陵也，盖在城南之土山集，距县十有八里。土山即名曹南山，距所谓景山者，不过二十余里，疑即北亳地也。陵之前为庙，庙之前有碑，碑左右立，明以上弗可考矣。自明宪宗之丙申，迄本朝之丁卯，善而葺者已三次，究未知与偃师所传者孰是也。而平阳府之荣河县北四十里有古墓，亦称汤陵云。嗟夫！由商而周而秦汉易数十姓以至于今，历世不为不远矣！合偃师与曹与荣河三邑之地志考之，传闻异辞不为不疑矣！而曹之人共遵而守之，虔而礼之也数千百年如一日，若不知有偃师与荣河然者，于此见商先王之遗泽，其溥博悠久，至深且厚，流连于人心而不去者，辟之掘地出泉，盖无往不属也。然则曹风之所云，正是四国，何不万年者，即与商颂之“景员惟河，受命咸宜，”交口而颂以衍我烈祖奚不可欤！或曰，曹于当时原商之畿辅地，故甚久而不忘，夫曹自振铎建国，而后传二十六君，声教尤切。今试问其封树之所，文与献，无一可证焉者，顾甞于南山坏土，兵燹所余，波涛所撼，于彼于此，恟恟可必之陈迹，而相与遵守而虔礼之若是，于是叹曹人之好德弥深也。惟是岁久弗修，且坏甚非，有举无废之意，因谋之邑令郭君。鸠工度材，协吉襄事，撓者易之，卑者加之。周以堦垣，增其廊庑。工既訖，一二耆老欲勒片石示来许请记于余，余不能文也，然称颂古圣王之遗泽，而乐道其风俗之美，以鼓舞而兴起之，固有司之职爰不敢辞，为举所闻于太史本纪及地志者如此云。

奉政大夫山东兖州府管理黄河兼总捕同加二级宋基叶撰。

武英殿总纂官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何焯书

康熙五十三年 月 日 徐鴻勛坊

曹县重修成汤陵庙碑

古者，墓而不坟，故刘向称殷汤无葬处，至汉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邠长卿，按行水灾因行汤冢事，具皇鉴以为在亳，其时诏称河南颍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于济阴得见汤陵，自薛瓌、杜预、伏滔、刘昭皆以为在济阴亳县未有异辞。今曹县左山之阳是古济阴郡治，县南二十里土山集是古亳汤都地，北陟淇垣，南跨睢汭，西至卫国，东尽濮阳，皆千里畿内。故太甲陵在濮州之历山。微子箕子陵亦在东方也，曹县汤陵列于祀典，明置守冢户，陵前有碑，在宋皇祐元延祐间皆重修，陵上有庙，像设犹存。星衍临司泗上，于嘉庆元年塞河曹单，亲临展谒，见其祠宇倾圮，采樵不禁，因檄曹令度工修葺。复遍考书传，移咨山西布政司，告以蒙河汤陵出后魏小说家言。张思破陵得铭，附会殷汤。前代沿讹列为祀典，实则少康纶邑，急宜厘正。並考括地志，所称偃师汤陵乃汤祠之误。水经注所称徵县汤陵，乃汤祀传疑，其括地志又称始平汤陵，真亳王号汤者所葬，俱不足以夺济阴亳县汤陵之说。既发资千金，申报大府兴工修葺，复得王魏两观察先后代任增建宫墙，拨置地亩；曹令孙立方黄炳先后助成盛举。会星衍奉督运之命再莅东省，以嘉庆十年四月葺工立石，将以质鬼神俟百世焉！铭曰。

天已在亳千里畿，	言观于洛居河麋。
千年水徙国邑迷，	亳城虽荒神所依。
汉臣行部欣得之，	封树不设邱墟卑。
我来展拜敬且歎，	稽古破俗别是非。
蒙河陵庙空巍巍，	厘正祀典书之碑。
从先王居神来归。	

賜進士及第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撰文徐鴻助訪

新建青山行宮記

余老人聞，先王以神道設教所以愚民也，正所以明民也。愚民以事神，明民以作善。至于民皆作善，而愚民正所以明民也。況黃虞以降，遂降至今，天又以陰道用事，故山川岳瀆各有神主，而五岳中獨泰山至尊。泰山乃東帝青陽主生萬物，為萬物母，後人因號為泰山聖母碧霞元君。千里外皆負香戒馬東至頂謁，或以祈福，或以悔禍，每八月至來年四月，行人相續不絕，登山如市。且大為國家佐緩急用，真巨典哉。近因龍斗水發，瞬息百里外蕩然一掃，遠方朝山者東望氣短，作善之心多沮于路斷，遂不覺香烟岑寂。近有濟水西南，地屆嘉祥，群山聳翠，列壁呈輝中有一青山，云霞擁護，其外果木叢雜。其中居民有夙老言：此山原有一廟，忽夜間轉喚廟門，凡村落中牛馬俱大汗伏地，起視廟門則已易响矣。此後，極其靈應，禱雨即雨，有司每為立碑林林。廟後有一泉，雖在山顶，而盈盈涓涓由廟下達庭池，宛轉百丈，真若玉女鞭龍而下九天也，奇哉！奇哉！數年間香火大興，彷彿當日泰山故事。余時年過七十，一切世事盡付流水。忽夜夢一女神，儀衛侍從如碧霞元君狀，命余曰：“我青山主也，行將選勝此地，鑒察眾生，爾急為我設駐蹕處”。余醒，曰“夢也非真也”。後屢夢屢然，遂恍然悟曰：“此真也，非夢也”。遂毅然曰：“違天不祥，違神必殃”。余虽骨朽，勉力為之。遂建立大殿，塑聖母神像，兩旁列聖諸司，一時輪財效力者爭至。其積土造基，皆一方婦女，駢與襟裾親自搬運，不三年而功成，甫十年而大各，今又設背座觀音堂，伏魔關聖帝祠，王靈官廟，總為三门以鎖钥，垣壁屹然，烟霞繚繞。每至三月十五日，遠近大小，莫不鱗集響至，香火不斷凡三日。人皆以為余功，不知此四方之福力也！余何敢任。余今日冉冉行老，不日將隨元君升遐在天邊云外，五岳峰頭，時時領鈞天，奉玉律，為眾生造善緣，

以无忘此行此志。恐日久失其来历，並没诸君功德，谨志以待后之君子。

賜进士第文林郎知曹县事卢柱础县丞张国臣主簿沈世明典史钱经义。

陕西西安府同州知州王士龙

协理戎政军门标下守备武国藩

天启乙丑岁鲁王书威灵显应龙扁，仲秋吉日委官李安悬于行宫

崇禎二年岁次己巳八月癸酉初一日之吉冰壁山人魏洁沐手书

徐季勋访

重修青山庙阎君碑记

阎君司河漫颓倾，一乡善士复整修之，询余以为记。诚哉！人生好善恶，恶之，必究其极也。誉善则过实，不善，则诋之、诟之、詈之、欧之、甚则控士师而诛之，似可已矣！又甚，则地狱油锅，轮回脱变，反覆而痛快之。谓必如是，始酬其患害之万一尔！然神果有灵，何不绝恶类于生初，塞源拔本，无俾遗育，无致蔓延，奈何听其生长、而老竟莫如何，从后而制之阴司，不已晚哉。是犹恃良药而割伤也，割伤而药治之，何如不割之为愈，殆不能为神解矣。盖人性本善，习乃相远。恶积灭身，降之百殃，理有固然。然死桎梏而偿休已，苟幸而免，则所谓刀山、油锅、地狱、轮回尸覆而痛快之者，将不一而足也。阎君之权，固补天道之不及纠，人恨之不及泄，虽顽夫戾妇，未有不望天界而生，蔑暗轮回而知畏者。平旦之气不可猛省欤！故阎罗王祠不没人世云。是为记。

賜进士出身朝议大夫陕西西安府知府议叙一等功随带军功加四级纪录十五次记大功四次邑人武若愚撰。

邑儒学廩膳生王楠书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孟秋上澣谷旦徐久照访

重修青山行宫碑文

邑西南二十里许，旧有青山行宫。青山者，固曹山也，山今无存矣，而山灵不泯。行宫者，青山之神之行宫也，不敢必神之恒托乎此，故曰行宫云。岁久倾圯，乡人重修之，工竣，会首孙泰等征文于予，余维碑之有文何为也哉！盖事以文昭，文以石久也。依古以来，环海之内，庙祀几千万区，其为碑固已多矣，而不朽于人世者，无几。是文不足以寿世，而固能借石以为寿也。且此地南近大河，每决淤垫甚至丈余，明季鲁王所建庙碑，今出地上者才三尺耳。字已滂漫不可读，而谓言之无文，石专足赖乎？若必欲碑以文传，如王简栖之记头陀寺，曾南丰之记菜子园者，则又非其人莫与属，莫敢当。虽勉为之，亦适足以增山灵之愧也无已，姑记其建修之由与其年月，俾后之人有考焉！是庙也，由老人魏洁感梦于山神始也，当崇禎己巳八月一日，老人手书石以记其事，前十年为万历四十八年实因梦兴工之始，天启五年鲁王上“威灵显应”额施于庙。又四年群庙告成始建碑，后十五年届我国朝定鼎。又九十有四年当乾隆二年丁卯，邵明伦等会首六人募资重修。我外祖尺阶武公为之记，今修者，正殿拜殿仍其旧基，创立山门一座，重金鲁王匾。会首凡数十人。计其时距崇禎己巳，几百六十有九年云。

嗟乎！山灵斯赫，山址就湮，至于人事之废兴，其又可得而执耶！况重以无文之言，付诸必泐之石，其所与流传几何乎？然则人世之所称不朽者当自有，在余，不禁于俯仰今古之间，而有所嗒然高望也。

乙酉科举人候选知县万瑜撰

儒学生员张绍衡书。

嘉庆二年岁次丁巳季秋上浣谷旦徐季助访

敕授文林郎知曹县事前咸安宫教习壬辰科山东乡试同考官江南甲子科举人章寅撰文

重修五圣祠碑记

寅既宰曹之次年，有以重修东关五圣祠碑文索叙者，並录其旧文见示。阅之，始哑然笑，继恍然悟，末乃悚然敬。五圣者何？一汉关圣帝君，一火德星君，一金龙四大王。其二为财神，一握鞭而从虎者，为赵元坛，一乌纱而蟒玉者，为俗之增福财神，乃别其名为殷少师比干也。夫关圣为千古人臣之极，则本朝崇封与宣圣掎。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至市廛皆戒嗜咄；而大火实宋之分野，行旅皆慎；帆樯而河渚，尤水之灵长。曹于古舆图为宋域，于今河防为险要，祀之可以穰苡惑；利涉至商贾，计倍蓰筹什伯锥刀之末皆有神以司之。元坛于经史无所出，惟《神仙外传》纪汉正乙真人始祖炼丹时，有神人执鞭驾虎以侍，曰“吾赵某也，是元坛，护道法最早，宜乎在天将中为最尊”。元为水之色，水为财之源，是以掌天下解阜之司。至增福财神之誓，其面丰，其颐美，其须髯修，其仪度。则天下裘素封，拥后资之恒范也，胡为而必殷王子比干哉。比干为财神，非特正史无可考，即稗官野乘亦无所闻，此所以哑然笑也。抑又思之，比干以直谏剖心，天下惟不惜身命者，为能主禄位而无私，且亦使世之登垄断竟蝇头者，知盈虚有定，皆不可以有心求，是所以爽然悟也。且圣何必五，古者天有五帝，地有五狱，神有五祀，皆五行五方之义。兹祠，旧为五省会馆，以是得名。礼有功德于民则祀，能御灾捍患则祀。关帝忠义神

武，功德被于万世，祝融为天之神，河伯为地之祇，财神为日用衣食之主，祀之，而玉石无警，风涛无滞，贸迁运筹无绌，是不仅灾患可以潜消，並福祿可以涖至，是又所以肃然起敬也。庙建于雍正九年，修于乾隆十五年。今兹复修，予谨以所知，略述梗概，至是役，同志字号十五家，则有司之者，非邑令所宜知，其自镌碑阴，以示来兹可也。是为序。道光十七年 月 日王汝明坊

五神庙碑记

蔡柏

先王之制祀典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捍大患则祀之。故古者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以下逮山陵坟衍，凡载典籍者，孰非有意于民生以人道从事哉。后世虽去古益远，淫祀迭兴。然其间亦有办焉。五神庙者，正尊则关圣帝君也。其旁列：曰土地，曰财神，曰二郎，曰牛王。予思夫天地正气，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也。帝君之在季汉也，定君臣于草泽之中，办汉贼子邪诬之世，以浩气还天地，以彝伦诏人心，固宜庙祀千古，而戴遍中土也。土地者，古之所谓社神也，食毛践土，其享报固宜，民生日用，一井一灶，各有所司。况财为生民之命，耕耨农事之首务也哉。则财神、牛王之祀也，亦宜。独二郎疑弗能考其详也。然览夫稗官野史，有所谓灌口之神，聪明正直；又有犬马田猎之事。田猎者，古人之所以讲武事也，顾第弗深考，恍亦迎猫逐虎之遗意与。县治东三十五里枣园集北五里许，孟家庄旧有五神祠，日久就圯，有孟君名淑孔重修而扩大之，增以廊房三间墙垣一周，工竣落成，属记于予。固知孟君为正人心，后风俗之意，而不落后世香火之为也。因不辞而为之记。

建涵洞碑文

吾族世居板厂，自古从无水患，迨雍正年间，阴雨过度，水无出

路，而堤内始病。自历年积水相承，为害愈滋。大约临庙集上下三堤圈，受害亦正相埒，故涵洞之建，厥有同心。后闻宣泄积水之例，疏挖挑河之文，金曰时不可失。于两堤内齐集会议，北堤内，共推王锦为首，南堤内共推余董其事。余迫于公议，不敢固辞，又自揣才疏识浅，不胜其任，惴惴焉惧事不成，为邻亲羞。勉同诸公呈请于该管堤工各衙门，自春徂冬无有虚日。时值隆冬，每日履冰出入，见蹈冰而死者所在多有，而亦固有退志。幸韩老父台莅任，以康济为怀，屡次转请究沂曹道，道台时往来堤工上下。亲见两堤圈陷溺之苦，又加以百姓之哀吁。县尊以申详禀，建洞之意遂决，复为转请总河部院数次，力赞其成，而金批之文始下。越明年工兴，至二十四年四月工始告竣。总由时际凶荒，物力艰难，故所费仅逾百金，阅时已过三年。此皆上宪轸念民艰，亦由我众邻亲戮力同心之所成也。余备述本末，以见涵洞之成匪易。而吾可告无罪云尔。维时监修各宪台，则有总河部院张印师载沅沂曹济道九印成、曹仪分府张印映枢、邑侯韩印衍桐、安陵司巡检纪印钧例得恭纪姓氏以志不朽。余既记其事，又从而歌之曰：古曹之南，大河之阳。爰有村落，是为吾乡。金堤环匝，水势汪洋。田禾湮没，室宇圯伤。屡经控诉，既泄旋防。天惠数周，恺悌满堂。一路福星，万户慈航。心轸饥溺，乃变沧桑。恩准建洞，乐利久长。其始自今，获福匪常。黍稷或或，丰年穰穰，伊谁之力，群颂甘棠。感佩勒铭，用垂无疆。

邑儒学廩膳生员王广运撰文

大清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上浣之吉张子宜采访

重修涵洞碑记

从来兴作之事，创始难，踵事亦不易。曹邑西南青山集西堤圈，四

面皆堤，水无出路，田禾村舍，与波浮沈。且大堤受侵，不无可虞，幸遇前邑侯韩公，力为申详各上台，思准建设涵洞，自此水患始除，官民两便。但尔时水患频仍，饥馑流臻，资力窘迫，制度狭小，昏垫虽除，沮洳不免；兼以物料瑕脆，易见圯坏，于今二十余年，朽腐崩替，水壅不流，稍迁淫潦，痛楚犹昔。凡我乡邻，久怀重修之志，但非遇当事有力者以倡其事，斯吾侪未易图厥功耳。堤属安陵巡检司梁老爷泛地，往来经过，目击心伤，亟请于河院道宪各大人，因檄谕堤围居民协力重修，谋诸同事乡邻，人切已溺之思，家虞吾鱼之虑，莫不踊跃从事。于是计地捐营，协力举义即欲兴工，以物料未备，时迫隆冬未遑也。且鳩工储材以待来年，至今岁二月上旬一举而新之。经始于二月初八日，观成于二月之二十九日，浹旬之间，厥工告竣。庶几哉，沧海忽变桑田，江湖世为平让；吾人乐利无穷，大堤保障巩固，而梁公之德泽亦从兹不朽矣！是为记。

乙酉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邑人王广运撰文
大清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上浣谷旦。张子宜采访

重修关帝庙碑 立在刘家村 岁贡朱世楚子魁

祭法历叙祀典，总之曰皆有功烈于民，固未有无功而祀者也，然而功亦不同矣。三代以前，功多在于御灾捍患，三代以后，功多在于饰纪敦伦。御灾捍患者泽历久而或替，饰纪敦伦者，亘万世而常新，此节义之感人所由，更深于德泽之被人也。关帝生当汉季，时值乱亡，贼臣窃柄，鼎社潜移，纲常之坏极矣。帝挺然自立，以扶汉灭贼为己任，从先主于九败之余，而终无他志。及操啖以富贵，又漠无所动于中；至于孤城援绝，临难捐躯，就义如归，所谓仗忠义立臣节，是大有功于名教者，其血食百祀也固宜。自明以来崇祀愈广，上而州

郡，下而浸及于村邑，莫不立庙以祀之，此帝之祀宇所以遍于天下也。吾曹城西五里刘家村，旧有牛神、水曹、土地祠，后村人又设帝像于中间，并设财神及前三像以配之。历年既久，庙宇圯，乙酉夏中峰刘君率村人以新其宇，工竣，求于一言以饬于石。予惟牛神、水曹、财神三者不见经典，既莫能详其名义，土神则社之遗也。至帝则今世之人所共祀而敬礼之者，因推祀典之义而记之。盖古者祀事之设，既名分以定限制，士庶所祀户灶而外有不得妄干者，以天地山川其分不可或越也。而独至先贤先圣之祀则不然，盖贤圣之人，天下后世莫不当奉为师表，俎豆而馨香之。诚能设其庙宇，即报祀之下寓企慕之思，是亦正人心扶世道之一端也。今刘君之新此庙，春秋报赛之余，使一村之人因瞻仰而生其景慕，秀而文者，勉进于忠良；椎而鲁者，亦晓于大义，而勿徒以世俗祈福望报之为，则固未有害于祭非其鬼之丧也。使今之祀神者，皆能如此，其于国家神道设教之意，不亦为有助欤。

傅效朱访

移建龙王庙碑记

闻之传曰，有功于民者祀之，而龙其昭昭也。雷乾有象，凭雨化而为霖；作解无形，御风云以济旱，施泽利物，惟龙最焉。邑城西街旧有龙王庙一所，每逢旱乾，祈祷辄灵。乃世远年湮，风雨剥蚀，颓垣断壁，庙貌雕残，睹兹荒庭败堵，不觉触目惊心。前邑侯何公方议修葺，适调谷山。仆深叹事之中辍，而不能去诸怀也。迨刺史史公来摄斯篆，仆首以此请，并及署东刘将军庙，暨东门板桥，爰是延访众绅，询谋僉同。因相方位，移建是庙于东门，迤北兴文街，其两事胥仿旧而维新之。兹役也，赖众绅之募劝乐输争先，幸义举之共成程功计日。邑人高宜松捐砖二万，乃一倡百随、三工并举，不盈月均厥事

焉。将见金碧辉煌，既壮观瞻于栋宇；桥梁亘固，复便奔走于车徒，前此鳧愿同殿，今兹鳩工果竣，诸绅董向仆索序，仆不获辞，爰述其颠末有如斯。

奉直大夫五品衔补用县丞特授曹县监捕事监山。冯耀南撰並书

署理兖州府儒学教授增贡生邑人李锦荣监修

大清光绪九年岁次癸未二月上浣。

姚杨二公祠记

且夫安乐与民同，患难与民共，生死与民相终始，守土者之贵也。士君子学古入官而后畴，不欲民人享其乐利，风俗敦于古朴著甘棠遗爱以为民望；使邑之父老，歌咏盛德于勿衰。况今海宴河清，四方风动，干戈绥靖，黎民时雍，则亦蒙业而安。润色鸿猷，铺张扬厉，仰慰天休可也。而曰肝脑涂于白刃，筋骨绝于斧钺，徒捐一介之躯，以成身后之名，庸夫俗子不为也，而谓士君子忍出此耶。然而事之难料者数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也。变生仓卒，智者无所用其谋也；敌遇仓皇，勇者无所用其力也。古今来，以身殉难，类如是者何可胜数，癸酉九月曹之乱如之。邑令姚公死之，邑泛杨公死之；数也义也。恶得而不死也，死亦何尤。当匪之初乱也，曹邑风俗刚劲，与直豫接壤，直豫岁饥，奸宄扰害，侵掠地方。公闻信捕之，未及搜剔，匪肆行无忌，执刀荷剑劫囹圄，戕官吏。闾阎震惊，人民奔窜，呜呼曹之世一变矣。先予随中丞在曹州时襄赞戎行，阅五月矣。曹之乱予备悉，未觉其惨之甚也。十九年秋，予来守兹土，考其山川，接其风俗，城郭无恙，民人无恙，唯一二父老相与咨嗟太息曰：“前岁之乱，仓卒闻事耳！”一夫倡乱，号声四应，尸塞于庭，血流于野，守土之父母，为殉节之忠良，同迁害者二十七人，伤心惨目，有如是耶。

盖是时，杨公已先姚而被戕矣。迫不及待，恶得而不死也。夫死不足以观公之大也。当危急时，有知大义者，皆能奋不顾身，相与抗衡。至于时迫势穷，而义有不得不死者，虽中人可勉也，惟公能捕之于前，死之于后。僚属丁役，皆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有守者不能也，此足以观公之大也。而杨公之遇害，同殉难者等。二公之位不同，行不同，而死则同其数也耶，其义也耶。要不，得谓之适然事也。且忠于事主，臣子之分，固所当然；而忠于殉难，臣子之心，实不忍言。士君子致身事君，生未能播扬盛德，以显于世，而以杀身成仁，令夫父老啧啧称道，是亦大不得已之事也，二公岂愿出于此。盖不欲以死昭其臣节，奈何竟以死成其名也？可谓与民相终始者矣。戎事毕，大僚悯之，以被害情形奏闻，上嘉其忠，即降恩纶，葬祭如礼，各赏袭世职，妻室戚役等共四十七人，皆各如其例以卹。而父老绅民又吁请立祠于予，予为之申详大僚，以享以祠，永年不朽，二公可无憾矣。夫宣上恩德，播彰忠荃，守土之事也，且二公与予为同官，友交极厚，为之祠而祀之，妻室戚役，皆立其位而与祀之。鸠材庇工，数月而祠成，爰志巔末，以纪其实，亦以仰圣天子激厉纲常，维持名教之意，使后之宰斯邑者，知曹之世一变，二公遇害之苦也。二公固不以祠之立而显也，二公之家室政治传者有子，颂者有民，予不记其姓氏里居，例得並书，姚公讳国旃，扬州甘泉人。杨公讳云汉，山东滋阳人，是为记。

诰授奉政大夫知曹县事留东侯补同知张正勋撰文。

曹县儒学教谕张世经训遵孔继坪千总穆承齐县丞李正晋典史郑嵩
署典史方麟同立石

嘉庆二十三年岁次戊寅六月谷旦徐季助访

道谒伊祠记

朱世楚

道光九年岁在己丑，六月，予自邵村往姻家，道经殷庙。殷庙者，汤右相伊尹墓前之庙也。土人不敢直言，故呼为殷庙云。史言，伊尹葬于亳，吾曹合济阴楚邱为一邑，楚邱即亳故地，故元圣之墓祠在焉。予下车谒其祠，拜其遗像，见其庙貌凋残，旁置木石，问之土人云，将以来月兴修也。予历览庙中诸碑，见其所叙兴废之由甚悉，而诸碑中，皆言元圣之神，威灵显著，凡有水旱祷之辄应。予怦然有动于中，不禁慨而言曰，元圣之泽吾民，固至今未歇哉。今去元圣之世已数千年，胡以其灵不泯、爱民若是之深耶。盖当日出应汤聘，以先知觉为已责，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纳诸沟中，是其心直有福天下，泽万世之量，宜其邈民之疾，救民之灾，历千万年，虽身已歿而不息也。又况此地原属畿甸，尤当年精神，眷注倍殷之区乎？嗟乎！近世士大夫，谋身过切，自为布衣，已置君民于不问，一旦出身加民，专务营私，于斯民疾苦，漠不相关，虽号呼泣诉，若罔闻知。观元圣之歿而庇民，则彼生而在位，殷无恩泽及人者，其将何以自立哉。可见历民自养，富贵于一日，不若施人行惠，遗爱于万年也。素餐尸位，酣豢于当时，不若俎豆馨香食报予后世也。吾愿吾邑士人，深体元圣之心，卓立元圣之志，穷居道义自闲，不愧为取与不苟之士；他年为民父母，不愧为先知先觉之人，庶不负近伊祠而居也。又愿此邑之民，事神求福好营祠宇者，恍然于先圣先贤自能降祥，而无惑于淫祠，使圣贤之祠庙常新，庶不愧为仁者之举矣。傅效朱访

慎余堂后记

刘大绅

慎余，韩子孺亭自名其堂者也。前令韩君书之，西谷袁君记之矣。

韩子复以属余，余何能益哉！且慎余之义，先正之言既明且清，余何能益哉！夫韩子之所以名其堂者可思也。韩子宅近市，又性好交游，于韩子乎是主者，不必其贤人君子也。不必其通才硕德也。然而，未见则慕见。则亲且爱。既见，则思之久而不忘者无贵贱一也。而韩子固未有朱家、郭解之行，能出其气力以生死人也；又非墨翟之贤，猗顿之富，尽人如其欲以去也。则韩子慎余之道得焉耳！慎于敬，为近敬者，圣贤之所以成始而成终。故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惟慎亦然。名系于堂不独于堂也。堂以前有庭、有径、有门、有乡、有国、有天下；堂以后有室。一言不慎，室之人有从而违之者矣；一行不慎，室之人有从而背之者矣。古之人，未有不自闺门衽席间，始能推而达之四海者也。然则慎余之义从乎见与显而言之也。吾以为韩子其必自慎独始，而因以名其堂也。慎独者，西谷之所未尝言也，请以是为韩子更进一解。

刘公寄庵去曹日记

西霞牟应震 寅同

公行之前一夕，曹之邑诸生各持酒果一饯，适雨，飞觴叠韵，与空阶滴沥声相断续者终夜，马子声诗曰：“长才非百里，小试已三年。归去真男子，苍生亦可怜。”石子韞壁诗曰：“问字心徒切，攀辕望已空。来朝分袂去，何计逐南鸿。”安子所遇诗曰：“白驹留未得，把盏怅离情。遥指天低处，云山是去程。”韦子瑞三诗曰：“倾盆一夜雨，不假打头风。风雨无情物，留君情亦同。”赵生之璇诗曰：“莫洒他年泪，且言此日情。熏风席右意，夜雨句中声。”庖子茂桂诗曰：“绮筵同绛帐，满座仰春风。后会知何日，萧条夜雨中。”白子所闻诗曰：“一杯分袂酒，万里送归程。怅别情无极，黄河起怨声。”冉子琪树诗曰：“莫道蓬山远，蓬山有路通。相思无尽处，隐隐两三峰。”冉子訥诗曰：“将酒送君别，

欲别攀君衣，吟风兼弄月，看君万里归。”冉子问诗曰：细细中宵雨，悠悠万里情。欲随天际鹤，同到夜郎城。”应震诗曰：“莫作别离恨，未从历下游，相期湖水畔，领略鹤华秋。”公兄晋庵先生诗曰：“莫将别离泪，点点酒征衣，猿鹤空山夜，殷勤望客归。”公诗曰：“离席中宵雨，归装五夜风，欲知相思意，万里此心同。”次日行，是为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十二日，饯者盈路。公素不善饮，大醉，扶登舆。远送者：为刘子绩、武子瑞，邹子起翰，及前夕之马子石子韦子并冉子三昆季。夜宿白家楼，主人学海，所闻其子也家贫而富卷轴，出所藏展玩，日晡，启筵，主宾乐甚。勿座中有言别者，白子哭，马子、石子继哭，公亦潜潜泪下，已有丁子伯琰者，昨岁赴省郡，留公于上官，今岁又匍匐往请，不可，是日步迎十余里至白家楼，邀宴于王家桥，陪饮者为苗子窆子辈，主人则王子永太也。再宿古营集，李子玠偕其族人及友生饯于月下，武子兆元次日携酒一壶至云：市远，此购之三十里外者，公为满饮，李有乞留诗曰：“小试曹南化雨周，民安士诵复何求。方忻常侍赴清献，谁料竟离张益州。卧辙尚期车返旆，攀辕见马回头。仁心眷恋应无已，漫说喜行藏不自由。”三宿冉固，仲弓故里也。薛子焕林同诸生饯子邸，复有唱酬之什，又有鲁子者来询之，则待三日矣。薛子诗曰：“春风人渐远，绛帐月空明，暂慰萱堂望，还期副众情，”王子懋昌诗曰：“情急敲诗短，恩深别恨长。如何提畔柳，偏向此时芳。”冉子衍太诗曰：“愧无佳句赠，但有别离吟。风雨鸡鸣夜，天南望好音。”冉子衍渊诗曰：“怪君归去太匆忙，父老焚香夹道旁。此日折将提畔柳，他年栽遍有甘棠。”冉子其卓诗曰：“不洒别离泪。偏多依恋情。冉村东去路，依旧是回程。”王子自芳诗曰：“曾闻万里振鹏程，花县分符政已成。拟向荀庭覩凤集，还从范

釜咏鱼生。两年共沐弹琴化，千载难湮伏雉名。自此克飞天路远，攀辕恐未惬輿情。次日，雨午霁。王子思敬暨懋昌辈酌酒古井旁，依然不能舍。懋昌诗曰：“扶病殷勤捧酒卮，劝君更进些须儿，云山万里鸿难到，后会悠悠是几时。”公答诗曰：“灌圃井畔翳桑麻，绿柳垂垂日未斜。此去也知相见少，与君醉劈邵平瓜。”日夕乃行，行二三里回望，微茫树影中，犹见诸生拱立道旁也。 冉杓访

告曹邑诸生

刘大绅

予朱子小学一书，作圣之阶梯，入德之轨涂。师舍是无以为教，弟子舍是无以为学也。晚近利禄之风日炽，惟以记诵词章为务，士子初入塾馆，父兄师长即教以帖括声律，博取功名富贵。是以人心不正，风俗不后，达则骄奢淫逸，穷则猖捷偷薄，无益于天下国家之大。今与诸子约必读此书，朝讲夕贯，身体力行。由洒扫应对进退，以驯致于达天知命之域，庶几明体致用，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人，方不虚负此一生。许鲁斋曰：“小学吾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愿诸子服膺斯语。冉杓访

孝女麦记

邑侯史铭鏞梦兰

予于壬午夏来宰是邑，闻诸父老言 其乡产孝女麦，迎冬而生，一宿而实，约略四五颗，或见于门闾之上，或生于瓦釜之中。近年有于阡阡间得之者，相传为吉祥之应，即缘此卜为孝友之家。予习闻而未目睹也。孟冬之初，邑人献是麦，并荐诸孝女之词，一茎而三穗，观之无少异，乃恍然于天壤之何所不有，而闻见之不容隘也。更慨然于至诚之感神，而孝德足令人钦也。考孝女姓焦氏，萱闱侍病，药物无灵，岁已云暮，母思食新，于是泣血虔祷，闾宿而离高者生其庭焉。方诸古人之卧冰得鱼，枯竹生笋，大约相同。所异者，以一女子之感

格，延数百载之芬芬，岂化工之植物，亦沿以为例欤？抑孝思之不匮，天将以显屈群伦欤！然则睹是麦者，其孝顺之心亦可以油然而兴矣，是为记。

重修二大士阁记

县署西偏，耸然独峙者，二大士阁也。一为观音，一为地藏，高並城楼，上与云齐，遥联奎阁于东南，平接驿塔于西北，左于桥庙相望，后与磐石为邻。地占金城，河环玉带。无山门之障倚，无墙壁之周遭。矗立通衢，多历年所，同城绅耆，倡义重修。当规模之落成，勒贞珉以志事，前嘱题额，继索为文。窃维祀典未载，邑乘弗详。爰摩旧碣，用摭管见。惟是人心祈响，有感斯通，观彰瘅之无私，信报施之不爽。是举也，督工者勤谨躬先，捐资者踊跃从事，程工共乐其易奏。神庥愈见其式凭，惟愿祥云永覆，慧日常悬，竹径幽深，降福则慈航普渡。莲台清静，广施者，法海无边。仰答察于群伦，冥冥之转移，何限听钟声于向晓，梦梦之唤醒良多，则踵事之功不泯矣，因爰笔而为记。

花翎五品衔候选直隶州州判癸酉科拔贡王公炎撰文并书

光绪九年四月中浣谷旦王玉洁访

创建瞻云楼碑记又名大慈阁

闻之，桂籍纪录师相，开科第之祥，莲舫渡迷，悲慈锡蒸黎之福。而况建庙像神，对越在尔。其所以培气化佑生灵者夫岂浅鲜。邑城内南街，相传宋元以来，旧有闸曰“白莲”便河运也。及明洪武二年，城于兹土，闸因以废，乃建白莲阁于闸之故址。尔时，蒸蒸士习，甲第联绵，户口蕃殷，称富庶焉。国朝初年，邑绅某惑于堪輿譬说，迁神毁阁遗基尽湮，因而科名渐稀，生齿亦逊。阁之有无，顾不

足系士庶之盛衰耶。余下车伊始，夙化关心，延访绅耆，金以废阁更建请。夫询谋既同，吉何待卜。爰有绅士王君春山等慨然劝募，少尉冯君耀南总治其事，鸠工庀材，于光绪甲申三月上旬经始，至闰五月下旬告成。南向文昌帝君，标曰瞻云楼。北向南海观音，标曰大慈阁。路当先师过化之区，形峙文峰奎阁之峻，将见金碧辉煌，花县一新气象；香烟缥缈，芸生共戴声灵，非徒壮高矗之观，实以培人文之运。工成，诸绅耆向余索序，爰是述其颠末以为志。

运同街德州知州署曹县事秀水陈嗣良撰文

大清光绪十年岁次甲申 月 日 谷旦

儒林郎选举韩励中孝行序

余佐治宛郡，碌碌河干，不获数与鲁君子相周旋，而咨諏所及，闻有韩生励中者有孝行，思欲一奖励之，以风示一方而未逮也。岁壬子正月既望，诸君子有同心焉，乞言於余，余为题其匾曰“敦本。”且赠以言曰：士之见重当世者，文与行而已，德行本也，而孝又德行之本也。见於经传者，彰彰明矣。抑敦斯本者，何鲜也。涉猎声华，擒藻扬芳，而躬行不能无惭德；侈谈经济丰功伟烈，而门内尚或有遗行。噫；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拔，吾无取焉。以所闻於韩生之间安视膳，犹子职之恒耳！至其先意承志，几於视无形，听无声，则加人一等矣。居常谨身节用，爰日承欢不具论，无何亲老矣。疾且久，须臾未尝不在侧。衣不解带，食不下咽，历寒暑昼夜不少倦，如是者数年如一日。迨慎终追远，孝心沈挚，弥有加焉。迹其生平，人无间言，皆於古昔所称孝德相符合，韩生洵可谓敦本者乎。时，朝廷加意优行之士，内外大小臣工，各举所知以应，余与韩生相值晚，不及逢此旷典，异日驰驱王路，移孝作忠，其行事必有卓卓可纪者。民吾同胞，物

吾与，其分殊，其理一，惟敦本者，畅茂而条达焉！余为拭目俟之矣。昔诗称“吉甫燕喜”其时饮御诸友，度不乏人，而在燕者，惟曰张仲孝友。重孝友也，传以为贤，吉甫而善是燕也。然则，今日之举贤哉，诸君子之有公好，而使里党知所矜式，以兴于行不亦善乎？于是乎序。

雍正十一年七月袁州府黄河同知邓作枚撰

寿儒林郎伦先韩公帙晋四十庆序

初余客居河干之青邨，始得晤封翁，韩君伦先古貌苍彦，知为严气正性人也。及与语，和平乐易，无忤物色，殆直而温者欤。适其宅，喜庆並临，亲邻拟制锦称贺，而问序于予，予为质言以进贺。客见予文，谬谓似昌黎，能振六朝之衰者也。已而封翁延余坐西席，教其子若侄。又为坊间邹翁子久，草九十寿文，客则谓似龙眠白描山水，不事丹铅金碧者。余谓此二文皆意鄙词质，譬之寒士享客，不能供梁肉，但饭以家常耳；顾同见推许如此，此其有嗜痴之癖者欤。今旋里客白茅，已十七载于兹矣。回忆在封翁家时，余年未周甲。而已头童齿豁，颓然老翁矣。翁则长余一旬，精神犹自壮健，时已早知为大寿徵矣。但際隔已久，未悉近况何如耳。今年元宵后，有客自青邨来，访予于西村曰：“是岁中秋初四日，为伦翁老先生八帙晋四县孤之辰，”亲邻谋所以寿翁者，仍欲得先生言以为循觞具，先生曾设帙其家，相交久而相知深，故此文非先生不可，予曰：“是固然矣，其如鄙陋不文何？”客曰：“先生前二文所以脍炙人口，至今不衰者正以其质也，且翁又素尚质不尚文。但饭以家常，稍以杂俎佐之，臭味适相投也。”余乃濡笔而质言以序之曰：翁大孝人也，翁之先太君子，封儒林郎号辑五。太翁者年高善病，不起床者四五年。翁侍左右，一切饮

食便溺，皆亲自服役，不假僮仆手，不解衣带，不出门户者四年有余，人皆以为苦，而翁不为疲。翁又以先灵未妥，立家庙于其居之左，凡春秋岁时，率子侄享祀不忒，翁之孝固如此，孔子曰：“大孝必得寿” 賈其然乎！又曰：“仁者寿。”翁又仁人也，仁之施济，难以殫述，请述其一二大端。翁式廓先业，尝以勤俭率弟若侄，且述张公同居示训曰：“凡今吾与若数十人者，皆祖宗一体之所貽也，如一体而分数十段，安乎否我家之同居已四世矣！汝曹识之，虽九世未已也。”由此田园愈增，差役亦愈烦，因推叔父封修职郎，号居敬老先生者掌管门户。先生性豪侠，岁费不资，皆翁阴为供给，无或缺乏，曹之人争相传颂，皆知居翁之好善乐施，而不知伦翁之阴行善事也。后以食指凡众，一餐难容，因析居为三，翁未尝稍有私囊焉。且子邻人之贫乏者，量其才予以资本，不取直，以此发迹致富，而兴其公者十有余家。凡此，皆翁敦庞浑厚之气以为延年益寿之本也。翁长芳躅少年入庠，未凡应诏玉楼幸，次公蔚瞻继起入庠。婚娶未久，生长孙嗣其长公，迄今兰芽森森，绕翁膝前，以为翁晚年之娱者为何如？况皆幼而好学，经终目咕啐中堂，并不知有户外事。他年博青紫如拾地芥耳，其成就殆未可量也。且蔚瞻年齿正壮，早以弟子员擢经历。翁与太翁並封儒林郎，将见境愈佳，神愈快，从此而九十，而百有余岁，以待圣天子巡方而下问者方兴而未艾也。客其携归以为封翁侑觞具，翁必颯然而进康爵曰：“此老为文崛强犹昔。是固不以梁肉献客，而仍进以家常也，适当吾口，吾为之满浮一大白”。

庚寅科岁进士马尔坝撰

寿仪典韩公八十序

丙戌之秋，予于都门晤定陶阁进士浚源，其人循循君子也。与语

甚欢，既，乃以其乡先生韩翁仪典八十寿求序于予。予固翁之乡人也，顾未识翁。浚源为予述翁行事颇具，即安敢以不文辞。浚源之言曰：翁曹县人也，先世多隐德，为邑名族。翁少有至性，事太翁媪，无几微触忤，与兄弟友于甚笃，怡怡如也。七龄就外传，即喜读书，师友亟称之，及初应童子试，数不得志，乃弃去举子业不事，益肆力于周秦人古书，能窥其大旨。其守身温和如执玉，独处常如对宾客。所居邻村市，狙豨杂处，同姓数十百户，推翁为祭酒。翁择其子弟之贤者教之，不则督筋之，无游荡者，无呼雉卢者，无醉而号呶者，无持讼牒入公门者。子二人，孙曾绕膝下，咸遵翁约束，相率为醇谨，门以内无诟谇声，盖翁之为人如此。浚源又曰：昔在癸酉，猾匪之为变也，曹境绎骚，陶邑尤甚，挈家避兵者十室而五，临川偕老稚东南行近百里，欲觅一居停主人不可得，是时亦未识翁，顾素耳其长者名，驱车造焉。翁慨然割半宅与居，相待如夙好。时剿逆兵大集，百里内銃炮不绝声，临川往视，翁方课孙读毛诗，琅琅金石出户外，与语则神闲貌暇，若不知邻境之被兵者，益知翁之为人，夫士亦惟以缓急可恃为贵耳！自世风薄而人心不古，处乎昔接首联膝称故旧者，一旦有毫毛利害，辄相视落落如路人。翁初不识浚源，当干戈云扰之际，势急相就，坦然不疑，斯已侔乎烈士之风矣。而翁顾藏锋锷，以孝弟诗书谨厚之行化洽族里，传之子孙。万石君之人，与龙伯高之人，与诗册所称，何以加诸其年登大髦，嘉祉蕃臻，不亦宜哉？浚源又言翁之淑配张孺人，闾德垂芬，能助翁为善，今亦八秩，与翁同跻上寿，益信翁之获福为无疆也。予宦游数十年未及登翁之堂，而饮其和，谨依浚源之所以称翁者序翁，其他介寿之谀辞，不必为长者赘，故並削焉。

賜進士出身誥授資政大夫例授榮祿大夫兵部右侍郎隨帶加一級乡
愚弟賈允升頓首拜撰

寿节孝韩母董孺人八十序

安宗諒

盖夫桃开洞口，倍增松柏之荣，萱植堂坳，爰发芝兰之秀。流宝婺之光，詎畏芳郊尘软；称恒春之树，偏欣柘馆风轻。不信有道修者，能传灵药。从知抱贞节者，必享遐龄，名标丹录，共钦不朽于贤媛；瑞集青禽，每庆长生于圣母。韩母董孺人者，生而婉婉，幼即端庄，幽闲贞静，实自天成；容德功言，兼姻姆训，资父母以事舅姑，先教之孝本兄弟，以宜家室预养其和，及归著东韩公也，洁縠以承祭祀，供滌滌以奉尊嫜。旨蓄辛勤，不惜多劳之在我；有无黽勉，更能相敬以如宾，举齐眉而何似，原期百岁同心，胡结发之未几，辄痛九原分手。瑟撤三年，珠无半点。牺惶别鹤，听君泣作鵲歌；分付愁蚕，为我写成琴韵。将悠悠焉与子同归，彼哀者维谁是问。白发堂泣，曲体慈亲以相宽，黄口襟啼，聊抚犹子以自慰。将雏惨淡，星霜坠地之餘；单鵲悲凉，风雨连天之夕。然而忠臣义士辄遭途穷，孝子慈孙未堪家难。花有血而偏晕，竹非泪而奚斑。假令履满持盈，安丰处顺，木皆连理，草尽合欢，则是偕柳惠以终身，咏桃夭兮共老，不有未亡之名，孰信后凋之节。孺人心逐火灰，志坚金石，直欲从之地下，甯甘偷息人寰，将以上慰九原，抱黄晖以无恨；庶几下绵再世，代夫子而有终。观于一庭自持，无不克勤克俭；迨乎双亲永诀，尤能尽礼尽哀。不意艰厄迭承，丧乃家督，所赖箕裘，克振抚此孙枝。忆其镜掩钗分，年方二十三岁，历尽风凄雨苦，迄今五十六秋。虽柏舟矢志，固天道之靡常；而菊井延龄，为人伦之乐事。兹际酉岁三春之暮，正逢孺人八秩之辰。堂悬彩悦，人舞斑衣，蟠桃后会，十日海屋，更添一筹。麻姑

献寿，采来新息之珠，月姊称觞，织就扶风之锦。邀梁苑之才人。敷扬颂董；逮淮王之迁客，敬献椒醪。或云俭而中礼，勿事钗钿；或云，富而不骄，犹视杵臼；或云，仁慈乎臧获，怒无诉彼之逢；或云，周恤乎亲朋，好有知来之赠。矧吁天而饮血，孝鲤泉肥；即填海以甘心，冤禽石瘦。嗟哉，往事等桃李于不言幸矣，及时问松筠其已老。向者邑广文，本观风问俗之雅意，慕贞烈，而壹德急标，既而督学使以“全节尽孝”之芳称书匾额，而门闾争耀。某等居近里巷，谊切葭莩。愿借霜毫，奉扬彤管。文传懿范，将同百岁之歌；写出芳徽，並上千秋之祝。

恭贺

敕褒节孝董老伯母韦太孺人荣膺旌表大庆序

友人冠武及其弟冠贤，董公心一先生之哲嗣也，昔尝设馆河干，依为东道。见其温后端雅，克敬克和，视其家肃肃焉，雍雍焉，内外斩斩俱有条理，孰知此皆其尊慈敕褒节孝韦孺人之力也。孺人系出名阀，夙深姆教，及其归心一先生，作羹洗手，翁姑得承志之欢；举案齐眉，伉俪笃如宾之雅。一时之贤德，固已著矣！夫何天与以德不假之遇，天成其节益厄之穷。结縻五年，心一先生以父丧哀毁，积劳成病，孺人身侍汤药，宛转床帟间，虽历时终年，未尝有惰容，实未尝有倦心也。弥留之际，一恸而绝，家人奔救，移时方苏。比葬临圻，欲投誓以身殉，赖二子牵挽，号泣相从，未能如志，于是族人喻以大义，贵以所难，谓亲老子弱，非可一死以塞责也。孺人俯首饮泣，隐忍受命，自是之后，始以养亲抚孤，代夫承家为已任矣。当是时，姑年七十有四，冠武兄弟俱未毁齿，家给寒薄，府仰无资，孺人以羸弱息，独力支撑，艰苦狼狈于此为极，而乃茹蘖含冰，以媳代

子，视晨昏而奉养无缺也。丸熊画荻，以母兼父，习诗书而诵读不辍也。嗟乎！堂上甘旨，半出针黹；塾中脩脯，亦分机杼，此尤苦节之所难觐，而至孝之所鲜见者矣。乃自是家道日丰，田亩日增；二子成立，並登上舍。至于推所亲以及所亲，则内家姊妹日用之馈，遗必周焉。由所爱以笃所爱，则外家父母死葬之周恤必厚焉。他如恤邻有义，输食输粟感及童竖，逮下有思，贷身贷价，泽被奴婢，如此诸类，不可胜书。道光十九年春，诏举节孝闾，学公议牖陈。上闻奉旨建坊，並準入祠。乡里姻亲制锦登堂，金以为养亲抚孤，可以挽浇风，厉颓俗，煌煌大义，炳如日星，复何言哉。然而卜与冠武兄弟情属至好，窃尝往来其家，而知孺人之德节孝居其大。孺人之贤节孝未足以尽其详也。同人效渠袁君，本伊戚里，能道其详，故序其颠末，以撰其文，而卜特为之序云。

癸酉科拔贡候选同知萧季卜题赠。

梦丹韩公登贤书序

袁汝琿

盖闻，士之有所黻黼皇猷，翼赞圣治铭鼎钟，垂竹帛者，必其事业根于传心，而后文章足以经世。依古来四术所以造士，三升于以选才科目之设，实基诸此。应斯选者，必其培养既深，薰陶日久，根之深者其实道，膏之沃者其光煜，经纬陈编，鸿文之中观经济，渊源家学，明德之后有达人。吾于曹之韩氏益信焉。韩氏吾邑望族也，河朔英灵，济阴华胄，代传素业，世擅清门，家风纯厚，久垂弓冶良规，庭训方严，聿启诗书令绪。恭维，蔚瞻先生英姿卓犖，特达聪明，蚤擷芹香，迟登桂籍，膺急公之宠命，星动紫微。播宣政之芳猷，春披青甸，已而闾里萦怀。修齐注念，形神古澹。座少杂宾，训迪精纯。家多令子。拟燕山之五桂，数更增乎伊仪，比洧水之七兰，品弥超乎

国驱。媚川照乘，知非沧海遗珠；曜关辉山，焉虑荆岩滂碧，懿夫梦丹亲家。生而天悟，长且神聪。吞丹篆于胸中，生笔花于梦里。刻烛挥毫之技，论天对日之才。磨砢粹养，常兆午夜之灯；激厉观摩，益奋丁年之志。混彼词华，当蜚声于翰苑；展其伟略，定著美于旗常。所以掇芹弱冠，名已噪于曹南；待看攀桂芳龄，声将闻于海右。科逢丙午，经饱庚辛。雁路云开，蟾官香溢。烛尽三条，奎光万丈。文成七艺，丹鼎初开。人羨伏鸾隐鹄风流。而字写红笺，榜开风虎，云龙利市，则衫抛白芷。吾侪情深，桑梓谊切。葭草闻捷，而恍如雀跃，快心而争放兑，趋于以制锦帐，竖彩旗，称兕觥，乐燕贺，为梦丹庆，益为蔚瞻先生庆。盖知其蓄积久，而发煌必更有进也。夫破竹者数节之后，迎刃而解；登高者拾级之余，造跻其巅。以梦丹亲家，室虚生白，炉火纯青。胸有智珠之蕴，词如粲锦之披。挟风雷而烧尾，乘云雨而振鳞，由是青云得路，紫陌寻春。班联玉笋，兆入镜之芙蓉；饼啖红绫，作春官之桃李。赋五色而生妍，芸馆与木天並步，给七驺而示宠，金鱼偕玉带齐辉，皆可由今日予卜之矣。夫岂情亲而望奢，有誉而无试也哉。

闾堂韩孝廉登贤书序

欲取八旗官学教习戊子科付举人张葆中

尝闻，三珠毓秀，未传世业于然藜；一鹗高骞，难卜拔奇于夺锦。或即花霏黛管，午夜蟾红，银烂彩毫，丁年蜚紫。而钟期莫遇，空传流水之琴；罗隐无名，漫说镜湖之榜。此则，自昔年年，伏鸾兴慨；青衫岁岁，隐鹄荣情。又或徒工獭祭，仅鲜虫饴，南华之恨能消，尔雅之文未熟。将冠，懿昆虫，来蓬山顽石之讥。陪骥奔驰，致风水龙鳞之感。孰其，利市襦衫，边氏之筍经素裕；吐咳珠玉，谢家

之阶树先荣。分燕山之五荚，家声无谓，金根逾邺下之双丁，班列等
夸玉笋者乎。太封翁西岑先生，笙簧六艺，肴饌百家。芸笈压架，人
羨曹仓；玉轴连云学深杜库。结翰墨之缘，蜚声第序；作烟霞之侣，
淡志青云。座无杂客，衡门则罗雀双扉；经付佳郎，邨架则摊蟠万卷。
鯉庭诗礼，毓盛事于德门；骥子才犹，继先声于艺苑。长公闾堂，岐
嶷成性，暑髻知廉，雅慕共坟，工怀铅槧，撷藻芹于璧水。冀北群
空，压元白于虞庠。曹南名噪，以户庭不出，入消守株，而风雨兴
怀。情深负笈，问字于白鹿洞里；求友于古历亭边。文源分泝水之流，
笔势摇鹄山之秀。虽隋珠匿彩，偶滞刘蕡，而雁塔标名，终登韦肇。
九万里鹏程路远，惊破浪而先升；十五年蟾苑香稀，修梯云而独步。
固国华之盛事，亦家乘之联辉。诵先世之清芬，香分缙颺。冀孔怀之
竟爽，声启吹篪。譬彼，根同秋水，群花之含露迟开，穴共丹山，一凤
之凌霄独蚤。夫朱衣暗点，志士心雄，白蜡多称学人，意阻汎澜，墨
水残杯冷炙之场。既耗秋风，矮屋苔墙之地，谓尚须温玉怀珍。岁月
之河清难俟，谓世尽还珠买椟。亲朋之口说奚凭，看僮仆之凄凉，颀
彦汗背；念庭闈之盼望，踏地局天。尚冀刻楮三年，未敢桓潭不乐，
试忆抛梭七度，何疑平子工愁。而闾堂以吐凤之清才，遂登龙之素
志；如听均天之乐，师旷按其笙箫；如游福地之春，张华志其风物。
记载云镂雪之时，当赏月吟风之会。惟将玳瑁方能装逸少之书；不
有珊瑚安足架徐陵之笔。艳文藻于江郎，擅词华于荀令。卷帘则人已
垂青，屐击欧阳之节。抱璞而价增结绿，果逢卞氏之门。登彼岸而成
名，张吾军而吐气。岂等笈书名字，徒夸紫陌之花。要知腹富缥緗，
蚤握红绫之券。识大名于龙虎榜头，与春宴于凤凰池上。游孟东野之
春风，马蹄得意；咏宋尚书之红杏，燕喜重闻。翰苑名高，玉佩步花
砖之影；词林品贵，金莲散朵殿之光。振五十载之家风，广前徽于丙

午，夸十七人之年少，纪乐事于丙申。今日者秀翹杞梓，增椿木之
光华，润采菁莪，卜栋材之器用。兰袍偕斑彩以俱鲜，池草共荆花而
並茂。先两骥而前驱，忆曩日蒲编功尽，岂一夔之已足，羨尔时柳汁
祥开，视兹黄卷珠联织女，灿七襄之锦，会卜泥金帖报太史，书五色
之云。

静字袁公御贼殉难序

朱世楚

公讳煇字静字。咸丰九年九月皖匪蠢动，自归德虞城向西北而来。
公偕族弟宗涌，率团勇在县东南六十里沿堤堵御，贼不敢过，循南堤
而西至兰考境，越堤而北。二十六七日至曹之西境。公率团勇亦沿堤
而御，命刘公兴义等为前锋。二十八日贼破桃源镇，时定陶团勇亦到，
连日合剿杀贼数千人，斩渠魁。刘公兴义倪公凤来等二十九日战歿。
三十日袁公复督兵战于刘冈，身入重围，力竭捐躯。宗涌身受四十余
枪，后陈未到者闻之皆溃。时贼距曹郡仅三十里，因连日挫衄不敢复
向东北转旆而南。当日若非袁公截剿，郡城亦不可保，捍患杀贼，其
功大矣。义烈鸿勋，宜光史册，而列邑乘。可无纪以传于后？愚因作
挽言三章以纪其事。深愧不文，不足以阐扬诸公之忠烈。亦望当代名
宿鸿儒，共作挽章，异时载于志书，传之无穷岂非吾曹千古之光哉。

孟继贤访

兰叅岳嫡配江恭人传

张慎言

余曩令济阴，获与兰公仲逊游，后先最昵。仲逊以己未擢南官第，
繇司农郎出守临洮，随以最迁肃冀二州备兵使者，晋秩叅岳，屡蜚边
绩，将秉节旄，而以奉讳归。亡何，以孝死。维时代持家朝，厥配封
恭人，江为政迨逾一纪，壬午之八月将晦，复弃诸孤下就叅岳公，则
享年亦进公十年所矣。元嗣廩诸生庚生，问关二千里泣请曰：“痛哉！

先君子之无禄也，而庚母江恭人故在，犹先子视也，乃並收声影下从。盖至今日，先参岳始永弃庚兄弟，俾孤露诸地上。而不孝孤，弥用衔恤靡至，若断鷓鸟，念方困子襟，无可为扬显地，敢藉瑶章，以志不朽。”余若可辞，既为铭以垂厥后矣；复为传以彰于世焉。恭人产自世胄，端靓娴壺仪，其归叅岳公也，婉孌备至。事少庵公荣太君里称孝。至若治纺织经缁之具，夏为汗，冬为龟乎，皆不辍。忽构潜佐之，姑章勿与具得其欢心。同岁，青一日罕兼餐，而甘旨之馈不绝，率皆脱簪珥，知。叅岳公负轶才，佹时不逢，意不能无动。恭人曲为譬解曰：“时至则逢，天生子材，必不令其以坎塲终也。”公为解颐。修夜篝灯，效绩缁织，爰佐伊吾率达曙以为常。泊乎，擢第后，渐臻贵籛，四锡封纶，则懼_懼以悬鱼素丝相濯砥，谓宜勿忘诸生时丙夜功苦之操，彼疏太傅，知足不辱丙鼻官，耒老县车，夙尚泊如，岂异人任。无营营为子若孙求问计墮其家声也。叅岳公以是践扬边郡，屡著威名，数谢髓腴，罔所浸润。恭人所默赞力居多。呜呼！此岂黛铅笄袿辈所能佛其百一者耶。叅岳公有则室，养爱兼至，糲屈逮下，而无疾妒之心。生尤冲寂，不嗜声乐。尝怪谢道韞鲍令暉犹非闺嫔本色。且修其子以注精经艺，无渔猎他技，自喻贾余以素进取，子因蹕起庠校问。其训诸女，自纺车刀尺外，令习薰修法嫫，拜释宝，朝夕持诵不少懈，盖示以精信因果，俾解宿命，庶不以偷宴见其有深意。又念幼甥失恃，身自拊养，并置家塾中，与诸子偕业。岁大旱，殍道殍相积，辄输粟编賑，告讙则以奩畜继，曹邑赖以全活者甚众。此尤可纪事大要。恭人静正持大体，每念嫔则之不易肖，抚诸子妇善用慈，馭志臧获善用肃，又操作任最劳者，衣食取最下者，曰：“吾不欲以怙奢创虚墮先大夫宦业为闾左点也。”呜呼此足以光吾亡友仲遜于九原矣，恭人生于万历丙戌十月二十五日，故于崇禎壬午八月二十

八日，享年五十有七焉。后之采人物勒班管者，当不愧为贤母云，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南京户部尚书张慎言颔首拜撰。

黎怀韩公传

萧季卜

韩善人黎怀，讳惠兆，曹之青烟人。其先世自晋之洪洞迁曹，世耕读，无显仕。公生而懿良，从兄居，事兄如严父。故公之行事不胜纪，而悌道尤著。读书工楷，法得鲁公笔意。兼理医药，艺既精，远近相延，必请于兄，命之往，往；不命之往，不往，即得如所请；而彦色之间几微之有不惬于心者，亦不往。至于乡里姻族，贫乏困苦他乡逃窜，流离无告，则不待其请而一至再至，数十至，甚且捐以药味，助以药资，除馆舍，助行粮，若是者屡屡，亦无非从兄之志也。由是乡间咸以善人称。乾隆三十五年，总制两河兵部侍郎大帅白公驻节于曹，遭沈疴几不起矣，上下震惧，檄公至一药而愈。河帅喜，赐金币不受，赐衣冠不受，后欲赠以匾额光其门间。时韦某与河帅善，托之辞曰：“名与利一也，不受利庸受名乎？且大人保障河防，吾辈部民免其昏垫，受赐多矣，况恐失吾兄意。”卒不受。晚年厌人事，于中门外辟一舍，每夕掌灯后，兄弟端坐，命酒出肴脯，召于孙咸集其间，问桑麻，课诗书，申严家训曰：“吾家惟耕读两事，务尽心。其间，至于出入公门，干子公事，争讼构衅欺侮乡里，吾兄弟终身未尝为，愿汝辈世，世无为之也。”漏再下，送兄至寝所，兄寝，然后寝，子孙以次归室，如是者以为常。余以道光壬午，来游河干，识用璇先生。先生公子孙也，至其家内外斩斩，上下肃然。异之，先生曰：“此先祖之家法也。”余心识之，后与魏历亭赵虚庵两先生游，具言先生生平，纤毫悉备，始信善人之称，言之者非虚。非其子孙私誉之，而私美之也。道光十八年，公从孙孝廉慕冈增修家谱，迟余较订，询公

事不能尽记也。因参互书之，以补其大传之缺云。

论曰：孝弟者百行之原也，然依古以来称孝者多，而称弟者自琅琊王览，河东柳公权外不多见，而参商间闻，盖内行若是之难乎？公之持身处世，一以从兄为本，善人之称由此博焉。至以药济人，不享其利，或以为好行其德，然以视一术一技，辄以丰大其私业，而后殖其子孙者，其于人何如耶？

候选省饫浩赠武功大夫在田王公墓表 浙江布政使司布政使卡永誉

康熙辛酉副总用九王公驻兵海上，是岁其母周太夫人卒，公请假归葬。其尊翁在田公久已埋玉，至是复开墓与太夫人合葬，既为墓志藏之冢中，复命予为表勒于碑后。盖以见创始之艰难，而今日之所受其来有自也。公讳一龙字在田，相传为宋贤相沂公嫡派。其九世孙成甫，洪武初来曹，遂家焉。又历六世而生在田。公少卓犖不羁，善文章。与堂兄华瀛公俱以鸿才为当世名公所器重。既而华瀛公补弟子员，公小试辄不售，于是弃儒从吏。崇祯朝招天下异能之士，公与选授登仕郎，贵人多荐公有大才可重用，公亦慨然欲有所为。值大寇起，戎马遍天下，公于是决意不出，隐居于城南土山之西，栽花种竹，以自怡乐而已。元配季太夫人，族传纯茂，性备淑贞，中道卒。继配周太夫人，适公数岁而生用九公，用九年未弱冠而公殁化，其时家业渐替，生计日拙，差吏盈门，奸人窥户。太夫人抚育鞠子，是训是师，外支差徭，内谋口需，亦可谓艰难之至矣。嗟子！四时之尽，而有坚冰，冬之义也。百物聚瑞，而良玉暴表，君子之德也。称妇人之志与操，必取象于斯，不恭重哉。国朝定鼎，初用九已成立，尝念母氏之劬劳，整身励行，能自建竖，时有异母二幼弟，用九提携成立，为之婚

娶，产之美者悉让之，而自取其窳者。故一时贤豪，翕然称其孝友。至康熙辛亥，以茂异选授福州府闽县佐牛刀，甫试，而四野歌风，上官交荐。方拟超擢，巨寇忽起，凡官吏有才略者，盗寇皆罗致之使为已用，而用九则避之深山，誓死不污，贼亦卒不能致。当事者闻其忠节，召见奖慰之，询以当世事务，用九指画明切，拔于众类。当事者大器重，遂授以戎政。时盗寇蜂起，用九率众击之，七战皆克，遂以军功授中协付将，数建奇绩，屡加级衔。未数载，授左都督，拜他喇布勒哈番。夫古豪杰之士，亦有起徒步而为上将者，类多数十年未经一战，而用九以书生崛起，乃能出奇制胜，建不世之功，不数载而登方召之位，虽其才之大过人，亦天祐忠节，默有以成之也。今公与太夫人同归马鬣封，用九丐余荒言以表其墓，夫翁之立德启后，太夫人之苦节成子，用九之矢志报国，皆可传乎百世，而为青史之光者也。况余昔居闽时，与用九有缟苕之雅，又岂敢吝惜芜词，而不为荣香之播哉。至于他日茅土酬勋鼎钟铸绩，其所以荣其亲者，尚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王清卓访

署邯鄲县知县宛平县县丞袁汝瑋墓表

廩进士出身山东武定府同知宁州人邑侯刘大绅寄庵

吾友西谷袁君之病也，石生完璞往视之，西谷笑谓之日：“我若死必刘寄庵铭吾墓，而书之者必子也。”其后数日西谷死，余适令朝城，闻之，为位以哭。越一年，广懋随完璞来，持行壮乞铭曰：“是先人之志也。”视状多不备，君筮仕于外非一年矣，虽未及大用，必有利泽施于民，又负气自寄，必多卓犖可传之事。状皆缺，如铭之，恐不遍。又一年完璞为申前请，既葬矣，将铭焉，付完璞以授其家，

而完璞且以病旋里。方余之再至曹也，往日登临啸咏之士具在，无一人先朝露者。其后再生敬轩死，扈生丹亭死，及今日而韦生淑太，安生奉宣，薛生焕林、白生学海、刘生声宏皆相继死。君亦死已久矣。有生必死，少壮不免焉，况如余之衰且病者，其能长不死乎？一旦填沟壑，负吾友矣！乃缀其略以表之。君姓袁氏，讳汝浮，字荔亭，一字西谷。系出汝南，元末有讳成甫者迁曹县黄岗里家焉，是为君始祖。高祖讳嘉柱，乐陵训导；曾祖讳燮，庠生；祖讳培岁贡生。两世皆以中书君贵，赠徵仕郎中书科中书。中书君讳自飏，中书科中书候选主事之考也以诗闻，有《半槎诗》钞行世。配安人朱氏，生君，少颖慧，读书辄成诵，不与群儿伍，长援例入成均。随纳资为郎。初任永平经历署卢龙，迁安抚宁临榆县知县，提署郎鄆县知县。留心民瘼，惩豪右以安良善，所至有能声。调任宛平县县丞，未期月，遽请外补，归忽忽至于今而死矣。天下奇才异能之士，偶徬非常，往往湮没抑郁，不一展其用，或不得已而浮沈下僚，旅进旅退，国士，众人莫不知所报。卒之一瞥偶集，坎壈百年，自愧不如犬马，甘心草野而不悔。如君者，其生也不知其何所为而使之生，其死也，不知何所为而使之死。苍苍默默。亦若有意若无意焉于其间，吁！可悲也。君生于乾隆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嘉庆六年二月初七日，年五十六岁。性嗜学强记，淹雅人莫能逮。喜为诗，约才华以吟咏见称名流，尤长于五七言近体，朝一韵成，人夕传诵争，逊谢为不可及。有《学步集》、《退耕集》凡数百首，平原董曲江太史为序之。既仕归闭门却轨，绝迹城市，惟日与故人野老相往还。善谈谑，恒终夜不倦，四座为之神怡。朋辈宴集，非君至不快也。配孺人张氏。男子三，广懋、广樊、广攀；女子一。以七年四月初十日葬君子槐阴寺东新塋。铭曰：才不如人耶，矫矫出风尘也，治行不如人耶，声啧啧称于民也，

其著作等身也，其所至不酷而循也。不负丞，而丞负何遇之屯也；五十六而死非中寿，何修短之难论也；文采表于外，不泯泯也；使后之人过其墓而泪淫淫沾巾也。张子宣访

中书舍人袁本澄墓表

陕西道御史前知曹县中西蜀李先复

讳本澄，字湛如，号鉴眉，故大将军云鹤公之冢子也。赋性渊静，不妄言笑。事亲以孝闻。更笃友于之爱，有古人华萼之风。天怀冲木，富贵不骄，敦睦宗党，周急恤困。贷于人而不能偿者，往往焚券以谢之。明季岁大祲，公煮粥济急，人咸戴德。方之贞惠文子云。弱冠树帜泮林，既乃游雍，试辙上等。拜官文华殿中书舍人，誉满京师，一时名公巨卿咸器重之。及奉檄督帑数十万饷三晋军，时方多事，沿边士卒庚癸频呼，众方哗，公乃兼程至，抚师慰劳，而士皆欢呼用命。计臣以其事闻，特赐玺书褒美，朝野荣之。后辞位归田里，于时公卿设供帐祖道都门外，一如汉二疏故事，若世有工画者，图其迹以传后世，真足照人耳目，赫耀令名于无穷矣。有子四，长嘉棟为郡庠名士，次嘉楫以覃恩贡礼部，次嘉柱由岁荐授乐陵县广文，次嘉枢爵县令。古来称万石君家一门贵显，不过如斯耳。余莅曹，日阅邑乘，既详其事，而一时荐绅先生，又往往嘉谈而乐道之，故得知之备悉。黄山谷有言曰：“庭中子弟芝兰秀，塞上威名草木知。”其公之谓与。

廩生尹敬庵墓表

颍进士出身江南道监察御史阎临川镜泉

呜呼，吾师敬庵先生之歿两阅寒暑矣，门下士公议刊石建碑以表于墓。师之孙玉堂来言：“吾祖遽于学而不遇，富于文而屡空。皓首穷经，抑郁以歿玉，不肖不能阐扬先德，薪传在及门载笔搦词，足以

信今而传后，九原将待是以瞑目矣！”余则曰：“师之学，经世之学也。师之文，寿世之文也，余何足以知之，然安敢以不文辞，”师幼稟庭训授章句，聪颖卒夙悟，不数年六经皆能成诵。长从名宿游，文日进，弱冠补诸生，岁试冠军，督学刘金门先生大叹赏，尤警异其韵语，以为异日馆阁中巨手。师益肆力于经史之学，文法先正自是名益高，而识者希矣。师尝谓文以载道，源本经术，非徒侥幸以冀一遇。呜呼！师不求知于时，而主试者果无真赏乎？师之教人也，勉以穷经，期以远到，余兄弟因以登贤书，余旋捷南宫。师欣然曰：“余未尝自伤沦落，而诸同人或以是为诟病，予无以解也；自汝兄弟得遇，而吾疑始释。生平未酬之志，藉是一快矣。”师不理生产，晚岁家益贫，浩然有以自乐，非信道笃，而自知明者能如是乎？师往矣，生平事迹皆堪不朽。藏之名山，得诸其人，久而弥芳，岂羨人爵之荣哉。师姓尹氏讳攀龙，字振鳞号敬庵，没于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七。师母赵孺人，名门淑媛，相夫子以德，先数月卒，享年七十有九，哲嗣荣阶庠生早卒，孙玉堂等俱业儒。呜呼！孝友和亲任邱之行，温良恭俭慈惠之心，耿介清忠直谅之节，予未能尽详也，谨以函丈追随，得诸亲炙者。述其大略如此。孟继贤访

尽先同知诰授奉政大夫赐中议大夫苏溪高公墓表

赐进士出身候选知府定陶曹以燿恭撰

士有名不列甲科，而誉能永世；身不亲民社，而善足及人。必其得天者后，所见者远，所学者纯，生有益于人，没可传于后。吾读孝贞先生家传，而重有感也。公姓高氏，讳配坤，字顺资，号苏溪，孝贞其乡谥也。世为曹邑望族，大父圣植公，伯父舍光公，父映斗公。公幼而岐嶷，四龄失怙，越十年，大父暨伯父相继歿，因理家政，援

例捐职，请两世封典，恒以未得卒诗书业默歉于心，然于此道未尝不深嗜而笃好也。课子侄严而有法，择师友以启迪之。其嘉言懿行，至今犹藉藉人口也。公赋性孝友，事慈帏曲尽欢心，太宜人寝疾，公中夜露祷，乞以身代。并焚债券四十余金，粮券二百餘石，求延母寿，病寻愈。迨后失恃，哀毁骨立，茹素三载，为太宜人请旌建坊。胞弟信昭早卒，遗两弱孤，抚之无异所生。修家乘，建宗祠，捐祭田，使旁支绝嗣者亦得附食。为圣植公建专祠，置田立碑以垂久远。嘉庆癸酉有寇警，公倡义捕贼，捐资助饷。道光庚戌岁饥，捐谷三百石，以佐赈济。凡亲邻不能婚葬者，输财以助之。孀姑穷而无告者，给粮以贍之。苦节不能上达者，为之请旌以表之。抛弃子女者，为之收养。其尤关心者，开设家塾，延请名宿，四方来学之士，每备束修，供膏火，赖以成名者甚众。复立文社，课士之日，俊秀群集，公备酒饌。时邑侯秦公锡九广文，李公善煜闻而嘉赏。取课艺，定其甲乙，相继入庠者三十余人。使后之君子，有闻风而兴起者，庶人心日厚，文教日兴，于以挽浇习，振颓俗，其有裨于斯世，岂浅鲜哉！公卒于咸丰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二，四邑亲友，谥以孝贞，赠以匾联，孝男哀毁尽礼，一如公居丧时。善歌者必继其声，益叹先生为不没也。德配张宜人，诰赠夫人，贞静贤孝，克相夫子，于咸丰八年五月初二日卒，寿八十一岁。余知先生颇悉，谨摭其生平大节，载在碑阴，以志景行，以示来世云。

傅如恒访

对王公祖保甲议

朱世楚

致治莫要于安民，保民莫先于弭盗，弭盗之策，莫善于保甲之法。然而，保甲之政世未尝废，而善治卒不多见，盗贼仍然充斥，闾阎仍不义安。说者曰：州县亲民官奉行之不力也！而其实不然，今使保

甲之法逐户挨查，无论官长力有不给，久而生厌，即日日抽查，仍无益也。何也？弭盗之法不在循乎其名，而在尽乎其实也。十家相保，不得匿奸，举首者免，护庇者坐，保甲之法原最严密，然而藏盗之处所在多有，百姓不肯举首，而甘连坐者，岂皆容留奸匪，于中取利之人哉。盖以官长恶恶不实，除恶不力，举首之后，往往轻纵。而被首之人，本多凶狠，又以法律可逃，益无忌惮，逞凶报复，而良民莫能堪与，其举首，而有杀戮不测之祸，何如隐忍而受干连轻罪之诛。且既为盗贼捕，必袒护，或素日通捕，或临时贿捕，其败露尚未可定。干连而坐者十之一，不干连者十之九，百姓又何苦而不容隐也。又况捕役庇贼，多方串教，以图开脱，而举者反有挟嫌诬告之虑，捕役权势既重，盗贼押店生杀在手，欲其诬扳，则诬扳。捕役以为讹诈之端；欲其遗漏，则遗漏，捕役以为隐匿之地。盗贼承捕之意旨，而承案之大小，认脏之多寡，亦惟捕之所为。即官长严刑泛追，亦不能得其实也。官刑虽严，能严于捕役非刑之私拷乎？即能如之，官刑外，刑已无余，私刑外，苦累无穷也。此弊不除，即日查保甲何益乎？果使官长爱民如子，除恶务尽，察捕之奸。治捕之罪，于被首之贼，亦不遗余力。使百姓举首者，当时不受拖累之苦，异日不受报复之害。行之实政，揭之明示，使百姓皆知其意，庶几诛一警百，宵小远迹，闾阎安堵，而保甲之实效亦于此可见矣。不然，循其名而不尽其实未有能治者也。

付效朱访

侯选布政司理问袁克齐墓志铭

礼部尚书加三级刘墉石庵

余妹婿，曹邑袁弓似，同母弟克齐，字洁万，姻丈江西广信司马纘亭公第三子。姑母路宜人，母邱孺人，雍正乙卯五月十九日生，七岁出继纘亭同祖弟侯选州同知。念修公后嗣，母张安人。辛卯春，为

亲请封，偕弓似来京师，主余邸舍，共晨夕者月余，日见其沈重寡言，举动不失尺寸，心识非风尘士也。未几归去，忽忽者逾二十年矣。已酉冬，视学直隶。次年按大名，地与曹近，弓似候余涂次，挑灯话旧，知洁万于是年六月初九日已故，距生时年五十六，余惋惜久之。弓似更不禁潜焉流涕也。因言吾弟奉嗣母克称意旨，本生亲丧，不敢逾于礼，而无不致之情。宗族苟有急难，务竭力焉。一身为两门所依重者二十余年。甫隶仕籍，志企效于世，以嗣家声。不幸，中风痹数年而殒，愿乞一言以志其墓。呜呼！余与洁万见其人矣，即其感若兄以深恻而难自己者，至性之动人，谅信而非诬也，能勿慨乎！其言之娶张氏，子二，继颺继颖；女三，适赵大宁、张熙、高辉；孙男二，孙女三，卜于壬子九月二十四日，葬城东三十里温家楼新阡，系以铭曰：玉藏璞，竹含筠，精英郁莫伸，弃掷任埋尘。千秋奕世，行见凌霄汉，化凤麟。噫，吁嗟哉！谁为来者睹斯石？其有感于斯人！

张子宜访

思戒慎堂铭并序

王公奖

余以世路崎岖，人心难测，猥性成愚懦，言必尽情，动辄得咎。每思闭门补过，与世无争，庶几过少寡耳！因名吾庐为“思戒慎堂”。爰为之铭以自警。

人不可欺，已不可味，人已即天，天殊可畏。谦则日增，满则日溃，味无使兼，酒无使醉。进宜知止，急流勇退。思之思之，不出其位。

勿务已长，勿拂人意；人失宜恃，人得勿忌。善宜敛藏，过宜暴露。闻誉勿喜，闻谤勿怒；喜怒不形，脱然无累。戒之戒之，勿暴其气。

居安思危，履高恐坠。何若退藏，自安韬晦。勿忘受恩，勿务施惠。是非在人，语不多赘。心自虚明，口若不喻，慎之慎之，恒持其志。

徐亮博访

曹县志卷之十七

艺文志 碑记 序传 赞铭 奏疏 杂著 藏刻

碑记

光武济阳宫碑

蔡 邕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奸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八年，罪盈恶熟，天人致诛。帝乃龙见白水，渊跃昆谿，破前队之众，殄二公之师。牧兵略地，经营河朔，戮力成功，翼戴更始，又不即命，帝位阙焉。於是群公诸将，据河洛之文，协符瑞之徵，金曰：“历数在帝，践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於鄗县之阳。九域之陌，祀汉配天，罔失旧物。享国三十有三年。方内又安，蛮陌率服。巡狩泰山禅梁父，皇代之遐迹，帝者之上仪，罔不毕举。道德餘庆，延于无穷。先民有言曰：“乐乐其所，自生而礼，不忘其本。”是以虞称洵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宫实始于此，厥路藐哉。所谓神丽显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玮来，在济阳顾见神宫，追维桑梓褒述之义，用敢作颂，其辞曰：“赫矣天光，爰耀其晖。笃生圣皇，式汉之微。稽度乾则，诞育灵姿。黄蘗作愿，纂握天机。帝赫斯怒，爰整其师。应期潜见，扶阳而飞。祸乱克定，群凶殄之。匡复帝载，万国以绥。巡于四岳，展义省方。登封降禅，生于中皇。爰兹初基，天命孔彰。于子子孙，保之无疆。”

曹成王碑

韩 愈

王姓李氏，讳皋，字于兰，谥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于国曹，绝，复封。传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铎宗世，盖于时年十七八，绍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扰。王奉母太妃逃祸民伍，得间走

蜀，从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领军卫将军，转贰国子秘书。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吊客不忍闻。丧除，痛刮磨豪习，委己于学。稍长，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从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内外斩斩。由是朝廷滋欲试之于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长史，行刺史事。江东新割于兵，郡旱，饥民交走，死无吊。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括锁扩门，悉弃仓实与民，活数十万人。奏报，升秩少府。与平袁贼，仍徙秘书兼州别驾，部告无事，迁贞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声生势长。观察使啜缙不能出气，诬以过犯，御史助之，贬潮州刺史。杨炎起道州相德宗，还王于衡，以直前谩王之遭诬在理。念太妃老，将惊而戚，出则囚服就辩，入则捃笏垂鱼，坦坦施施。贬于潮以迁入贺，及是，然后跪谢告实。初观察使虐使将国良往戍界，良以武罔叛，戍众万人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张，于是以王师湖南，将五万士以讨良为事。王至，则屏兵，投良以书，中其忌讳，良羞畏乞降，狐鼠进退。王即假为使者，从一骑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关大呼：“我曹王来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错愕迎拜，尽降其军。太妃薨，王弃部，随丧之河南，葬及荆，被诏责还。会梁崇义反，王遂不敢辞，以还，升秩散骑常侍。明年李希烈反，迁御史大夫，授节帅江西以讨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无以家事关我哀兵。大选江州群能著职，王亲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诛五畀舰步二万人，以与贼啖馘蔡山，踏之。别祈之黄梅，大鞞长平，鑿广济撤祈春，撤薪水，投黄罔，築汉阳，行趾川还，大膊薪水界中。披安三县，拔其州，斩伪刺史操光之北山，踏随光化挽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东北属乡还，开军受降。大小之战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县。民老幼妇女不惊，市贾不

变，田之果谷下无一迹。加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改户部。再换节临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邀於梁，杀烈，北取汴郑，东略宋国陈，西取汝，薄东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贼，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将卒十万尽输其南州。王始攻于温终攻于襄。恒平物估，贱敛贵出，民用有经。一吏轨民，使令家听户视，奸宄无所宿。府中不闻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条次，世传为法。任马彝将慎将鐔将潜偕尽其力能。薨，赠右仆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赠太子太师。道古进士，司门郎刺史，随唐陆徵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节度黔中。朝京师，改命观察鄂兵蕲、沔、安、黄，提其师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讨蔡实取沔、蕲、安、黄，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州适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无文，其实有待子，无用辞。”乃序而诗之辞曰：“太支十三，曹于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绝迁，令王黎公，不闻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载，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荐峻功。苏枯弱疆，猥其奸徂。以报於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处王之所。唯旧之视，蹶蹶陞陞。实取实似，刻诗其碑，为示无止。

曹县平赋碑

申时行

曹邑治兖西南鄙，当宋卫齐鲁之遼道。盖地薄民贫，自古记之矣。今寓县为一，所在繁殖，曹亦稍安业，仅仅更费，然其物力不能当壮县之什一，而更徭租赋称剧焉。县官以马少牧之民间，岁入其驹于罔寺，而邑有马课。异时河决，兴人徒塞之，薪茭键石仰给无算，又缮穀漕道，尝出夫役以佐漕，而邑有堤繇，冠盖之使相望，车争辕而马接迹，而邑有传给，其诸转输供仪之赋不与是，盖赋役之繁如此，先

是计籍纷纷，追呼百出，吏因缘为奸，民困益甚。前侍御王侯圻来令兹邑，始至，惻然伤之。既拊循其疾苦，搜隐剔蠹，慨然曰：“瘠土而多敛，罢民而重役，司牧之谓何。凡民所以困，由徵令繁而吏弊滋也。安民之道，地著为本，则壤定赋，弊安从生。吾知所以恤之矣。乃条便宜若干事，以请于抚按，司府並是其议。乃度一县之地，与百役之需。量出制入，凡徵令咸视其丁亩；凡赋与役皆入银与官，以其羨当转输之费；凡杂徭应募者授直焉。计邑中之地其丁若干，徵银若干，命之曰：“平赋法。”其籍定，故徵敛有经；其法简，故追求无扰，民大称便。侯之忧公思职，萑萑得民，如此其大较也。余尝览观成周之际，司徒以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亦已备矣。而乡师大遂人，五鄙四郊之吏又各稽其田野、夫家众寡，以岁时入其数，三年而均，何哉？先王知天时有赢馀，物力有登耗，法之所以不能齐也，而弊乘之。故贡赋力征，一视其田野、夫家，要于均平齐一而止。当其时，上不为苟且一切之政，而下无并兼掊克之私，民有馀蓄，而日以殷阜。至晚近而王制之阙久矣。良有司缘俗为治，不能纯用古法。然编户生齿，庐井相望，犹古之田野、夫家，而吏于土者，固古乡师遂人之职也。今不务明先王之意，而溺其职，赋籍、民版、赢馀、登耗之不知，而苛细刻深苟务趣辨以赴期会，闾里骚扰而相奉；胥吏渔利以巧法，则赋役日以不均，而民之困极矣。侯乃能洞悉民艰，度其所甚便而以致行之，以合于先王均平齐一之意，可不谓卓然志古之道者哉。曩居台中，昌言民隐、国计，具有指画，乃其效睹之邑中推此法也，虽安利天下可也。余与侯同乡，而雅从曹人士游乐闻其政，于是司成王元登以曹父老之意来请，遂书其事于石。

曹南石氏世系碑

石 绍

贤者必能睦族，非贤者所遇之，族人皆贤贤者之心，中原有一全族在耳！全族之人或智或愚，或忠或诈，或柔善若处女，或鬻猾类狙狯，或响然有恩于我，愀然有怨於我，而要之念为我之族人，则此念皆可捐也。此念可捐者何也？未有贤者之人，而与族人争短较长，明恩修怨者也。非贤人便不与族人争短较长，明恩修怨；惟不争短较长，明恩修怨，而后谓之贤人耳！今夫一族之人，由亲及疏达于五服之外。至于不相识认，而默为存想，孰非吾一脉来者，孰非吾性命同源者，孰非吾骨血皮毛同为一块者；则孝友之念不觉自生，而相亲相爱，有莫可如何者矣。故人未有不爱儿女者，此爱儿女之心，天地人同一生生之心也。仰而爱其父母宗祖，生生之本源不可解，所以不能解也。广而爱其族人，所以汇归其生生之本，而畅悦无穷也。此心畅悦不穷，则无事无物能为之穷；事物不能穷，则履蹈受享，前接后承，俱不能穷，自然之道也。吾独怪人家教养子弟，不教之以孝友，教而之以机械。其上者，读书识字，习文艺工科制进取；其下者，习贪黩狡猾，蓄财积贮而已。习久心熟，友爱不闻。其初以为聪明灵变，可以启发家声，而弟不知兄，子不知父，人蓄其私，家藏乖戾，修小吝，悖大义，笃妻孥，薄亲长，渐至孤幼不恤，亲老不养。请与之风微留田之歌兴。讷讷讷讷，互相怨讷，始咎子弟不肖也。则貽谋不善，而家道之不能永明矣。吾未见孝友婉娈之家，而门庭不大，大而不久者也。故善爱其家者，必自亲睦始也。平章之化，起于既睦，张仲孝友，三代诵之。华整陈婉。门二雍熙。公艺能忍，九世攸居。善哉！苏氏之言远而至干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又其初则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衍而为诸子，又衍而为诸孙，以至于百千万亿，不可殚述。

而一人之真脉完神到底不离不散，为子孙者可以按世而默想也。故系诸其阴，俾吾子孙世系诸此。

曹县知县题名碑

费标

部院、寺监、藩臬各有题名，而郡多缺，邑尤缺焉。先时蔡君桂岩视曹篆，鳩工断石，稽文考献，操觚染翰，亦垂成矣。未几，君有荆南之命，而文亦失其传。标承乏月馀，常君碧泉暨僚属咸请终其事。予弗获已也。乃言曰：“题名者题其名也。题名于石者，石不朽而名亦因之以不朽也。石因名而显，名以石而传固矣！然观之者有不同焉。是故，慈祥冰蘖为循吏，为廉吏，虽其人往矣，而名刻于石，观其石者，莫不敬且爱也。不然，苛刻饕餮，为酷吏，为贪吏，虽其人往矣，而名刻于石，观其石者莫不忿且怨也。又不然，庸琐奸回岂惟无益于时，而且有害于民，虽其人往矣，而名刻于石，观其石者莫不鄙之，排之也。夫启人之爱且敬者，名也。诚足以为石重。致人之忿而怨鄙，而排之者，亦名也。斯为石玷矣。夫名，何足为石轻重哉！存乎人也。今石刻而名著，名著是非定矣。任于前者不可追，嗣其后者尚思所以为石重，毋为石玷可也。斯意也，亦蔡君意也，予代为之言，是为记。

曹南朱孝子施田置义冢记

娄枢

成周六典，大司寇之属曰：“蜡氏掌国之鬻禁，有死于道路，则令埋而置鬲。盖先王仁政必穷民，是先故无主者，以我为之主，不使死者之有遗恨也。”逮我圣朝，内自两京，外及天下，府州县有泰厉、郡厉、邑厉之坛所以祀无祀之返魂也。所在而各置漏泽园，所以藏无主之体魄也。仁之至义之尽矣！惟兖州之曹县，北连畿辅，南迩大河，舟车会归之地，流移众集之所。比及庚申辛酉，真定、顺德、

广平诸处饥馑，荐臻百姓，流移渡河而就食者，已不啻七之五，曹其必由之路，不及渡而殍者甚众。邑有孝子朱纪，方出于庐，见不掩之骸，不收之藪，喟然叹曰：“漏泽之园无几，而道路之死者何限。犬衔鸦啄，行者避道，而仁人为之掩泣。”乃于城北八里，施田十亩，丧有主者任其自掩，丧无主者令人取而掩之。闾里父老美其德而欲传之后，请记于石。吾闻，孝者，推爱亲之心以爱人，友于兄弟者，视人有同胞之念。孝子离家室，而庐于冢上，不饮不腥者三载。乃弟，令晋江，按山西，江南淮北，十年在外，其生事葬祭与夫于理家蛊，孝子之力居多，其孝友素著，虽未可便许爱人以同胞，然其一念之厚，亦可无愧矣。他如置义学以延师儒，施义田以厚乡族，建庙宇以益学校，皆昭昭人耳目者，故记其略以俟观风者采焉！

游左山寺记

钱达道

余夙有游癖，且家世海虞山中，其于峰峦洞壑之奇，泉石竹木之胜，盖朝餐而夕惟之也。一缩铜符，纠缠吏俗，即遇名山胜宇，未遑探历，为怅怅者久之。比余繇昌补曹，曹故小国，无他佳丽，间以其暇，一登曹南山，再登青、景诸山，直卑卑邱垤耳。会邑孝廉蔡赉卿氏，谈其里中有左山寺，为古名迹者，辄心神飞越焉。考之邑乘云，春秋左太史瘞骨此山，故以山属之左，左山者，缘左太史而名也。其后不知何代僧创兴化禅寺，建左山塔，藏定光佛舍利于其下。宋庆历间，寺塔皆圯，僧知隆移舍利诣闕，天子遣中贵人温土良，谕守臣任中师缮治之，于是左山复有寺，而塔则屹然于寺之旁矣。至皇祐癸巳，余五世祖修懿公，出守济阴，因郡人祝正辞之请，为作左山寺宝乘塔碑记，其文尔雅，大类六朝丰骨，载在宗谱。自宋迄今不知几百年许矣。岁庚寅之三月，余以职事道出左山，环山而居者多蔡氏裔

人，则此山之檀越主也。賚卿为具淆核，邀余偿登临之约，余忻然从之。时维暮春，惠风袅袅，山鸟齐鸣，如调笙簧。夹路蔓草闲花，香气冉冉袭人衣袂。四顾邹鲁故墟，宛然昔人在目，神怡心旷，诚不知其山之左而右也。行不数里，从者曰：“左山矣。”余策马环视一再，无峰峦洞壑之奇，无泉石竹木之胜，不异曹南、青、景。盖土人不惯看山，见邱垤即以为山耳。第不知置身于泰华之侧，又何以名而状之也。因目逆賚卿，哑然失笑。顷之，有僧道纪锡杖而出，倩之以行，自是得谒汉恭王陵，吊左太史墓，而左山形势一览无遗矣。折而南为兴化禅寺，其中则先修懿公碑记，俨然在焉。旁多石刻，则賚卿之大父泾阳公，与司理杨筠涯公释秋月辈结社兹山，而为镌其时歌者也。谛视良久，迤邐而出，已止宝乘塔下，向山僧觅其所藏舍利子观焉。僧曰：“传闻舍利藏于灵址五级下，夜深时见清光闪闪，今岁迂不可睹矣。”余复请之曰：“闻僧众果皆园心了而化，乃为舍利，当时左太史极群书，注述千万卷，其心亦了否？而何以不化？”太史读书明理，道为诸儒宗，其心炯炯，不知当时定光所化舍利之心，亦得如太史之见否？而何以化，太史与定光同居此山，是儒释偶合，而冥冥之间，其为大史窃舍利余光，以自淑，亦或菩提之境，尚借明于太史，此皆所谓不可知者，请以问之山灵。”賚卿曰：“山以左名寺，以山名固矣。然不有修懿公为之铭，则此寺曷重。不有先泾阳公为主，则此寺曷延。是余两氏，盖有大造于斯寺者，矧余小子，昔出长公门下，而今又得以燕间侍君侯，权履以续先公之游，非一时良觐哉。是恶可以弗记。”余点首是之，为铨次其时日而付之山僧，若云刻石于左山之旁，与先公之旧碣並辉，则余不敢知矣。

赏音斋记

王士龙

家君雅耽博古，伯兄行可领餘论于过庭，以故，古法书、尊彝、琴棋、图籍篋笥几榻，一切文房之物，可以恣清兴者十年狎猎。侯其祔而卜闲厂之居于私第东北之旧室。栋榑梁楠板槛之挠折者，瓦木圯伤之腐黑者，亦白之，经月聿新。邀同诸志觴泳其间，谋以赏音名斋，志所好也。而复雕刻其题咏，则增邑十倍矣。伯兄慨然曰：“空斋闾寂必纪其成，与诸君雅意所寄，斯永所举于不忘。顾居匪城市，无背山临流之趣；而业世农桑，无吹竹弹丝之娱，安所著一言哉。”龙曰：“唯唯否否，不山，而云霞借其秀；不洞，而寂寞同其幽；不曲水，而客至裘流觴之兴；不管弦，而清谭响金石之音，即今日之事足赏也。若夫静坐，而伯牙操畅，郢客飞霞，邹衍谭天，庄周说剑，顾陆绘图，钟王挥翰，皆可取足于斯，斯所以为赏音者哉，而益可以发挥诸君子命名题咏之心。至若一室不事，则古之人有然者。江湖忧君，庙堂忧民，彼诚知所处，讵能乐志溪山，耽情殷息，吾怪前所称二者之为，皆过矣。而又奚羨耶。”

紫芝楼记

王治甯

水烟山庄，在余家敕修世墓之左，实开府翁塘祖故业。翁塘祖尝匾其堂曰：“尚书旧墅”盖溯其源也。余不孝，甫襄先慈大事，以山庄僻静，听两儿一孙肄业其中。会菊月明生之辰，儿辈告曰，“高楼之傍，产物有光。形如云盖，色润苍黄。九茎一本，厥名何祥。”不孝乃泫然流涕曰：“此瑞草也。其名为芝，气和乃产，同凤麟奇。”噫嘻！胡为生也，生非其地，庶草何异；生非其时，几以菌遗。噫嘻！胡为乎生也。时有友人乃谬向余贺曰：“此孝芝也。子之事母，尽物尽志，哀毁过情，孝思无二；天怜其诚，祥发表异。”因顿首谢曰：“终

天之恨，罔极之恩，恐粉骨莫赎也，其何以当之。”友人复谬向余贺曰：“谢家玉树，阶庭芝兰，比若孙子，毓秀琅玕；仁者昌后，凤翥龙蟠，天为产瑞，示以造端。”愈抱惭含泣，屠躬无地，稽首再谢曰：“诸顽不慧，如渊明几，虽好纸笔，尚远裘箕。守我家训，尽不乖戾，此又何足以堪之。”友人曰：“如子持论，此祥奚宜不在今日，想在异时，子乃多让，当归之谁？”乃扬言曰：“芝，仁草也。地主仁慈，则芝生。独不闻邵辛新昌，灵芝生座。今有仁侯，龚黄声播。余殒先慈，高轩一过，贵趾呈祥，当为侯贺。友人亦首肯而贻余曰：“子言诚是，惟侯之趾。子言是祥，惟侯可当。子如不记，后何以示，记如不备，后何以徵。子其蕙藻，为后人考。复鬲管作记而乱之曰：“天不爱瑞，地不隐祥，芝生先暨，吐秀含芳。归之余孝，余孝未到；归之诸郎，诸郎失教；惟属我侯，志获愿酬；我侯不有，故以记吾楼。

蓝氏青天楼记

蓝近任

崇禎己巳冬，爰有丈人担簦而来，偃息于青天楼侧，颀然而望，渊然而思，首肯肯尔色肃肃。尔童子前曰：“若氏之楼也耶，翼翼耶，渠渠耶，低白云而近红日耶，胡为乎青天耶？”丈人曰：“来，若知邑有兰氏耶，曰习；若知邑有稀庵先生耶，曰闾；若知先生之孙观察耶，曰见。斯楼也，先生创之，道路之人名之，观察新之，而榜之也。盖有五志、五戒、二徵焉。何谓五志，先生以孝廉仕，初豫闾晋，两邑即小润其屋庸奚伤。而先生湛湛乎若长空之绝纤翳也，两邑咸诵青天不衰，于以志为政之廉焉。解组赋归，与物无竞，游其宇者，若俯仰青天下，而身心俱适，于以志居乡之和焉。厌嚣喜静，高标出塵，四窗涵虚，与天为侣。向青天，邀明月，一觴一泳，其

乐无垠，于以志寄怀之雅焉。数亩之宅，环堵萧然，独结小楼，差可容膝，不雕不镂，不丹不雘，貽之子孙，贫无可减，富无可增，于以志作法之俭焉。凡世有所作，必命嘉名，或骚客韵友，互相标榜，美而不传，传而不久，有起而嘲之者矣。先生有楼，而先生不名也，先生之友不为之名也，行道之人，乃相率以名先生者名其楼，与陶篱邵窝共昭不朽，于以志得名之公焉。志廉以戒贪也，志和以戒戾也，志雅以戒俗也，志俭以戒侈也，志公以戒私也，因此五志可垂五戒。何谓二徵，强力者，动必拂人，稍见怨讟，便嗟人心之不直。先生歿五十餘年矣，而祀学官，自耆而庠，而绅、而邑、而郡、而督学、津津青天，不置不可以徵直道之未泯乎。浅植者，奢望于天，苟有沈郁，便憾天道之无知。先生歿，而先生之子孙贫甚。人或疑之，曾凡何时，而观察进士起矣。不可以徵天道之不爽乎？先生俎豆于庠，与天无极。先生之绳绳继继，观五志，谨五戒，信二徵，不与青天俱无极乎。此则观察榜楼之意也，而岂徒然哉。童子曰：“有是哉，闻青天之风而兴起焉者，其在吾辈乎？”或述以告主人，主人曰：“识之。”

孔子过曹碑记

钱达道

余由新移曹之明年，以视朔下学官，诸生进曰：“吾侯吾曹之主也，修举废坠，岂异人任，乃有千年胜事，缺然未备者，愿吾侯图之。”余为屈指曰：“余之莅曹仅期月耳，武王诸口，得无奔溃之虞耶，则波光似掌矣。青景诸山，得无樵苏之禁耶，则白菟共之矣。惟汤有陵，惟莱有墓，惟伊冉有祠，得毋芜秽而不治耶，则庙貌如故矣。且也过楚邲，而思卫文之劳。履安陵，而吊子臧之节。涉漆园，而仰庄生之风，登左山，而高邱明之逸，类皆有耳者共闻，有目者共睹，何谓

缺典载。”王生维翰前曰：“吾侯不考之记乎？周敬王二十五年，孔子自卫适曹矣，又自曹适宋矣。夫孔子当年接淅绝粮，伐木削迹，曾不得以身一日安于宋、卫、楚、蔡间，而独徘徊曹境不忍去者，则何以故？毋亦谓曹为姬宗，而振铎固文之胄与？故删诗则录曹风诸篇矣。修春秋则贤于臧，且及其子孙矣。藉令君若相，举国而授之政，奚不可者，顾君如伯阳相如公孙疆缙弋是娱，无心治理，其所以过曹者，又不免于过宋也。孔子之志足悲，已由孔子之过，至于今不知凡几世。其间令于曹者又不知凡几人，而使千年胜事，缺然未备，是勿可以弗记？”余闻而让之曰：“尔多士何见之弗广哉。万古天地之精神，一收而完之孔子，自穷涯绝献以迄扶桑日出之区，何地非孔子神灵流贯，殆唯以过不过分辙迹，善疑沮丑者，无论亲炙，无论私淑，亦会晤孔子于仰钻瞻忽间，何得以过不过分官墙。信如多士之见，是隘之乎窥呈人矣，但仁人孝子，慕亲不得，则思其笑语，思其居处，以寄遐想于万一。彼食而见于羹，坐而见于墙，岂诚见之哉，神之所通，千载一息也。吾儒事圣人，非即孝子之戴考妣耶。故会晤孔子于过不过外之以接圣人之精神，又企慕孔子于过历之内，以炙圣人之步武。则当日过曹一节，信有足为曹重者，而又可无记云。”刻日鸠工立石于南关，署曰：“孔子过化之地，”以补千年之缺，以塞诸生之请，俾异日歌咏鸣者，睹兹石而与大雅篇章並奏，庶凡余言亦少有补于观风。

重修成汤庙碑记

朱琦

曹之为邑，分野属宋。城之南十有八里，汤陵在焉。史记云汤寿百岁，而葬于亳北之济阴，即此地也。前代置守冢人百家，春秋遣官致祭，陵前堂虎门壁悉备，陵之左有桐宫三楹，相传太甲所居之处。方其盛时，碧甃辉煌，丹檐灼烁。帝宅有精灵之聚，陵官见虎豹之扃

抑何隆欤！及洪流鼓浪，河伯肆虐，螺蚌满乎郊原，蛟螭乘乎台砌，五六十年来，败壁颓垣，栋挠桷折，渐且化为禾黍荆棘，邱墟陇亩矣。令岁在壬戌，余分符治曹，明年春修祀事于陵。目击荒残之状，喟然叹曰：“明德必百世祀，今若此谁之咎也。”考诸舆图，成汤居北亳，距此才三舍耳。进曹人于三千六百餘祀之前皆犖穀民也。践土食毛，孰非臣子，而况近在王畿，受恩独深，可不思所以报之者乎。况商祖德邵公懋，度越百王执中之理，纘一十六字之真传，归藏之易，阐六十四卦之奥旨。是继千圣之道统也。开三面之网，思及禽兽，陈六事之责，惠我蒸民。是得万方之人心也。且牧官之攻，一造荼苦之民生，遂登仁寿，拨乱反治，应天顺人，伟业又何如哉。余尝读祭法曰：“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考之礼经，质诸商史，则其庙食千载，谁曰不宜。千是捐俸劝输，鸠工庀材，经营于乙丑季春，成于乙丑孟秋，共建大殿三楹，拜殿三楹，左右廊庙六楹，山门照壁皆备，无修前人，无废后观。工既訖，邑之僚属绅士，合辞请于言为记。为迎降送神之辞三章：

其辞曰：“辟天门兮凌空，神翱翔兮望故宫。龙旗兮飘渺，鸾辂兮和鸣。汝鳩汝方兮执轡，阿衡仲虺兮驂乘。神贲止兮莫遐，弃何以待兮席五重。

云剑兮柴燎高达，风清兮萧茅远明。捧壶盥漱兮溪女，执火焚香兮祝融。秦嬴兮风吹哆哆，冯彝兮鼙鼓彭彭。陈籩豆兮荐我馨香，留鸾舆兮鉴兹微诚。

散齐兮虔恪于外，致齐兮诚恉乎中。牲牲兮肥膋，丰洁兮粢盛。明水兮在罍，醴酪兮盈觥，神醉饱兮返驾，锡厥祉兮靡穷。”

附重修成汤庙引

朱琦

昔狄梁公奏焚淫祠一千七百余所，止存夏禹、泰伯、季札、五员四祠。非帝王圣贤应庙食不朽者，毁之奚恤。若成汤伐夏救民，以征诛，易揖逊，而绝乱臣贼子篡窃，托辞故先儒有言，后之得天下者必以征诛为正。晋魏六朝不足问矣，若唐若宋未免遗议，惟汉高明祖暨我清世祖章皇帝救民水火，炳炳烺烺，与汤武后先，一揆三代圣主並軌齐徽，非狄公所存者乎？今曹南有成汤庙，春秋举祭，载在祀典。筮豆牲醴，需用正供。水旱疫疾，有祷必应。宋、元、明各代重修，今陵前小碣可按也。但湫隘太甚，即祝史展祀不能备仪礼，而且栋折榱崩，发发论诸草莽。余叩谒而心惘然。朝廷典礼所关，亦曹人观瞻所系，纵不能扩而充之，俾巍然轮奂，循其旧而庀飭之，不致倾圮，亦有司子责也。余捐俸为之倡，鳩工庀材，共襄美举，俾来往观瞻，翕然兴敬礼之心。凡遇水旱疫疾，有祷必应，作善降祥，举曹之人食报正无量已。

曹邑重修文庙记

朱琦

尝阅古史，宫阙之兴废，虽曰人力，厥惟天定。如曹邑学宫，一没于波涛，再隳于兵燹；旋兴旋废，所谓气数非耶。时值上元甲子，海宴河清，文教蔚起。圣天子嘉意作人，东巡幸阙里，入圣宫。隆恩异数，亘古未有，诚学宫废兴，一大机会也。余少嗜诗书，欲观先圣车服、礼器，虽不能至，心窃向往焉。幸承乏济阴，去圣人之居不远。敬闻天语，敢不竭蹶襄事。矧曹为古亳都，懋昭日跻，厥冢若庙于是乎在，我宣尼非其苗裔耶？里人为予言，曹为孔子过化地，余每于簿书之暇，与诸生论文校课，瞻桐宫之伊迹。督工鳩役，较前规而扩大之，敢谓恤祀明禋，力返古道。或亦我夫子尊祖敬宗之志，僂乎如有见，

恍乎如有闻。其于浚洽追始之义，庶有合乎于时进。教谕刘君逢甲，训导卢君道和而告之曰：“学官鞠为茂草，吾侪责也。”余承前尹门，臧两君子后，虽大成两庑渐有成绩，而根星门为官绅晋身之阶，明伦堂为师生说礼之地，启圣祠木本水源，文昌阁较功考过，奎星阁炳若日星，名宦祠报功崇德，是皆不忍倾圮，而务为修复者也。余为损俸倡始，上自缙绅，下迨士庶，争先趋事，工不移时，轮奂毕美，皇皇清庙，可与浚哲发祥辉映前后也。经始于康熙甲子孟秋月日，落成于乙丑季夏月日。事既竣，督工绅士谢国璧、扈之桧、尚廷对、王长松、尹琦、袁绵祥、石璜、扈槩石音镌石，属余为文。一以为致身霄汉所由奋，一以为变风易俗所由基，一以体先圣过化之微意，一以副执鞭欣慕之初心。而乘时崇学，行流德教，更期无负圣天子幸闾里嘉意，作人之旷典也云尔。

槐柳墅记略

武昌图功

五岳主人，别号醉乡侯，又号黄石公。世居曹门，联曰：“门前皆市井，宅后有山林。”主人杜门谢客，人罕识其面。厅之左有便门，额曰：“成趣”有联曰：“数行槐柳地，一亩水云居。”自门而入，穿曲径长二十武，左有小便门，额曰：“柴门。”有联曰：“薪水儿常给，琴尊我自闲。”两小苍头侯于次，五十以上者无得入。柴门之东，又有门，额曰：“槐柳墅。”主人性爱槐柳，故园中植此两种，枝叶交加，岁久成洞。风声日荫，无不宜人。联曰：“白雪飞花偏傲日，黄金结于更宜秋。”园之东有小楼，曰：“水云楼。”联曰：“云边掩映山城近，水面浮沈雁鸭多。”楼上设木几，安棋局。坐容四人。园之南有屋北向，曰：“斗室。”中贮汉魏六朝、唐、明诗，百子、离骚，联曰：“数椽白屋堪容膝，半榻青编自会心。”园之北，又有

楼南向，视水云楼高阔各半。窗开四面，壁悬一榻。上额曰：“风花雪月”联曰：“雪月供吟料，风花佐酒卮。”下额曰：“醉乡侯。”联曰：“百年人是客，八斗自封侯。”楼中酒枪茶鼎琴剑皆全。主人与客之工诗者，壁上题咏欲满。主人饮酒意适，对客挥毫有句曰：“有宅区区在城之隅，儿有粟，妻有襦，吾命侣而携壶；有楼峨峨在宅之阿，送目远，取象多，吾对景而长歌。有槐柳之阴阴，匝小园而成林，其枝足以来好鸟，而荫足以藉盍簪。”以两尊者之命应试入都。作歌曰“忆小楼”辞曰：“一泓清浅水，乃在山城之南，画桥之东，小楼之北，碧沼之中。几双白鸟窥鱼舞，无数荷花映日红；渔人网集游童聚，游女车回夹路通；雨来兮柳槐烟漠漠，月到兮河汉色蒙蒙。主人贫有酒，号为黄石公。手一卷送双瞳，日夜招客吟诗弄丝桐。自从骑马长安道，冷落楼台谁与同。想猿鹤之多怨，料花神之热衷，寄语山灵权作主，古人拂衣待成功；了却当年毛义檄，还向楼前作醉翁。或曰五岳主人即五岳游，姓武氏名图功字言尔，有《五岳诗集》《白云楼诗草》行于世。

重修城隍庙碑记

门可荣

周礼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故王者御宇，百神皆得祀焉！独城隍之名不经见，而史亦不书。惟明太祖制词有云：“城隍聪明正直，礼宜崇祀。”由是加以封爵：府曰公，州曰侯，县曰伯。新官到任，俾与神誓，然后莅事。岁有祀于山川，必奉其主以合食焉，此城隍之神所由肇也。曹在元为盩厔镇，祀祠未举，及明洪武改曹县，始祀城隍，称灵佑侯。或曰州改而爵未改也。至于庙之始兴，明初，有赵氏者，输地一区，以为庙基。厥后，成化丙戌，邑侯张仲芳修之；宏治戊午，缙衣果浩继之；正德庚

午赵玘扩其址：万历丙申黄冠增其宇。其间兵火频兴，河患屡见，基址定矣，而制度未广也；制度广矣，而规模未宏也。恭遇皇清定鼎，百度维新，乡著崔向善者，慨然以兴起为己事，修正殿五间，寝官三间，穿廊、拜殿、配殿、廊房、书舍、直符、大门、角门、四十餘间。有陈福者施财重修土地五道两司，戏楼数间，钟鼓有楼，庖有厨，照壁高大，垣墙坚好，备前人之所未备，增后人之所欲增，丹檐灼烁，碧甃辉煌，巍然称大观焉。每岁圣诞，享祀丰洁。余治曹三载，癸丑季春，谒神甫毕，向善等备述颠末，求余记之，余曰：“古人有言，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所凭依，将在德欤？使曹之之人，务三时，修五教，亲九族。其君子恭俭而好礼，其小人忠厚而奉法，于是修其庙而致禋祀焉。将见揭虔受灵祥庆屡下矣。不然，虽八宝以为庄严，百珍以供祭祀，神其吐之，其何福之有。余既为文以记其事矣，犹愿与都人氏共勉旃。”

送蔡父怀山先生还曹记

马理

吾泾阳西衙蔡父，山东曹人，自号怀山，盖以官为宾，以山为主，而怀思尔也，其以忠信惠我泾民者三年矣。间矢诗以畅情识者，知其登高而能赋，才不凡也。今春二月，闻考功信得归。公淡然治装行。泾阳人曰：“公怀山之愿遂矣，兹往吾一城、十镇、八乡民朝夕怀公，公岂不怀之乎。”公曰：“吾怀深矣，泾阳人明律学数倍于儒，今其人侍督抚三司及诸郡县掌文卷，故全陕之政率出其手，使其人儒，则以道辅其长，苟纯乎律，而舞文，则官暨民通受其害，吾欲损彼以益此，未之能也，今去矣！能无怀乎哉？”又曰：“泾阳有名好善之民半于四民，今其人皆齐而居，数夕而集，党有吉凶事，不约而会者万人，吾忧其背于义，恐其陷于罪也。欲易之而未能，今去矣，能无怀

乎哉？”人曰：“趋语诸学律人之父老，使悉儒其学。复语诸斋居者之父老，使皆庸其行，何如？”公曰：“善哉，此余夙昔朝夕意也。幸语诸！幸语诸！”于是，泾人倚琴而歌曰：“平途兮风澜，望征夫兮孔艰。羌振衣兮还山，还山。”又歌曰：“山远尘兮无关，又花卉兮芳妍，主风月兮谁争尔权，羌振衣兮言还，言还。”公曰：“美哉，此怀山操也，余将归而琴之。”遂行。

送李君文明之建甯通判序

彭 韶

三代而下，治致之盛曰汉，唐、宋固其君，贤明相继之力，而世臣亦与有助焉。然汉近古，故张安世父子以重厚称；唐变故久，而李文饶父子以才气显；宋风俗盛，而韩、范、王、吕诸后，皆能以忠节世其家，风致不同皆名位相埒，纪载有光可尚也。我国家治平百馀年，名公巨卿，前后相望，一门一姓，簪组蝉联亦众矣。求其德器勋业可谈道，如张、李、范、吕之父子未尝有也。岂古今人不相及耶，抑安常习，故无志于媲美耶。呜呼！志者五官之帅也，志一立万事可为矣。古曹李公以清德起州郡，位冢宰官保，辄用而辄去国，而名益显，视古大臣无愧色，四子皆入仕。而仲氏文明尤为白眉，谦抑清苦，不类相公于，比试吏部优等，授通判建甯府事。予同年友黄日缵、刘学滋氏先教于曹，熟文明，来请曰：“文明年富有志科目，非他人以恩泽干进者，比愿有以赠之。子惟少年登科，常情所重，君子亦犹是也，然大概藉之以发身耳。地望轻重不存焉，不然张李岂践世科哉？予意系属人心在德望，振起流俗在风节，处大事决大疑在才气，之三者，举业中人能尽之否耶？本之以正大之学，加之以历练之识，持之以坚持之志，庶乎可矣。州郡之职虽若无与于此，然为之之地，岂有择哉。昔者吕舜从守官会稽，未尝求知曰：“勤于职事，其他不敢不

慎，乃所以求知。”此则为司存之道，而世臣之家法也。文明兹往，毋安近小，益勉修其所未至，异日名位与冢宰公相为匹休，则古诸名家其得专美于前代乎？庸序以为劝。成化六年岁次庚寅夏五月朔。

赠太守刘侯赴任重庆序

王崇文

曹邑，居宋卫梁楚之冲，当黄河下流。土腴而民纯，财丰而力裕。四方称乐土者，曹为最。迨有乡兵，继以河决，民始不胜困扰，思所以息肩不可得也。正德庚午三月，临洮刘侯来知县事，侯以丙午乡进士，知蜀之大竹，屡膺旌典，熟于政体，下车即以事神恤民为务，且厉冰菓之操，乘谦恭之节，作兴学校，而劝士之礼有加；禁革奸弊，而馭吏之条尤严。他如词讼之简，河防之备，心力无遗。仅五越月，铨司推侯才名，擢守四川重庆州。命下之日，士民惊且叹曰：“奈何夺吾贤尹。”相与留之不可得，以予职司文字，合有言以赠其行。窃惟古帝王治天下，每以守令为重。亲民之官得其人，则一方蒙福；非其人，则一方受殃，所系重且艰也。吾曹多事之秋，供亿浩繁，财力告竭。侯以刚方之质，通敏之财，处之有方，不俟岁月之久，而民劳不怨，事集不废。若侯者，治理有效，足仰副圣主简用之重，可不谓贤哉。虽然慎厥初，惟厥终，终亦不困，侯之在曹，政则美矣。保是心而不替，守是政而不失，则重庆之民，所以感戴于侯者，又何异于曹之民耶。矧圣天子即政聿新之初，夙精图治，用贤为急，侯之政事日新，朝廷之精擢益至。繇兹而守大郡，佐大藩，柱石廊庙，霖雨天下，仁民泽物之功，不翅一邑一郡而已！重庆何足以淹之哉。侯在曹日虽未久，惠泽已深于其别也，因以诸大夫士仰感之私，期望之意，为侯告焉。

送通州司训李先生之任序

王崇文

宏治辛酉春，舅氏李先生自曹庠贡于春官，落落不偶，走且叹曰：“当今士之所学，与夫上之所取，文与行二端而已！”先生孝友恭敬，修身伤行，未尝有过举，少即知学，上自坟典，下逮子史，无不探蕴钩奥。作为文章，动以古人为法。信周礼所谓宾兴之英，汉代所谓修先圣之业者也。宜其策名有司，羽仪圣朝。而出入场屋三十年，竟不获展布所蕴。岂天欲困抑贤者，而将伸其后耶。亦造物者忘其福善之道，任其穷达耶。抑天以阙阙之宗，享科目禄位者众，而忌其太盛耶。求其故不可得，劝之角艺于京闈，先生重违鄙意，一试而罢曰：“予固知命矣。”秋自大学赴选部，试于大庭，擢优等，得顺天府通州儒学训导。走，侯之曰：“师儒之清，非俗吏比，但位不充德，无以副抱负之大。”先生曰：“不然，子居家时，承先叔父少保公教，欲以古之道变今之俗，秦数奇不遂初志，今荷一命之恩而师儒，有教化之责，人才之贤否，关焉。或于初志，稍有酬也。何者？彼佐天子以进用贤才者，宰相之事也；列学舍以教育贤才者，师儒之托也。夫士不教，不足以达用，犹玉不琢，不足以成器，职亦重且艰矣。矧通州在辇毂下，被化最先，人物最秀，而教化最易，其聪明俊杰，务本崇实之士固不为少，第恐溺于见闻，睹文武之衣冠，而功名之心胜；羨王侯之轻肥，而富贵之念兴；见城郭之繁华，而远邦之艰苦，或未之知习；城市之奢靡，而细民之饥寒，或未之恤。文词葩藻之技或长，而躬行践履之德，或未之至。有一于此，皆予深忧而思有以易之也。其视省力观民，设教之训何如哉？予将教以崇义，而去其利诱之私；教以敦本，而革其趋末之弊，庶几乎古盛时教人之法，于是变其习染之俗，复其古朴之行，通之士子，亦不异于古之人矣。他日授以官，异

以政，大之柱石廊庙，次之膺一郡一邑之托，建无前之伟绩，垂不世之芳名，吾所得亦多矣。又何必计禄食之厚薄，较官秩之崇卑哉。子且以为何如？”走再拜谢曰：“非所及也，请序而书之，以为先生赠。”

赠柳塘陈君两台移奖序

徐松年

柳塘尉于宣城之南陵，阅二载，以外艰归。直隶巡抚周公，巡按尹公，檄方下于南陵奖其贤，时尹为仰蓬部公。乃请移檄于曹即其家奖之。曹署陈公商于邑先生杨公，欲序其事为柳塘贺。余惟当今邑尉，不为抚按让者几何？况交奖之不置在官而获与者几何？况业已离任，檄飞千里之外，腾名誉于闾里，问柳塘何以能获于上如此也？闻仰蓬公之为南陵尹，威望严重，许可者鲜，独接引柳塘无间于去留，不然，非空文可回，则一骑可遣矣。何拳拳如此。人之言曰：“天下功名惟慷慨魁垒者，能奋力取之。”柳塘昔从事于总理河道郭公，用其言而运道以通，尔时未有官守，已能有为；今当尽行其所职，其见信于部公也，固宜。尝见部公赠言，历序为令之难，而自谓受其匡益者惟多。又曰：“织贡之役，智巧所深避而不为者，柳塘愤不顾身；事克有济，遂以人间大丈夫许之，是两院之所以交奖其贤者，固部公为之也。柳塘感于知己之遇，岂浅浅哉。昔杜黄裳尹河南，召其尉卢坦语之曰：“某家子与恶人游破产查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者，虽大臣无厚蓄；能积财者，必剥下，如子孙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黄裳惊其言，遇之加厚，尝谓黄裳之相业，卢坦之功名。举兆于此。夫尉不以尹之命，而苟于从尹，不以异于己，而遇之厚。彼我之间，惟善是主，其胸中之恢豁为何如也？宜乎为贤相，为名臣。部公能脱形迹，而与人为善，异日事业，必有同于古名臣者，以柳塘之政事，而声誉藉甚。卢保衡之功名不可以奋力取耶。指日，吾邑大

夫自河内来，请以是言质之何如。

送京兆扈先生观察河南序

姜 枢

仕宦迁擢适故里，乍释鞅掌，而纵声酒以为乐。有怀契阔，而合故旧以为欢。亟馈有辞而交际问遗以为礼，此人情之自然，而亦无瑕于名节者也。京兆先生自留都而北上也，抵家省太夫人，太夫人八十有六矣，承顺志之余，亲与旧杯酒召致不可得，方策尺帛无所受。初或议其贵贱礼绝，已而见当路达人，仪物名刺不可通也，始知先生之诚孝专一，而不暇及其他。议息，而问馈召致之念通国寝矣。所厚者劝之行，不应。谋乞终养。太夫人知之，责以大义，谓不能成先君子之志，始不得已而北行，然已越期，例得左迁外补。慰者曰：“位虽暂屈，而名则孔扬，所谓观过知仁是也。”先生正色曰：“某唯知稽事为罪，得放为恩，敢违道以干誉乎？”及河南宪副令下，欢然就道曰：“定省虽不及于晨昏，音问可时通于境迹也。”或引东汉贾逵为刘恺辩屈曰：“有司不原乐善之心，而绳以寻常之法，惧非长允让之风，成含宏之美。和帝嘉纳，迁恺侍中，且下诏，后不得以为比。今圣人以孝治天下，有司何常法之拘。”愚闻之曰：“屈见真，伸招伪，圣人鼓舞一世，毫发不差。”外法而原情，人必有故意迟迟以为进取媒者。先生将行也，掌科戴先生，侍御朱先生，别驾张先生请为之辞。枢闻，在昔有宋贵卿外补，多不以吏事为意，盖悻悻于不屑就也。惟向敏中罢叅知政事，知永兴军，尽心民事，由是复入为相，天子称之曰：“向敏中大耐官职。”盖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若观察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虽天下运掌，一因心之所推也。

曹南刘公八帙寿序

姜 枢

负郭连阡，町畦膏腴，关市室庐，栉比鳞集。路人遥指曰：“此

刘氏之余亩别业。”岁课农夫赁工价。闲民转移执事者，无常业而有业，远流徙近贤迁者，无家而有家也。观风者曰：“富矣！非一世有也，”循西门通衢，而面南门，垫檐廊互有经纪，居人曰：“此四世同居刘氏家也。”永乐间输粟助边，蒙旌异以表仪凡庸耳，观风者曰：“义矣，吾闻厚国者，天不薄其家，其必有后矣。”已而，见济济踉跄出而寅宾者，有待对于廷，待选于曹，待聘于家之器宇。居人曰：“此刘氏之子孙弟侄甥胥也。”导童颜鹤发，冠裳伟然，不藉扶曳，而式礼莫愆。众哄然避路曰：“此刘氏之大父，国中之大老也。”与人有恩，与物无忤，今岁八帙，今日诞辰，始冠服以迎宾。遥指大宾，有锦袍而通犀者，京兆公也，有鍍金而豸服者，都宪公也；有横金而佩虎豹者，左金吾右锦衣也。有琢金而佩白鹇者，肃藩相耀州守也。有将仕而豫赐服者，京兆弟冢宰之诸子孙也。顾不以爵而以齿所推让，而居先者，安平、乐平大尹也。其餘嘉客，非国学之彦，则乡校之英，与夫耆民，巨室，素为里人之所敬慕而景行者。观风者曰：“是果鲁芻之文献足徵，而故旧老成之风犹有存而未泯者耶。”抑曹风之均平专一，心如结，则神独完，故气能久而不散耶，抑同气相求德不孤，必有邻而聚乐于斯第斯人耶。吾闻香山有九老会，洛社有十二者英会，以今日曹南诸君子观之，何古人之多让也。盛筵难再，恐二十年后，诸老或倦于登依，而晚进诸君子。方在仕途而不肯来，求如斯日斯会，恐不可得也。洗爵莫辍之笑言，翻令人动牛山岘首之郁悒。尔时集筵而集义者，乃旧友田之常、张兴甫、孔博、戴淑、言思杨之叔侄也。

曹南张氏家谱序

姜 枢

曹兖州之故国也，张，曹城之故家也。所谓故家者，非谓广储蓄以

为富，崇禄秩以为荣，侈舆马众臧获以为豪，以其袭忠孝，遵礼义，而世家法也。吾读曹乘孝义传，见元季兵燹，有张氏兄弟假箕为舆，挟母避难，而盗贼感化。因询诸别驾翁曰：“若人后裔，尚有足徵乎？”翁曰：“是我祖也！”今祠诸乡贤，究极履历，则曰：“莹有石栏，刻朝列大夫张公祖莹字，亦不知为何代？”因出家藏中有洪武三年户口勘合。乃述其先人之言曰：“田野愚民将何以报圣王，存此帖世世无避征徭耳！”夫城野数万家，能存洪武间故纸之故家有几。张家世修忠孝，宜生别驾翁也。翁之忠，见于理边餉，辞千金而不盼，至今宣府老兵，犹能道其事。公之孝，见于三载野宿，不饮不腥，无庐墓之名，而有庐墓之实，岁时朔望，与忌与生，墓无不往，而往无不哭，其天性然也。公之家法，虽不能悉，但见贵家大族，皆连姻奕世，益见古曹故家人物之有识，而公之家法为世所重也。盖公之忠孝、家法，本出先人世泽之长，而家法忠孝在公又将以长其世泽矣。以是作谱以遗子孙，则本深而及远，非徒侈后世之观而已！异日，曹之父老有语我者曰：“张氏之选，有官守于前朝，惮国法处有位之严也，求去而不可得，乃诈死归村，久之发觉，夫妇咸械于京，置大辟。乡民妄传，上后悔，锡之金头，故有金头公，银头母之说。其别派有不肖子，妄意金头，窃发其冢，竟无所所得。其人垂老辗转呻吟，其子生盖之棺，天道昭然，捷于影响。”愚闻之甚骇，质诸翁，翁曰：“诚有是事，为亲者讳，不敢以闻诸君子。”予曰：“昔召公蔡叔，同一周宗，周人语召公之孙曰：‘唯召公是似，’及语蔡叔之子，则曰：‘无若尔考。’盖圣人不能必其宗族之均善而无恶。要亦使其子孙之观善而惩恶耳！”泛观往古，不如取鉴于今；旁求天下，何如反观于家之为近且切也。肩舆之孙，世修忠孝，则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是已发冢之夫

生盖诸棺，则自作孽不可活；是已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政作谱者，施于有政貶厥孙谋之旨也，何讳焉。公名世臣，以礼经魁山东，昔为予之上官，今为所主，予有感于公之名，允宜故家也，是以起故国故家之论，又推公意，庶觉来裔，乃有观善惩恶之核。

赠太铉石君迁官归里序

宋云霄

不佞仕延庆三年，铨曹以为无过，按禄薄转郡丞保定去矣。而延人昵予，则走督抚，直指台，强借予。既上其事，天子重拂元元，乃命不佞以今官治延如故。予自以于延无大补，则时时向属邑龚铉斗一言，顾安得一开敏宏卓者，佐予塞斯州，拳拳意也。无何，从邸报见新州尉曹人石某，而龚铉斗且来向不佞贺得佐。盖龚实同郡，雅相善，因道石君开敏宏卓状甚悉。既倾盖，君夙凝有风裁，任赤洞见无隐，而练达迅决，风发斧断一切盘错。不佞故尝试君，而君无虑盘错也，殊承颺之矣。则信乎开敏宏卓如龚铉斗者指也。夫延大不逾斗，距神京不两站，然地寒而民贫，迫塞垣又挂居庸关外，为宣大诸镇管枢。年来徵发西四镇兵，无虑数千万。率道延，延于是称棘。而君慷慨多伟略，数以法铃束诸戍卒，诸戍卒咸服德威。他日辽理熊大司马委弁督数千人自西来，横甚，君预为牒道左，禁勿肆，一卒掠畦蔬，即缚致弁，弁不悻，君辄以守土卫民责之，弁气夺俯而去。盖自辽阳陷后，议保障延者，君画所以守延状分布诸文武，暨州之荐绅士庶咸章章有程，而南城睥薄众避难，君即慨然任之曰：“生不食县官耶。”不佞窃壮焉。未几烽燹孔急，督府业报闻，而延恃君卒无恐，督府繇是雅重君，为一再奏，当亡将勦之。君音洪若撞数石钟，每一叱即豪顽胆落，汗簌簌下浹背然；于豪顽外所谓赤子者，则煦煦然不啻卵而翼

之。以故大奸闭门，小奸累武，而濯濯良氓式歌且舞，微君谁实为之。君虽以至诚馭苍赤，不为察察习，然神气湛彻不可茹以物，当决三盗，不事刑朴，而情尽得，钩距摘发延，于是赫然神明之。他如逐流丐，改河渠，飭城积石，植柳葺堡，则又不惮。先不佞而虑之周类如此矣。逮不佞视策而西，以一州累君，属直指、台、按、部，延而藩臬以下偕，则无不快愉而劳勩君，君繇是微声四沸。计君在延二年余，所得督府、直指奖三，揭荐一，而直指李公行且特劾君，然随以声动尺五天，而转君去矣。夫诚不止一延为王家赤子，度辇上意无不可以用君，而君之欲用与否皆不必究，然以开敏宏卓如君，甫二年随用迁去，而延之上若下又奚赖焉。兵臬张公雅欲留君，数申指不佞，而君则迫欲归，谓田园荒芜，奈何代他人缝嫁裳。为大丈夫，重君则出，而有以自见；重身则退，而有以自顾。两者原无轩轻，况君挥刀一州，则上获下治业，无不游刃有馀，丈夫之能事，亦既见矣。勇退息流，所谓善刀而藏，斯亦君之踴躍满志时乎？吾兹无以挽君归，而第以君具文武才，业见知当亡，亟欲用之，又属国家多事时，兼善独善，尚烦于商君亦安能即长往乎？是又延人折柳之意，而不佞居恒依托之私矣。不然开敏宏卓，龚铤斗独为一州言哉。

黄河条约叙

吕维楨

子车氏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疏濬决排，何尝无事。行故无事，水不行必止，不能止必行，河之变往往然矣。尔年河伯稍驯，所称某云云，大半以水衡钱，果胥吏厮役，腹倘有事，必无所措，河之变往往然矣。史郡丞明于此，尝为议曰革、曰扣、曰减、曰杜、曰守，不一而足。总之责实以俾今工，裁溢以备后需。其他所申飭及河要害，为图说若干卷，刊之。曰：“此皆见诸施行者，吾

以告后之人，且旌吾过。”吕子曰：“天下安有可以无事之日哉。”行所无事，不寓有事。三韩岌岌惧祸至之无日也，非以无事耶。非以不能行所无事耶。平居之冒破，当局之废顿，临时之张皇，皆非也。昔人以河逾兵，两者之变又往往然矣。天下有心人于此焉变矣。余又感焉。今行河使者，实为少司空王公，非公之心如水而真虚也，郡丞即从旁借箸，其谁听焉？余于此益信禹之行水也，与人之壹也，能集思也，能忘我也，故能行所无事也，不然，天下安有可以无事之日哉。

枞罔颐寿图诗叙

杨维聪

枞罔子生于曹，游于校，举于其乡。乡故齐鲁，号多逢掖士。枞罔子之问独体轍焉，枞罔子不自盈也，盖循循乎尔。既上于京师，卒業于大学，颀于春官，谈数者奇之，识者惜之。枞罔子不自欲也。盖衍衍乎尔。性爱图书邨侯之富也，工草书旭之法也，喜延宾客北海之游也。筑室于郊，左图右书，树之以枞，抚焉，矚焉，盘桓焉，子真之逸也。或劝之仕，曰：“吾仕也与哉。”或谓之隐，曰：“吾隐也与哉。”盖犹犹乎尔。久之谒于铨曹，厥令于成，不再浹旬，郡遣尉至，尉负郡势，其礼亢，枞罔子曰：“吾不负枞，枞岂负吾哉？”遂解印归。成民留之弗得，刺史留之弗得，监司留之弗得，盖浩浩乎尔。厥道于汴，将浮于河，双岩樊公廉，访于汴，实维厥甥，藩臬谒公获班荆焉。罔不高行曰：“是不役于物，必知所食，不大贵，且获大寿，率赠之官。”平山张路氏绘事之工者也，因为之图，于是藏诗，束图与之俱东，就枞罔而处，将终老焉，盖阳阳乎尔。君子曰：“枞罔子其真寿哉，其真知所养哉？其取于枞也，有道矣。”夫枞类桧，而德实不同。夫枞其叶松也，其身柏也，则叶与身皆直矣。夫桧其叶柏

也，其身松也，则叶与鼻皆曲矣。故曰，枞以直从桧，以曲会夫直。民之所以生也。将以立身孰物，可不彘乎？是故君子之道必存其心，必遂其志，必养其气。心不存则放，志不遂则乖，气不养则阏。养性所以存心也，致命所以遂志也，集义所以养气也。枞罔子率性逃名，遗荣养素，冥若鸿翔，翻然凤举，固将出风尘之表，立云霄之上，为鸿为鹤，为繇为彝，垂休声，杨景晖，其心顺矣，其志遂矣，其气充矣。远取诸物，庸非有得于枞哉。夫枞直之寓也，夫直颐之繇也，夫颐寿之基也，枞罔子之寿，其不可量也。夫双岩考绩于京师，将出于曹，命方城子叙之，为寿枞罔子。尹氏邦麟，双岩子樊氏继祖，方城子杨维聪也。

送王大参德润归藩续咏引

王 整

归藩续咏者，翰林庶吉士十八人，送河南参政王君之作也。王君有子崇文，登癸丑进士，选庶吉士。今年丙辰，子崇献又登进士，又选为庶吉士，士林侈谈以为盛事。庶吉士者，始太祖朝，简进士之茂异者，储之翰林教养之，以备他日公卿之选，时与者二十八人，应天之列宿云。癸丑夏，君以贺圣节至，且行，诸吉士，以与崇文交也，赠诗成卷，西涯学士题之曰《覲阙归藩》。今年君又以事至，十八人者，复踵前之为，予为题曰《归藩续咏》，以为犹前志云耳。君字德润，山东曹县人，以进士知河南之太康，改信阳，擢南京监察御史，知湖州府，历今官。其在太康、信阳有惠政，为御史多所建白，湖州民相率留之，为立去思碑。君有子八人，余亦争爽竞慧，其盛将不止是乎。

诗集自叙

李萝阳

李子曰：“曹县盖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诗者，天地自然之

音也，今途骂而巷邀，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谓之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子，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夫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者，雅也。而风亦遂不采，不列之乐官，悲夫！李子曰：“嗟异哉，有是乎。予尝聆前此之音矣，其思淫，其声哀，其调靡，是时俗之乐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古者，人异，风即其俗成声，彼之俗既然，乃其曲乌得而不然，故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辩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谱而声者也。不有卒然而谣，勃然而歌者乎。莫知所从来，而长短疾徐，无弗谐焉，斯谁使之也。”李子闻之，矍然而兴曰：“大哉！汉以来不复闻此矣。”王子曰：“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少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骂也，吟也，呻也，行咕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故曰，诗者，自然之音也。”李子曰：“虽然子之论者风耳，夫雅颂不出文人学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见于世久矣。虽有作者，微矣。”李子于是怆然失，洒然醒也，于是废唐近体诸篇，而为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驰骋之技也。”李子于是为六朝诗。王子曰：“斯绮丽之馀也。”于是诗为晋魏。曰：“比辞而属义，斯谓有意。”于是为赋骚。曰：“异其志而袭其言，斯谓有蹊。”于是为琴操古歌诗。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为四言，入风出雅。曰“近之矣，然无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闻之暗然无以难也，自录其诗藏篋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刊而布者。李子闻之，惧且惭。曰：“予之诗非真也，王子所谓文人学子云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多者也，然又宏治正德间诗耳。”故自题曰《宏德集》，每

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时有所弗及学之谓哉！”

孔庙祀典录后序

武图功

吾尼父功德侔高厚，历万代而俎豆之，与圉丘方泽之制，並垂无穷。诸及门之士，私淑之徒，生不必同时，修不必完行。如其立德，立言，壹禀于洙泗法程，而堪为吾道羽翼者，並得配食庙庭，崇报厥功，盖比于六宗群神之祀云。然而，岁久制湮，名实多紊，位次淆而失序，行实暗而莫彰，姓字封爵又皆磨灭而无纪，种种刺谬，不可殫述。即繪祝丰洁，神岂我摅稽献章者；虽饮恨于缺典，而司弦歌者，竟不能越耳目而前也。诸郡邑大都类此，而吾曹为甚。自宛亭成尊师以联魁来莅兹邑，牛刀一试，风景顿殊。至于注意斯文，尤出创见。捐俸金以倡义，新黄舍以树人。使百年来风雨漂摇之区，焕然改观，缘是声出响应，佳事骈臻。我中州立翁黄先生，赋性刚毅，蕴藉宏深，自邹移曹，于诸士多所裨益，而顾瞻庙貌，尤慨然以厘正祀事为已任，遂与王生维翰，郭生丕显往复商榷，务求画一。尼父无论，已自复圣而下，人各有主，主各有次，总而悬之于扁，行实考之诸家，封爵辨于累代。恍若起诸贤于九原，彬彬然揖让而坐一堂之上者，用以妥先灵至恪也，用以开群蒙嘉惠也，用以培植道脉，而敷衍文化，伟绩也。诸贤有功于圣门而从祀，吾黄先生复有功于诸贤，而厘正其祀猗与休哉。昔司马迁作孔子世家，旨意寂寥，条理不贯，何异以管窥天，以锥卓地。而学士家徒，以文词奇崛之故，争脍炙之，有识者试较彼于此，则其功高下浅深，当以何如论耶？是且超乘而前，而彼方踉乎其后矣。岂仅仅补史氏之阙而已哉。两王生维翰士龙，意欲公之海内，因命之制闕氏，而余小子，功为之叙其颠末者如此。

两秋赋叙

于若瀛

楚邱王际泰所作两秋赋成，一曰“梦洛”，一曰“登岱”。两赋皆以秋而作，遂名之曰两秋。九辩言，“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是，作者言及于秋，必状其沁寥凄索之容，与夫萧瑟牢骚之情，直道其可悲已矣。于乎秋而果可悲也。则兑之正秋，又何以以为万物之所悦也。悲非悦，悦非悲，一见以为悲，一见以为悦，同此秋耳。王子之所感，悲乎！悦乎！且感甄之作，文生于情；《梦洛》之篇，情生于文，似微有不同者，而云云亭亭之间，故青帝发生之，府而登之者，为金行焦杀之语，无亦所感之异乎？庄生有言，物得秋而万宝成，成言乎悦也。而士之逢世，又女之待年。又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王子翩翩才藻，天门日观之表，流为粵声，大夫之材具矣。从此逢年，岂至有塘上不遇之赋乎。今圣明在宥粉藻之华，行且有托秋以成之，甯勿悦也。王子以两秋之业，为千秋之业，又不啻以悲感而以悦感，则余所厚望于王子者矣。

诗馀图谱序

陈继儒

诗祖三百篇，离骚特文之馀也。词，诗之馀也。曲，又词之馀耳。诗文发乎情，止乎礼义，若旁溢而为词，所谓提不定，捺不住，浪游戏，几不知其所终。故晏元献公未尝作妇人语点入词中，而苏眉山遂欲一洗绸缪宛转之度，及香泽绮罗之熊，然铜将军，铁绰板，教坊雷大使舞袖，终非本色。故晁补之独推秦七、黄九与张三影，柳三变为当行家，词盖难言哉。曹县万子馨先生，诗坛之渠帅也。其所撰诗文，几于身等，藏副名山，不尽行，而先行其诗馀。图谱有白有黑，有黑白之半，按图而填之，倚声而调之，抑杨老嫩，发端后殿，与中间过度顿挫之法，种种毕具。其痛快者，可以助黄衫豪客之叵罗；其纤浓

者可以约紫绶侍儿之纨扇。词如夜光明月，图谱如翡翠百宝盘，珠玑陆离流走，而终不能跳掷于宝盘外。法令森严，其谁敢干之？万先生有功于词家如此。子馨尝为曲阳令，早赋归来，当辜速之出，出屈为松郡幕参军。夙夜在公，稍暇即焚香读书，拈诗词如故。既不必望以晏叔原之小谨，又非笔墨劝淫犯绣。铁面佛法，所訶戒发乎情，止乎礼义，其得词之中声正声者乎。昔东坡守杭，见毛泽民词谓坐客曰：“郡僚有词人不及知，某之罪也。”折简追还，留数月，毛法曹由此知名。今禹修郡大夫，待子馨亦复如是，不可谓不遇矣！故题图谱后，知世上有泽民则必有东坡，赏鉴者，出古今人岂甚相远哉。

印心录全集序

秦 鏞

尝论儒统发源于东鲁者也，洙泗邹峯无论已，至汉世，两生犹能黜叔孙通之议。而说经诸儒，尤莫盛于齐鲁，殆卓绝千古哉。至程夫子有道南之濺，大江以南儒宗迭兴，而齐鲁一片地，遂寂寥千年。乃今暗斋武子出，以只手扶起泰岱，压尽东南半壁，岂所谓鲁国一人者非耶。观其著书数千万言，体无不备，而大要以印心为宗。夫心，则何方所之有，以见道为体，以经世为用，以禅观为荡涤，以灵悟宿慧为根基，以师友讲论为源流，以山水之高深，宫阙之壮丽，人文之奇杰，仙佛之幽灵，所得于四游者为之启发，而融通于是胸中腕下，汨汨乎其来，浩浩乎其不可穷矣。余尝窃怪北方学者，多以敦笃践履为宗，而文采不见于后世，大都自为之意多，为人之意少。今武子足迹半天下，所在倾倒，辨才风发，摇笔千言，遂可夺鹅湖之讲席，废紫阳之说书，续豫章之春游，合天泉之夜话。如万斛源泉，随地滚泻，此岂徒侈奇眩博已耶。又岂徒树立坛站，翻破道南一案，为齐鲁诸儒吐气耶。想其意总不欲作自了汉，直以心印，印破千古，并黄面瞿昙，

出关老子，一齐穿却鼻孔，何况余人。陆子有言南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其武子印心之说与项者过梁鸿溪，饮陆子泉，访东林轶事，徘徊久之，屡叩余禅关，会余携杖入山，致羈良晤。最后促席心契，乃以七录示余，要不过全书之一斑耳。余驽钝，无似生于理学之帮，而碌碌无所发明，徒负保残守缺之讥，有愧武子多矣。然不辞而为之序者，亦曰：“此心同，此理同也云尔。”

八邑纪事序

王泽宏

八邑纪事者，南华武公暗斋之所著也。公承督抚命下巡州邑，政事之暇流观山水，栖身仙释，恒经日不废。而百物具举，故其所至必游，所游必纪，游览之暇，遂以著书。公屡以历年未刻诸书，命余参订，余受而读之，窃叹公有辑甯天下之大略，而惜其未尽用于当世也。公学有本源，兼资文武，向受知李桐月侍御，李三如观察，以徵聘应召，兹佐郡武昌，其良绩卓行，不可枚举，余皆不具论，而独服公于是役也。王师云集，吏民交困，所在郡邑，畏西山力役，恒多蠢梗。严之激以生变，宽之恐纵以伤法。督抚属公，此行非难公也，盖深知公也。公所历诸邑，减驺从，屏车马，恒以单骑入穷乡僻壤，王化素所不及者，谕以忠孝大义，其愚顽诸民，无不立时解散，倾心息公，输将恐后。当是时，人莫不为公危，而公则怡然自得也。公以是益咨询名胜，俯仰今古，虽缙流羽客，樵夫牧竖，公未尝与之绝也。以余观公洞彻圣学，良知烛照，文成之宗子也。理繁任劳，以胆自许稚圭之后身也。宗风独辟，元要互举，无尽之家法也。其文章典册，声歌风雅，炳日星而戛金石者，李杜之光焰也。余侨寓寿昌，获与公往来。视公为限甚迫，而公之日独长；视公甚忙，而公之心独闲；视公事与时甚难，而公则难者易。岂非辑甯天下之略，具之有素，区区郡

邑之事，不足以尽其用。与公著述甚富，故举其切要者，如《明心要语》，《互明三宗探源集》诸种不下数百卷，余受公命，将次第序于简端，而兹不敢后者。余本楚人，亦诗人，思召伯之义也，故为序。

贺恭庵傅父母秩满荣升松江太守序^{曹令}

黄立诚

夫君子大有为于天下者，必使其精神足与气运相酬，而后于天下之机缘，有所欲为，皆可以咄嗟收之，次第举之。盖自治一国，等而上之，以至于治天下。其体量规，则各有所著，非可以漫为尝试也。治天下者，矫其偏；治一国者，挈其要。矫其偏者，譬若琴瑟，有弗调则必取而更张之，其弦乃可鼓也。挈要则不然，一国之人，出入往返，不过百里，其礼节有所本，其风俗有所依，得其绪者，自可以卧理而不劳。语云：“举纲以纲，千目皆张；振裘提领，万毛自整。”此之谓也。

皇清抚世，治化一新，我曹邑当大乱之后，群心摇摇，倾侧未靖。邑父母得恭庵傅公者而始大定云。公三韩人，弱冠为弟子员，博学备道，有名流大雅之风；后以久居满洲，兼习武事，为世全才。天子嘉其能，故有是任。下车以来，吏习民安，风移俗易，曹邑遂以大治。盖曹事之大者，无过于赋役河工，而文事商贩尚其次。赋役之弊，相沿已久，百姓自正供而外，诸餽诸敛恣派无端。至有亩田几费银数钱者，闾里苦之，逃亡相继。父母至渐以减去，止存正供大粮。四民称便，欢呼不绝。至若大河，自辛未决金龙口，越次年，柳河口堤溃，所至湮没，虽单、城、金、鱼有下流之患，而曹居其冲。计至今十六年来，水凡十五年至。东南一带，村庄成流。父母怜之，申文诸司道。亲请京使大人同河台、道台、府台爰至流通，视其冲决，确实清算；不泮月，蒙旨颁银兴工，盖已数月乎今矣。河工将成，春插未释，而

曹民不以为苦。预计其平，盖百十世无穷之赖也。先年来曹人士，岁捷二试，入庠不过六七十人。自父母莅政后，重修圣庙，加礼儒绅，文人乐业，得以尽弦歌之事，故学使者衡文及曹不胜奖，喜进数越额，两案得百五十人，此盖希有之遭，非人所可意也。且岁计宾贤，南官唱雋者得四人，称全盛云。商旅之不入曹市，不行曹途者越十年有奇矣。自父母出入从公，赤心告众，而逐利者因得以稍稍来聚，故于今市肆物力，虽未苦向年之盛，而已约略乎其绪矣。盖人不知苦，则贸易者自乐居也。凡国事，在初兴之时，州县之治小，居其冲，则供亿之烦，百姓尝有墟里而去者。父母满人，行满事，于经过诸大人，则皆延入官衙，视同亲眷。城南以水故，王旅北归，渡小宋，父母单骑至其处，周旋数日，曹人不知有此举，其受福为何如哉。是以天降甘霖，神施祥瑞，二麦之收，盈我百室，有秋之望，腾于四郊。士嬉女恣，途谣巷舞，治报最，遂有松江太守之擢。邑人闻报之日，惊喜弗遑，忽忽如有所失，盖惠泽之入人者深，恨欲挽而未能也。等斋沐登堂，酌觥为贺，非以鸣向来之饮惠也。愿父母治江南如山东，治府如县，由兹而声名洋溢，政绩翕，一本素心而出之，则开国人望尔公尔侯，可不日而至也。粤稽古人，楚材不华，未足方驾，伊傅周召，岂真相远哉，曹人士盖岐予望之矣。

题虚衷王先生传

刘泽淳

余来曹南时，吾郡寇祸甚惨，虽气运使然，亦敝俗酿之。闾閻之曹，同气小忿，辄攘臂焉，况婚姻脂膏之际乎。因疑薛包张孝基之谊，皆绝德莫与嗣。及读虚衷王先生之志若状，而始信古今之不远也。又谓先生赋性峭直，面折人过，而意主于安全成就。虽复骂人亦不恨，此自担荷世曹，人非仅仅一节，自好者，乃不获见用于清

时，岂不惜哉。余未及执鞭，先生家侄汝桐，于先生之子孟贤游，心醉其为人，向余颂世德不容口，余计决矣。将卜邻于植槐之庭，咏鸪鸪而忘式微矣。

跋贞逸子传

李悦心

吾里素服膺李王诸先达之故，邑人士率敦尚风节，崇饰廉耻，矫矫然为充诸城之冠。迨日，士渐颓俗，颇修仪容，尚柔婉，矜舆服，识者默伤士气之靡，而囿其中者，或不自觉焉。独虚衷王先生质直简靖，凡持躬操行，以至衣履之间一循古道。诗有之：“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其在斯人欤！使之眉寿孔吉则表正，吾曹者多矣，胡天不吊，止四旬有八而终耶。吾方悲曹之失此淑人，犹幸冢器孟贤有俊才，乘风破浪，可执左券以索，有如绍美先德，使敦古一脉相沿不替。则淑人君子，正是四国又在孟贤矣。予方巡视河、湟不及铭先生，书此数语，告孟贤兼告曹之人士云。

赞铭

子臧赞

方孝儒

恒人于利，锱铢必竞，亦独何心，力让千乘。仁义可乐，名节可尊。肯取瓦砾，弃遗琦璠。篡弑纷纷，孰非巨干。先生丑之，恐其污已。高不忘世，洁不乱伦。大镇社稷，为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国。战不足称，千载污辱。去彼取此，畴能与偕。以利易生，彼何人哉。

座右铭

张齐贤

慎言浑不畏，忍事又何妨。国法须遵守，人非莫举扬。无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个知端的，天应降吉祥。

座右铭

费 标

父母既升遐，何必备髓滑。子孙自有福，何必忧穷蹙，尔寒一裘宜，何必剥地皮；尔饥一盂足，何必剝民肉；尔家科第传，世世守一廉；果能清似水，名成应不毁。

座右铭

费 标

既居父母任，当存父母心，均之为入子，何论彼兴此。尔子恐人欺，岂可弄巧机；尔子恐人辱，岂可纵残苦。尔家科第好，常常念如保。果能子庶民，子孙定胜人。

芸局四友铭

朱 琦

中书妙选，封诸管城。江花灿烂，玉椽峥嵘；青云作伴，耐久蜚声。爰生罗纹，侯名即墨，质露光含，用虚体实。鸛眼称良，风味表德。继以龙宾，松滋懋官。苍名玉佩，青曰琅玕。长杨托讽，廷圭登坛。更有刺史，来自白州，或名玉版，或称御沟。麦光云霓，蓉粉光浮。之四友者，合志同方。六经鼓吹，五典笙簧，世济其美，功高名扬。

乞恩移赠疏

刘泽深

鸿胪寺左少卿臣刘泽深谨奏：为恭逢盛典，乞恩移赠，以普孝思事：窃以增崇圣母，尊溢恩纶涣，颁不逮蔚菲。臣自崇祯三年，繇序班历升今职，本年二月，以考满得膺天宠。臣父刘汝德赠奉直大夫，嫡母乔氏赠宜人，生母李氏封宜人。臣顶戴愈深，砥砺愈切，自揣荣逾身分，安敢复有希冀。惟是，臣自襁褓夫怙，蒙继母萧氏多方抚育，且誓柏舟三十余载，封典为遗臣心未晏。伏睹恩诏内一款，两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给与应得诰敕。先给领者，进本品勋阶一等。品同而职衔不同者，照见任改给。凡愿移封移赠者听钦此。臣五品诰

命，先经给过，今应进阶，既有移赠之条，情愿移赠继母萧氏，使巨母均荷荣褒于九地，臣顶戴圣恩于万世矣。伏乞敕部施行，不胜哀恳待命之至，为此，具本谨具奏闻。

稀庵兰先生传

江宗望

先生讳瑞，字璿同，号信庵。寿七帙改稀庵。学者因称稀庵先生云。其先晋人，高祖壹始避乱携家而东徙，寓于曹之西北境，地名李遇春屯因家焉。籍于三邱。一生，彬彬有丈夫。子五人，曰威、曰深、曰莹、曰钊、曰铭皆孝弟力田，以修本事。钊生秀即先生父也，字文奇游邑庠，为增广生。六举不第，遇恩例锡冠服为儒官，晚号棋翁。德重乡评，实启文祚。先生承棋翁庭训，甫十岁能文，未及试举，经学夙推于时。先辈覩其器宇，亦咸以公辅相期也。数奇，久于场屋。嘉靖戊子，始擢山东省魁，又迫亲老，不获复上春官，遂捧河南鹿邑县檄。县素冲繁，多豪右，先生敦大明作，宣猷敕纪，不旬时而政声伟著，当事者拟破格擢之。未周岁，丁内艰，鹿邑人失怙恃焉。居丧哀毁过礼，为废诗者若而人。服除，改知山西乐平县，县地狭民贫，赋役烦累。先生为约法，裁不急之务。其征在额外者，悉从便宜蠲之。上台雅重其人，故亦宽丈相亮。大抵，先生易直于谅，出于性定，而渊源学问，又得之家传者居多。其服官施設，一以约己裕民为主，故政成而民乐之。其在鹿邑，则考曰：“端谨之资，醇良之政。”其在乐平，则考曰：“性最纯笃，政复平易。”然则，先生之获上治民，夫固有所本焉者矣。如春之日，两地民何其幸也。居乐平三载，子向卒。先生悲痛无宦情，求归不许。考绩，乃得请，又突闻张孺人之讣，遂驰归不复北上。功名之念，于兹终焉，惜哉。归来图便于省墓，遂居乡村，绝迹宦室。然遇有大利病，大兴革，又未尝不

毅然为邑人祈福也。时值嘉靖丁未，河决城圯，先生家计荡析，为乘机者所攘。先生规知之，置而不问。乡党无问亲疏，悉随分体念之，人各自以为得当。先生同祖弟璋纯谨有善行，先生尤笃友爱焉。族中有倨少礼者，每以非意相加，先生不与较。但曰：“某无良，弗克敦睦之致耳。”其人后亦愧服。先生量宏而躬自厚，势利中事尤所不言。祖基被豪有力者半值谋之，后其家以贪纵败，主者思复先生业，先生轟然张义也。后为强族所乘赢厚利，人或为先生不平，先生澹如也。水患后，城隅仅营一屋，不蔽风雨，府二守黄公尝至其宅，叹曰：“两仕令尹，而所居若此，休兹鲜哉。村中备警，结一楼仅可容膝，环堵萧然，课诸儿讲读其中，每清宵白昼，书声盈彻院宇，先生怡怡然为之训课。时人咸谓先生清约拟靖节，而福泽过之，盖深为诸郎庆也。先生谢政家居，未尝一日废书。宾客雅集，各出所拟以相商。质见儒生，则问学业；遇野老，则课农桑。所居后有禅寺，先生爱其幽静，时游息焉。亲知，因遣子弟就学于内，多所成立。人又目先生为山中祭酒云。先生嘉惠之心，虽老不倦。平生乐与人善，而瑕疵则曲庇之。于读书撰著之外，一无所好，尤不知酒味。晚耽诗学，风味直逼陶、韦，所著有《稀庵文集》藏于家。临终，亦无他疾，特以气弱食减渐不起，属纊之际，犹自扶整衣冠。诸子侍侧，所嘱惟谨身节用，孝弟和睦之事。至于身后之名，戒勿讲求。其视世之伪行于生前，而犹欲饰名于后者，相去何啻径庭哉。子七人复萌、复蕃、复繁、复苍、复著、复英联肩接踵，秀映环映，曹人咸相叹羨。谓积善之余庆，固未有量。江宗望曰：“自丁未至今，才一纪余耳。先生后贤之裕已如此矣。嗣是而愈远愈兴，拥云路而跻天阶者，甯以数计耶。然则，天之佑先生者诚厚，而先生之得天者信有徵矣。”先生居恒尝

为予言：“修身立行，自是士君子本业，为善而问报，无甯与天市也者。禹稷即不有天下，岂不以躬稼圣耶。”呜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可为知者道也。望侍先生门墙甚久，又于先生为姻家子，故嘉言善行，靡敢遗忘，第弗克继续衣钵，惴惴惧玷于门下。贫贱不文，其何以识先生。人亦有言传也者，传也美斯爱，爱斯传之矣。有善弗知，是不明也，知而不传，是不仁也。子之于亲，弟之于师，一而已矣。显扬焉，所以崇孝也。身此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先生百世之师也，克昌厥后，以大其修，允臻其极，勿之有斁，予小子何敢私阿其所好。

明心要语_{二则}

武张联

知性达天，尽子一心，然非虚虚冥冥，落于茫荡之心也；亦非昭昭灵灵，涉于影似之心也。影似者，光景也，而非亲证实到；茫荡者，虚无也，而非实际真理。此心帝得之为帝，王得之为王，圣全得之为圣，贤半得之为贤，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明通公溥，盖天壤不在心外也。活泼流动，亘古今浑在中心也。日用行履，心上往来也。应事接物，心上通复也。大忠大孝，心上发生也，立德立功，心上经纶也。得其心，则粗之浅之，无非根宗；失其心，即铍之微之，总非实境。吾儒气节不难建，才品不难立，词章不难穷，事功不难成，独真心不现，一切所恃尽是无根之花。天心一现，即不恃一切，已具备之。理举，一心而圣学全得，一心而吾道毕。故上根大器，一发彻间精微已彻，此直捷功夫，不假渐次也。

拈一心而始，莫始于此矣。提一心而终，莫终于此矣。握一心而无终无始，终其所终，始其所始矣。不必罗四海以为量，咫尺兴四海同也。不必贞古今以为久，瞬息兴千古同也。咫尺见原，则四海非

广，咫尺非狭也。瞬息得机，则千古非久，瞬息非暂也。故曰：“彻始终之学问，以一心尽之，而易简之理得矣！”

震泽纪闻二则

傅 蘊

李乘为都御史巡抚宣府，张鹏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将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讼狱，公以属鹏亲诣之，鹏不可曰：“鹏非公同刑官也。”强之再三不可，公乃自为奏劾之。事下御史，鹏曰：“今日乃可理耳！”其后，鹏兴杨瑄俱以言事得罪，谪戍两广，诏词严峻，曰：“亡则杀之。”命锦衣林千户监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妨，朝夕莫保。时公以都御史巡抚南畿，瑄咎鹏曰：“若于是时少贬，李公今日能不少视我乎？”言未毕，公至。见二人同桎，哭不能起，命左右释之，二人不肯曰：“吾二人死则已矣，其敢累公，此林锦衣亲封在，有逆者在，后事且不测。”公曰：“何伤，如朝廷有谪，吾自当之。”即前访林千户跪请之。林曰：“此诏旨也。公曰：“有事吾自当之。”林乃从，二人得释。于是所过州县，以公故皆厚给饮食，或馈之饩，公自解其带以贻二人，二人乃得安然至戍所。

李乘王竑俱号一时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乡。竑高自标致，非其人不与交。乘出入闾巷，每与市井人对奕，终日无忤。竑曰：“李执中乃朝廷大臣，而与闾巷小人游戏，何自轻之甚。”乘曰：“所谓大臣者岂能常为之？在朝在乡，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骄乡人哉”。其不同如此。

赫蹄杂志二则

傅 蘊

主簿善政：洪武二十五年，兖州曹县主簿刘郁因事逮系。耆民杨德等诣阙言郁廉勤爱民状。太祖喜曰：“为政不难，得民心为难。主簿有善政及民，故民爱之。”即命复其官。因谓廷臣曰：“自古人君

所患者惟枕泽不下流，情不上达，今民以主簿之贤来言于朕，朕宥之仍与治其民，上下之情无所壅蔽矣。”郁今祀曹县学名宦祠。

二老考试：万历四十一年，山西阳城张侯慎言自寿张移曹，秋八月，群曹士而试之，时孟生时登年已八十一，而申生瀾亦七十有五矣。张侯大异之，至案友日，置二生枕等，前先行二生赏，然后发落诸生。其批孟生卷曰：“较文之日，一生皤然于诸生礼间，已而，间为孟生，年已八十高矣。阅其文，条理井然，且其字画画枯燥，有折钗屋漏之意，异哉。谬为七言书于后。”其批申生卷曰：“汉申生年七十应武帝聘，”曰：“治道愿力行何如耳！”噫此长者之言也。今申生年更长矣。较文之期，整筮而来，宿广文所，若不外长吏者，长吏何德，而申生若恐后者独无一言以教长吏乎？后有二律，盖志喜也。诸生散，独留孟、申于川廊，偕广文先生杯罇道款，微风以止足之义。二生默喻其指，次日遂各具牒致告，以终其天年。诗见艺文。

开水门引

朱琦

由来留心民社者，斟酌古今，类皆有所兴作。故西溪之凿于李渭，房湖之疏于房琯，以至八公之水，乘龙之洲，白公之渠，凡因时制宜以贻万世之利者，盖指不胜屈矣。余承乏曹南，近煇輿情。远观往烈，兴利除害之事，切欲次第举行。独见环城四隅，皆为汪洋积水，一入春夏，秽气彰闻。访诸故老，金曰：“向日仍有水门，流通利导，铁根石柱一一具存，城之巷陌街衢，井井奕奕，室庐辐辏，曾无隙壤。迨后戎马变乱，水门遂塞，民亦播迁流离，而房舍灰烬，不可复闻，向之阡陌井堰，皆化为洼池浊水矣。以彼人文蔚起甲第云仍者，至此不无稍逊云。嗟嗟前人创之，后人不能复之。藉令从此因循，日复一日，则曹之士民，曹之城郭，曹之文风世泽，将终不再，又何

赖乎官斯土，而保斯民者哉。余故相度地形，合诸舆论，急欲一为疏导，以整旧规，为蓄民经久远，非若雪堂月波，墨池春草。徒供清赏已也。虽然民力几何，官俸几何，若不共襄胜事，何由落成。特勒笺普，告闾邑荐绅先生及士农商贾，量力输工，以成盛举，使余不为李房诸先哲所揆，斯亦幸矣。是为劝。

李氏家训

李天表

凡我子孙及我族人之子孙，务要敬祖宗，孝父母，为卑幼者恭敬其尊长，为尊长者爱恤其卑幼。休相嫉妒，休相欺罔，休相侵夺休相争竞能。耕者专力耕耘，收获必期仓盈廩羨，预备荒岁，早完官粮，周穷乏，为朝廷之良民。能读者，细心讲诵作习，安守义命，步趋圣贤，留心经济，为朝廷之纯臣。为男子者，课耕读，尚勤俭，别嫌微，严肃以教其家。为女子者，务蚕绩，洁饮饌，慎言笑，贞顺以助其夫。休武断乡曲，休遗忘故旧。故尊礼亲友之贤者，更宽恕乡里之余人。尊师重医，笃三族，全五伦，冠婚丧祭，丰俭得中而有礼。起居动静，大小不苟而有常。宴宾客克尽敬诚，勿强以酒。馭仆从使知恩义，勿过为责。卑幼有过，尊长明明指教之；尊长有过，卑幼微微挽回之。能照此行，是李氏之贤子孙，后必有福。不照此行，是李氏之不肖子孙，后必有祸，勉之，慎之。

凡我子孙之为女者，每日须早起，祖宗祠焚香毕，为长者即率一家女眷，立公婆寝门外自问安否？令女郎及十二岁以下童子，进巾栉，盥嗽毕，以次随宜进饌，更问寒暄，加减衣服毕，然后回入厨房。吩咐大小女眷，或作纺织，或作蚕丝，或办粮饭，作酒酱蔬淆，或令入绣房办女红，各勤其事。至日中时及日未落时，仍照早问安进饌加减衣服。归而各勤其事，一日如此，日日如此，一年如此，年年如此，

一輩如此，輩輩如此，照此行是李氏之賢女賢婦，必能享福。不照此行，是李氏不賢女，不賢婦，必不能享福。勉之，慎之。

天袁乃悅心之尊人，年享大壘，厚德在人，家政井井有条，其配陈太孺人，儀教雍美，邑中遵而頌之。

戒酒筵戏演关帝引

兰庚生

窃闻，士人之戏素王，神答于早夜。过客之侮柳庙，身死于街前。况以聪明正真之神，而供侑觴筵宴之事，纵无人谪，必遭天诛。如伏魔关圣帝者，三国著无前之烈，千秋垂不朽之名。结义桃园，易友朋而昆弟；策勋荆楚，奋忠勇为明神。不独翌汉祚于三分，直是正人心于万祀。精诚贯日，峻德格天。岂必遗牒相传，声明赫奕。试验今时崇祀，庙貌辉煌。未知谁氏传奇，漫缀姓字于劊劊，遂令俗子宴会竟尔，玩赏于俳犹。令亘古英雄，作当筵优孟。更有甚者，庆贺牛王之社，亦演天尊，何异子弟之役父母。祭赛土地文神，巧装大帝，无殊下吏之侮上台。此皆褻慢之尤，妄诞之极者也。伏愿贤主移奉客之诚以奉神，讎使滞欢投辖；並祈善信推主敬之志以敬圣，不必取媚当场。不惟免冥冥之降殃，亦庶无昭昭之严谴。肅此偏告，共凜斯心。

藏刻附

曹南名賢代出，著作富有，其載在舊志者，灿灿梨棗之陳，不下百十餘種。自戊子兵火，焚劫甚慘，或有籍板幸而全存者，或有板籍不存，而文章行世，猶可付之劊劊氏。今奉旨修志，極欲核實，以定去取。奈故家子孫，居址星散，難以戶詢，因一概錄之。使全存者，藏名山以生邦家之光，即不盡存者，勸嗣刻以廣繼述之孝，亦兩善之道云。

- 尔雅注解 邢昺注。
- 尔雅释义 邢昺注。
- 孝经正义三卷 邢昺等撰。
- 论语正义十卷 邢昺等著。
- 五经要语 元燕挺著。
- 礼记择言 明王崇献著。
- 小学撮要 明王崇献著。
- 周易集旨 明石巍著。
- 论语集旨 明石巍著。
- 小学集旨 明石巍著。
- 家礼集旨 明石巍著。
- 四书易经集纲目 明周汉撰。
- 诗经疏义摘要 明王称撰。
- 春秋笔意 明王崇俭撰。
- 咸六亭四书义 明石续撰。
- 孙子释疑 明王崇献著。
- 五典集略 明胡宗沔著。
- 治河辨疑 胡宗沔著。
- 永安记三卷 元魏温子升著
- 西行纪事 明石巍著。
- 李襄敏公年谱 明王珣著。
- 王南野年谱 王珣撰。
- 雪斋先生年谱。
- 军门小补 胡宗沔著。

- 孟卿奏议十卷 元燕挺著。
- 迂斋奏议 明李秉著。
- 边备奏稿十卷 李秉撰。
- 边务奏稿十卷 李秉撰。
- 应议奏稿二卷 李秉撰。
- 户曹题稿 明王崇文撰。
- 马政申明条例一卷 王崇献著。
- 牧民十政 胡宗西著。
- 平赋规则
- 庄子南华经十卷 钱达道著。
- 论思集二十卷 戚纶著。
- 理道评十二篇 戚纶著。
- 方泉漫录 王佩著。
- 还淳雅述 朱惟肖著。
- 挥麈迂谈 郭一经著，杨东明序。
- 石子庸谈三卷 石续著。
- 赫蹄杂志 傅蘊著，信阳何瑞徵序。
- 修献书 李悦心著，刘理顺序。
- 文笔三十五卷 元魏温子升，文大尉长吏朱游道编集。
- 孟湑集三十卷 宋戚同文著。
- 柴氏文集二十卷 柴成务著。
- 戚氏文集二十卷 戚纶著。
- 李诚之文集三卷 李师中著。
- 白菟集 孔希楨著。

- 云中集 李乘著。
- 归田集 李乘著。
- 雪斋集四卷 石巍著。
- 录丑稿 王崇仁著。
- 入蜀稿 王崇文著。
- 兼山遗稿 王崇文著，杨迥序。
- 双清集三卷 王崇猷著。
- 五桂堂稿 王崇俭著，费标序。
- 烬余集 路可驫著。
- 会溪类稿 扈永通著，钱达道序。
- 投笔稿 王偕著，苏祐序。
- 黄坡遗稿 张庚著。
- 李光禄稿 李木著。
- 河阳集 郭懿著。
- 怀山集 蔡继先著。
- 阙庵集 张席著。
- 王南川稿 王近思著。
- 稀庵文集 兰瑞著。
- 兰仁举文集 兰近任著，张慎言李悦心序。
- 饶笑集 张兆祯著。
- 贞逸遗稿 石续著。
- 染柳轩集 李悦心著，冯之图序。
- 从好园集 李克宽著。
- 燕氏诗集 宋燕肃著。

- 孟卿诗集 元燕挺著。
- 东村野叟诗稿 袁王茂著。
- 公余杂咏 李秉著。
- 南野诗稿二卷 王珣著。
- 滁阳唱和杂咏二卷 王崇猷著。
- 韵语拾遗 王崇猷著，王仲玉序。
- 三体徐韵 王猷著，兰瑞序。
- 诗法集略 王猷著。
- 墨庄诗草 徐筠著，钱达道序。
- 芝楼十二集 王治甯著，申际云序。
- 白马集 武图功著，李大司马化龙序。
- 大石潭诗草 武图功著，自序。
- 黄石三百言 武图功著。
- 二酉诗集 武图功著，成伯龙序。
- 黄石五百言 武图功著，自序。
- 五岳诗集 武图功著，张司寇慎言序。
- 明诗鼓吹 明诗武图功选评。
- 皇甫诗集 段麟著，李日华序。
- 松雪轩稿 田一鹏著。
- 字学三正 明郭一经著，成伯龙序。
- 四书正字 郭一经著，兰近任序。
- 平入要略 郭一经著，自序。
- 海潮图论二卷 宋燕肃著。
- 感应篇注 李昌龄著。

太乙启愤 胡宗沔著自序。

雨堂文集 胡太瑞著，黄居申、沈匡济、吴廷简、李悦心，江起元皆有序。

平赋册 知县王圻著。

汰则均丁赋役册 知县孟习孔著。

黄河条议 同知史宜政著。

碧藓集 一邱万琼著

娄子静文集 委枢著。

野曹至集 许汝著石志南序。

印心七录 武张联著，钱公谦益秦公镛，董公国祥词林赵玉森、赵士春、曹本荣、秦松龄康子范生序。

酉

焚余集 武张联著，冯公之图、张公永祺、王公泽，宏园学黄家舒、沈会霖、钱蔚润、黄永、稽永福序。

焚游三记 武张联著，王公应斗、尹公民兴、蒋公恭计部孙期昌于肖龙司理卢士登、蒋子伊序。

朝鲜游稿 万爱民著，许应科序。

诗余图谱 万惟祺著。陈际泰等序。

南中漫草 万惟祺著。

阅古纪异 万惟祺著。

静园遗稿 万惟祺著，郭知逊序。

水心亭次韵 万惟祺著。

匪莪诗稿 黄立诚著，赵抚民序。

铁庵草 冯似玠著，陈澄心序。

四大家诗选 兰庚生自序。

以上旧志

曹 县 志

第十册 卷十七

续艺文志下 诗赞歌行

卷十八 杂 稽 志

灾祥 兵燹 谣讖 戒鉴

节烈韩田韦孺人

袁汝琿 西谷

峨峨南华山，浩浩黄河水。有女生其间，冰霜以自矢。二十相夫子，翩翩茂才妻。少羸性善病，日夜理刀圭。一朝鸾镜分，良人忍捐背。可怜未亡人，空自遗帔佩。晨起奠夫墓，归来拜舅故，拜罢一无言，意托藐尔孤。多方遣子女，白昼自扃户。衰麻宛在身，三尺托缟素。世俗恋尘俗，舍身良匪易。不意巾幗中，从容明大义。愿将贞女木，合以寡女丝。弹成烈女操，歌此节女诗。

送别澶渊李先生

万崇谦 避夫

门外醉打杨花舞，春风送君适兹土。柳畔黄鹂巧骂人，不如秋老桐堪主。静谿新茗话夕晨，古人遗意恣探取，文章穷工檉柳州，诗律渐细老杜甫。或从醉后发奇谈，笔锋自足千古。三越相依一瞬然，胸次潇洒两无迁。昨夜寒风客枕寒，淅淅声滴梧桐雨。岂无新知旧友悲，乡思撩乱人弃吐。后会不知更何期，言别珍重清缕缕。醉歌重阳桂花前，忘却清芬人肺腑。

咏菊

韩世林

三春花事让扬州，开到菊花花尽头。彭泽诗成多瘦句，楚江赋罢

起闲愁。人能爱菊清如水，菊亦怜人淡若秋。清淡两般谁共赏，霜天明月对悠悠。

圃舍新成偶题

垂杨庭院竹篱笆，衣更茅龙树色遮。倒影摇池清蘸水，浓阴覆户绿沈沙。插秧雨过时闻鸟，扑陇风来胜看花。日暮小轩聊憩息，鬓头笑进老桑麻。

麦熟登场指顾间，辛勤费尽几千般。催来布谷天边月，看遍如塘屋外山。身幕落花装是锦，面逢炎日酒为颜。漫言吾辈清闲甚，入世须知稼穡艰。

小筑新城兴不孤，绿杨枝上挂瓢壶。禔开野圃颜颜叟，句付奚囊犂角如。老向桑麻多乐趣，古来耕获是良图。南风七月年年赋，写入天家座右无。

赠刘沂川

韩世林

世上繁华卷欲空，怜君潇洒少年中。新茶声沸黄泥灶，好鸟喧腾碧竹笼。四五株花浓淡月，两三杯酒往来风。柴门晚步闻开眼，回照穿林灿绿红。

回忆蕉荫堂会文时

韩世林

曾班多士争优拙，绛帐扶风共乐群。当日龙蛇归寂寞，而今风雨尽传闻。春天渭北凋零树，日暮江东散漫云。放浪吟毫书数字，两行珠泪已交纹。

过三官庙有感

韩世林

白沙岭北小村边，古庙荒凉野草连。日暮惟来鸳瓦雨，春秋谁散鹤炉烟。朱门暗淡悲今日，宝殿辉煌忆昔年。惟有阶前荣树在，马缨

花下话陈缘。

听雨

韩世林

绿窗人静苦吟诗，卧听芭蕉夜雨时。逸韵溅珠敲句冷，长滴泼墨制篇奇。料应明日花登市，相得前村水满池。赋罢少陵秋兴远，一般清味少人知。

重九后十日对菊

韩世林

敢言潇洒爱云烟，暂向东篱结净缘。镇日清闲无一事，闷来小饮菊花前。

东平道上

入山左诗续钞

安萃砺

夜气尚崢嶸，征人惯夙兴。照星知有水，隐树忽无灯。中道诘容废，先鞭愧未能。且看将晓意，遵此路如绳。

献县道上

入山左诗续钞

安萃砺

落叶满河干，明星照夜阑。天沈霜气白，秋入雁声寒。客子衣偏薄，高堂梦未安。谁知远游恨，此路正漫漫。

题赵松雪八骏图

安萃砺

丁香叱拨青连钱，银蹄点地白踏烟。不羈不安不控勒。饱啮苜蓿三秋天。昔为周王骋骏骨，一日千山犹不足。神笔扫向画图间，颊嘶红汗满崖谷，松雪先生自足才，漫写胸襟生面开。点到双睛紫电掣，四壁疑有烟云来。只令悬挂空堂里，蹀躞长风飒飒起。我欲重问韩昌黎，神物不食能千里。

咏牡丹花

安萃砺

红灯绣幕碧阑干，珍重东风护晓寒。富贵丛中着眼易，阳春减处赏花难。三宵日丽黄金带，五色云烘赭玉盘。惟有天香邀翰墨，秾花

几爱世人看。

咏水仙花

安萃砺

莫将清命惜年华，白石寒泉旧是家。不借人间尺寸地，自含芳意自开花。

又

叨君杯水暂徘徊，坠落因缘第二回。相约共如君子淡，此心不向热中开。

遣问李介田儒士病兼劝之

王三重咸恪

寄语与君君自宽，君虽久病养无难，炎凉不涉烦心事，多少须加可口餐。绕榻慈云劳下问，迎檐朝旭却春寒。读书有待凭来日，幸勿匆匆九转丹。

依韵自叙

王三重

瘦影自惊衣带宽，冬来步履更艰难。夙空扫径邀频顾，久不登堂会一餐。沈嗽声中催我老，多愁卧里谅君寒。昨宵忽有团圆梦，同把春觞醉牡丹。

汤陵异木

韩志杰(秋舫)

不随草木朽无名，历尽风霜枯更荣。云护汤陵枝偃蹇，月高亳社影峥嵘。北连禾稼莘千亩，南向蒸尝庙两楹。自有之而生气在，何须宝剑挂纵横。

汉舍嘉禾

韩志杰

田家补屋事索萝，播谷辛勤近若何。汉代祥征传社趾，曹南嘉话艳农歌。中兴人共识新主，大有天先挺异禾。古迹闲寻桥尚在，留题不厌好诗多。

莘野春耕

韩志杰

优游乐道自耕莘，特聘原为席上珍。指日且随民怨夏，锄云先养黍生春。圣王未遇功名淡，野老相逢笑语亲。畎亩幡然终一去，徒留鸦嘴话津津。

景山夕翠

韩志杰

山势峻峭插碧天，每逢夕照有余妍。云鬟凝黛黛垂三面，螺髻分青映八埏。林艳晚晴花愈好，人欣远眺步同怜。诗怀到此尘氛涤，何必蓬瀛乃是仙。

霸王盟坛

韩志杰

盟坛有迹峙崔嵬，会纪曹南霸主来。万古山河怀宋子，一天风雨上高台。邠鄆属国随流水，金鼓从军付草莱。可惜子鱼时不遇。登临把酒几徘徊。

九曲洪涛

韩志杰

浮槎有客溯穹苍，曲曲洪涛望杳茫。蚁比珠穿通太华，帆如湘转到严霜。影连牛斗来难测，波撼龙门去莫当。万里朝宗归绝壑，源流一气海沧沧。

奎阁凌云

韩志杰

凌云高阁接城东，仰见奎星现碧空。隐把龙门声价重，潜将雁塔姓名通。文光射斗连霄紫，笔颖生花映日红。扶引广寒多少客，衣香各带桂花风。

驿寺新塔

韩志杰

铁马丁东韵自幽，迢迢驿路接鸣驺。寺前小立逢僧话，塔上新诗任客留。清引霜钟来五夜，寒迟塞雁渡三秋。凌云应作题名看，为语

词人真浪游。

问花

韩慕冈^{周堂}

名花如名流，一出群芳避。胡为最后来，蹉跎缘底事。成蹊几辈过，好风番廿四。微雨问天香，凭栏搁芳思。一误已莫追，再误终难至。美人隔天涯，日暮想虚迟。怕听子规啼，难挽东皇辔。富贵须及时，吁嗟春已季。名花若有言，凡事忌太易。胎息苦未真，轻泄无深致。英雄有本色，富贵非名利。躁进亦何为，阶身羞妩媚。明者见未然，读书先读义。一画已开天，太初无文字。极之雕虫后，犹醇而后肆。我爱老漆园，退步有余地。古今论达人，晚成多大器。所贵酝酿深，无嫌少蹇蹶。但看露华浓，朝荣而夕悴。郑重门前途，如将不尽意。

烈妇行(并序)

白联卿^{世裔}

道光乙巳，余友郑生培程赴曹郡应科试，疾卒旋舍，灵舆归里，举家张皇。妇高氏从容衣衾等事，既殓，入室自尽。特作烈妇行以志其事。

肃气变风云，精光弥天地，冰霜凜凜介石坚。可拟烈，妇此心志。丈夫赴试适南华，疾卧沈痾当旅次。彼苍不怜軼世才，磊落奇英遽委弃。百里长途舆尸归，一门恸悼心如醉。夫人居心自深沈，隐忍不言营后事。凭人惊悸任人忙，针指不乱衣裳备。营殓既成大事毕，满腔齷齪自拟议。渺渺茫茫天地宽，吾生讫无堪位置，此情此心诉向谁，惟有捐躯赴大义。一死千古说艰难，事到夫人何易易。自是天资迈俗流，巾幗之中孰克嗣，还稽古人行，拟将今人记。昔年曾有黄鹄词，表表人寰芳名被。束发署鼎世竞称，断臂截耳亦相类。奇节著丹铅，奇行惊文吏。往古来今共评量，相同何必无相异。古人遗有激烈风，今人更饶闲暇意。岑寂荒凉二十秋，丹诏飞来增宠贵。艺苑传闻

争题词，我亦为歌聊附骥。

徐晋占家赏菊

袁燧竹泉

光凝堂上暮山斜，九十茎开满径花。借问冷香谁第一，秋风管领属徐家

又成七言古一首

独对寒花令节催，聊将瓜豉试新醅。老饕纵饮不称意，沾得郭索饕怀开。大嚼双螯肥且脆，佐以家藪足酒媒。意欲携此寻花友，适逢邀赏花信来。驱车看花花满室，五色灿烂金银台。丰神淡远如迎客，始信主人费栽培。我今首倡蝴蝶社，赖有群彦相追陪。莫负冷香与晚节，傲骨冰心乐徘徊。幽情畅叙须畅饮，任人笑指玉山颓。君不见，扶荔柱础铜雀瓦，沈埋尘沙生莓苔。又不见，扶风豪士不可作，美人黄土空悲哀。葡萄酒，菊花杯，坐花醉月能几回。人生行乐耳，世事何有哉。

咏梅次单邑李中辅韵

袁燧

几见天心转斗魁，南枝向暖已先开。春光泄漏无人识，赖有诗情伴月来。

咏叠山

袁燧

岂必寻山始见山，开门随意数螺鬟。移来不借愚翁力，谁识幽人趣独闲。

书馆冬夜

袁燧

严冬风烈逼衾襦，兀坐惊心日月除。炉有残灰频拔火，客无问字懒摊书。寒窗寂寞空庭暗，永漏萧条斗室虚。欲赋归归翻自笑，一年两次课三余。

岁暮大雪排闷

袁燧

梅花香互五更寒，大雪纷纷逼岁阑。珍重家风蒙被卧，谁挝白板访袁安。

岁暮谁怜卧雪贫，梅花犹放一枝春。有梅有雪愁何事，聊把清闲谢世人。

积雪冷坐感怀

袁燧

半生碌之剧堪嗟，一事无成两鬓华。回首身名都是梦，遣怀诗酒自为家。茅檐风劲皆垂溜，老树雪封亦着花。千里壮心悲伏枥，残年尽许友烟霞。

庭桂

袁燧

镇月芸窗漱艺芳。年来羞惹桂枝香。三生月魄前身是，几度槐花古道旁。仙籍重修诸子伴，秋风醉赏晚心长。吾庐有酒吾能饮，何必求官作太常。

新正偶兴

袁燧

耐寒头脑不冬烘，况值和风又暖风。翠竹凌云幽径外，芳梅傲雪小窗东。田园乐不王侯易，韦布身仍措大穷。寄语良朋知也否，忘机近学汉阴翁。

三槐堂赏菊

徐祁 晋古

三槐堂上冷香生，对菊衔杯味更清。忆昔放归成大隐，潜居早已学渊明。

再赴三槐堂赏菊

徐祁

爱菊园公意最真，花开不厌客来频。幽怀亦抱渊明癖，数醉东篱伴主人。

吟罢新诗又索诗，钵催不许构思迟。古人爱菊诗多少，独取黄花晚节辞。

息机园赏菊

徐梦寅^{东升}

不患贫穷不患迂，贞心千古见真吾，此生本自无多好，惟有黄花酒一壶。

登山

徐梦寅

石径崎岖几百弯，三峰壁应耸云间，曾过古寺逢僧话，月到天心步后山。

游郑如四花园

徐梦寅

杖藜老叟又何游，原与山家意气投。我笑人痴人笑我，林间岁月不知愁。

闰中秋^{同治元年壬戌}

徐梦寅

人生几遇闰中秋，我欲开樽将月留。再向今宵舒老眼，山光水影更清幽。

村居即景问答

王瞻辰^{驷爵}

草舍荒凉傍古溪，偶然得句不须题。诸君问我居何处，两面荷花四面堤。

悯乱

王瞻辰

何物虎狼起棘榛，事经传说更惊人。两间无复桑麻地，安得桃源学避秦。

皖寇扰乱乡民聚集寨中有感而作

王瞻辰

波瀾返覆是人情，况复竞夸结寨成。朴素乡村多市气，清高门第

少书声。流风有梦怀先正，积习无颜对后生，遑密何时商旧课，芸香一卷答承平。

避寇单邑侨寓朱孝廉家同族叔理庭孝廉

袁均同义门

馆开貳室近城隈，理庭系朱门婿我亦全家避难来。自是名流干戈何贪聚会。况缘阿叔忘形骸。承欢愧不陈高鼎。教子还期备将才。知否日定。捻髭月下费徘徊。

次义门兄韵

袁均臧子纯

全家避难古城隈，亲友迢迢次第来。作客半年同骨肉，论交廿载忘形骸。诗成千首夸同志，酒卜连宵燕众才，自信琴山真福地，几番欲去又徘徊。

义门明经先生，戊午愚入泮，曾取挨保。以上两作。系庚申夏应试南华，同院安寓。与先君子偶谈及之。先君子即手录一纸，愚因捧读不忘，兹值纂续邑乘之役。愚从事校雠，遍采前辈艺文，追念典型，因录于册，可见文笔之缘，自关前定也。先生素工吟咏，愚又记其旅邸书怀一联云，“灯红野店人千里，梦醒香国月半楼”。惜未传其全首，特付录于此，以见全豹之一斑云。王公炎谨注。

试院落成邑侯冯即于九月望日开课校士是时兼摄广文篆

恭献七律

李烜燧夫

高起龙门两扇开，霞蒸云蔚气佳哉。银黄腰绶抒殊绩，珊网心期得隼才。万斛金沙凭拣阅，四郊桃李待栽培。分明悬有虚堂镜，历历妍媸早现来。

廉吏家声继野王，遥之千载姓名香。无端甘雨随车洒，有脚阳春

逐日忙，召杜人称今父母，龚黄世重古循良，由来创举真难事，试院巍巍宛在望。

官廨西偏拓址宽，河环玉带助文澜。（按邑乘：署后诸渠与玉带河通。）为山平地征全力，飞阁凌云启大观。（署之东偏，创修关帝阁与试院对峙。）广厦重楹均奂美，女墙石堞亦功完。（试院之役及修城之役同时告竣。）急公好义闻风起，十笏朱提来谢安。（试院鸠工谢君森捐银一千两。）

雷封坐镇甫经年，已布棠阴遍陌阡。胥吏辄呼新太守。（去岁襄办河工，官保摺奏加府銜。）使君重理旧寒毡。（由教职保举县令。）攸除风雨庇多士，广育菁莪启后贤。文教昌明文运启，奎光彻夜耀中天。

忆及门何召棠 何生城武县人，同治癸酉拔贡。自髫龄从游，八年始归。

袁 音尔金

骊驹唱后最堪悲，况复八年侍绛帷。念别自伤辞扰扰，临歧难免泪垂垂。花因得雨生原易，鸟俟归林见更迟。知否鱣堂今寂寞，含情欲问再来期。

呈邑侯佩芝陈公七绝四首并序

韩沛覃 丕之

前惠团扇，复颁横幅。并蒙屡赐钩札，假以和霁，知父台大人所以开张心颜者，无非善诱为怀，欲引导后进，使各鼓舞于无穷也。是以不揣固陋，学赋四首，以待哂政。

团圆如月制轻罗，赐自琴堂爽气多。知是仁风能远布，时当扇处觉清和。

诗题纨扇拟砭针，费尽宗工一片心。应使携来常在手，如从朝暮

奉觚箴。

门前桃李几栽培，满县春光附笔来，写到讼庭无一事，河阳花向管城开。

淋漓墨迹树楷模，一幅云笺次第摹。身不下堂人被化，官民今日是师徒。

和徐树堂同年原韵

韩沛覃

知命由来可乐天，功名无分且陶然。热肠漫说皆千佛，冷眼重经又一年。鲋纵有心终涸辙。马难及腹恨长鞭。杜门不出寒生久，虚负文人割半毡。

咏王孝妇徐氏割肱疗翁疾

扈襄思赞

孝妇从来重郭门，宣传割肱答亲恩。谁知更有伤肱事，异代同心可并论。

咏王孝妇徐氏割肱疗翁疾

李春萼鄂楼

穷庐不蔽雨风寒，深夜窗前问寝安。典尽钗环空四壁，贫家买药总艰难。

寒夜凄风拥药炉，焚香默祷疾魂苏。世间多少奇男子，不及闺中女丈夫。

甘心苦肉寿灵椿，孝本至诚不告人。十载幽光终焕发，闺门潜德播乡邻。

双龙行为韩昆田作

菏泽县拔贡生 萧季卜幼宰

主人膝下绕飞熊，主人阶下矗双龙。蜿蜒穿壁折复起，似欲怒起攫长空。旁有一龙苍而髯，垂胡奋鬣踞堂东，老天见此心胆怯，疑是

误入沧海中。主人谓我不须怪，先人手植比梓桐。年深岁久发奇异，光怪不与凡卉同。我亦北走燕赵东至海，饱看异木与芳丛似此奇绝真可畏，惊定还推造化功。造化钟灵唯自召，一堂和气乐融融。于人于物皆有意，不教偃蹇老蒿蓬。主人主人尔爱此，天子坐忧明光宫。四海为大一家小，膏泽万里仰耕稼。有时飞去作霖雨，奔雷走电满苍穹。祇今且依门墙里，年年薜荔响秋风。

乐春园歌赠韩苍岩

萧季卜

主人爱山复爱水，咫尺之间辟千里。主人爱花兼爱木，百尺参天花簌簌。亭台幽折小桥东，修竹千竿一径通。主人结爱非世比，把酒倾谈知所以。同堂兄弟十三人，一庭和气生长春，村居星罗望非遥，十里五里日相招。招来即登山，棣萼皤皤岩岫间，招来即临水，雁影翩翩渡清沚。一番花开一相见，携来好友同欢宴。新诗题成句句好，谢家池塘生春草。我来何幸叨华筵，丹桂金粟八月天。飞觥传觞震林谷，叶底清芬朴醅醲。更喜燕山有义方，庭前枝枝总相当。吁嗟乎！兄弟之乐真是乐，醉后何妨语蹉跎，人生快意能多少，行乐须当及时早。转眼春光又一巡，君不见，东篱黄菊待霜晨，与尔同乐万古春。

题韩访源欢喜图

萧季卜

访源三十不自喜，手把陈编钻故纸。誓博一第慰亲心，金粟红绫代滫醢。堂上高张欢喜图，老树浓阴披丹蕊。上垂一缕丝，蜘蛛颺空起。下有一物形似犬，仰面双足向空伎。上有两足拳耳旁，注目凝神一丝里。我观此图心感喟，教孝如斯斯可矣。鲁论言孝首竭力，负米锄瓜皆孝子。外竭手足内竭心，何妨晨昏供疏水。功名富贵有天存，待此恐非道在迹。画家作意写真传，观者切勿误其旨。请君细看欢喜图，图上自欢下自喜。

南华台怀古

永城举人游寓曹邑萧九湘藏南

平生未解南华趣，今日来游南华台，南华钓叟常已矣，南华钓台曰悠哉。观鱼濠上寄兴豪，外内二篇多牢骚。汪洋恣肆才无羁，词成珠玉任挥毫。我登此台时惆怅，漆园高风空想像。周化蝶兮蝶化周，人物变幻难穷象。同游郑生亦疏狂，每遇胜地必徜徉。姚杨二公称忠义，祠堂瞻拜仰英光。时当叔季谁堪侣，惟羨庄周翩翩举。不为牺牛不为祿。啸傲云霞无滞阻。齐物养生看仔细，应知穷达有定数。

岁暮菊和徐树堂韵

萧九湘

疏影亭亭对短檠，中庭永漏已三更。寒花与我孰宾主，同此幽闲隐逸情。

题徐树堂咏菊诗卷后

萧九湘

兴酣落笔有谁待，好句如仙雅韵流。幸得寒花能解语，幽香常惹快清秋。

春日感怀

萧九湘

家家争欲换春衣，暖意滋生嫩绿肥。桃李花开看似锦，游人犹自未能归。

晚春感怀

永城岁贡李伯平均生

共说春将暮，春深恨倍长。莺花非故国。儿女寄他乡。归梦迷芳草，羁愁绾绿杨。刀头何日赋，戍马正抢攘。

游徐东升息机园

李伯平

指点场边路，名园带柳塘。四围篱是柏，十笏药为房。对菊心恒淡，依荷襟自凉。主人方抱瓮，巧拙两相忘。

过徐树堂值宿

李伯平

为寻知己勤携杖，迤迤青山向草堂。村外鸠声催过雨，场边柳影挂斜阳。应门老仆识来客，典谒诸郎省义方。嗜饮泉明北窗卧，黑甜一觉到羲皇。

赠徐东升先生

永城进士萧育东^{峻甫}

先生品节清且高，家无儋石乐陶陶。石作肠兮铁作骨，生平取与慎分毫。我来避乱河阳道，萍水相逢如凤好。乃知声气得应求，形迹却忘老与少。消遣偶思作放游，先生笑谓尔何求。白云素有嗜花癖，奚不赏花一解愁。轻衣缓步向花坞，编竹为篱路曲曲。一路寻花都是花，萼尽披红叶尽绿。中有茅舍两三楹，此间小憩乐亦足。乃叹人生会合缘，一饮一啄皆天然。先生笑曰达者言，满酌三觥进君前，请君为我歌一篇。

己卯秋馆于曹之西隅王吕集，岁暮解馆，门人各告归，余独留馆中，俟来春赴试礼闈，以免跋涉之苦。萧条旅况，触目兴思，因以书怀。

罗山举人胡命新^{峻甫}

暮天风雨起萧森，唱罢骊歌泪满襟。愧对北方诸学者，敢忘东道主人心。读书声里家何在，捐径人稀月自临。窃幸曲江春色早，一枝折取杏花林。

谒何秀臣夫子不遇^{并序}

滋阳举人乔毓^津

辛巳中秋，暇邸碗米曹邑晋谒何邑侯，值公出未遇，有感，题壁而去。冬仲胡君于寓此，向店人云系乔孝廉所留，后书占暇邸视琴氏齐壁。始知为乔君毓^津也，逆索纸笔录而存之。

桃李曾经树狄梁，（秀翁为余己卯房师。）瓣香遥奉到河阳。欲随云覆瞻庚祝，詎料星诏旁午忙。（来谒时先生因公赴省。）金尽尚余苏子剑，钱空羞说杜公囊。平生未解穷途况，一啸还同阮藉狂。

宿蔚瞻先生友白书屋看菊

邑侯刘大绅寄荅

诗人醉后尚停车，今夜山房菊影斜。笑煞陈遵真卤莽，留人不解种秋花。

化南先生希古斋中夜看菊

刘大绅

屡宿幽人宅，窗虚月印纱。有斋希古处，种菊异时花。

宿化南先生习静轩中

刘大绅

深山非静也，独坐非静也，日用时物，纷纭万变。寂然之体，未尝或泯。如大将对垒，矢石坠于前，而目不瞬，强邻半压阵，而偃卧鼾息如雷，夫是之谓静。虽然岂易言哉，习之久焉斯可矣。

邃宇深重重，中有习静处。夜半无人声，花香自来去。

晓由石家楼至青固

刘大绅

风吹雁影过河干，信宿山房菊未残。又到白云红树里，岑楼高处碧窗寒。

寓居河干十二年矣，诸君子遇我悉厚，燃藜老人其最也。前年榆枌会诗赠以句云：“皓首穷经讵可怜，燃藜常愧主人贤，仙翁的是星精降，照我辛勤已十年。”附志。

绿玉菊歌为化南韩先生作

刘大绅

昔有仙人朱儒子，采菊玉筍山上头。延年身轻入蓬岛，千年重向人间游。手持九节绿玉杖，上有瑶函不可求。一朝痛饮黄河曲，寒香晚花豁倦眸。林园二百四十种，四顾叹其名尽浮。仙人去后杖掷地，今年一树开深秋。短歌微吟正夜半，起视霜月当高楼。

题水仙画扇赠韩闾堂孝廉

邑侯章寅目斋

余于乙未孟春，承乏曹南，斯秋，闾堂年兄以茂才捷贤书，英姿绮岁，卓犖之中更和

迹，心甚钦羨。丙申冬，荷以水仙花见赠，且赋七律二首，并示语意双关，有以岁寒后凋。伊人宛在相为激励之意，愧未敢当。思和元韵志感而迄未暇也。兹检旧篋，适得廿年前在京师听棋诗社，友人拈题分体，拟张平子四愁格，赋水仙花诗四首。录诸素纨并于扇背乞成香谷世兄写水仙花照奉答续貂之韵。诚知不免白发老躯重理绣床幸谅其久荒也。

我所思兮在洛川，欲往从之怅潜渊。凌波罗袜伊婵娟，美人赠我碧玉簪，何以报之绿绮琴，水有仙兮仙有花，思伊人兮水之涯。

我所思兮在潇湘，欲往从之楚天长。日暮翠袖隐幽篁，美人赠我玉连环，何以报之水晶盘。水有仙兮仙未来，琼瑛六出刚半开。

我所思兮在汉皋，欲往从之梦魂劳，步摇珊珊不可招。美人赠我六铢衣，何以报之金屈卮。花为仙兮仙有骨，满窗诗思动明月。

我所思兮在洞庭，欲往从之龙涎腥。风鬟雾鬓隔青冥，美人赠我海南香，何以报之七宝妆，仙为花兮花有心，檀心一点待知音。

送年口占

陈昆兰

连声爆竹送穷年，计算穷年余两天。盼到明年春色足，眼前富贵不须钱（以曹南多牡丹花）。

雪夜围炉同徐树堂同年

陈昆兰

霏雪踏明月，蓬斋来故人。寒酸一樽酒，主客两无心。

其二

共我是布衣，渊源年谊笃。薄酌对青灯，谈言颇近古。

苦雨

陈昆兰

廉纤苦雨夜沈沈，雨阵风声撼寸心，默坐瓣香叩天上，放青一刻亦千金。

久雨初晴志喜，即以答邑侯佩芝陈公“苦雨”之作。

韩沛覃

浹旬阴霾雨连绵，破晓云开齐色妍，不是瓣香能默祝，何由万户识青

天。

簔衣

李煜

着来一笑太分明，且逐烟波过此生。青箬绿筠三径软，斜风细雨一身轻。漫通鸥梦和明月，且挂渔罾晒晚晴。羨煞桐江垂钓客，羊裘常自傲公卿。

荷苞吕侯章公赐即以命题十一岁作

胡之屏介臣

锦样仿新荷，师门受赐多。天成君子度，万物入包罗。

又

有度本能容，花因带雨浓。镜中翻锦制，一样绣芙蓉。

扇绦吕侯章公赐即以命题

胡之屏

多少展舒功，吹嘘入筒中。公门无限乐，袖里有春风。

又

风中舞未休，示我早回头。制就逢时器，方俾便欲收。

送胡广文君聘之任溜川

城武拔贡 何召棠

由来养土重明经，本铎千秋尚有灵。百里甄陶沾化雨，一堂辉映灿文星。青旗杨柳临官道，翠袖檀槽快旅亭。羨煞先鞭君已着，几回翘望眼常青。

前题

城武廪生 侯秉鉴

漫说宦游冷半毡，而今吉曜焕溜川。先型尚有康成在，家法岂无忠简传。百里栽培新化雨，一门桃李旧因缘。圣朝徵典隆儒席，报最自当迈昔贤。

奉使越南即席赋

袁广枚

星使入南中，乌黄趋拜同。天边龙虎气，徽外马牛风。

本事

教谕赴介福^{晦五}

壮志期争祖逊鞭，转因游宦入尘缘。青毡博得官犹冷，累我读书更十年。

十月一日曹邑署中作

赴介福

生涯鸡肋苦牵缠，物物关心节序迁。坠叶经霜红贴地，飞红带雨白横天。思萦乡树千余里，目断慈云廿五年，况复趋庭违定省，孝经、愧读十三篇。

元旦省墓

韩志杰

衣冠拜先茔，敬省双亲墓。不见墓中亲，祇见墓前树。树长亦何高，亲逝亦何遽。思亲墓树间，呜咽不忍去。

安汝屏妾马氏死节

韩志杰

世家多节孝，令闻耳为侧，不意沈小星，亦能昭壶德。义既同连理，心自矢靡愿。韶颜终所天，凄怆伤胸臆。孤雁夜悲鸣，恨拆双飞翼。琴理惨闻音，镜中怕见色。不忘永诀时，嘱言须努力。衔哀不欲生，中心独惻惻，左右多闲防，欲死死不得，慰嫡以好言，倍尽婢子职。诳谓守终年，家人疑始息，谁料金石心，竟不使人识。一瞬香魂渺，芳名传万国。卓哉马氏操，堪为贞烈式。

自述七首以示后人

袁显镛^{粹甫}

我少多疾病，忧心劳父母。比长授室家，殷殷求贤妇。为我延明师，为我招良友。望我心已切，待我日已久。一朝失严亲，哀哀徒泥首。服阙入胶庠。再试邀升斗。一命尚无荣，母也忽不寿。空怀劬劳恩，漫言图不朽。备物与荐新，徒此具文守。返哺见乌鸦，对之中心忸。嗟尔后来人，罔极恩莫负。

其二

我生多兄弟，荆花六枝芳。相率舞莱彩，斑衣戏高堂。岁月忽已逝，祸福安可量。长兄一官歿，幼弟哭亲亡。孽子与孤儿，惟我相扶持。常恐断伯道，中夜起彷徨。逝者长已矣，存者各一方。死别与生离，沈痛迫中肠。原上怀鹤鸽。天边数雁行。嗟尔后来人，同气莫相忘。

其三

犹子是吾儿，昔贤明大义，我今乏亲生，志在前人志。长兄歿南方，遯孤刚周岁，抚养我躬亲，提携有至意。渐能识之无，小子颇聪慧。他日苟成立，家声幸勿替。守我负郭田，主我寝庙祭。黄泉遇阿兄，对之乃无愧。嗟尔后来人，古今无殊致。

其四

举世尚交游，惟我知己少。素心两三人，诗书资探讨。或励高士节，或树人伦表。月夕与花朝，谈心忘昏晓。曾无芥蒂嫌，祇有终身好。嗟尔后来人，交友思古道。

其五

我年三十一，始知亲稼穡。况值比岁艰，十求九不得。有秋仍余粮，入夏先割麦。忽忽八九年，亦有仓廩积。嗟尔后来人，承家宜努力。

其六

读书志圣贤，功名乃余事。开卷理群言，裨神更益智。玩彼书中词，寻彼书中意。习之既已深，行之或无异。惭我陋且愿，早岁贪游戏。微幸邀微名，问心殊多愧。虽不废博稽，半为家计累。为学功已疏，信道心已至。嗟尔后来人，立身先立志。

其七

行年已四十，终作诸生耳。帝乡不可期，功名祇如此。溷身流俗中，一任人交鄙。所信在此心，名行颇砺砥。幽暗质鬼神，当前论义理。不因毁至惊，那知誉来喜。要从心术间，审择安厥止。穷达任所遭，进退裕诸已。嗟尔后来人，莫愧读书子。

春柳

用渔洋秋柳韵

章寅

漫道清明客断魂，春旗一色鬻金门。莺花上苑同无价，烟雨长堤别有痕。傲骨渐柔彭泽舍，颦眉又效苕萝村。起眠镇日随人意，荣悴经年底足论。

其二

封侯旧冷玉门霜，驿路归来满鉴塘。未老亚夫金甲帐，忍开少妇翠楼箱。染衣胜事竟推李，裂笛新声尚忆王。如此婆婆生意在，群儿好唱碧鸡坊。

其三

客岁歌残金缕衣，杜娘丰韵是耶非，杏梅新艳荣堪匹，松柏寒交会亦稀。此后风光增冉冉，来时雨雪正飞飞，汉南惜别无多嘱，晚节秋高幸莫违。

其四

荣华飘泊总堪怜，半带斜阳半带烟。送别因人攀有泪，沾泥到处软成绵。媚将青眼邀时赏，舞学纤腰斗少年。何日上阶齐列宿，灵和辉映柳星边。

文笔峰赞

并序

章寅

曹邑修文庙成，有掘土得巨石者，纵一丈一尺有奇，横宽处约五尺余。玲珑瘦结，曲尽其妙，盖明季某勋贵园中物也。量置官墙北

面，高阔咸宜，嘉其显晦得时，因更名文笔峰，而系以赞。时道光二十五年乙巳秋八月。

天上文星，至地为石，精应台衡，辉分奎壁。如芝九茎，如凤六翮。窍比心虚，空灵绝妙。

惟石之厄，沦迹谢王，倚残甲第，阅尽沧桑。昔依棨戟，今侍官墙。晦极斯显，雅合行藏。

岿矣一峰，卓尔文笔。壁水砚池，艺林书室。吐雾吞云补天浴日。愿我多土，珍此不律。

文笔峰二首

五言绝

训导张焕纬 墨楼

岳岳品怀方，隆隆势直上。官墙侍教初，光焰腾万丈。

又

云兴东岱霖，柱作中流砥。士习与文风，在在当如此。

喜闻季仙九同年视学山东奉寄四章

已俊 陆 献 伊 洲

一封丹诏焕星缠。艳说神仙下九天。学士登瀛原迈众。（大考第三散馆第一）至人侧席正求贤。簪毫乍捧金闾日，拂袖还携玉案烟。想得蓬莱才揖别，皇华高唱又成编。采风使者驻名湖，鹄华山光占画图。宝树尽数归铁网，纤尘从不染冰壶。翰林声价真清贵，台阁文章足楷模。何逊别来逢岁晚，梅花相赏未应孤。

今日河滨昔海滨。謁来三载惜离群。何期十丈尘埋我，早慰千番梦逐君。知己感恩常切切。爱才如命共殷殷。题诗预报迎春去。翦烛官斋入夜分。

东国云泥判不如，长安联袂记公车。绛帷再问人应笑，丹版重看手自书。陡觉奇峰生岱岳。竟扶小草上霄虚。花时八座迎来否，万顷琉璃奉起居。（迎养太夫人。）

赠别邑侯陆伊湄先生解篆去曹四章

傅同禄登瀛

书斋几度课诗文，丹桂高攀属望殷。二论著来罗万象，八章赋就扫千军。学同韩愈尊如岱，品比程颐仰似云。幸得春风三载坐，心香一瓣未应分。

艳说郁林凤彩呈，云霄一羽被苍生。安边曾记黄獐咏，燕省时闻呦鹿鸣。溟渤三山参治象，洪涛九曲写英声。圣朝雅爱防秋最，应识臣心似水清。

喜闻沧海变桑田，今日曹南又入仙。农圃经营民暴富，郊庠劝课士皆贤。渔舟遥唱苍葭外，秧马频栖绿树前。更媿河阳花作县，甘棠思慕最缠绵。

厯统原非百里才，方州典领更谁猜。三年已氏功初奏，千里君门春乍开。余慕应从棠舍动，远迎定有驂笾来。受恩如许何曾报，想得班骓去复回。

答傅登瀛赠别四章次韵

陆岷

且束轻装且试文，情于吾党每殷殷。披帷讲席刚三载，拔帜词坛自一军。便欲临流盟白水，还从上路赠青云。鞭丝明日征尘里，离绪应怜到十分。

村如天壤本堪呈，垂首秋风惜此生。逐队羞同鱼未化，惊人敢谓鸟将鸣。汝来立雪原关念，我去因风好寄声。自信一官浑不染，年时心迹喜双清。

江南二顷未谋田，海上曾经吏亦仙。不信下泉能易俗，相逢高足共称贤。题诗相见成篇后，送酒愁看奉爵前。漫道长安居下日，一条云路太绵绵。

照眼谁为绝世才，偶居与我竟无猜。萍蓬不定重教合，桃李何妨

一样开。揽辔攀将遗植去，停车记否论文来，可知卿亦流连物，别后相思首重回。

秋夜途次

易州侯优贡陈昆兰佩芝

宰官那许此身闲，按辔巡行夜未还。一路秋声闻不断，月钩斜向马头弯。

其二

经年民瘼系心多，为向田间看纳禾。秋夜巡行三十里，归来迷路辨天河。

曹县学宫文笔峰石

曹县县丞侯家璋

山岳气钟天地灵，石为山骨炳日星。支机仇池竞奇贵，在天成象地成形。兹石森耸挺丈一，玲珑空坎更超逸，满身绉皱秀骨姍，移置官墙作文笔。传闻此石出泥沙，旧列明季豪贵家。（闻石系明淮镇刘泽清故物。）名园车马盛冠盖，丝管纷纷闹晚衙。青玉琅玕摇修竹，锦彩斑斓绕奇花。春风秋月常璀璨，朝迎翠黛暮流霞。舞筵歌席忘昼夜，天日昏暗纵骄奢。石不能言消尘障，浮沈岁月老繁华。盛极时势衰金谷，云散风流大厦覆。亭台池馆化飞埃，异草名花变野蕨。老树憔悴剩栖鸦，蓬蒿满地游麋鹿。桀戟枉自侈门高，清淮土马叫鸣鹞。蔽日千云山崩摧，剥落尤看倒石麓。一埋荒原二百秋，年年凄风苦雨愁。嶮嶮古质卧泥土，荆棘铜驼不见收。迷离草色随意绿，春犁农耕尽故邱。石兮方恨久淹滞，岂意阍拔出九幽。香山太傅今司马，领袖斯文典风雅。善政曹南著十年，造化熔炉铸大冶。振废起新力无遗，万间广称章侯厦。倾危黉宫刻日兴，琉璃金碧焕缥瓦。鳞翠叠壮数仞墙，堂庑轩楹增辉煌。巍然雄峙锡佳号，文峰精英聚奎光。（章直斋司马兴修文庙落成，士人献石置泮池前，题名文笔峰，并叨铭赞。）

群才争歌石晦显，（张星槎广文田春岩韩荫堂孝廉皆有诗。）东川典丽富词章。（李雨人广文七古一章极惊拔。）从此等身清华品，坐见光芒万丈长。

奉勅题宋徽宗鹰

李 秉

御笔写成神俊姿，人间流落几多时。何当威爽击凡鸟，不教平原狐兔驰。

梦杨善迎驾即事

李 秉

天恩宠渥作盐梅，迎复上皇出紫台。群虜潜踪归朔漠，六龙回驾入蓬莱。

都门钱别

刻明大政纪祭酒李秉

陈鉴

绶长州人熙明属

春云黯黯日含辉，遥见台星出紫微。古道自无三黜愠，直臣又见一番归。离筵对酒心先醉，祖道分襟马似飞。天眷吾皇应有在，交游勿惜暂相违。

题画竹寄李迂先生时新掌南台

夏 咏

廿年一见幸交欢，别后那知会面难。今日忽闻柏府信，清风千里报平安。

送李文明(明)贰守考满上京

王 乔

西风落叶客纷纷，策马东门送使君。三载报功多政绩，一肩行李半诗文。椿萱堂上愁分首，鸿雁天边喜合群。忠孝古来难两尽，不须惆怅望飞云。

三白星瑞应制

李 明

万里乾坤一色同，休徵时见散长空。六花聊藉吹嘘力，三白原因造化工。菑亩蝗遗千尺底，瑶台人在几层中。来牟拟遂明年兆，四海

讴歌圣主功。

挽徐墨庄笃

李邦彦

雅韶留怀尚古风，不思廊庙懒攀龙。窗禽曾伴更深苦，仪凤今飞学海空。遗恨漫题庭树碧，英魂忽别牡丹红。怜君千载清奇叶，尽在知音镌刻中。

与尹振鳞^{攀龙}

李十朋

经时不见辄相思，情好如君忍暂离。明月小桥曾唤酒，疏篱老圃忆谈诗。才非李益频邀誉，宅近杨雄数问奇。盼望春风开绛帐，老成龙角是吾师。

攀鳞附凤历三秋，数仞官墙纵我游。据有曹仓撑满腹，能将天禄校从头。当筵对酒饶佳兴，撤帐束书触别愁。星使明年应早出，谈心话故订乘邱。

送陈敬朗^{维朝}赴省

李十朋

此去齐州七百程，长途不耐旅人情。童年游泮成新契，野店连床话归盟。赖我识途同老马，愿君破浪息长鲸。秋风催送鸿毛健，一路青山未问名。

探幽访胜路迢遥，解渴欲寻酒一瓢。试问青帘何处是，鹊华桥外百花桥。

游山归去复游湖，李郭同舟兴不孤。自在中流仍唤酒，碧人襟带是荷蒲。

山色湖光遍济南，清游远眺两情酣。须知行乐寻常事，仁知还从此处参。

赠万颢云赴京朝考

李十朋

兰台拔萃冠群英，裘马翩翩上帝京。始信刘牢能似舅。（公之

剪袁竹泉逢乙酉选拔，)何曾荀氏难为兄。春风满路皆桃李，天翰临
握记姓名。此去蓬瀛刚咫尺。聊将樽酒壮行旌。

追怀忠亲王并八旗奉直会馆同乡

王生前高功巍业，笔难尽述。王之大勇精忠，光争日月，又非管见所能道其万一，今止
据良所知闻者，咏诸篇章。吾王忠君爱民之心，国而忘家之志，已可概见。四月二十五日，
为王遇难之辰，八旗奉直同乡举行团拜。良寄籍顺天，且随王当差五载，回思往昔，能弗兴
怀。想吾乡人文特盛或思忠王而悲歌，或因雅惠而乐咏。叙乡情而寓以文字，借文章益彰大
盛德，庶斯文斯会，并庙貌共传千古。

邑侯**陈嗣良**颂查

巍巍一代擎天柱，赫赫三朝老戚藩。天下安危诚重任，英雄成败
莫轻论，非贪位早加王爵。（曹植诗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为效忠爱
请至尊。（王告奋勇率兵东下。）直使只身穷空穴。（王每战必身
先士卒，安营必逼近贼垒。）凭将双手挽乾坤。剖符甘苦三军共，杀
贼欢呼万骑奔。（王一日夜追贼三百余里。）气自刚强性自定，令唯严
肃色唯温。（王见乡民言语温和。）有生已肇中兴运，至死犹怀顾命
恩。（王受顾命之恩。）说到伤心仇未报，（王谓诸将士云：“俟灭东
贼，即裹粮西征回逆，追回逆平，则中原心腹之患除，即可与诸君共征
洋匪，以报先帝之仇。”）功成转瞬恨无援。（王孤军追贼，尽三日
夜，追数百里，马不停蹄，贼已穷促。彼时倘有应援，前后夹攻，可
一鼓而下。功成在转瞬间耳。其奈观望者竟至夜遁。呜呼！岂非千古
恨事。）问安绝不及家事。（凡王邸使至，请毋安外，不及私事。）训
子初无避众言。（王子布王奉旨来营省视，止一日即令归，布王行稍
迟，王怒逐之，初无一语避将士。）血战五年（王自咸丰庚申冬出师，
至同治乙丑夏遇难。）临大节。星沈四月露微垣，笔壺处处迎旄钺，（王
所到处民间输送粮草者相续于道。）膏雨人人叩马辕。（受贼害处不远

千里来乞王师。)当日痛于丧考妣，即今祭实感黎元。画图敬识忠亲面，(王所到各省，民人感戴皆有生祠。)牲醴空招科尔魂。(王为科尔沁外藩。)不幸虚生(良随王五年。王遇难日适良离营不能赴难共垂百世。亦大不幸也。)悲白发，惟垂衰泪向黄昏。笙歌此日开新第，节序他乡话故园。人饮湖南(会馆在明湖南)歌泮水，云连冀北拥重阁。群贤宴集夸文藻，亿世蒸尝俾子孙。济济冠裳同介寿，会从先达醉金樽。

戒讼歌

陈嗣良

祸福本无门，讼者自招寻。圣人不可有，听讼吾犹人。必也使无讼，庶几天下平。噫尔士若庶，听我说分明。但凡可歇手，何必苦劳心。输既受官责，赢亦耗汝金。旧忿或已解，新仇结更深。兄弟如手足，莫作商与参。叔侄亦骨肉，忍耐自无争。农商各有叶，安分过光阴。妇女重廉耻，幽闲谁不钦。钱财与地土，皆属小事情。不是戚与友，即是里与邻。彼此各相让，切莫失和亲。愚夫共愚妇，无非善良民。一听讼师语，风波顷刻生。官虽不汝取，还防胥吏侵。任汝千金产，好讼家必倾。永宜近君子，更须远小人。莫道他人短，休欺他人贫。博奕而酗酒，奸盗而邪淫。好勇而斗狠，为富而不仁。诸如此类者，殃必及其身。雅颂久不闻，歌此语苍黔。从兹相劝勉，莫负我谆谆。终凶易有戒，常愿奉规箴。吁嗟乎已矣，吾亦有子孙。下民容易虐，难欺天上神。

灾黎行^{甲戌秋}，奉委赴曹县查水灾，由济宁上船，二日甫抵金乡城北登岸。

陈嗣良

金嘉罹灾何太酷，民居直被鱼龙夺。千寻万寻波光摇，千声万声夜鬼哭。半死半活水中树，东坍西塌土坯屋。一帆烟雨不中流，茫茫

不辨陵与谷。昨夜泊舟十里铺，铺上老人悲且语，自言生年七十五，不见此间如此苦。十年兵火十年水，半生生于忧患里。生者流离今已矣，不堪庐墓埋水底。君不见汤汤数百里，道之堪痛尔。去岁卖牛驴，今年卖儿女，明年儿女尽，吾侪将就死。勘荒使者虽仁贤，未必能将吾侪抚。老人言罢泪如雨，傍有小儿牵衣忽拦阻，莫言莫言，言恐使君怒。吁嗟乎，欲为灾民绘灾图。难绘疾痛之声相号呼。会向长官陈上救荒书。

晚过湖山铺

陈嗣良

日夕过荒村，苍茫夜色昏。人家深树里，马迹乱山根。潭净泻云影，峰高界月痕。灯光明灭处，数犬吠柴门。

德州元夜观灯二十四韵

陈嗣良

佳节逢元夕，春光分外晴。一年此胜会，三日乘新正。官与民同乐，灯兼月倍明。极天银汉迥，匝地彩云生。（彩云灯名）。对对金狮跳，（跳狮子戏）双双竹马迎（竹马灯名）。烛龙飞舞捷（龙灯），灯虎斗文精（文人做灯虎，凡猜着者有彩。）架挂秋千索（秧歌中有秋千戏。）场登傀儡棚（木人小戏），楼台排宝炬，（街市庙宇挂牌坊灯）。箫管杂瑶箏。七巧新翻样（七巧灯，能排各样字与人物。）高跷旧演成（高跷戏能跳舞）。连翻花炮响，一幅画图呈。遥市车尘迹，隔帘环佩声。轻烟香袅袅，小语话嚶嚶。忽打太平鼓（太平鼓如团扇形式，小儿持打唱秧歌。）还开不夜城。盈眸惊雪亮，入耳讶雷鸣（舞龙灯，跳狮子，锣声鼓声相和如雷。）曲唱莲花落（小儿打莲香跳舞甚捷），杯浮竹叶青（酒名），依稀来阆苑，仿佛到蓬瀛。故事儿童戏，新诗父老贻。马从天上过，人在镜中行。观者快如堵，欢然狂欲倾。拚将糜万贯、直使醉千觥。物阜知财足，时和卜岁亨。欢虞惭小

补，雀鼠喜无争。共荷休祥福，同深庆贺情，阿谁时击壤，帝德总难名。

感怀

陈嗣良

说到时艰泪欲潜，况当衰暮鬓斑斑。身如老柏寒尤健，气似青锋折不弯。持正有怀天可问，杀仇无计性偏顽。几番严谕遵和约，惭愧才庸敢强颜。

赠德州士民

陈嗣良

兵有天良在，抚心手自扪。但知君国重，那识美人尊。留得尺寸土，用酬高厚恩。斯文关世道，赖汝士民存。

伊尹墓怀古

陈嗣良

至德法唐虞，千秋垂圣模。商廷元宰辅，莘野旧耕夫。君放（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臣惟一德敷。（书云）德。）要汤休置辩，此老必然无。

莱朱墓怀古

陈嗣良

自从作诰释君惭，功业文章足讨探，不使阿衡专擅美，千秋享曹南。

春日郊行即景

陈嗣良

课农雨后向郊行，到得田家便有情。四野和风人饱饭，一林晴日鸟催耕。

谒汤陵

教谕贾乃筵子开

南巢放伐祛凶残，勇智由来锡自天。知是征诛开变局，依然揖让拟当年。花闲满地含时雨，异木横阶簇瑞烟。多少汉碑唐碣在，谁崇祀典柱藏编。

谒伊尹祠

古木萧森暮景寒，登堂展拜肃衣冠，首开将相千秋易，再似君臣一德难。庐墓祠官君岂放，造攻牧宰国同安，祥桑更有回天力，两世勋名取次看。

贾乃筵

文笔冲霄

训导 崔继之 亦轩

峭立如锥气象雄，文光一道射长空，高街浴海三竿日，直吐经天万丈虹。欲助烟云生腕底，特鍾灵秀壮囊中。物华遥向星缠验，不与丰城剑气同。

玉带横桥

崔继之

景胜扬州廿四桥，河萦宛似带横腰。时平不类汤池险，客过还乘驷马骄。芹藻香生通泮水，人文瑞兆珥金貂，行看簇簇围官锦，那羨升仙路一条。

七言排律

孟广来 镜芙

（邑侯陈颂萱，任德州时，夷人玉，扰害百姓，公爱民如子，夷人憚其丰采。癸未春调任曹邑，重修县志，整理书院，置水田若干顷，特咏其事。）孟广来（镜芙）。

自古陵州近帝乡，何来丑类甚嚣张。攘夷在昔明垂训，去莠谁能力独当。刺史陈君膺墨绶，平原名郡馆银章。象愚惟奉文宣教，蛊惑难容礼拜堂。豸直声高闻北阙，鹰扬威振摄西洋。狂澜力挽风涛靖，大化昭回日月光。燕贺于兹歌乐土，莺迁从古重岩疆。岷山永戴羊公泽，曹社新熏荀令香。共仰吏才真十倍，先看史传著三长。董狐例稟麟经断，班马词成凤藻翔。竹筒蝉联精校理，芸编鳞次细参详。书林鉴古金螭刮，志乘论今玉尺量。岂祇宏文追两汉，且吟佳句继中唐。云烟竞走如椽笔，珠玉欣携似锦囊。品拟梅华清有骨，门栽桃李艳流芳。春风养士题龙榜，秋水开田足雁粮。苗黍辛收丰卜岁，井莲甲第豫占

祥。济阴父老称觥祝，和风锵鸣五世昌。

赠冯公暉轩_{七言古}

孟广来

冯公真政起风尘，练达世情阅历真，廿年作吏游齐鲁，心如清冰德如春。曹南芒芒古殷土，君来随车沛甘雨。政平讼理六年中，圉圉风清百废举。玉带横桥绕泮水，文峰蔚起云霄里。芦连牛市蓼花红，莲种龙潭藕香紫。文教扶持力作主，志乘纂修匠心苦。讼庭月朗案牍闲，绕膝怡颜燕桂五。吁嗟乎！入海求来径寸珠，登山采得夜光璧。如君积累栽培心，继世科名反掌易。根深膏沃其光华，阶前芝秀兰茁芽。转瞬春风花及第，会看凤诏颁黄麻。

县志告成

孟广来

旁搜博采例从宽，志乘翻新取次看。别类分门双目眩，芟繁减缛寸心殚。千言撰述临文易，一字低昂下笔难。握管愧无花入梦，青灯坐耐五更寒。

其二

程功计日太匆忙，继晷焚膏刻未遑。藜杖分青精校理，芸编判白弗评量。生徒聚首辛勤共，知己谈心午夜长。积卷为函欣戴事，惊闻腊鼓促还乡。

次山长孟镜芙孝廉县志告成元韵 王公奖_{芸都}

纪录纷披校阅忙，欲成吟草未曾遑。光阴迅速金梭掷，人品低昂玉尺量。幸有冰心留一点，欣逢藻鉴备三长。盈门桃李春风遍，切莫牢骚感异乡。

谒邑侯陈公颂萱刺史学稼草堂诗暨攀辕

名儒偶现宰官身，餉我琅函尽写真。曾向藩邸筹将略（邑侯壮岁

襄办僧帅粮台)，便从循吏认诗人。公庭情况邀垂顾，下里愚忱敢效颦。冰作头衔心似水，家声重振颍川陈。

循吏风声世罕传，罗峰传颂广川留。（邑侯前任招远，后任德州，临去有攀辕集诗。）捍卫昔同龚渤海，高吟今有陈德州。官级衔冰心喻石，剑光冲汉笔横秋。福星又向曹南指，况乃渊源衍太邱。

珠玑一卷宦情知，捧读如逢化雨滋（下东后有晋谒者，即以学稼草堂诗持赠），欲省当年循吏传，须看今日锦囊诗。功名且听人予夺，风化端由自主持。（在德州力拒耶苏教，由是迁官。）父老攀辕留别曲，多情更甚去思碑。（广川攀辕集，乃德民送别曲也，随带行囊）。玉屑霏霏入卷来，当年官迹有心裁。堂临秋水官衙肃，座满春风讲幄开。（公在德开诗社课士）冰署鹤琴随去就，花封桃李任栽培，祇今剩有攀辕集，护送诗人近钓台。（南华郡庄子钓台在焉。）

索赐诗集兼自述怀

王公奖

明月清风两袖飘，诗囊较胜宦囊饶。时艰蒿目催人瘁，偏块填胸仗酒浇。（诗集中多自抒胸臆甘苦阅历之言）一载罗峰难借寇，（前年抬远一载，士民留之不得。）三年德水定思召。（牧德州三年，士民感颂。）棠阴幸绕曹南路，邹雨长留沛黍苗。

名缰利锁一心平，强仕年华尚未成。（余今年四十）褚墨当前怀抱乐，琴书以外羽毛轻。宦情近比秋云淡，（余就职后经河工考棚两次贡保俱无成，即退而自安，不作妄想。）诗思欣同槛水清。闻说使君吟草健，愿将蚯蚓引瑶笙。

天骨森森挺秀松，使君风范是儒宗。觊浮大白胸罗史，诗离雌黄笔有锋。指日圭臬赐名虎，（一作入境仁恩驯陇雉），凌云义气壮元龙。礼疏晋谒公门肃，不敢轻留偃宝踪。

诗社辅舆大雅扶，未亲屐海顿惭吾。仪修鹤署亭亭玉，句摘骊颔
字字珠。下里共传风格峻，公门多愧礼文疏。粗成吟草邀钧鉴，不识
琳函餽我心。

题扇面池鱼水草

王公奖

槛水澄清草自芳，此间乐意等壕溪。知君不是池中物，曾学鲲鹏
梦一场。

感邑侯佩之陈公德政

袁宗淮 梦山

琴作和声鹤性驯，年来花县有余春。才原裕政宜民社，心可格天
况鬼神。砚北官身仍学古，曹南风俗要还醇。无须更奉垂崖教，已是
循良传里人。

癸亥除夕感怀 七律五首

袁宗淮

乡心酒债聚愁城，历遍艰辛气转平。身世不堪端策问，襟怀聊欲
借诗鸣。才难济世全无用，是耻因人半未成。悟彻尘缘参妙谛，卧听
爆竹一声声。

百年岁月似奔梭，马齿争如加长何。天意诗才逢厄运，心凭酒力
逐愁魔。车临复辙知途险，交为通财负债多。满腹牢骚说不得，平生
意气半消磨。

也曾勉附祖生鞭，越石仍输一着先。命定徒怀投笔志，囊空莫问
买春钱。才华弃掷真无赖，家计经营亦可怜。独有雄心穷不死，狂歌
薄醉乐陶然。

书剑飘零寄此身，敝裘冲雪向风尘。论交未易倾肝胆，举念聊堪质
鬼神。浮世穷通姑任命，天怀淡定肯尤人。从来富贵如春梦，何苦逢
场大认真。

祇须头脑异冬烘，一例随人免送穷。心地宜栽薏苡草，男儿肯作

可怜虫。纵无甌石如刘毅，漫乞金丹向葛洪。留得生平真气在，神仙不羨羨英雄。

呈从兄仁溥

袁宗濂

元方有弟亦难兄，各仗新诗写性情。我已浮沈虚壮岁，君须珍重副才名。穷通任命何劳卜，毁誉无端莫浪惊。万事一完公论在，是非肯与俗人争。

仁溥兄喜用古文奇字作别号，殊非雅正，奉长句以规之。

袁宗濂

生面欲开自有真，矜奇斗巧枉劳神。洛书寿世文虽奥，羲画辟天样不新。莫被时流呼怪物，须依古道作端人。山经诞忘齐谐谬，牛鬼颛顼欠转轮。

乱定复理旧业斋居排闷

袁宗濂

竟同傀儡又登场，砚是良田业未荒。蕊榜已拼无我分，囊编枯守任人忙。经营家计贫非病，收拾才名老避狂。笑指庭槐吾负汝，廿年不踏此花黄。

夏日偶成

袁宗濂

事不热中遇便安，海天特为达人宽。闲看蚕茧缠身苦，始信神仙出世难。笔退残毫仍暂用，棋高冷眼任旁观。趋炎多少名花草，谁共孤松到岁寒。

怀居皖故人

王公奖

想君听惯秧马歌，欲引鹤鸣奈远何。好客昔年同北海，飘蓬今日似东坡。流从急处回宜早，事到悟时悔已多。迅速光阴容易老，休因安乐恋行窝。

衷肠欲诉赖新诗，世态炎凉未可知。回首昔年空款曲，灰心旧友半分离。人当悟后言常悚，交到深时退已迟。琴瑟不因簧鼓乱，今吾一样故吾痴。

汤陵异木

徐本荣 树堂

直是飞来者，参天耸若峰。润滋莘野雨，秀厌景山松。万卉荣仍朽，孤坟树更封。汤陵标异迹，凭吊几支筇。

汉舍嘉禾

徐本荣

帝王自有真，天意诞神人。奔草滋生日，麦歧报瑞辰。气扶炎汉盛，秀毓济阴春。千古昆阳战，馨香祝万民。

莘野春耕

徐本荣

漫以齐氓比，躬耕道自隆。三春芸下土，一德赞元功。尧舜君民乐，风云赋宙中。迄今莘野望，庙貌峙苍穹。

景山夕翠

徐本荣

景山朽柏古，胜迹壮曹南。莘野分青霭，汤陵抱翠岚。千峰衔碧迥，万树落红酣。翘首斜阳际，登临路尚谙。

霸主盟坛

徐本荣

宋子会诸侯，曹南霸业留。左山高自古，春墓远含秋。壮志偕齐晋，遗踪剩整邱。坛边重惆怅，济水尚东流。

驿寺新塔

徐本荣

塔势耸崔嵬，秋风驿路来。孤峰新峻固，古寺久宏开。碧落云霄里，绿杨城郭隈。残碑兼断碣，剥蚀半苍苔。

九曲洪涛

徐本荣

嘉瑞颂河清，排空浊浪平。万涛奔大海，九曲绕曹城。舸舫泊前

密，帆樯转处轻。乘槎疑羽化，一棹入蓬瀛。

奎阁凌云

徐本荣

画阁峻郁竦，奎星朗照东。云山苍翠里，城郭夕阳中，泮藻迎窗绿，井莲隔岸红。逢莱瞻咫尺，多士步蟾官。

岁暮菊

徐本荣

严霜朔雪已交加。何意岁寒尚有花。天愈催残花愈好，由来劲骨耐风沙。

看花多在九秋时，岁暮看花花更奇。莫怪冷香偏耐久，贞心惟有素心知。

和永城萧文宿乱后赠别原韵

徐本荣

干戈四起日频频，天北天南共苦辛。帐里薰风深惠我，河边柳色动愁人。身经煅炼方能健，士到贫穷始见真。诗酒何年再觞咏，曹南桃李又逢春。

送李均也乱后旋归永城

徐本荣

干戈促君来，干戈促君心，天高黄叶迥，道远白云微。触目伤烽火，惊心问故扉，两载一分首，南望几嘘唏。

和萧芷南送兄侄旋归永城原韵

徐本荣

欲挽行旌驻，匆匆不可留，干戈犹作别，诗酒总成愁。日暖荆花茂，风香桂蕊秋。怀才惟所适，利器迈吴钩。

春日怀李均也

徐本荣

骊歌一曲各西东，渭树江云两地同。愁绪多从惊战马，离怀只合问征鸿。文能惜命终安遇，癖不趋时忍固穷，犹忆诗词频惠我，遗篇佳什缅高风。

丙子下第书怀

徐本荣

也随潘令赋闲居，三径荒芜未扫除。本自郊寒兼岛瘦，何妨阮懒与稽疏。豪情爱饮新醅酒，老眼惯翻未见书。底事可堪回首问，素心清白尚如初。

贫士

徐本荣

贫士落漠甚，命运不可违。问世谁青眼，泥露歌式微。数椽老茅屋，风卷朔云飞。甑拭常有尘，仓空鼠亦稀。岂不思大嚼，难向屠门依。岂不思五斗，争奈折腰非。世无伯夷粟，但采西山薇。卧拥杜陵被，起振原宪衣。饿死臣也朔，谗谈亦见几。天地一穷人，昂首漫嘘唏。惠我有春风，和霭满庭帟。照我有明月，朗朗对柴扉。

村居偶兴

徐本荣

村居远市廛，却爱地幽偏。春雨花三径，秋风屋数椽。友梅寒可耐，对竹俗能捐。一向北窗卧，悠悠梦葛天。

冬日偶兴

徐本荣

解馆归来隐敞庐。稚儿未肯负三馀。寒毡坐诵久无倦，侍食时犹问汉书。

利索名缰解脱初，容安尚有旧蓬庐。诗虽得句难工耳，酒不盈樽亦醉如。瘦态懒于千岁鹤，枯肠撑以五车书。年来惯服清凉散，风月奚囊致有余。

七月廿一日得小儿家信偶成即以寄之 时继孺肄业金泉情舍

徐本荣

是翁矍铄报儿知，也值闲居作赋时。檐乱雀声晨起早，庭留月色夜眠迟。功名燕市薄屠狗，心事珠渊想颌颐。莫说平陵千里远，邮筒

屡递为传诗。

其二

半世生涯一酒卮，坦怀随遇自安之。旧文重检梦初觉，好句联吟乐不疲。屢接家出谿子志，闲将只字课孙枝。依然三径菊松在，栗里高风信可师。

村居纪兴

徐本荣

十上平陵道，山山水水多，红尘今踏破，且敢放狂歌。裘敝怜苏季，璞怀念卞和。泥鸿难记迹，门雀喜堪罗。座有贤人卷，忧无壮士戈。功名成鹿梦，富贵淡鸥波，洒脱襟能泰，坚贞守不阿。语常皮里离，论薄舌端苛。旧事青毡冷，新添白发皤。米盐从妇计，翰墨任儿磨。心懒忘书久，身闲喜友过。荒经翻弄史，拙思竟长哦。陋企颜回巷，乐寻邵子窝。游行聊肆志，非笑总由他。陶菊香如此，周莲爱若何。长怀诗酒兴，觞咏足烟萝。

寄宋郡韩子新

王公奖

莫怕推敲句未安，布衣交结尚无难。文章信有胸中竹，风雨能翻舌本澜，绕膝定非凡鸟比，解颐当作石麟看。历年自愧心知少，何幸一朝竟识韩。

和徐树堂明经年伯书怀元韵

王公奖

联句相招话性天，吟函启处两殷然。京华旧梦经三载，宝树公家计百年。（少君又稚同年，十五岁膺选拔。）差许虱心仙慧业，何须马腹较长鞭。迈来颇觉诗怀减，况复劳劳问字毡。

又

休凭管见妄窥天，识破俗情便脱然。索诗几番劳折柬，论交累世已忘年。文非无价犹藏帚，贫不误人肯执鞭。入座春风应愧我，吾家

旧物是青毡。

龙潭月色

张子宜 淑子

胜选名区似镜湖，寒潭月印水平铺。鱼帘蟹簞饶风景，云影天光入画图。皓皓清涵冰鉴朗，灵渊净浴玉蟾孤。波心盈掬分明在，才拟探骊便得珠。

牛市青芜

张子宜

平畴一带草芊绵，蹊夺无妨卧不牵。驱犊人趋求牧地，活烟春老踏青天。迷离柳色长堤外，仿佛桃林古塞边。若使客来逢挂角，定疑此处是兰田。

左山古寺

张媚川 珠泉

法苑祥林境亦仙，千秋名胜属前贤。桥边幽径通精舍，云外疏钟擱暮天。文笔退藏修佛地，琳宫启自著书年。一编阐得禪经义，也共尼山古迹传。

莱墓神柏

张媚川

德妃阿衡相业隆，天生神物表勋庸。曾同殷社亳都种，不受秦皇岳树封。古迹陈干一抔土，贞心结老万年松。佐商因抱为霖志，墓木通灵欲化龙。

文笔冲霄

付效朱 宗晦

文光一道耀长天，直立孤峰向日边。夜浪银河凌斗宿，朝题碧落弄云烟。垂丝密锁金城柳，焕彩低辉玉井莲。燕许奇才谁擅得，横空不止大如椽。

玉带横桥

付效朱

碧玉弯环似带长，横桥几道跨溪旁。围将街市周遭遍，送尽轮蹄

日夜忙。古道欹红支旧板，官衙荫绿接垂杨。自从经得芹池后，流出春城水尚香。

牛市青芜

王公奖

烟树苍茫掩映中，盈堤绿水草连空。蓼滩芦港交加认，鳧渚鸥乡点缀工。北岸朝临霞彩碧。（北近青山寺碧霞宫）西山遥衬夕阳红。（西近红山庙）沧桑屡易青依旧，东向梵宫问像铜。（东为铜奶奶庙，中有铜像，由黄水浮来）。

前题

王公樊

芸坊

不辨苔痕并草痕，踏青人惯说牛屯。堤头插柳兰排闥，水面浮萍绿到门。春色浓添桃叶岸，秋风香送藕花村。（西临王厂寨旧名荷花村。）牧童未解升沈事，闲共群鸥仔细论。

文笔冲霄

张君铭 西麓

何人擲起笔如椽，矗立文峰向日边。泮水波环涵玉润，奎楼星朗缀珠圆。影高雁塔题千佛，响振鲸钟落九天。瑞应东南佳气绕，科名重看井生莲。

玉带横桥

张君铭

棂星门外泮池东，芹藻环流曲水通。雉堞俯临新涨碧，虹桥斜照夕阳红。文坛杏艳含春雨，古井莲香送好风。结社骚人欣染笔，高吟咫尺到龙宫。

龙潭月色

姚汝江 汉卿

风景争传八里湾，波心月印夜珠还。鱼龙翠浪千寻跃，雷电红光四面环。芦荻秋风连万顷，桃花春色映三关。渔人收网澄潭静，罢钓登高到左山。

金堤烟柳

姚汝江

参天碧柳护金堤，曲荫湾环望欲迷。万顷洪流欣浪静，三春翠黛与云齐。红山远控汤陵右，白塔孤擎左寺西。却喜黄河今北徙，田开绣陇认高低。

左山古寺

付如恒 月樵

巍然古墓不知年，绀宇都因左氏传。纵使庄严瞻法像，依然祀享重名贤。列帮传记春秋后，大笔文开屈宋先。何日山头留断碣，登高凭吊意流连。

莱墓神柏

付如恒

曹南殷土认芒芒，传记莱朱相有汤。今日墓门留翠柏，当年殿阶拱祥桑。雨零碑断商陵古，风暖花连尹庙芳。一德君臣同不朽，崇祠俎豆奉馨香。

莱墓神柏次付月樵韵

王公樊

参天精气吐光芒，墓柏森森媲古汤。西北遥连莘野稼，东南俯视楚邱桑。全教本性留殷土，肯与凡材斗靡芳。汉舍嘉禾焦寺麦，千秋一样口碑香。

楚邱暮笛

徐亮侔 纛诗

吊古登高望楚邱，桑田不见故城留。西风冷落蓬蒿里，当日繁华锦绣州。宋主盟坛余尺土，文公凤驾说千秋。牧童笛韵悠扬处，烟雨犹看现市楼。

牛市青芜

徐亮侔

萋萋芳草碧无边，势控金堤万柳妍。两岸波添红杏雨，一溪花扑绿杨烟。芦连鹭渚春飞絮，藕种龙潭夏放莲。且喜水田开万顷，维鱼

入梦卜丰年。

荷沼观鱼

徐亮侗

蝉鸣古树夕阳斜，为访新荷到水涯。的是天成君子变，自含芳意自开花。

游鱼遍戏水中天，到此尘襟便脱然。物我浑忘随处好，半依蒲藻半依莲。

一片活机触景生，天光云影共分明。我来顿觉烦襟涤，诗思也同槛水清。

辛未游学豫省附课大梁书院

王清卓^{鹤厅}

两河文教萃中州，旅况何堪说砚游。云路有心酬鹄望，雪门问字企鸿谋。巷开桃李声华藉，（时居停南京巷）庭绕桂兰气味投。晨夕欣逢佳客话，助予高起凤凰楼。

附课李光前军门登龙文社

王清卓

黄金不吝起高台，会集群英宴卯魁。（时己卯乡试前）湖柳重青文藻艳，室兰吐秀瓣香来。鉴心欲濯秋江水，把臂欣逢大厦材。从此都沾时雨化，满城桃李向阳开。

亳州试士看榜后登城远眺

王清卓

看榜登城试一游，东南胜景任昂头。重霄翠耸名园塔，百尺丹辉近水楼。（柳湖傍文昌阁）春色宜人随处好，奎星曜彩望中收。（地近奎星阁。）乘风欲放涡河棹，破浪还轻万里流。

过希夷故里^{在老境内}

王清卓

身卧华山阳，名重希夷里。回首一千年，先生真不起。

汤陵异木

袁均^{久菱}

佳哉郁郁瑞斯征，异木阴森蔚几层。知是宽仁绵厚泽，千秋风雨

护汤陵。

汉舍嘉禾

袁均

谁扶汉室旧山河，济水灵鍾瑞气多。千百年来风土异，人心犹自颂嘉禾。

金堤烟柳

张君銮^{溧庭}

沿堤柳色碧如烟，雅趁新晴向晓看。万缕金黄笼薄雾，一条沙白障狂澜。春光早占同梅岭，粉本匀描艳蓼滩。也似液池沾雨露，长留胜境在河千。

楚邨牧笛

张君銮^{治高}

桑田何处暗飞声，牛背人来一笛横。骤牝归疑从牧野，梅花吹落似江城。绿杨阴里飏箫和，红杏村边酒旆迎。叩角歌宜三弄好，不须桐梓作琴鸣。

金堤烟柳

陈继洋^{渔轩}

踏破清阴唤渡忙，每从画里问河防。金堤宛比金城固，翠柳轻飘翠带长。雨过平沙黏屐齿，风吹飞絮扑帆樯。春来若泛桃花水，红影中涵绿两行。

牛市青芜

朱慕澧^{芷泉}

背水临堤展画图，遥青一带认靡芜。泥融软翠生深浅，风袅晴薰看有无。驿寺新烟环古塔，龙潭碧色映春湖。最宜蓑笠斜阳里，牧竖归来半载途。

文笔冲霄

袁文标^{少山}

突耸奇峰踏半空，曹南从此振文风。光含瑞霭连奎阁，影带晴霞

落洋宫。梵响钟闻清夜里，墨痕鸦点夕阳中。擘云谁是分章手，终古冲霄气贯虹。

玉带桥横

袁文标

绕巷穿街一带长，横空几处架桥梁。光生莲井波分艳，流接芹池水亦香。垂柳荫连黄观寺，落花浮过白衣堂。曹南有景饶题柱，何必升仙问帝乡。

金堤烟柳

袁文标

白沙掩映绿烟飘，闲趁莺声过柳桥。势逐洪涛成九曲，影涵流水荫千条。踏歌人向阴中憩，唤渡船从画里招。千载金城同巩固，任他萍叶涨春潮。

牛市青茆

袁文标

傍水沿堤踏屐行，轻阴十里绿云平。雨馀偶碾香轮迹，风过时闻牧笛声。童竖茵眠春昼暖，牛羊影下夕阳晴。此间莫道荒芜甚，利並桑麻不待耕。

左山古寺

袁文标

风来天际语檐铃，旧迹重寻入杳冥。千载庄严瞻象座，一生著作传麟经。花开古佛应同笑，人去孤峰只自青。剩有疏钟流上界，声声遥隔暮松听。

莱墓神柏

袁文标

参天翳日影轮囷，受尽英灵柏有神。长共汤陵留异迹，远随亳社树殷人。饱经霜雪仍含翠，老幻虬龙欲化鳞。文物不存年代换，东风犹作古时春。

龙潭月色

卢于高^{汉津}

晴波数顷浸玻璃，八里桥头望眼迷。两岸星光谁箭蟹，一丸珠颗欲探骊，梦惊清夜芦中雁，影射平沙柳外堤。不似深潭渚水暗，流辉空照月轮低。

楚邱牧笛

卢于高

十里平芜一笛烟，分明绘出训农篇。半村红杏含灵雨，几树青桑荫沃田。斜日驱来芸草地，春风吹暖落梅天，遥知骤牝三千盛，曾此嘶群听牧鞭。

新建奎阁

张之翰^{次屏}

星精昨夜耀奎缠，高阁新成果焕然。一道灵光能射斗，三层杰构欲凌烟。文峰秀色穿窗入，玉带春波倒影悬。从此科名应振起，笔花艳夺井德莲。

文笔冲霄

袁文校^{上游}

狐峰千丈接云杓，大笔淋漓气自饶。半夜钟声流上界，一天霞彩闪重霄。光分莲井争花艳，影写芹池倩月描。此后文风能振起，河临玉带待题桥。

玉带横桥

袁文校

玉带湾环绕县衙，彩虹几道影横斜。峰连文笔思题柱，源接洪河拟泛槎。红板高擎白衣座，绿杨惯拂使君车。风光真许扬州比，廿四桥边月吐华。

龙潭月色

袁文校

龙潭皓月未沈西，夜色苍芒入望迷。渔火光寒芦叶静，鲸波影动桂轮低。遥城八里青回岸，冷露三更白满溪。最是游人凭眺处，余辉

分照太行堤。

牛市青芜

袁文校

春风送暖碧婆娑，远接长堤近傍河。十里轻阴游子屐，一声短笛牧童歌。绿摇蕙影晴迷蝶，翠滑车轮细碾螺。莫漫靡芜靡采采，牛羊卧处夕阳多。

左山古寺

袁文校

户对层峦壁倚峰，登临遥忆古芳踪。春秋阐发尼山笔，风月情凉野寺钟。一世闲情青史尽，千年旧迹白云封。佛门到此虽相近，身后堪为百代宗。

莱墓神柏

袁文校

仲虺一诰作先民，遗迹长留墓树春。文物衣冠封马鬣，离奇形影幻龙鳞。见知道统渊源接，力拒风霜节操真。千载君臣相望处，汤陵异木共轮囷。

金堤烟柳

朱慕兰 芸香

临河堤上柳含烟，一带青青接碧天。竹坝支流齐滚雪，桃花风到乱飞绵。攀条曲蹙风中笛，唤渡人停画里船。好趁洪涛环九曲，波摇树影绿无边。

楚邳牧笛

孙清宇 秋承

一望平邱半是苔，笛声吹彻牧人来。村连酒国瞻红杏，曲度江城听落梅。粟社雨霏鱼入梦，桑田风过鸟还猜。短歌归去斜阳里，尚许三千数牝騋。

莘野春耕

徐强恕 仁夫

一朝相业力宏开，霖雨苍生莘野来。会合纵无三聘主，虽终畎亩

不尘埃。

景山夕翠

徐强恕

景山佳气薄晴空，翠岫层峦济水东。落日驱车林下路，几行古树动秋风。

霸主盟坛

徐鸿勋 翻脚

宋子登坛霸业传，雄心胜概想当年，而今满目凄凉感，秋草荒烟落照边。

驿寺新塔

徐鸿勋

荒烟废寺枕城西，驿路猷然驰马蹄。杰塔重修新更峻，迢峣高与白云齐。

九曲洪涛

李汉濯 流秋

许谟历代重河防，到海奔涛怒且狂。此日安澜重九日，每逢曲处满荣光。

奎阁凌云

李汉濯

丹楹画阁入云霞，百尺城头落日斜。才子文光高北斗，奎星照耀笔生花。

汤陵异木

七言律道光十五年，邑侯陆公伊濶试士四首

董味清 悦心

子姓兴王迹可凭，千秋曹邑剩荒陵。孤坟冷落埋青草，异木灵奇绕翠藤。叶覆残碑阴漠漠，枝低古寺护层层，景山村柏遥相映，共惹骚人吊不胜。

莘野春耕

董味清

漫羨历山并渭滨，阿衡耕处未埋湮。道传尧舜存真乐，迹仿巢由远俗尘。此日一犁同牧竖，他年三聘作元臣。迄今野畔寻遗冢，满眼蓬蒿尽是春。

霸主盟坛

董味清

图霸争盟事已残，曹南犹剩此荒坛。当时会合衣冠盛，此日登临霜露寒。牛执空思书誓载，马驱只见野花团。桓文庄穆堪千古，也把宋襄一例看。

汉舍嘉禾

董味清

天不灭刘祚汉家，中兴瑞兆庆禾嘉。双歧争献千畦秀，重穆喜瞻万亩斜。在昔昆阳驰战马，於今洛畔噪寒鸦。莫与黍离同感慨，曹邑由来胜景夸。

九曲洪涛

董味清

黄河胜境属吾曹，九曲滔滔万丈高。东接齐烟州点点，西来星宿浪滔滔。流经熊耳疑天泻，湾绕羊肠入海号。四读独尊千派水，随帆转处数洪涛。

景山夕翠

董味清

景山松柏赋丸丸，翠点晴峰入夕观。云气远横疑壁障，斜阳返照似屏攒。春萦苔石千重碧，秋老枫林四绕丹。众岭于今骧首望，烟姿柳色锁层峦。

奎阁凌云

董味清

奎星高阁屹城闾，终古凌云不计春。遥接银河千仞界，疑登瑤岛十余人。百年王气侵东斗，一道文光拱北辰。槛外尤欣环玉带，晴波

掩映出红尘。

驿寺新塔

董味清

寺前新塔峙城西，经此疑闻驿马嘶。拓地石基犹地横，钻天铁顶与天齐。颓垣野庙春光寂，没字残碑草色萋，遥想当年传命至，停征歌骑快攀跻。

乙丑春暮应试曹郡闻忠亲王遇难感而作 胡之翰

电掣雷奔作作芒，将星陡报陨中央。本期赤县才枪扫，那计丑虜气焰猖，四海功名同郭李，一城儿女哭关张。惟留葭密亭前月，照见孤忠烁夕阳。

重谒忠亲王祠

胡之翰

宝牙一折几经秋，难禁闲鸥触景愁。诸葛平生忧社稷，汾阳功业冠王侯。每从东省谒新庙，重到南华感旧游。莫道未终成败局，后来报国有陈刘。

挽陈大帅国瑞

胡之翰

十五年前唱凯歌，将军百战定山河。通身是胆真貔虎，妙用从心鄙鹤鹑。共说中兴唐李愬，谁知底事赵廉颇。九原自有忠魂在，报国犹能佐伏魔。

曹州府曹县志卷十八

杂稽志

灾祥 兵燹 谣讖 鉴戒

小雅纪异，春秋书灾。占验虽幻，至人鳃鳃。天道匪远，治乱互推。善败之故，身世还来。岂弟君子，求福不回。

灾祥

商太戊元年甲申，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七日大拱。

周庄王十四年，鲁庄公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汉宣帝本始七年，济阳地裂五丈。

地节四年乙卯夏五月，济阴雨雹，大如鸡子，深二尺五寸，伤二十余人，蜚鸟皆死。

哀帝建平元年乙卯，嘉禾生于济阳，一茎九穗。是岁十二月甲子，光武生于济阳县舍，赤光满室。

东汉桓帝元嘉元年辛卯冬十月一月，五色大鸟见于济阴，已氏县，时以为凤凰。凡五色大鸟似凤者，皆羽虫之孽。

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夏，济阴、济阳、冤句、离狐县界有草生，其茎糜累肿大，似鸪鹑，龙蛇、鸟兽状，毛羽、头目、足翅皆具，草妖也。

晋武帝太康二年辛丑，雨雹，伤禾稼。

梁武帝天监十一年壬辰，野蚕成茧。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辛亥济阴大水，居民沈溺。十五年乙卯，济阴大水，民饥。文帝命苏威等分道赈济。

唐太宗贞观三年己亥三月，岁星逆行入氐。

中宗景隆元年戊辰五月己巳，大雨雹。

二年庚午三月，大风拔木。

宪宗元和五年庚寅，螟蝗害稼。

昭宗景福二年癸丑二月辛巳，大雪，平地五尺余。

后汉高祖乾祐元年丁未，蝗生，寻为鸚鵡食殆尽。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夏六月，大风，坏济阴县廨舍及军营。

八年癸未夏五月，河决曹济，坏民田庐。

真宗咸平二年己亥夏秋大旱。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曹雄勇军卒聂瀛妻一产三男。

高宗绍兴三十一年，河决曹单，淹没民居，庐舍殆尽。

元成宗元贞元年夏六月，济阴大水。

大德九年癸卯八月，盘石镇地震。

文宗至顺元年戊辰六月二十一日，河水忽泛溢，新旧三堤一时咸决，明日外提复坏。

五年壬申，河决济阴，漂官民庐舍殆尽。

顺宗元统二年，曹州济阴大水。

至正四年夏六月，大水害稼。

五年庚辰河决，命尚书贾鲁治之，至乙酉大霖雨，黄河水溢，平地深二丈余。

明太祖洪武元年戊申，河溢乘氏，州治迁于南安陵镇，去乘氏四十里。

二年乙酉，河溢决，安陵州治徙于东南盘石镇，去安陵七十里，

成祖永乐十一年癸巳夏五月十四日，骆虞见安陵境，主簿应汝济

获之，祭酒胡俨有诗。

英宗正统十年乙丑饥。

十四年飞蝗蔽天。

景泰三年壬申大饥。

宪宗成化六年大旱。

二十三年丁未，黑气自东北来，弥天。昼晦。

孝宗宏治五年壬子河决黄陵冈，淹没民田数千顷。命都御史刘大夏治之。塞黄陵冈北河，止留南河，又循贾鲁旧迹筑堤四百余里。设夫守之。自此以后，河全注曹，岁被其害。

十三年庚申河决李家，杨家等口，淤塞马木河，河水横流，曹被害。

十五年壬戌河决拐潭，被害。王崇献即事步韵郭二守行视新堤见示之作：“九河故道失东西，喜见名公驾四蹄。为国莫怜沈玉坠，奔湍何止溃金堤。地维应合喧鳌背，民力那烦作耳提，一枝林下托依栖。”

十七年甲子秋九月地震，后十日复震。

武宗正德二年河梁晋口，漂没民居庐舍殆尽。

四年己巳秋八月十有九日，河决城西堤，命工部侍郎崔俨治之。

王崇献诗：“八月九月河水溢，贾鲁堤防遂旧迹。涓涓起自涧溪间，顷刻岸崩数尺。我行见此殊衔恤，观者如堵咸股慄，怒气吼却九天风，雷若万雷号锁口。埽时东注如海倒，平原千里连苍昊。人家远近百无存，禾黍高低付一扫。人民淹尽不知数，牛羊畜产何须顾。仓皇收拾水中粮，拟向他乡度朝暮。翻思山东富庶乡，百年生百荷吾皇。哀哉河伯何不仁，忍使一旦成苍莽。天时人事有如此，人非天时难料理。闻道当年瓠子河，兴卒十万功不磨，况复曹南水势雄，庙堂发策当如何。君不见东村子，父因救子父先死，又不见西村女，母手相持死不己，安得治河最上策，泪眼匍匐献天子。”

五年庚午夏五月大雨，河复决，命工部侍郎李镗治之。筑堤自魏家湾至沙河驿二百七十里以防北徙。

七年壬申河决，命都御史刘恺治之。筑堤自开元寺至高村集凡八十里，是年秋七月飞蝗蔽天，食稼殆尽。

九年甲戌春正月雷震，大雨雪。

唐书云：“既雷不当雪，阴胜阳也。”

夏五月乙丑大风拔木，雨雹如鸡卵，伤禾 毁瓦、杀鸟鹊。时二麦将熟，荡然无遗。九月河复决，其春知县赵景鸾筑护城堤获免，堤外皆大水为灾。

十年乙亥夏四月大雨，河决焦家潭。命都御史赵璜治之璜奏添管河同知及主簿各一人。

十二年丁丑河决吕家潭，命都御史龚宏治之。

世宗嘉靖三年甲申二月大风昼晦。自未至酉人畜不辨。

十七年戊戌秋七月雨岁浸。八月櫻桃实。

王崇俊诗：“墙下櫻桃再见红。但争希罕走儿童。莺花老去疑为梦，造化无凭晚立功。露冷却却枝太重，客来偶与笑相同。野人亦有芹心在，并禁谿阴瑞霭中”

二十六年丁未六月十二日河决入城，官廨民舍荡然一空，溺死男女无算。未决前一二日，北关井水先浑河脉已潜通矣。

三十二年癸丑饥。

三十八年河决曹县，数百里禾稼一空。张兆禔诗：“桑田沧海变无常，瓠子金堤自古忙。世事纷纷恒若此，浇愁且尽手中觞。”

穆宗隆庆六年壬申青岗境内地作呻吟声，旬日乃止。

神宗万历十六年戊子岁大饥，人食榆皮，父子夫妻不相顾。瘟疫盛行，饿与病死各半。

十七年己丑夏六月二十五日大风，拔木走石。五六月旱。八月霜，晚田尽伤。

十八年庚寅三月三日，黑霾自西北来，忽晦，终日无所见。人物

墮井者甚众，麦禾枯死过半。

二十一年癸巳大雨，自四月至八月不止。公署庙宇民舍皆倾圮，麦尽烂，秋禾坏，城中洼处行船。次年春，知县郭养民开城东北隅，凿渠放水，岁大饥。

二十五年丁酉四月，邑胡氏鰥，喷之有声。剖其腹，有物状如回民，昂鼻深目，骨脸黝黑，肉帽前向，与图画无异，阖城哄然。

三十一年癸卯，大霖雨，河决，工役大兴，岁祲，民饥。

时总河曾改蒙墙寺河挑使北行。

三十二年河工大兴，瘟疫作，人死过半。

三十四年丙午，邑王氏雌鸡变雄，丹冤修尾，但不司晨。

按五行志为鸡觝

三十五年丁未大水，民饥。

三十八年庚戌大蝗。

四十二年甲申大熟。时张司寇慎言为令。

四十四年丙辰大旱，蝗起，流离载道。

四十五年丁巳大旱，蝗蔽天，赈荒直指使过廷训，奏以入粟为庠生，时谓之粟生。又以捕蝗应格，亦许入庠，时谓之蝗生。

李悦心诗：“丙辰丁巳俱飞蝗，结阵排空蔽日光，过处食苗复食穗，捕来盈窖更盈仓。井里十九缺晨炊，商贾百千贩女郎。当事有怀何所惜，天心调燮格穹苍。”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冬雨水冰。

熹宗天启元年辛酉雨水冰，树枝尽压折，地如琉璃。

二年壬戌二月初七日夜地震，有声自东北来。五月，郛城妖人徐鸿儒起，十月讨平之。是年四月城南八里铺甘露降于树，浓甘如饴，南北凡十二里。

五年乙丑正月十五日，日赤如血，无光。二月十七日夜地震，四

月大霜杀麦禾。

六年丙寅夏旱蝗大起，冲天翳日，苗禾一空。

怀宗崇祯二年己巳，一男子不知所从来，伪作妇人装饰，顶髻穿耳，街市行走，逻卒执送官，捶杀之。此阴化为阳之象，人妖也。

四年辛未九月，河决荆隆口，水涨城南凡八月，平地丈余，尸流遍野，是年冬大雪，冻死人畜无算。

李锐心诗：“河伯恣狂虐，民居入浊流。神鱼蜃树杪，画鹜过楼头。潮急金堤泄，波冲玉粒浮。连年风浪恶，空抱杞人忧。”

五年壬申清明后大雪，平地二尺许，寒异常时，杏花盛开，木果无实，六月，河决曹家口。黑夜水至，淹死人畜无数。溃大行堤凡三处，柳河一镇全陷。居人无及逃者。

九年丙子夏，雹如鸡子，城南更甚。九月，曹家口水涨，河决。

十一年戊寅夏四月二十七日午时，邑西北境黑霾，暴风雨拔树飞瓦，已而雨冰，大者如拳，平地二尺，至西方止，打死行人鸟鹊无数。田野冻合三日始解。麦后大蝗，秋牛大疫。冬泥虫伤麦，至春麦苗尽死，是年秋月犯大辰，荧惑入尾。

十二年己卯河决曹家口，坏稼漂庐舍，灾及百里。

黄立诚诗：“去年河水涨，赤子尽成鱼。今年河涨水，所鱼仍旧赤。屋舍俱漂流，人人依风船。冲至大堤边，行灶带芦席。求衣囊无帛，求食困无麦。时闻呼号声，便自惊魂魄。吾性本昂放，欲作饥寒客。吾意告君者，何以警肝膈。何以祈洪恩，何以解此厄。”

是年大旱，飞蝗蔽天如黑云，声如风雨至，秋螬复甚，冬无雪，泥虫伤麦。

十三年庚辰二月黄风蔽天日，屋瓦墙垣皆作重金色。民大饥，米斗千钱。自明二百余年，五谷踊贵，无甚此者。剥食榆皮殆尽，僵草遍野。夏秋旱，饥尤甚。八月陨霜，秋禾枯死。

十四年辛巳四月大瘟疫，麦熟无主，村绝人烟，城市妇女插标卖身。

十五年壬午鼠生遍野，十数成群。白昼往来，见人不惧。

十六年癸未三月，日色摇荡无光。八月太白星发茫角经天。

国朝顺治二年河决流通口，秋禾漂没。

五年戊子春，城内坑水尽赤。夏淫雨百日。七月叛贼李化鲸破城。十月初三日晚朗星满天，大雨如注。

七年庚寅河决荆隆口。邑北一带汪洋，五年始平。

十年癸巳二月三日夜，四望火光触天，大小不等，时以为青磷云。

十六年己亥，自五月初淫雨连至八月，大伤麦禾。

康熙元年壬寅五月初一日，河决石香炉，邑东南田禾尽没，十一月雨数土日。

四年乙巳春大旱，风砂弥月不息。

朝廷颁内帑遣官赈济，踰山东全省钱粮。

七年戊申六月十七日戌时地大震，自西北来，声如轰雷，地如舟漂巨浪，倾侧再三，城垣庐舍多圯。八月西南陨星如斗，既化白气上冲。

九年庚戌正月初二日晚，陨星如月光照庭宇，声如雷。八月，河决牛市屯。城南稼禾尽没，地增新沙，民疲夫柳。冬月积雪盛寒，井水皆冻，从所未闻。

十年皇恩蠲赈被水六处，曹居其一。

十一年壬子四月，雨雹三次。六月蝗飞蔽天，秋蝻生，未甚伤稼。

十二年癸丑春鸡瘟，死者无数，郊外鸦鹊亦多瘟死。二月七日

午，雨入器如淡墨汁，物之白者皆缟。花朝日大雪盈尺，郊原一望迷目。

雍正八年大旱，秋禾不成。

乾隆十二年大饥，奉旨赈济。

四十六年七月初八日河决小宋，直冲黑村，经魏家湾大黄集洪福寺东入城武，至四十八年四月中旬，水涸淤直丈余。

嘉庆十八年岁饥，八月淫雨四十余日，教匪为乱。九月初十陷曹邑城。

十九年春大歉，夏飞蝗遍野：蜂螫蝗死，禾不受害。

二十年元旦雨雪，八月人多疟疾。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雨结为凌，遍地琉璃，果木坠折甚多。

道光元年辛巳六月城中坑水尽赤。倏忽而没，时有洗曹县之谣。

六七两月，瘟疫大作，人死无数，相传教匪投毒于井，兼有纸人作祟。

二年六月不暑，秋大雨害梁禾，平地行舟。十月上旬始得种麦。

四年大旱，六月多雾，白露后始得透雨。豆禾不秀而实。

十年闰四月二十四日戌刻地震，房屋摇荡，有被屋压死者，后亦屡震，至八月乃止。

十一年七月十六至十八日，日色无光，白昼如晦。秋大雨，木深二尺余，晚禾尽伤，冬大雪，平地四尺余，草木冻枯。

十二年八月大雨数日，淹歉，粮米大贵，高粮二十筒斗，每斗大钱一千。冬大雪，柿木皆冻枯。

十三年春大歉，二麦至芒种后晚熟十八日。

十八年飞蝗过境，蝻生遍野，大雨后虾蟆食之，禾不受害。八月

十五日月食尽，色赤。

十九年正月三十日雨雪，雷电，八月人患疟疾。

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雷电雨雪二十九日雨霰如豆。

二十七年三伏不雨，岁大旱歉。

咸丰二年春，曹叵集东李子树数株忽结实数十枚，似瓜而小，又数枚形似眉豆，有杏树一株，结实为梨，略小于杏。

五年四月十五日，月兔外游。六月河决铜瓦厢，曹邑北境受水。七月初十日未刻有黑气，宽二三丈，东西长亘天。八月夜东方有赤气，如旗杆形。

八年春，曹邑城中起黑雾，各家门联尽如烟薰。八月十五日未刻皖匪陷城。

十一年四月初四日申刻红风大作，白昼如晦，枪刀上皆有火光，不数日逆匪肆起。

同治二年忽出无数小虾蟆，皆自北而南，见蝗蝻便吞食之，不日而尽，其患始息。

四年正月十三日雪中雷电，十月十七日下琉璃，果木多冻死。

五年大雨淹歉。

六年春多瘟疫，七月大风拔木。

十二年正月日赤无光。

十三年四月大风昼晦。

光绪元年二月中旬，空中遍下黄土，数日乃止。

二年二月，初四日戌时，有红光自天降于八里湾水中，雷三阵，风暴起，邑人王浚明董廉等目见惊骇。

三年八月十五日，黑风蔽日，咫尺无所见，大木斯拔。

四年春人患瘟疫，城市尤甚。

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昏迷，半更时陡起黑风，草木之上皆有火光，飘飘如蝴蝶然，亦有时着人衣，以手扑之，绝无热气，而衣亦无烧痕，迨至风息，而火光亦与之俱息。时有看戏之人见之。是年秋后无雨，麦未种足。其殆旱之所致欤。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巳刻，狂风大作，树上皆有火光。二月初十日子时无云而雪。

异木。元尚书王茂之莹，系明初刘伯温所卜地，当日有言曰：“此地固好，惜不发青。”墓前有古柏一株，老干无枝，自国初至今已二百余年，望之若枯槁之象，叩之有金石之声，色黑如墨，历风霜而不朽，经雨露而益坚，世传为铁柏。在城西南十里王家老莹。

春秋灾变必书，重天变志省也。晋志前此载者，颇略，今复广为采功，较正明确，附列于右，语云：“天道远，人道迩”，转旋为福，尚期吾民普锡之。

兵燹

周鲁喜公十五年丙子冬，宋人伐曹。

二十八年己丑春，晋侯侵曹。三月丙午，晋侯入曹，执曹伯异宋人。

三十一年壬辰春取济西田。

文公十五年己酉冬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宣公三年己卯，宋师围曹。

襄公十七年乙巳夏，卫石买帅师伐曹。

定公十二年癸卯夏，卫公孟驱帅师伐曹。

十三年甲辰夏卫公孟驱帅师伐曹。

哀公三年乙酉夏五月，宋乐髡帅师伐曹。

六年壬子冬，宋向巢帅师伐曹。

七年癸丑秋宋人围曹，冬郑宏驱帅师救曹。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

汉光武建武八年壬辰济阴盗起，遣李通等击之。

唐高祖间秦王世民兵屯济阴。

明正德三年戊辰秋七月，曹州妖贼赵实陈朝宗入境，以红巾为号众至万人，曹及定陶城武诸县协兵捕之，寻灭。

六年辛未夏四月，文安贼刘六刘七等入境，贼党杨虎率众万余自城武循大堤而西攻城。知县杨濂率众登陴，矢石如雨，遂走梁晋口，典史王瑛率乡兵追之，贼不能敌，遂越水而逃，杀毙弱者无算。

嘉靖元年壬午，茱茷贼王堂入境，驻梁晋口。

二十六年丁未春，妖贼谢汉起自单县浮岗集，官军追至曹县榆林集南李家楼，剿灭者无算。都司徐启等渡河斩首数十颗，贼从丁家道口南遁。至丁丑戊寅间复自睢阳北濒河而西，知县霍达用炮对岸杀死一穿红贼首，惶惶西南去，所过焚掠甚惨。

十二年己卯冬，捶手郭彦明，纠党马步数百，在县东王家集等处白昼焚劫，远迹震警。都司马化豹等讨之，黎明遇贼于黄家楼，追砍九十余里，擒彦明並其党二十余人，众散，境宁。

国朝顺治五年戊子七月初六日叛贼李化鲸陷城，连破曹州定陶城武，率伪忠义王，都本县三月，总河杨芳兴，济宁道谭天祐请兵讨平之。

曹邑自春秋以来受大国之侵伐者，不一书矣。独以子臧项于诸侯，返其君而存之。嗣是以降，兵革代有，在前则黄巢李克用平之，而明则刘六刘七，得周鼎三人奋死以折其气。若本朝戊子李化鲸之变为最。非大兵雄威所集几至燎原。然则，兵之盛收固存乎其人哉，传曰：“怒气不可假于家，兵革不可假于国”。是安得不备哉！

嘉庆十八年，白莲教反，曹县失守，姚杨二公效死弗去，今衙前路东姚杨二公祠是也。

咸丰元年，县公童督练民团，三年五月间粤匪北扰，八年皖匪继起，河决上泛。八月间，贼至县。公茅赴省未回，民争出城逃乱，城内团总陈玉苍、沈汝霖、刘五瑞、刘溥等率人登陴守御。贼侦东城缺陷，于十五日未刻入城，焚掠一空。教谕赵介福骂贼死于署，陈玉苍沈汝霖皆死之。刘五瑞巷战被重伤，翌日死。刘溥合家俱死，其余死者四百八十余人。十六日贼去，十七日茅公回县，绅民陆续归城。九月恩贡傅同禄及尝加从九张步瀛、生员武治业、生员马东山等奉茅公谕设立总局，公举生员孙乾一，岁贡生朱世楚为总团长。城关各整旧团，及城西石次班一团，城南原增生武宗岳一团，生员孙补阙一团。于十一月初一日各率团丁，自备资斧，运土填塞城上缺陷，一千余人经十数日，南、西、北、三面始得平复。东北一带，又各捐项一百余千，雇工助修，三阅月始竣，城颇坚固。又举袁煊等为四方总团。约邻近各县，调遣相应，信息相通。九年十月贼又北来，袁煊刘兴义等领团在安陵集战死，余团败回。共执械守城，贼不敢近，于是人皆以守为计。或乡村筑寨，或乘便住城。又增乡团十余，会远近逃乱，咸资赖之。十年七月，靳公讳昱到任。十月间，郟陶等处土匪肆起，本境棍徒亦多从贼，不时围城。因增设四门团长，严为守御。十数月间，军书旁午，刻无暇日。靳公昼夜巡警，署内废炊。各团长无不赤心效力。十一年六月间，土匪群至，张步瀛等赴僧王营请兵未至，因求胜营郑琴堂暨张总爷二百余人来县救急，兵宿西关外皇关寺，夜被贼劫，全军战歿。是时贼众十余万，围城数匝，次夜满街喧呼，诈言城破。典史方传茂之夫人林氏。在署中闻变，投井死。赖各团长巡察严密，守陴人丁不敢擅动，移时始定。复求胜营参将王天保五百余人入城帮各团固守，城赖不破。十一月初东北方生员冉云衢监生李逢源、生员黄毓岐及城武生员曹思昌，奉城武县谕复往请兵，蒙王爷面谕，即日来

援。十二月初，兵至马集战胜诛贼数万，土匪南窜。本府林公讳士琦来曹，谕设四门团长各三人。以后流贼过扰，有备无虞。不二年，贼氛全消，复睹升平。

谣讖

周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疆，许之。旦求其人，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疆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疆获白雁献，且以田弋说之。因访政事，大悦，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疆言霸说于曹伯，从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遂亡曹。

唐孙乃璞济阴人，唐殿中侍御医。贞观十三年，从驾幸九成宫三善谷，与魏太师邻。夜二更，闻唤孙侍御，璞疑太师之命，趋出，见两人谓曰：“官唤”，璞曰：“我不能行。”即取马乘之，光明如昼璞怪讶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历明堂东北行六七里至苜蓿谷。遥见两人持韩风方以行，谓引璞者曰：“我所得者是，汝等错也，宜放之。”二人放璞，璞循路而还，不异平日行处。至家系马，见婢当户眠，唤之不应。惟见屋内甚明，壁角蛛网，梁上药物，无不见者。惟不得就床。自知死，倚壁久之，忽惊觉，身已卧床上。而暗里无所见，唤妇燃火，璞方大汗，马亦大汗，风方是夜暴死。至十七年，璞奉敕驰驿往疗齐王佑疾，还至洛州孝义驿，忽见一人来问曰：“君是孙乃璞否？”曰：“是也，君何问。”为答曰：“我鬼也，魏大师有文书追君。因出文书，璞视之，则郑国公魏徵署也。璞惊曰：“郑公未死，何有此耶？”鬼曰：“已死矣，今为太阳都录大监，故命召君耳？”璞引坐共食甚欢。请曰：“待还京奏事毕，然后应命可乎？”鬼许之，于是昼则同行，夜则同宿，遂至阆乡。鬼辞曰：“吾渡关待君。”及璞渡关，而鬼已在门外，复同行，至滋水，又与璞别曰：“待君奏事

讫相见也。”既奏事，访郑公已薨，较其薨日。则孝义驿之前日也，璞以必死，与家人诀别。又六七日，夜梦前鬼来召引璞上高山，山颠有大官，即入见，众君子迎谓曰：“此人修福不可留也。”即推璞堕山，乃惊悟。

苏丕，武功人，楚邱县令。天宝中，其女适李氏，李氏宠婢与丕女情好不笃，婢求术者，行压蛊法，符埋李氏宅粪土中。又缚采为妇人七枚，长尺余，藏于东墙窟内，人不知也。数岁，李氏与婢死，女寡居四五年，压蛊术成，縶妇人出游宅内。苏氏疾发闷绝。求术士禁咒不能制。后俟其出，率人掩捉一枚，眉目形体悉具，在手中动不止，以刀斫之血流。积柴焚之。其徒皆白衣，号哭数日不已。后累获六枚，悉焚之。逸一枚，入粪土中，掘之，得桃符，符上朱书宛然可识，丕女自是无恙。

王无有楚邱主簿，如厕，见垣穴中有人，深目巨鼻虎口鸟爪。曰：“盍与予鞋。”自穴引手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见，如食肉状。无有奔告其妻，妇不信，同观之，怪又见，夺馀一鞋，妻恐。他日怪又见，语无有曰：“吾归汝鞋。”投其傍，鞋並無伤。请巫解禳，鬼谓巫曰：“王主簿禄尽，馀百日寿耳，不速归，死于此也。”无有归乡，如期卒。

金正隆二年，济阴宰阿失里梦一客，绿袍、乌帽、革带握手扳人谒曰：“吾族居治下为细民，捕杀将无噍类，愿渎慈怜，少加禁止”。次夜，复梦，莫知其故。迨春暮，陂泽民采螺蚌鱼鳖者什百为群，网箕罗取，数倍常日。忽噎雾弥空，波涌雷震。一巨物长六七尺，状若蛟螭喷薄云烟，摧塌岸浒。人皆弃所获争赴平地，溺死者过半，众始悟邑宰之梦不虚，自是无复敢鱼。

元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谣云：“石人一双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及贾鲁治河于黄陵岗上，得石人一眼，而汝颖之兵起。”

明洪武初，乘氏曹州城，有老姬遇异人指州治前石狮语之曰：此狮之目。若赤，则水患至，汝于其时亟去，可免也。姬常往视石狮。人知其故，阴以朱涂狮目。姬见其赤遂亟走数百步，回视州城，果然为巨浸矣。

正德己卯，儒学后一妇人汲水，见井中莲花叠出水面，言于人，果然，是年秋，张世臣杨迺中式，人以为先兆。其地，乃李襄敏公旧园也，万历间，知县孟习孔因建井连书院，义取诸此。

嘉靖二十六年有洗曹县之谣，未几六月河决入城应之。

县城四楼，有钟各一，在城头久不悬。俗传，谓此钟悬则水至。崇祯戊辰初夏，知县卢柱础闻而笑之，立命尽悬，未及，曹家口河水大泛闾邑惊惧，至，堵塞城门以避而钟亦旋卸矣。又县门西克楼钟司晨昏者，其声宏则有客至，亦不可解。

鉴戒

黄允字子艾济阴人，以俊才知名，郭林宗见而谓曰：“即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婚，见允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思取之，乃出妻夏侯氏。夏侯氏大集宾客，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孟海公济阴人，隋大业中起兵，据曹州周桥众至数万。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唐武德四年，为窦建德所虏。

单雄信曹州济阴人，与翟让友善。少骁健，能马上用枪，李密军中号飞将。偃师失利，遂降于王世充，署为大将。秦王为东都，雄信拒战，枪凡及王。徐世绩呵之曰：秦王也，遂退后。东都平，斩洛诸上。

李自信济阴女子也。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唐高祖时，诏

取至京师。尝往来罗艺家。艺妻孟氏曰：“妃相当母仪天下！”圣令视艺，又曰：“妃之贵繇于王贵，色且发见。”艺妻信之，既败与李皆斩。

王知事，济阴人，先官吉州路，属县有富民死，妻仅存，因争家财事到官。王以妇拘囚，百般刁证，巧计取受外，闻妇有金酒器索之，妇又一一从命，皆其总领接受。复虑妇脱囚后必有词说，乃以妇囚死。后在建宁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总领者于和义坊下忽见前妇，以手掴其面，总领惊惧，归告其被掴处，随手痛。不三日而死。

济阴之贾人渡河而亡其舟，栖于浮直之上弓焉，有渔者以舟往救之。将至，贾人急号曰：“我济上巨室也，能救我予百金。”渔者载而升诸陆，则予十金。渔者曰：“向予百金，而今予十金，无乃不可乎。”贾人勃然变色曰：“若渔者也，日获几何，骤德十金，犹未足乎？”渔者默然退，他日，贾人下吕梁，舟薄于石又覆，而渔者在焉。人曰：“盍救诸”，渔者曰：“是许金而不酬者也”，舣而观之，遂没。郁离子曰：“或称贾人重财而轻命，始吾不信。今知有之矣。”张子房谓汉王曰：“秦将贾人子，可啗也。”抑所谓习与性成者与。孟子曰：“故术不可不慎，信哉！”

曾传谩附生，精医术。宅后大榆树能施药治病，祷无不应。值拾绵花时，往观者将花拾尽。生怒以粪灌榆树。上下殆遍，言树若有灵，咎在吾身。如其不能，皆不必来讨药也。众人遂散。向晚，南村有童子自言：“予以曾楼后榆树为家，合被曾传谩污辱极矣，万不可令曾传谩知。”其家人患为邪病，即请生至家，童子见之有惧色。生加以呵嚇，以二术汤兼朱砂饮之，遂愈。亦邪不侵正之证也。

福王南渡时，有刘泽清者字鹤洲，本曹州人，为户部尚书郭允后家奴，充本州捕盗弓手。素无赖，为乡里所恶。徙居曹县，时流寇方张，泽清从军，积功至总兵官，后封东平伯，加官保开府。淮阴其兄某，失其名，字凤洲，崇祯时亦为总兵官，没于王事，称名将，非泽清比也。泽清阴狠惨毒，睚眦必报。曹县士大夫罹其祸者甚众。泽清镇淮上，曹县故居增饰亭馆，一日诸生十数辈僦饮其中，或拾锦鞋于小亭，共传玩之。座中偶有谑语闻于泽清。泽清怒使健儿名捕至淮尽杀之。与中表某素不合，亦召至镇中，表祈哀于泽清之母，为宛转申救。泽清伴许诺，礼待颇后。及辞归，密遣军校于途中拉杀之。在淮大肆劫掠，淮人患苦比于流贼。未及，大兵渡淮，泽清迎降，归于京师，以叛案有连至芦沟桥伏法，曹人快之，不数年，故居为墟。

王渔洋云，吾东新纂通志出庸妄之手，前代名臣如沂州王恭靖公璟，曹县李襄敏公乘，单县秦襄毅公紘，皆削其名字不载。今奉旨修一统志，将何所据为文献之徵耶，因寓书。高侍郎念东，与巡抚徐中丞敬庵龄旭言之，李公谥诸书皆作襄敏。叶秉敬谥法考作襄毅。

王渔洋居易录云：“康熙三十九年庚辰正月，曲江门人李先复子来携示元瓷碗，视今瓷，绝厚，素质，青花，花纹皆作盘螭形。云是曹县李襄敏公家物，自元时先世所传，至襄敏已数世，今又二百年矣。”先复令曹时，与襄敏九孙诸生延琳茂森联宗，为道义交。书匾额曰：“秋月冰壺”赠廷琳公。后先复晋秩少司马，在京屢邮书翰致门。曹志鉴戒仅数事，多以叛逆，夫叛逆之不可图也，非至顽冥者亦知炯戒。余独有慨于黄允之愚也。允弃妻而邀哀可徒之富贵，卒半是不由于时，嗟嗟改行易辙，以希非分之得，皆允之徒欤，彼别人子又奚责也。此足以鉴矣！